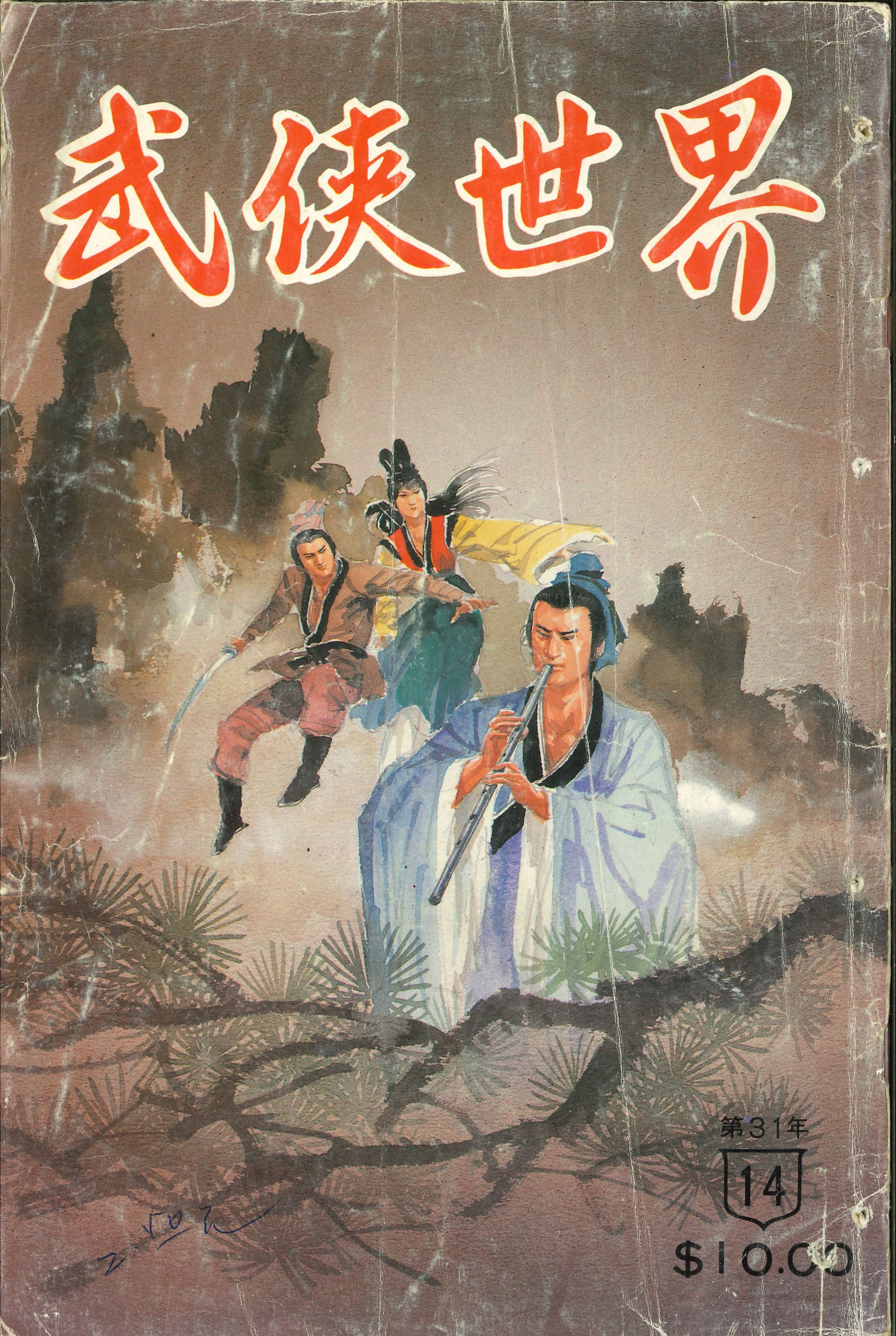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1年
14
$10.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雙色鬱金香」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主角馬獅龍赴英參加一名好友的喪禮，剛抵達即被一名男子追殺，經歷了一連串驚心動魄、險死横生的遭遇後，該名男子終於被國防部人員拘捕，馬獅龍才知道自己被人點錯相，誤把馮京當馬凉，被該名「雙色鬱金香」的間諜男子追殺……其後馬獅龍答允國防部工作的好友龍津，把「雙色鬱金香」押解回港，在回程途中又遇上連串緊張刺激的遭遇，更險些客死異鄉，幾經艱辛回到香港，却因一次巧遇，發覺自己被人出賣……故事情節曲折離奇，迴峯路轉，佳作當前，萬勿錯過！

*　*　*

久休復出的伴霞樓主今期特爲本刊撰寫中篇連載小說「一代天嬌」，本故事內容新穎，情節曲折，文筆流暢自然，喜讀伴霞樓主佳作之朋友，又可一飽眼福！

*　*　*

下期巨型小說乃吳道子先生新作「毒劍金鈴」，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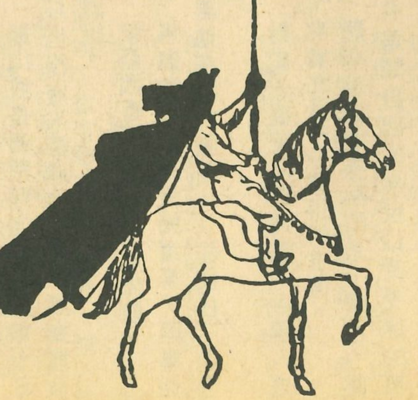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14期

（總號 156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雙色鬱金香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赴英奔喪　險死還生

經過二十多個小時的飛行，飛機終於降落在英國的希斯路機場。

馬獅龍伸伸懶腰。

這是一架珍寶客機，下機的人極多，從機艙的小窗向外望，只見機場上工作人員很多，大小車輛來往不絕。

出了機艙，馬獅龍看看手錶，下午八時。

仲夏的倫敦，是出奇的晴朗。

可惜馬獅龍的心情卻不是。

他忽忙的來英國，並不是旅遊，而是來參加一個好友的葬禮。

摩亞的確是馬獅龍的一位好友。

他們之間的聯繫並不多，不過，好朋友並非一定要常在一起。人隔兩地，他們的心靈是相通的。

在接到摩亞死訊前的一天，馬獅龍一直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不安，直到電報來了，他才明白自己不安的原因。

電報是這樣寫的：

「家父逝世，請節哀。」

發電報的人，是摩亞的女兒利碧加。

當年馬獅龍在摩亞家中養傷的時候，利碧加應該是十歲左右，而今屈指一算，她應已是十八歲了。

時光無聲逝去，故友也是如此。

摩亞的年紀並不太大，應該是接近五十歲，正當盛年，怎會無端死去？

他是一個十分精壯的人。

接到電報之後，馬獅龍立刻打了一個電話給利碧加。接電話的並不是利碧加本人，而是她的姑母。

她的姑母是個十分坦率的人，她雖然對馬獅龍的印象十分模糊，只記得他是八年前，一個曾躭在摩亞家裏的中國人。

她只哀傷地在電話中說道：「摩亞是自殺的！」

自殺？

馬獅龍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過，利碧加的姑母仍重複那句話，之後便放下了電話。

摩亞會自殺？他實在不相信。

摩亞是一個十分樂觀的人。

只要看看他的職業，你便不相信他是個會自殺的人！

他是個工程師。

但並不是普通的工程師，而是太空系統的設計工程師，他是英國國防事務的太空專家。

摩亞有豐富的學識、健康的身體，並且有足夠的金錢過舒適的生活，雖然他的太太已逝世，但他有一個活潑漂亮的女兒，足以使他生活愉快，不愁感到寂寞。

一個這樣的人，他怎會自殺？

馬獅龍回想着過去在英國的那一段日子。





那是八年前的事。

那年他到英國，為的是追捕一個國際毒犯。

馬獅龍一向最恨毒品，因此，他對於那些毒犯是深惡痛絕。

不過，他雖然費了最大的努力捉到那毒犯，卻又給他逃脫了，並且把馬獅龍從車上推了下來。

馬獅龍遍體鱗傷的倒在一個山坡之上。

那時已入黑。

那山坡是個荒野之地，通常十日八日也沒有人經過。不過，馬獅龍命不該絕。

摩亞因事經過，救了馬獅龍。

馬獅龍並不想張揚這事，而摩亞竟讓他在家中養傷，一住便住了個多月。

對於一個流落在外國的中國人來說，那實在是一份難得的友情。

最令馬獅龍感激的是，摩亞一直沒有追問自己的身世以及受傷的原因。

他們只談一些有共同興趣的事。

當馬獅龍傷勢好轉，他忍不住的問摩亞：「為什麼你一直不問我，為什麼我會在一個無人的山坡上受傷？」

摩亞笑道：「假如你認為可以告訴我的，早已告訴我；假如你認為不能告訴我的，我問你也沒有用！」

好豁達的言詞！

當摩亞聽到馬獅龍緊張刺激的遭遇，他也沒有多發問，言談之間，他雖然也有所追問，但問的原因只是一時的好奇，當馬獅龍略有遲疑之意，他便緘口不言。

那段日子是十分快樂的。

馬獅龍步出了機場，他摸摸懷中送給利碧加的禮物。

接機的人充塞了整個接機的大堂，馬獅龍携着十分簡單的行李，向着的士站前去。

的士站前的人也不少。

忽然，有一個身材十分矮小的男人走近馬獅龍，恭敬地說：「馬先生？」

馬獅龍並沒有叫摩亞的家人接機。

他也沒有預料會在機場遇到任何熟人。

那男人的招呼充滿了疑惑，馬獅龍的回答也有點猶豫，不過，他仍然承認了自己是馬獅龍。

那矮小的男人道：「請過這一邊——」

馬獅龍並沒有隨着。

那矮小的男人轉過身來，突然遞上了一枝花！

一枝鬱金香！

但並不是一枝普通的鬱金香，而是一枝莖上長有兩朵花的，實在罕見！

更為罕見的是，兩朵花的顏色也不一樣！

一朵是深紅色的，而另一朵却是紫紅色的！

雙色鬱金香！

馬獅龍接過了那枝花，端詳着花朵。

那矮小的男人道：「車子已準備好了！」

馬獅龍忽然有一個奇怪的感覺——認錯人？

沒有理由！因爲這矮小男人明明叫自己馬先生。

另一個念頭立即又起——有人玩把戲！

這罕見的雙色鬱金香又表示什麼？

馬獅龍是個好奇的人。

他本想不理會這人，但脚步却跟了那矮小的男人。

前面是一部美國式的巨型轎車，在英國，這樣的車子是十分罕見的。

那矮小的男人恭恭敬敬地開了車門。

馬獅龍入了車子。

車廂十分寬闊，而且設備現代化。

那矮小的男人也進了司機位。

馬獅龍見他坐下，立時覺得十分好笑，因爲這人實在太矮小了，而車子却十分寬大，相對起來，非常滑稽。

那人坐在司機位上，似與駕駛盤一般的高，如果從車外看來，只看到他的頭部一點點，假若大意一點，還會以爲沒有人駕駛！

馬獅龍正想說話。

那矮小的男人已按了一個電鈕，車子內所有的玻璃都升了起來，連中間那塊隔着後車廂與司機之間的，也都升了起來，馬獅龍立時覺得有點與外界隔絕的感覺。

他並不後悔。

他一向是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心理。

明知是個陷阱，自己也毅然踏下去。

怨不得人，只怨自己的好奇心太重。

而車子已在鬧市中飛馳，轉眼便離開了熟悉的街道，本來，馬獅龍對倫敦的街道，也有一些印象。

而今車子從一個郊區，轉入了另一個郊區。

那應該是駛往摩亞的住所。

馬獅龍敲敲前面的玻璃，那男人回過頭來，只作了一個鬼臉，並沒有答話。

馬獅龍按了一下車門上幾個電鈕。

這些電鈕却沒有什麼作用，看來所有電鈕都是由中央系統所控制。

換句話說，一切開關的權力，都落在那司機的身上。

車內的空氣調節十分充足，馬獅龍並沒有不舒服的感覺，他只好閉上眼睛一會。

忽然，車子停了下來。

馬獅龍睜開了眼睛，只見前面是一條隧道，那司機正在收費站付款。

馬獅龍看着他，見他付了差不多五鎊，那折合港幣是七十多元，這隧道的收費確是驚人。

既然收費那麼貴，這隧道一定是一處交通要衝。可是，周圍的車輛並不太多。

換句話說，這隧道一定十分長。

車子進入了隧道。

隧道是筆直的，照明系統並不算好。

兩旁的日光管在飛逝，馬獅龍的感覺是——好像進入了時光隧道。

他倚在舒服的眞皮沙發上。

汽車是高速的前去，但並沒有顛簸的感覺。

忽然，他發覺車內似乎少了一樣東西！

前座竟沒有了司機！

馬獅龍立即從沙發上起來，開始的時候，他以爲那矮小的男人縮了下去，但昂身一看——

他並沒有看錯！

司機位內竟沒有了司機！

但車子仍然是以高速在行駛着！

一連串的問題在馬獅龍的腦海中出現，但這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時候——最重要的是使車子停下來。

可是，所有玻璃都是無法移動。

馬獅龍覺得，而今自己並不是坐在一輛豪華的轎車上，而是坐在一個玻璃棺材之內！

兩邊的日光燈仍然飛馳而過。

馬獅龍知道不能再遲疑，否則，自己一定會成爲這玻璃棺材內的屍體。

他一拳打出。

前面那塊阻隔着司機位與後車廂的玻璃裂開，裂紋像蜘蛛網一般的散開。

可是，玻璃仍然在那裏，紋風不動。

這些玻璃實在很堅固，相信子彈也不易穿過。

前面仍是一條畢直的路。

不過，馬獅龍知道，隧道的設計，尤其是長隧道，一定不會太過筆直，否則，駕車司機因奈不住面前不變的情況，而會覺得想睡。

假若自己再不離開這一輛無人駕駛的車子，一定會撞向前面。

可是，怎樣出去？

他看看手中的古怪雙色鬱金香。

想不到這罕有的花朵，竟是用來哀悼自己的花朵。

馬獅龍再用力推開車門，也是紋風不動，他暴躁地連揮幾拳。

那不是辦法。

忽然，他想起了懷中的禮物。

那是送給利碧加的，那是一顆小小的鑽石。

他立刻把那盒子拿出來，鑽石並不很大顆，他同時脫下了皮鞋。

幸好而今流行的鞋子都是膠底的。

馬獅龍把那顆小小的鑽石，用鞋底壓在車門玻璃之上，用力一拉。

玻璃應聲有了一條劃痕。

他再用力，又劃開了另一條裂痕。

馬獅龍一生人也沒有買過鑽石，幸好這是第一次，而這一次也救了自己的生命！

他再一拳打在裂痕的當中。

車門玻璃立時開了一個洞，這個洞，足以使他伸出車外把車門拉開。

他感到一陣污濁的空氣從車門透入。

他單手抱頭，再推車門，一滾身已跳下了車。

車子的速度本已很快，馬獅龍配合着車子的慣性力量向前滾去。

那力量實在非常巨大。

假若不是馬獅龍的身手敏捷，一定會遍體鱗傷。不過，馬獅龍的雙手與肩膊，也擦傷了不少。

馬獅龍一沾地，便已滾向隧道的牆壁，當他剛剛穩身，前面便傳來一陣爆炸的聲音。

震耳欲聾的聲音，在隧道中廻響着。

接着，整輛車子也在火海之中。

本是暗暗的隧道，立時光亮起來。

幸好附近並沒有什麼車輛。

兩邊都傳來了警號。

馬獅龍站了起來，只感到全身骨骼痛楚，看看自己，衣衫不整，脚上只有一隻鞋，另外一隻，已不知飛到那裏去了。

明天，報紙一定以這宗離奇的事故作爲頭條。

馬獅龍不想惹痲煩，也不想成爲新聞人物，他看看附近，見有一道緊急出路。

馬獅龍走到那處，推門出去，並且隨手關上。

這出路內只有一盞暗燈照明，幸好也可以使人看清楚一連串的石階。

馬獅龍連忙沿着石階而上。

走了足有一刻鐘，他的雙腿也有點發軟的時候，來到了另一個出口。

出口的門是鎖上的，這當然難不倒馬獅龍，但他不想有人知道他是從這個出口離去，於是，他從銀包中拿出一支鋼針，三兩下手脚，門便開了。

外面是漆黑一片。

看來時間並不早了，附近一帶是個山坡，長滿了高至膝蓋的野草。

馬獅龍沿着山坡下去。

風相當大，而且帶有寒氣，幸好馬獅龍的衣服足夠保暖，最痛苦的却是沒有了一隻鞋。

山下是一條公路。

公路上並沒有太多車，經過的全是大貨車，馬獅龍試圖揮手截停，但並沒有人理會他。

他只好一面走，一面再截車。

到了差不多天亮，他仍然沒有截到順風車，只發現了一間小小的汽車酒店。

馬獅龍十分尷尬的走入了汽車酒店。

那店主人用惺忪的睡眼看着他狼狽的情狀，但他並沒有追問，看來他已是看慣這種衆生相。

馬獅龍洗了一個熱水浴，並包紮了傷口，然後躺在床上，希望好好睡一覺。

可是，他總無法入睡。

當天亮時，他向汽車酒店的主人打探了附近的形勢，原來這地方離摩亞的故鄉，也有一段路程。

馬獅龍依汽車酒店主人的指示，吃了早餐之後，便往附近一處租了一輛汽車。

在租賃汽車的附近，他買了一份報紙。

昨天隧道發生的汽車爆炸事件，果然成了頭條新聞。不過新聞的內容，却與北愛份子攀上了關係。

本來汽車發生爆炸之後，完全沒有發現屍體，一定會引起哄動，但由於這件事牽涉了北愛份子，新聞記者便有很多不同的忖測。

有人說北愛份子專門破壞隧道；有人說是他們運送炸彈途中發生了爆炸意外。

可惜，那些記者完全沒有忖測到，這是一宗私人謀殺案！

馬獅龍嘆了口氣。

世界上很多人正利用恐怖份子之名，私下幹着恐怖份子的事，他們可以大聲指責恐怖份子，其實很多恐怖而見不得光的事情，比恐怖份子還更恐怖！

馬獅龍駕着車子，來到了一條岔路。

他把汽車停在一旁，拿出了地圖，小心觀看一番，才決定往左邊的路。

假如選擇正確的話，他可以在傍晚時份到達摩亞的故鄉，計算一下日子，明天應該是葬禮的日子。

馬獅龍小心地駕駛着汽車，沿途的風景也不錯，可是到了傍晚，却仍找不到摩亞的故鄉。

他知道走錯了路。

他再看地圖一遍，才知道自己看錯了，他有點怨恨自己，難道千里迢迢而來，竟然要錯過這個好朋友的葬禮，連奉上一枝花的機會也失去？

他又在一間汽車酒店中過了一宵。

這次，他不再靠自己的摸索，問清楚了汽車酒店的主人，把到摩亞故鄉的路綫，清清楚楚的畫在地圖之上。

翌日，他一早便出發。來到摩亞故鄉的時候，剛好是正午。

這鄉村地方並不大，却像是彌漫着一片愁雲慘霧似的，看來摩亞的影响力不小！

可是，當他來到摩亞的故居，他立刻知道，並不是摩亞的死亡令當地人不安，而是昨天晚上，摩亞的房子發生了一次爆炸，這次爆炸，死了幾個女人！

在這平靜的鄉村，死了幾個無辜的婦女，才是愁雲慘霧的主要原因！

摩亞的女兒利碧加接待了馬獅龍。

她一見了馬獅龍，便顯得有些激動。

馬獅龍安慰她說：「你父親是個大好人！」

利碧加道：「你應該昨天來到……」

「是的，我在途中出了一些麻煩！」

「沒有什麼吧？」

「沒有什麼。」

利碧加似乎舒了一口氣。

「那其實是一件好事！」

「什麼好事？」

「假若你昨天到來，我一定會招呼你住在那一邊……」她的手指指向屋子的那一邊。

那是爆炸塌下的一邊！

馬獅龍沿着她的手指望去。

他的心凜然一震——

假若他不是大意而延誤了一天，那麼，被炸死的並不是那幾個無辜的女人，而是自己！

他有些內疚，也有些慶幸。

看來他在機場遇到的事件，並不是簡單的事件。

有人要害自己，並且蓄意要自己死亡！

爲什麼？

馬獅龍一時之間，實在想不透！

自己這次來英國，目的只是參加一位恩人的葬禮，完全沒有牽涉其他，而且知道自己行踪的人也不多！

那麼，牽涉入一個漩渦之中，並不是自己，那還有什麼人？

只有一個，是摩亞。

摩亞是個大好人，他會牽涉入什麼國際大陰謀之中？沒有人知道。

甚至他的女兒也不知道。

摩亞並沒有遺言，而利碧加也並不覺得她的父親之死，有什麼可疑的地方。

本來，馬獅龍早已有點疑心，而今，經過兩次爆炸事件，他已肯定了疑心。

摩亞的死，並不是自然死亡，他生前一定是牽涉入一些重大的事件之中。

馬獅龍本想與利碧加詳談，但她十分忙碌，而且在這個時候，她也不會想到什麼。

葬禮終於在午後開始。

一堂追思禮拜之後，他們來到了墳場。

摩亞的親友並不多，最親的只是女兒與他的姐姐。

那位年邁的牧師，爲死者祝福之後，仵工把棺材放下早已掘好的墓穴。

利碧加哭泣着，抛下了第一束鮮花。

她的姑母也顯得十分激動，也抛下鮮花。

其他的親友也紛紛抛下鮮花。

馬獅龍也不例外。

他走近，恭敬的抛下手中的鮮花。

「別了……」他口中呢喃。

忽然，他看到棺木上的鮮花堆中，赫然有一朵十分特別的花朵——是鬱金香！

而且是雙色鬱金香！

馬獅龍連忙環視墳場一周。

似乎有一個矮小的人正迅速地奔走。

馬獅龍眞想追上去，但是，牧師正在祝福，假若這時候走開，那是對死者的大大不敬。

他無法去追那人。

葬禮終於完成了。

衆親友都圍着利碧加與她的姑媽，好言安慰。

而其他鄉中的老紳士都圍着馬獅龍，一方面是覺得馬獅龍十分重情義，另一方面，也是因爲馬獅龍是異國人，而與他說話。

馬獅龍敷衍着他們，他的腦海裏只有那朵雙色的鬱金香！這花代表什麼？

他當然記得，他在機場接過這一枝罕有的雙色鬱金香，那並不是什麼好預兆，而是一個死亡的預兆！

幸好馬獅龍命大。

不過，幸運不會永遠跟着自己。

這次的雙色鬱金香，又會代表一些什麼？

還有，那個矮小的男人是誰？難道又是那個在機場接馬獅龍的男人？

假若是他，他的胆子實在太大。

也許，他不是胆子大，而是向馬獅龍的另外一次挑戰！從另一個角度看來，這可能是一次蔑視。

馬獅龍在雜亂的思維中，陪伴着利碧加與她的姑媽回到家來。

他們坐在大廳之中，談着摩亞生前的瑣事。

接近黃昏的時候，有人來敲門。

利碧加走出去開門，迎入來的却是兩個高大的英國人，他們衣着保守，神情嚴肅。

原來他們是來調查前日發生的爆炸事件。

其實他們早已來過一次，但他們知道事主家中有喪事，因此等喪事完

畢之後再來。

鄉村的警探，果然是比城市的更有人情味。

馬獅龍也被他們兩人問了一些話，在閒談間，兩人都提起龍津。

「什麼？龍津是你們的上司？」

「是的！」其中一位叫大衞的幹探說：「他一會也許會來！」

另一個叫彼德的幹探道：「你認識龍津？」

馬獅龍點點頭，道：「龍津一向在國防部，爲什麼他會……」

彼德說：「那是因爲他快要退休了，他不想再負那麼重的責任，便來到這小鄉下的警局坐一下！」

「他本想好好的歇一下，想不到又遇到了這麼繁複的事情！」

大衞道：「我看事情並不太繁複！」

馬獅龍沒有再說什麼。

他想起了龍津，龍津並不是中國人，而是一個個子高大的英國人。

他有一個普通的名字——約翰，但馬獅龍却給他一個中國化的名字——龍津。

龍津本是一個活躍的人，他在國防部時地位崇高，想不到他也快退休了！

歲月實在不饒人！

他們在閒談中，龍津果然來了。

龍津的打扮，仍然是那麼英國紳士的——一件乾濕褸、一柄雨傘。

他進門之後，便問道：「有什麼發現？」

他的嗓門仍是那麼大。

馬獅龍走出大廳，木訥的站着。

龍津看着他，起初不在意，呆了一會才叫道：「天呀！是你！」

馬獅龍道：「是我！爲什麼會是你？」

這句話包含的意思實在太多。

龍津道：「你爲什麼會在這裏？」

「摩亞是我的恩人！」

「恩人？對，你們中國人，最重恩義。」

馬獅龍道：「你怎麼了？」

「快要退休了。」他的話有點頹喪。

「退休便好了，不用再做。」

「我不知怎麼能忍受這日子！」

馬獅龍與他閒聊幾句，又問及爆炸的事，看來他們並沒有甚麼頭緒。

他們見沒有甚麼，便要告辭。

馬獅龍與龍津同時開口。

馬獅龍道：「你先說。」

「你先說！」

「你與國防部仍有聯絡？」

龍津點了點頭，道：「你沒有這麼快走吧？」

馬獅龍搖了搖頭。

「好極了，我們可以詳談一下。」

「好，在甚麼地方？」

「明天我會去倫敦。」

「好，我也去倫敦，我們再懷舊一番，去那處我們常光顧的酒吧。」

兩人相約好之後，握手而別。

＊ ＊ ＊

翌日，馬獅龍一早便乘火車到倫敦。

其實他到倫敦，並不是要刻意會龍津，因爲他想買回一粒小小的鑽石送給利碧加，本來他已早有預備的，但從汽車車廂逃生時，已不知掉在那裡。

到了倫敦，他首先買了一顆小小的鑽石，然後往那間酒吧。

倫敦人最喜歡泡酒吧，很多人泡酒吧並不是一定爲喝酒，大多數是三兩知己，吹一輪牛皮。

出乎意料之外，龍津早已在酒吧之中。

「甚麼？你這麼早便喝酒？」

「不，我不喜歡在辦公時間內喝酒。」

「辦公時間？」

「是的，這是我的辦公時間。」

馬獅龍叫了一杯啤酒。

「你不是在鄉下做警探嗎？」

龍津苦笑，道：「那是一種掩飾而已。」

馬獅龍道：「那麼你仍在國防部……」

龍津用眼色示意他不要那麼大聲。

「我仍在國防部——機密文件部。」

「做些入檔案的簡單工作？」

「是的，馬獅龍，你來參加摩亞的葬禮，沒有其他任務？」

馬獅龍搖搖頭道：「純粹是友誼。」

「我希望是事實！」

「我也是……不過……」

「不過甚麼？」龍津追問。

「不過，我有奇遇。」

「奇遇？你說的是艷遇？」

「不，是幾乎喪命的奇遇。」

於是，馬獅龍把希斯路機場的故事，複述了一遍。

龍津專心地聆聽着。

當馬獅龍說完，他便問道：「你遇到的那個人，是否手持一枝鬱金香？」

「是的，我倒忘了，是一枝雙色鬱金香。」

「是的，一枝雙色鬱金香！」

馬獅龍追問：「那是代表甚麼？」

「我不知道……」他頓了一頓才道：「我們國防部，正爲這事而煩惱。」

「國防部？」

龍津點了點頭。

這時酒吧並沒有太多人，但龍津仍然非常謹愼的左顧右盼後才道：「我的工作並非入檔案那麼簡單。」

馬獅龍聽了有點尷尬，因爲他以爲龍津快要退休了，不想傷腦筋，如今看來，他在國防部的工作，仍然是十分吃重的。

龍津又道：「我如今的身份，外表

看來是一個鄉村的警探，其實這是掩飾，國防部有很多工作是很難解釋的，總而言之，一切爲了國家。」

看來龍津是一個愛國之士。

馬獅龍道：「那麼，你們對雙色鬱金香一點頭緒也沒有？」

「不是沒有，而是撲朔迷離。」

馬獅龍聽了，也有點撲朔迷離的感覺。

龍津道：「雙色鬱金香是一個亡命殺手、一個十多個國家的通緝犯、一個恐怖份子……」

馬獅龍對於這一個人，開始感到興趣。

龍津道：「先回我的辦公室再說。」

馬獅龍沒有異議。

但龍津並不是立即與馬獅龍回到國防部，而是分先後離去，龍津先走一步。

馬獅龍拿着龍津的地址，知道離這酒吧不遠，他待龍津離開之後，喝完了啤酒，才漫步往他的辦公室。

他的辦公室並非設在政府的大厦，而是在一間古老的會所似的建築物內。

外表看來，並沒有人知道那是國防部。

龍津已在門口迎接，並帶他入內。他解釋道：「假如不是我帶領，你根本找不着我！」

他們進入了一間小小的辦公室。

辦公室雖小，但收拾得非常整齊。

龍津招呼了馬獅龍坐下，指着桌上的電腦螢光屏道：「我們先看一些資料。」

馬獅龍移近螢光屏。

龍津一按，等了一會，螢光屏上出現了一些數字，然後，龍津用手掌按着整個螢光屏。

一會，電腦螢光屏才出現了幾個字：

「高度機密」。

龍津道：「可以看這個機密檔案的人，不超過五個，而且只有其中三人，才可以自己隨時索閱。」

這些檔案，果然是高度機密。

「我們的電腦十分先進，並非採用密碼，而是利用我們不同的掌紋來作鎖匙。」

怪不得他要用手掌按着螢光屏。

第一個檔案出現：

——一九八二年三月，保頓，四十六歲，電腦科學家，駕車撞向鐵路軌死亡，死因裁定爲意外。

——一九八三年四月，高利，三十九歲，皇家軍事學院國防專家，突然失踪，相信已死亡。

——一九八五年三月，希路，四十九歲，雷達設計專家，在家中受槍傷，被認爲死於自殺。

——一九八六年十月，沙里夫，廿六歲，雷腦分析家，死在自己的汽車之內，一條繩索的一端套着他自己的頭，另一端則拴在一棵大樹的樹幹，然後車子被高速開動，令他頭頸因繩索收緊而折斷，被認爲死於自殺。

龍津問：「想再看嗎？」

馬獅龍搖搖頭。

「其實還有十八人，都是死於非命。」

「有甚麼特別？」

「第一，他們都是年輕的、專門研究國防事務的專家，他們的死亡是非常突然的，事後完全找不到證據，只有裁定他們死於自殺。」

「你認爲不是？」

「當然，他們正當盛年，學識過人，收入穩定，他們那有理由去自殺！」

「不是自殺，便是被謀殺！」

龍津肯定地點點頭，道：「我相信是，他們的死亡方法雖不同，但他們有共通的一點，就是他們死亡時正在參予高度機密的國防計劃。」

馬獅龍道：「有人顛覆？」

「不一定單是指英國，因爲這廿二人之中，大部份也曾到過美國，並且有份參予美國的星戰計劃。」

「星戰計劃？」

「是的，美國總統列根，爲了保證自由世界的安全，利用人造衛星，配合地面，做成了這一個計劃。」

「這計劃最令人咬牙切齒的是……」

「當然是那些北極熊。」

馬獅龍道：「我曾聽人說過，西方的科學家，尤其是參予尖端科學工作的人，大都感到空虛，因精神上的空虛而趨於自殺！」

龍津道：「我也聽過類似的說法，假若這廿二人是自殺的，他們的死亡並不會引起懷疑，而且他們的死亡方法是花樣百出的：有人被膠袋套頭、有人遭電殛、有人引廢氣回自己的車廂內而吸入過多一氧化碳、有人無端駕駛着一部裝滿氣體燃料的車子撞牆爆炸……你認爲這是自殺？」

馬獅龍並沒有表示意見。

過了一會，馬獅龍才道：「你們的蘇格蘭場，有甚麼高見？」

蘇格蘭場是英國最重要的偵探組織。

龍津道：「他們是維持民間秩序的，並不能參予這種非一般性的刑事工作。」

「他們表示意見？」

「他們的最高負責人認爲有可疑。」

馬獅龍又問：「你們的『零零』組織呢？」

龍津道：「我們這一代的占士邦，似乎沒有以前的占士邦那麼幹勁十足。」

英國的「零零」組織，便是占士邦隸屬的部門，專門從事反間諜的工作，早已名聞遐邇。

「他們也沒有辦法？」

龍津似乎有點氣餒，並且望着馬獅龍，似乎馬獅龍是他的希望。

馬獅龍道：「那麼我們還有甚麼辦法？」

「我相信你有的。」

他站了起來，走近馬獅龍，輕輕的按着他的肩頭。

馬獅龍突然感到，龍津放在他肩膊上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

他想卸開，但龍津仍然按着他。

龍津道：「我希望你考慮一下。」

他竟然開門見山的提出。

本來以馬獅龍的性格，儆惡懲奸是份內的事，無論那是爲了甚麼種族、甚麼人等。

可是，如今事情不是那麼簡單，而是牽涉入國際政治糾紛之中。

有人說，間諜是沒有人性的。

然而馬獅龍却相信，那些間諜，很多時候連獸性也沒有——有獸性的人仍有一點可取，但間諜則全無。

龍津望着馬獅龍，忽然也覺得，自己給予馬獅龍的壓力實在太大。

他鬆開了按着他肩膊的手。

馬獅龍道：「我最感興趣的，只是那手持雙色鬱金香的人。」

龍津道：「好，我們又再由那點開始。」

馬獅龍道：「咦，我想起來了，我的朋友摩亞，豈不是可能死在他們的手中？」

龍津道：「是的，他也是一個與國防科學有關的人。」

「我被他們襲擊，也更可能與他們有關……他們以爲我與摩亞之間……其實我們之間只有純友誼，而且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也許他們所得的資料，並不是如此簡單。」

馬獅龍想了一想：「爲了弄清楚摩亞是否死於非命，我看我不能袖手。」

龍津聽了，十分高興。

馬獅龍道：「好了，我想問你，你對鬱金香有甚麼看法？」

「鬱金香是荷蘭的國花，在歐洲，幾乎家家戶戶也有人栽種。」

「可是，雙色鬱金香呢？」

「那是罕有的品種，你可知道，雙色鬱金香有點像你們中國的蘭花？」

「不是外形吧？」

「當然不是，你們中國的蘭花，一些普通品種，只有欣賞的價值，而沒有經濟的價值，可是，一些稀有品種，却是價值連城。」

馬獅龍不禁暗暗讚歎這位英國人，對中國事物竟有如此深刻的認識。

「鬱金香在荷蘭也是如此，有人爲了一盆稀有品種的鬱金香，可以傾家蕩產。在我們眼中，鬱金香只是一種植物，但在他們眼中，却是一種財富。」

「是的，據說直到現在，仍有人炒賣鬱金香。」

「炒賣？」

馬獅龍笑了起來，道：「並不是煮來吃，而是以高價，互相競買。」

「是的。」

馬獅龍道：「假如那人手持的雙色鬱金香是真的話，那實在不簡單。」

「是的，對我來說，最低限度是表示他們與衆不同，價值連城。」

馬獅龍道：「一枝罕有的雙色鬱金香，極度惹人注目，而一個殺手，假定他是一個殺手的話，他竟以此爲自炫，他定然有極度的自信。」

龍津道：「對，我們也有過這樣的分析。」

馬獅龍道：「如果我們假設摩亞與你們一班國防專家的命運一樣，那麼，我一定要先離開摩亞的故居，否則會累及他的女兒。」

龍津道：「你要居處，或者任何要求，我會盡力提供給你。」

馬獅龍道：「龍津，我做事一向有我的風格及方法，我希望你們不要干預。」

龍津笑道：「老朋友，我當然知道，我們完全不會干預，我只是以朋友的身份提供幫助。」

其實，龍津得到馬獅龍答應插手這件事，早已眉開眼笑，因爲這件事，他早已受到上司多次的譴責。

在毫無辦法的情形下，馬獅龍無疑是他的一個希望。

龍津從內袋裡掏出一張卡片，遞給馬獅龍，道：「假若你在英國需要任何協助，只要向政府部門出示這張卡片，你便會得到協助。」

馬獅龍接過了名片，仔細一看，上面並沒有甚麼國防專家的稱號，只不過是一張普通商人的卡片。

上面印有一間公司的名稱，中間也印有「龍津」的名字，不過，這名字在英國是十分普遍的。

馬獅龍知道，他們爲了掩人耳目，這張卡片定然有他們的秘密，他把卡片收好，說了聲謝謝，然後立刻向龍津告辭。

馬獅龍離開了龍津的辦公室，便立即乘火車回鄉間，立時便向利碧加告辭。

利碧加非常感激馬獅龍千里迢迢來參加自己父親的葬禮，當然是加以挽留。

馬獅龍把懷中的小鑽戒遞上，說道：「我也想多住幾天，不過，我在香港還有很多工作；本來，我一見面便想送你這份禮物，不過，那時你情緒不佳。」

利碧加接過了鑽戒，十分歡喜，又再加以挽留。

馬獅龍當然沒有答允，連夜收拾了東西，便離開了摩亞的故居，他實在不想連累這位故友的女兒。

他到了倫敦，找到一間十分高尚的酒店居住。

當一切妥當之後，他便開始自己的計劃。

馬獅龍的第一步計劃，便是要找到那個手持雙色鬱金香的矮小男人。

倫敦這麼大，找他當然不易，也是無從入手。

不過，這種人自然有聚散的地方。

蘇豪區。

這是個龍蛇混雜的地方。

街頭上擠滿了那些打扮得古靈精怪的人，很多年輕人把頭髮蠟成一隻公鷄似的。

另一些男女，身上是黑色皮褸，並掛滿了鐵鍊，他們的電單車，擦得閃閃發亮。

馬獅龍在街上走着。

很多打扮入時、貴婦模樣的人向他微笑，馬獅龍不敢還以微笑，因爲她們都是找生意的女人。

他一連跑了十間酒吧，也到過十多間桌球室，連那些放映色情影片的地方，也走過不少。

他並沒有發現甚麼。

馬獅龍並不心急，要釣大魚，一定要有耐性。

大半夜的奔走，令他疲倦不堪，本來，他回到酒店，便想回房，但肚子却有點餓。

他走進了咖啡室。

酒店的咖啡室情調不錯，幽暗的燈光下，三台大鋼琴處，有一個男人正在自彈自唱。

馬獅龍坐下，要了一點小食。

忽然，他感到內急，那是因爲他今晚喝了不少啤酒，他入了廁所一會。

當他回到自己的枱時，突然呆住。

枱上有一個小花瓶，插着一枝花。

是一枝雙色鬱金香！

在淡淡的燈光下，這枝雙色鬱金香特別顯得詭異，一時之間，馬獅龍幾乎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

一個侍者剛巧送上食物。

馬獅龍立刻問道：「是甚麼人送來的？」

「多美麗的花！」那人只聳聳肩，表示不知道。

他只好坐下，一連問了幾個侍者，可是，沒有一個侍者表示知道。

那個人果然神出鬼沒，不過，馬獅龍仍然是不甘心，酒店中雖然是有很多人出入，但在這個時刻，而且手持這麼奇怪的一枝花，一定有人看見。

馬獅龍把花拿在手裏，原來竟是一枝塑膠的雙色鬱金香。

他一共見過這種雙色鬱金香兩次，第一次是在機場，他記得那是眞的花。

第二次是在摩亞的葬禮，那枝花夾雜在其他鮮花之中，不知道是眞是假。

如今手上的，却是一枝假花。

這表示甚麼？

馬獅龍突然心中一亮。

這持花的人，一定仍在附近，因爲他既然以花向馬獅龍挑戰，他一定喜歡看到馬獅龍的驚訝表情。

馬獅龍趕快把食物吃下，放下了足夠的金錢，便立刻離開咖啡室。

他故作匆忙的走出酒店。

酒店的不遠處是一個公園，那時已是夜深人靜，公園顯得特別寧靜。

他走進了公園。

公園內有不少情侶，他們都是躲在幽暗的地方，正在濃情蜜意，並沒有人理會他。

他走入一個小樹林。

那小樹林也有十多棵相當粗大的樹木，枝葉茂密，是一個良好的隱身之處。

馬獅龍衝入，嚇走了幾對情侶，他們都狼狽地離去，馬獅龍閃身上了一棵樹。

他等待着。

那送花的人一定會出現。

他等待着，不出五分鐘，果然有一個人，慢慢的移近這小樹林。

馬獅龍居高臨下，看得十分清楚。

那人走近，並且四處張望。

馬獅龍看不到那人的臉孔，但那人身材矮小，行動迅速，無可懷疑，這人一定是接載過他的司機！

換句話說，這人是謀殺過自己的人。

這次，一定要好好的抓住這人。

馬獅龍仍然在樹上，等候着那人移近。

那人來到小樹林之前，有點猶豫，不敢直入，不過，他終於入了樹林。

馬獅龍吼着，當那人一接近他那棵樹，他便立刻跳了下來，雙手抓着他。

那人反應雖然靈敏，但千萬也想不到，有人會從高處跳下來抓他！

馬獅龍躍下地上，雙手緊握着那人的頸項。

那人跌在地上，在地上滾了幾下，便從馬獅龍的雙手中滑了出來。

是的，是滑了出來。

他只是擺動了幾下，便擺脫了馬獅龍的牽制。

馬獅龍當然不會這麼輕易的讓他逃走，他立即又再施幾下擒拿手，制肘着他。

那人雖然矮小，但力度也不弱。

當馬獅龍抓着他的手臂，他便猛然甩開，並且突然向馬獅龍反攻。

他出手並非西洋拳，而是一種似是「鷹鶴」的架式。

馬獅龍問道：「你懂中國功夫？」

那人並沒有回答。

馬獅龍連忙發勁，一連使出幾下勁手，並向他的要害攻去。

那人自知身材矮小，與馬獅龍相

比，差不多矮了一個頭有多，在這種情形之下，近身肉搏是十分吃虧的，他拚命抖開馬獅龍的糾纏。

那當然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一時之間，兩人拳來脚往。

馬獅龍並不希望打傷這人，他只希望制服了他，問他戕害自己的原因。

那人似乎也看到馬獅龍這個弱點。

他看見馬獅龍攻他要害之時，反而是以要害迎之。

馬獅龍一拳打向他的太陽穴。

那人把面一側，隨即滾地，馬獅龍這一拳其實是一個虛拳，目的是以右手鎖他左腕。

那人在地上翻了一下。

馬獅龍立時覺得不對勁。

那人一翻之後，手中似乎多了一樣閃亮的東西。

馬獅龍還沒有辨認清楚那究竟是甚麼武器，他已聽到「蓬」的一聲悶響。

他抽身躍開，返身倒地，一連滾了幾下。

他嗅到火藥的味道。

那人手中，竟拿着一柄槍！

以聲音來衡量，這槍竟裝有滅聲器。

那人手中一晃，又開了一槍。

一顆子彈在馬獅龍胸前擦過。

馬獅龍不再滾動，突然一個「鯉魚翻身」，右腿一蹴，踢向那人的手槍。

這一招的反攻，來得既突然而且迅速，那人自以爲有槍在手，萬事無憂，可是，馬獅龍並非如他想像中那麼易於對付。

他只感到手腕一痛，手槍已被馬獅龍踢開了。

馬獅龍一連再施兩下殺着。

那人却是無心戀戰，返身便逃。

馬獅龍當然不會放過他，立時躍起，向他頭部箍下。

那人實在想不到，馬獅龍的身手竟有如此敏捷，只覺頸間極痛，便有一陣暈眩的感覺。

馬獅龍閃身，右手扶着他的肩膀，不讓他倒下去。

那時，前面又出現了一個黑影。

那人似乎身穿制服。

在黑暗中，看來是個警察。

馬獅龍當然不想在異地惹上麻煩，他立刻用力把那人扶着慢行。

「甚麼事？」那人走近。

那人的確穿着制服，但並不是警察，只是一個公園管理員。

馬獅龍連忙道：「沒有甚麼！他醉了。」

「啊！快扶他離去。」那人邊說邊走近。

馬獅龍道：「好，我會扶他回去……我們久別重逢，多喝了幾杯。」

那管理員似乎早已見慣這些酒鬼，也不想多惹不必要的麻煩，轉身離去。

馬獅龍剛吁了一口氣。

那人突然醒了，一拳打向馬獅龍的腰間，因爲兩人太近，馬獅龍又沒有提防，避無可避。

他腰間一痛，只好鬆開了手。

那人立時一個竄身，已離開了馬獅龍十丈之外，他頭也不回，便奔出公園。

馬獅龍想追出去，但回心一想，就算追到他，在外間街道上，太惹人注目了。

他按着腰間休息了一會，便在附近搜索那柄手槍，結果在樹林旁邊的草地上，找到了那手槍。

他決定帶回酒店，再作研究。

馬獅龍離開了公園，看看手錶，已是凌晨一時。

他慢慢的走回酒店，一路還是提高警覺，可是，那人並沒有再出現。

他向櫃枱拿了鎖匙，直上房間。

馬獅龍沒有大意，房間仍然是收拾得十分整齊，不過他注意到地毡。

這間酒店十分高級，地毡是用羊毛造的。

他看見地毡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痕跡，但他留意到有些地方，那些羊毛是逆向的。

那表示有人來過。

來的人可能是收拾房間的侍者，也有可能是那矮小的男人。

他小心的走近衣櫃。

拉開了門，簡單的行李，仍然齊整的安放着。

他拿起其中一個小提包，裏面只是一些日常衣物，他的重要東西，包括護照與金錢，全放在酒店的保險庫內，因此，他並沒有擔心。

有人搜掠過他的東西，但搜掠的人十分小心，盡量把東西原封不動。

不過，馬獅龍仍然看得出，有人動過手脚。

手提包內沒有失去東西。

再看其他行李，也沒有失去什麼。

那人似乎只想找到一些資料，並不是想偷走什麼，其實也沒有什麼值得偷的東西。

他脫下上衣，拍去了一些泥塵。

走近小几。

几上有水杯而沒有水壺，他拿了水杯，往浴室水喉盛了一杯水來喝。

浴室的浴簾是拉攏的。

馬獅龍有點緊張，不過，當他拉開浴簾，浴缸內並沒有人。

他喝了一口水，回到客廳，正想坐下。

忽然，他覺得有點不對勁。

要入這種高級酒店的房間並不易。

假如那人來過，他沒有理由空手而回。

而且那人本來便想要自己的命，那麼，他進了這房間，定然有所圖。

他要的並不是普通的東西，而是命。

這個念頭令他沒有貿貿然的坐下。

他看到沙發上有輕微的隆起，假如他不是想到那個要他性命的人，他便會大力的坐下。

幸好馬獅龍沒有。

他摸摸沙發，上面隆起的東西十分光滑，如果不留意，根本沒有什麼發現。

馬獅龍拿出一柄小刀，小心地割開沙發。

果然，沙發內藏有一片東西。

一片十分柔軟的東西。

馬獅龍小心的檢視——那是一片泥膠似的東西。

炸藥，塑膠炸葯！

這種炸葯，只要被一定的壓力壓下，便會立時爆炸，據說年前爆炸的客機，也是用這種炸葯。

這種塑膠炸葯十分容易携帶，安放在座椅之下，被人坐着，因爲壓力加上熱度，過一段時間便會爆炸。

馬獅龍吁了口氣：「好狠毒的人。」

他小心地把那片塑膠炸葯拿了出來，放在小几之上，他喝了幾口水。

然後，他又再拿出那柄小手槍來研究。

那是一支點一五口徑的小手槍，槍膛之內還有四顆子彈，那些子彈並不是普通的子彈，是特別小粒的，而且重量幾乎與左輪手槍的差不多。

換句話說，這手槍的殺傷力，與其他手槍比較，不遑多讓。

最有趣的，還是那滅聲器。

手槍既小，還要安裝滅聲器，那滅聲器很小，但設計十分精密，而且滅聲能力十分强。

馬獅龍心想：「明天拿去給龍津看看，一定會找出那矮男人的來龍去脈。」

他放下了手槍。

忽然，他覺得几上的那片塑膠炸葯似乎有了點變化，上面似有一些煙冒出似的。

馬獅龍拿了起來。

照常識推斷，這塑膠炸葯既沒有受到壓力，也沒有受到熱力，是沒有理由會爆炸的。

不過，而今的炸葯很厲害。

看來這片炸葯有些問題。

現在不是研究的時刻，把這炸葯弄到什麼地方？一時之間，馬獅龍不知如何是好。

假如拋下去——房內有窗，但是玻璃梗窗，一定要打破玻璃，才可以拋出炸葯。

打破了玻璃，事後一定有麻煩。

假若不打碎玻璃……

他看見那片炸葯似有些煙冒出。

他不能再考慮。

馬獅龍走出大門，伸頭出外一看。

走廊並沒有人，連侍應生也沒有。

他走到走廊盡頭，那是一個安有磨沙玻璃的窗，旁邊有一個滅火筒。

馬獅龍再不猶豫。

一手拿起滅火筒，擊向玻璃。

然後，他拋出了炸葯，趕回自己的房間。

當聲音驚動了其他住客的時候，馬獅龍已奔回自己的房間，並且伸出頭來，作好奇之狀。

下面又傳來一陣聲響。

「砰蓬！」一聲震耳欲聾的爆炸聲。

接着不久，便是警車聲。

馬獅龍回到房裏，心裏已可以想像出外面與下面的情形。

當然，這一切都要置身事外，否則這麻煩可大。

爲了掩人耳目，馬獅龍立時換了睡衣，便要躺在床上休息。

這時，電話竟然响起來。

馬獅龍十分奇怪，呆了半晌。

根本沒有人知道自己住在這裏，那會有人打電話給自己？

也許是管房的。

馬獅龍把電話拿起，並沒有作聲。

「喂，喂？」

是熟悉的聲音，對，是那個矮男人的聲音！

「喂，喂？」馬獅龍道。

對方似乎呆了一陣。

馬獅龍立時心中有氣，這人實在是欺人太甚，既在房間埋下炸葯，事後竟又打電話來查探結果。

「我是馬獅龍。」

「什麼？你……你眞的死不了？」

馬獅龍笑了起來，道：「我死不了，你呢？」

那人放下了電話。

馬獅龍也放下電話，外面傳來拍門聲，他只好起來開門，並作了一個惺忪狀。

外面是管房的人員，他們發現了窗門破爛，下面又發生爆炸，所以立時巡視每一間房間，慰問住客，這間酒店的服務質素，倒也算不錯。

那人見馬獅龍似乎不知外面的事，說了幾句道歉打擾的話便離開了。

外面整夜擾攘着，幸好並沒有再騷擾客人。

馬獅龍也不理會一切，好好的睡一覺，決定與那可惡的矮男人週旋一番。

雙重間諜　答允押解

翌日起來，馬獅龍拉開了窗簾，向下望去。

只見警車已散去，但附近仍有警員把守。

他梳洗之後，換過衣服，便往外跑。

酒店的走廊仍有警員看守着，看那警員臉容疲憊，看來他已守了不少時刻。

馬獅龍又再到酒店的咖啡室。

假若這矮男人再出現，他定然不會放過他。

可是，吃完了那份早餐之後，仍沒有什麼動靜，他摸摸口袋中的小手槍。

看來還是先去找龍津，研究一下這小手槍，可能會有線索發現。

他先去打一個電話給龍津，龍津却不在辦公室，不過，他仍然決定先往龍津的辦公室，因爲自己不大熟悉附近的環境，假若那矮男人眞的在監視自己，那實在太危險。

來到那舊式古老大廈。

接待處的人員一見馬獅龍，便說：「馬先生？龍津先生正想找你。」

馬獅龍推開龍津的辦公室。

又一次的訝異。

坐在龍津對面的，竟是那個矮男人！

一時之間，馬獅龍怒從心上起，這人幾乎殺了自己！他有撲上去的衝動。

不過，馬獅龍的自制能力極強。

龍津一見馬獅龍，便高興地道：「看我們找到了誰！」

馬獅龍緩緩走近，瞪了那人一眼，道：「我認得他，化了灰也認得他！」

那人望了馬獅龍一眼，並沒有什麼表示。

這人實在可惡，他似乎在裝作沒有見過馬獅龍似的，不過，這都是歹徒慣見的技倆。

馬獅龍道：「這是他用來殺我的手槍。」

龍津小心接過，道：「你想知我們怎樣抓到他嗎？」

馬獅龍當然想知道。

龍津首先吩咐一些手下把那人押走，然後說道：「我們一向都有他出入地方的記錄，不過這人十分狡猾，居無定所，不過我們昨晚在你住的酒店附近，很容易便抓住了他。」

「很容易？」

「是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容易。」

馬獅龍實在有點不大相信，因爲他曾與這個人週旋幾次，要抓住他，肯定並不容易。

「你打算把他怎樣？」

「當然是交由警方處理，不過我們先要查一下，他是否國防部所通緝的間諜之一。」

「我看交由警方處理並不太好，你們這麼辛苦拘捕了他，他却可能被那些仁慈的法官放走了。」

龍津道：「這個我明白。」頓了一頓，又道：「昨晚在酒店發生爆炸的事，與你有關？」

馬獅龍點了點頭，並且約略叙述了其中情形。

一會，龍津的助手拿了一份文件來。

龍津看着，不經意地皺着眉頭。

「什麼事？」馬獅龍問。

「這人實在不簡單。」他把檔案遞與馬獅龍，馬獅龍接過一看，上面寫着：

「比比安德遜。」

馬獅龍立時抬起頭來，問道：「什麼？他便是世界著名的比比安德遜？不過我見過他的照片，他並不是這個樣子的。」

龍津道：「他是個百變人魔！」

「據說世界上到處都要抓他，甚至是蘇聯。」

「是的，他不只是雙重間諜。」

「他是多重間諜。」龍津道：「這便是煩惱的根源。」

「爲什麼？」

「因爲他入籍英國，而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在通緝他，甚至各地幫會也要活捉他。」

「那也不是甚麼煩惱，既是在英國拘捕了他，你們有自主的權力。」

「問題是他在英國，只是犯了一些行兇殺人的罪，而且證據並不十分確鑿，他是個富有的人，只要聘上好律師，他洗脫嫌疑的機會相當高。」

馬獅龍道：「那便宜了他！」

「是的，而且他會爲我們帶來極多的麻煩，我們的盟友曾經暗示過我們，假若捉到他，最好是押送到美國去，讓他們秘密審訊他。」

「爲什麼要這樣做？」

「因爲他知道了太多有關『星球大戰』的計劃。」

「是美國的防衛計劃？」

「不單是防衛那麼簡單。」

「怪不得北極熊那麼緊張。」

「是的，北極熊也要他。看來，他已把一部份資料交與北極熊，而最重要的一部份，却沒有收到。」

馬獅龍心中暗笑，見龍津正在兜圈子，便問道：「龍津，你究竟想說什麼？」

龍津道：「不好，我們太自私了。」

「什麼太自私？」

「剛才我的助手與白宮方面有過聯絡，他們要求我們把比比安德遜押解去美國。」

「如果你們治不了他死罪，送去也是好。」

「好是好的，但什麼人有本事把他押去？」

他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起初並不爲意，但龍津的眼光充滿渴望。

「你說我？」

龍津點了點頭。

馬獅龍當然想把這可怕的人魔治罪，雖然這個罪犯並不關自己的事，

不過，他的俠義心腸在蠢動。

龍津道：「美國政府出一筆巨大的酬金。」

「巨大？多少個數字？」

「七位數字，而且是美金。」

馬獅龍並不是爲錢而心動，他最害怕的是，這人若被北極熊搶走，便會遺禍世界。

龍津的眼光，仍然充滿渴望。

「你想我去？」

「我還可以找到什麼人？」

馬獅龍並沒有立刻答應，因爲那實在是一件重大的任務，他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能力押解這個人去美國。雖然現代交通發達，上了飛機，轉眼便到。

忽然，龍津桌上的紅燈亮起。

接着，對講機發出了聲音：「比比安德遜逃了。」

龍津霍的站了起來，馬獅龍也同時站起來，龍津走出辦公室。

外面幾個職員已各自追出。

原來這班職員，表面是辦公室人員，其實也是幹練的探員。

龍津道：「追！」

有一個職員道：「他似是逃入了對面那大厦。」

龍津從身上拿出了一個小型對講機，交與馬獅龍，道：「我們分頭去追，用這東西聯絡。」

他們拚命地走向對面的大厦。

這大厦有三十多層高。

比比安德遜逃進這大厦，有什麼企圖？

馬獅龍並沒有立刻進入大厦，因爲龍津的部下大部份已進去了，再多自己一個也沒有用。

假若他眞的進了大厦，他定然逃不了。

馬獅龍決定在附近看清楚形勢，才再作行動。

他走到大堂，看看這大厦的簡圖。

三十多層的大厦，在這地方算是最高的大厦，裏面有各種不同的設施，而且有電梯多部，四通八達。

這是一個擺脫追捕的好地方。

可是，馬獅龍忽然看到，簡圖上面有個直升機場的標誌，地點是天台。

怪不得他要逃入這大厦。

比比安德遜的目的，應該是利用直升機逃亡。

所有幹探上了去之後，大堂又回復了繁忙。

忽然，有兩個工人打扮的人走近電梯，其中一個情緒似有些緊張。

這人吸引了馬獅龍。

他再看另一個，那人却是十分鎮定似的。

馬獅龍起了疑心。

那人在電梯門口掛了個「例行檢查」的紙牌，便命令那個情緒緊張的人用特製鎖匙開了門。

那人進入了電梯。

馬獅龍立即走近，只見那人雙腿在發抖，便問道：「發生什麼事？」

那人道：「他……他要殺我……」

「什麼？」

電梯的錶板，顯示電梯正緩緩上升。

馬獅龍一聽到這人的話，幾乎可以肯定，裏面的人一定是比比安德遜。

他立刻道：「有沒有辦法立時停了這電梯？」

「有……」但他已被嚇得不知怎樣行動。

馬獅龍不能再等，電梯已上到十樓，他用力一拉，電梯門開了一大半。

電梯停了。

馬獅龍道：「不要讓這電梯再動。」

然後，他走向樓梯，直奔十樓。

電梯果然停在十樓，而門是開着的，裏面並沒有人。

旁邊仍有兩部電梯，都是開動着，一上一下。

一時之間，馬獅龍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他聽見電梯頂上傳來一些聲音，難道他會利用鋼纜爬上去？

這是一個好主意。

因爲那些追捕他的幹探，只會在外面搜查，電梯槽正好是一個很好的掩藏之所。

馬獅龍決定要冒這個險。

他走近電梯，果然，上面的安全窗有移動過的痕跡，他立刻一挺，閃身上了去。

他剛上了電梯頂，一件東西便迎頭飛下。

馬獅龍閃過，另一件東西又再飛下。

他看清楚——那是一雙鞋子。

馬獅龍抬頭，只見上面有一個人影在移動。

猿猴般靈敏的人影，沿着鋼纜而上。

馬獅龍也立時沿鋼纜而上，鋼纜上有很多機油，十分滑溜，幸好那人先爬過，已抹去了一大部份。

馬獅龍身手仍然十分靈活，轉眼已迫近那人，那人顯得十分焦躁。

馬獅龍叫道：「你逃不了。」

那人並沒有回答，仍拚命往上爬。

這樣爬上去，速度不會太快，馬獅龍突然想出一計，猛然撲向牆邊。

那些牆邊有一些突出的鋼筋或者是建築時遺下的牆柱，因爲這是電梯槽的內部，並不需要批盪。

馬獅龍便利用這些東西，東撲西撲，每一撲便向上移高了很多，轉眼便可追及。

這人看到馬獅龍如此，竟也立刻效尤。

兩人在牆邊撲來撲去。

比比安德遜的身手實在好，連馬獅龍也在心底中讚歎起來。

假如他不是有如此身手，他又怎能當一個多重間諜？這人雖是惡名昭彰，但這惡名也不是僥倖得來。

在兩人飛撲之間，電纜竟然恢復移動起來，換句話說，那電梯又開動了。

電梯開動，對兩人都是極度危險，幸好那時他們已近屋頂。

馬獅龍加快東撲西撲的速度。

於是，兩人幾乎同時到達，而撲向那出口。

馬獅龍知道，不能再讓他有機會自由，否則放虎歸山，又不知什麼時候再可以抓到他。

剛到天台，他已抓着比比安德遜的後背。

比比安德遜後腿一蹴，馬獅龍無法不放開，稍爲閃避，避開了他的一腳。

不過，馬獅龍又再發難，飛身竄上。

這一竄的力量極大，速度也是無可比擬，一手便把比比安德遜按在地上。

比比安德遜立時掙扎，但却掙扎不出。

這時，屋頂上的天空，傳來一陣直升機的聲音。

馬獅龍的估計並沒有錯誤，這人竟想用直升機逃走，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仍是敗在馬獅龍的手下。

比比安德遜咆哮道：「你想怎樣？」

「我想捉你。」

「爲什麼捉我？」

「因爲你會謀殺我。」

比比安德遜臉上露出疑惑的神色，似乎想抵賴他做過的事。

馬獅龍一手按着他，另一手已解下腰間皮帶，用來扣着比比安德遜的雙手。

比比安得遜道：「他們給你什麼報酬？」

「報酬可大。」

「我可以給你雙倍。」

「七位數字，而且是美金。」

「沒問題！」他斬釘截鐵的道。

馬獅龍道：「開玩笑。」

「並不。」他翻身拗腰。

馬獅龍還以爲他又再掙扎，正想加力。

比比安德遜道：「你先拿去我頸上的鑽石作爲訂金。」

馬獅龍看看他胸前的鑽石。

那是一顆沒有鑲配過的鑽石，在微弱的光線下，發出陣陣閃光。

那鑽石體積驚人，足有一顆蠶豆那麼大。

至少有八卡！

如果以美金計算，一卡值十五萬美金的話，這顆鑽石應值一百二十萬以上！

這個人竟帶着百多萬的東西在身上，而且視之如無物。

馬獅龍道：「我不稀罕。」

「那麼你要什麼？」

「我要你的命！」

比比安德遜苦笑道：「你要我的命也沒有什麼意義，而且你會後悔。」

這時，直升機已降近天台。

馬獅龍心想：「怎樣押解這人回去？」

直升機已更爲接近。

馬獅龍道：「你向他們示意降下。」

「我動不了。」

馬獅龍把皮帶放鬆。

「出去！」

那人似乎逃出了生天似的，向直升機揮手。

直升機看到了他，已降至離天台六尺左右，而機旁的門已打開。

比比安德遜正想撲上。

在後面的馬獅龍比他更快，他一個竄身，已上了直升機內，而比比安德遜只是剛抓着直升機的門檻。

馬獅龍一腳踏着他的手，稍爲用力，比比安得遜大叫起來。

馬獅龍道：「叫他們上升。」

「我怎辦？」

「你便在機外蕩一下韆鞦。」

比比安德遜當然不會依言，但馬獅龍腳下用力，使他的手一陣劇痛。

「好……」

機內的人只有兩個。

一個是駕駛員，另一個是惡模惡樣的大漢。

他們想動手，不過，他們看見比比安德遜在他控制之下，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假若你不再叫他們開動，龍津的手下上到來，你連蕩韆鞦的機會也沒有，而且滿身都是蜂巢！」

比比安德遜知道馬獅龍並非說笑。

「去的地方並不太遠——到龍津的總部！」

這大厦離龍津的總部並不太遠。

馬獅龍又道：「以你的體力，足夠應付！」

下面似傳來人聲。

龍津的手下應該到了。

比比安德遜只好叫道：「起飛！」

那駕駛員依言，直升機緩緩上升，而比比安德遜則吊在機外，好像在蕩韆鞦！

那大漢忽然想動。

馬獅龍一腳踏着比比安德遜的手，他大叫起來，雖然直升機聲浪很大，但仍然可以聽到他的叫聲。

「你想你的主人就這樣死去？」

那大漢怒目而視。

不一會，直升機已到達龍津的總部。

那大厦並沒有直升機場，不過，

那是一間極爲古老的大廈，天台十分闊大。

直升機降下。

當直升機還未穩地，馬獅龍早已跳下，並且拉着比比安德遜，兩人在地上滾動。

當然，他逃不出馬獅龍的手。

馬獅龍押着比比安德遜走下樓梯。

龍津仍在他的辦公室，不停的利用電話，指揮着他的手下。

馬獅龍輕輕敲門。

龍津抬頭，看見他押着比比安德遜回來，張大了口，有說不出的驚訝。

馬獅龍道：「不用追了！」

「怎麼捉他回來的？」

「他有私人直升機！」

龍津聽了，還是不大明白。

「先把他眞眞正正的扣押起來！」

這次，龍津親自出馬，押着比比安德遜往這裡最安全的扣押地方。

過了差不多半小時，龍津才回來，並且立即追問抓回比比安德遜的過程。

馬獅龍簡單的說了一遍。

龍津聽了，顯得十分佩服地道：「看來押解這人的任務，還是非君莫屬！」

馬獅龍也知道，龍津這話並不是奉承。

「去美國？」

龍津搖搖頭。

「那麼，是去那裏？」

「去香港！」

「什麼？去香港？」

龍津點點頭。

這次，輪到馬獅龍不太明白。

龍津道：「這人身份特殊，自由世界要他，鐵幕國家也要他！美國方面定要抓他回去，否則整個星戰計劃會陷於崩潰，不過，美國却不能用不人道的方法對他……」

「我明白，自由世界制肘太多！」

「是的，假如我們把他直接送往美國，那麼，很多所謂愛好自由的人士，便會示威抗議，會弄些想不到的痲煩，因此，我們決定採取迂迴曲折的路，把他送到香港——香港是個自由的地方，人人也可以去……」

「我明白。」

龍津接口道：「辛苦你了，馬先生，不過，我們的計劃仍未訂好，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馬獅龍道：「那也好，我也是想回香港！」他頓了一頓，又道：「不過，你眞的要好好看管那隻猴子，否則……什麼計劃也沒有用！」

龍津尷尬地笑了。

馬獅龍從龍津的總部出來，已接近傍晚，想不到一天竟然是這麼快便過去。

他不想立刻回酒店。

來英國的目的，一方面當然是參加摩亞的葬禮，另一方面，也算是一次旅遊散心。

可是，來到英國却遇到這連串的事件。

其實，英國也有很多地方值得遊覽的，比方是寧靜的康橋，馬獅龍雖然讀書不多，但一向响往那種古老學府的氣氛。

於是，他叫了一部計程車。

康橋其實是劍橋的另一譯名，是著名學府劍橋大學的所在，有一條劍河，環境相當秀麗。

那司機開着車子，用厚重的倫敦口音道：「這鬼霧又開始下了！」

果然，霧開始慢慢的籠罩着。

當他下車的時候，濃霧已蓋過了很多地方，甚至小河的對面也看不清楚。

馬獅龍也不介意，他只想享受一下那寧靜的環境。

他走近那用石砌的古老河欄。

對岸根本已看不清楚，附近的遊人亦已散去。

馬獅龍憑着河欄，看着那層層霧露，心中有說不出的寧謐。

忽然，霧中出現了一個身影。

是個熟悉的身影。

比比安德遜！

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爲由龍津親自扣押的比比安德遜，怎會又逃了出來？

就算是逃了出來，也沒有理由立即跟蹤自己到這地方！不過，比比安德遜是個非常人，自有他非常的行動。

那人已向他走來。

馬獅龍並不怕他，不過，來者非善。

霧越來越重，那人也越來越近。

馬獅龍看看四週已沒有了遊人，而是多了四五個彪形大漢。

比比安德遜不敢再單身而來。

彪形大漢一共是五個，他們已走近。

馬獅龍喝道：「你們想怎樣？」

他們沒有說話，已趨前動手。

對付這些人並沒有什麼困難，他害怕的，只是比比安德遜的陰險手段。

五人同時攻上。

馬獅龍身形稍挫，隨即飛身而起，身體立時像個大風車，橫掃五人。

那五個彪形大漢實在料不到，馬獅龍有這般疾如脫兔的身手。

他們稍爲分開，又再迫上。

馬獅龍已看清楚，左邊一個大塊頭身手較爲緩慢，他立時以他爲目標，一個竄身，向那人劈去。

那人反應也快，窒步拗身，但馬獅龍更快，一手取他喉嚨。

那人遇到攻擊，比他開始的時候稍快，但閃不開馬獅龍的爪手，他叫了一聲。

接着是倒在地下。

馬獅龍這一爪，不單是力透手背，而且抓着了那人的要害，那人沒有反抗便倒下了。

那是先聲奪人的一招。

其餘四人立時却步。

比比安德遜却已奔上，並且一連五招。

他打的並非是西洋拳，而是有板有眼的中國功夫！

連接五招，馬獅龍見他攻勢凌厲，也立時還以顏色，比比安德遜的功夫很雜，開始時是一般的中國功夫，接着一有機會，便使出空手道與跆拳道那些拚命殺着。

馬獅龍見他如此，却用靈巧的躲避、突然的進擊，使他不知如何應付。

可是，比比安德遜突然聳身，一踢三脚。

李小龍式的三脚！

他穩地之後，已近馬獅龍，兩下「截拳道」——李小龍所創的「截拳道」！

「截拳道」是從中國的詠春化展而成，講究靈巧快速，在極短的距離，發出極大的勁力。

比比安德遜並不只是學得外形，而是得了其中神髓，馬獅龍幾乎中了險招。

薑畢竟是老的辣。

馬獅龍連使兩招，一虛一實，使他連使了兩下落空的拳，體力略減，重心不穩之際，他一個手刀劈下。

他劈的是比比安德遜的後頸。

那是容易使人休克的地方。

比比安德遜中招，但他身體十分强壯，只晃了幾下，並沒有暈倒。

馬獅龍再想發一招。

不過，他發覺了一點東西——爲什麼比比安德遜的頸間沒有了那顆鑽石？

難道他用了那顆鑽石來作賄賂，才能逃出來？

他這一遲疑，四個大漢又來了。

比比安德遜退下。

四個大漢纏住了馬獅龍。

突然，比比安德遜發出了一聲呼嘯，四人退下，連那個倒在地上的，也站了起來。

他們隨着比比安德遜退後。

他們來得快，退也退得快，轉眼之間，他們已入了濃霧之中。

馬獅龍沒有追去。

他急忙離開了康橋，乘車回到市區。

第一件事，是撥了一個電話給龍津，看他又怎樣讓比比安德遜逃走了。

出乎意料之外，比比安德遜仍在扣押之中，他並沒有逃走！

那麼，剛才那人是誰？

馬獅龍沒有眼花，那人的確是比比安德遜！可是，龍津却說他仍在拘留所之內！

一時之間，馬獅龍實在無法明白。

難道比比安德遜有化身的力量？

* * *

翌日天剛亮，馬獅龍便接到龍津的電話。

龍津道：「馬獅龍，請你立即來！」

「又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什麼，昨天我聽過你的電話後，我根本沒有離開過我的辦公室！」

「爲什麼？」

「因爲你說又遇到了比比安德遜的襲擊！」

「是的，我眞的遇見了他！」

「無論如何，我不想再失去他！」

「你打算怎樣？」

「我已準備了一切，你可立即帶他上路！」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

是的，立即上路也是個好主意。

比比安德遜是個危險人物，英國可算是他的地頭，假若再多留一刻，也許會引來痲煩，夜長夢多！

馬獅龍立即趕到龍津的辦事處。

龍津睡眼惺忪，眼現紅絲，看來他眞的沒有睡過一個小時。

馬獅龍剛進他的辦公室，便道：「先帶我去看看這狡猾的傢伙！」

龍津親自帶他去。

比比安德遜安靜地躺在拘留所之內，他是睡着，平靜得像個嬰兒。

馬獅龍走近。

那傢伙的鑽石項鍊仍在頸項處！

換句話說——昨天自己所遇見的，並非是這個比比安德遜！

那麼，那個和他一模一樣的人是誰？

馬獅龍沒有把這件事告訴龍津，這件事離奇古怪，多說也是無益！

他們回到了辦公室。

龍津把一個公文袋交與馬獅龍。

他打開公文袋，道：「這裏面有一本特殊護照，你有特殊的外交保護令，可以在自由國家通行無阻！」

馬獅龍打開護照一看，自己的照片是貼在護照之內，但名字已非馬獅龍，而是陳東。

這是一個極普通的中國人名字，非常適合路上使用。

「那麼，我本身的護照呢？」

「你交給我，我會用郵寄方式寄回你香港的住所！」

馬獅龍把護照交與龍津，一個人不能拿着兩本護照，否則一定會惹上痲煩。

龍津又道：「這裏有少許的零用錢，有美金有英鎊，不過數目並不多，假若你需要用錢，這裏有一張信用咭，可以隨時支用！」

「我會盡快解決這事，不會用太多錢，除了買飛機票！」

「不用你買飛機票，我已爲你們預備好了！」

龍津拿出兩張飛機票。

馬獅龍看看機票。一張機票上的名字是陳東，另一張是積．史密夫。

「那是比比安德遜的新名字？」

「是的，他的本身名字响遍天下，假若用他眞正的名字，很多地方都過不了關。」

接着，龍津又拿出一本護照，道：「那是比比安德遜的假護照！」

馬獅龍看了一看，護照上果然是比比安德遜的照片，但名字却是積．史密夫。

怪不得龍津一夜沒睡，因爲他要預備這麼多東西。

龍津道：「這裏有兩件武器。」

馬獅龍道：「我一向不喜歡用武器！」

「馬獅龍，我知道你功夫了得，不過這個囚犯，並非一個普通的囚犯，而且在路上會有不同的變化，你帶着武器防身，也不會有什麼痲煩。」

他把一柄小刀與一柄小手槍放在枱上。

龍津解釋道：「這兩樣東西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機場上的保安系統，都不會察覺這兩件東西的存在！」

馬獅龍拿起小刀一看。

那是一柄塑膠小刀，而那一柄手槍，似乎也是用非金屬製造的。

「這小刀是用鋒利而堅硬的塑膠所造，可以伸縮……」他按了一下，小刀便變了一個打火機似的。

他再按一下，竟有火焰吐出，是一個眞正可使用的打火機！

龍津又再按另一處。

小刀的柄部，竟藏有一些東西——一些藥末與幾顆小彈丸。

龍津道：「這些藥末是一些鎭定劑，可以使人安睡下來，一睡便是廿四小時！」

那其實是中國的蒙汗藥！

「另外這幾顆小彈丸，可以當作燃燒彈與煙霧彈，這三顆有紅色標誌的，是燃燒彈；另外這兩顆是煙霧彈，可以使人嗆咳流淚！」

「其實我用不着那麼多東西防身！」

「我也希望你用不着！不過多帶這兩樣東西也不會礙事，因爲這兩件東西，可以藏在這件皮衣的衣袖內！」

龍津又遞上一件黑色的皮夾克與馬獅龍。

馬獅龍一接過，便知道這件衣服十分名貴，皮質柔軟光滑，給人一種舒服的感覺。

他穿上了皮夾克。

龍津道：「你試把這兩件東西放進袖子裏。」

馬獅龍依言。

這皮夾克的袖子內部，設計十分特別，只要把小刀放入，便有東西把刀子扣住，假若要用刀子，稍用力一甩，刀子便滑下。

另外一隻袖子也是如此。

放入那柄小手槍，外表毫不顯眼，只要用力甩一甩，手槍便會垂下。

馬獅龍不禁讚嘆：「好精緻的設計！」

龍津道：「這都是我們國防部的最新設計，連我們『零零』組也沒有用過！」

馬獅龍道：「其實你打算我怎樣押比比安德遜回去？」

「直飛回香港！」

「那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不過，這一切都是有備無患！而且，雖說是直航，但仍有一些停站，我恐怕在停站中，會有一些痲煩！」

「我們只停東京？」

龍津點點頭。

馬獅龍再把東西檢視一番。

龍津道：「你押了囚犯到香港，自有美國領事館的人來接你，你交了人，把這一切東西也交還美國領事館！」

「他們會處理？」

「是的，不過你可以保留這件皮夾克，算是英國國防部給你的一件紀念品！」

馬獅龍合上了公文箱。

龍津道：「還有，你那支小手槍，一共有五十發子彈在內。」

馬獅龍又拿出了小手槍。

「你不用上子彈的，只要按動這小掣，子彈便會自動上膛，假若全部用罄，這手槍可作一個手榴彈！」

「手榴彈？」

「是的，你可以把手槍一扔，便有手榴彈的威力！」

馬獅龍站起來，問道：「機票上寫着，飛機是下午一時起飛？」

「是的，」龍津也站起來，看看手錶，道：「現在還有一些時間，你想做些什麼？」

「我想打一個電話！」

龍津道：「隨便！」

原來馬獅龍打電話給摩亞的女兒利碧加。

接電話的是利碧加。

馬獅龍道：「利碧加，我有要事立刻趕回香港，對不起，我沒有……」

利碧加接口道：「馬先生，多謝你的光臨，我和先父都感激不盡，爲什麼你不多留一會？」

「我突然有要事需趕回香港！」

「啊，也許我也會在日內到香港！」

「那好極了，你到香港時，要來找我！」

「好的，我的報社可能會派我去香港採訪！」

利碧加是個記者，馬獅龍是知道的。

他放下了電話。

龍津道：「我們起程吧！」

「可以先吃一些東西嗎？」

「我們到了機場才吃吧！」

馬獅龍沒有異議。

他們一起到了囚室，比比安德遜已經起來，情緒顯得十分安靜。

龍津道：「比比安德遜，這位是押解你回去的警官，你一切都要服從他！」

比比安德遜看了馬獅龍一眼，道：「押我往那裏？」

「到時你便知！」

「你不能這樣！我在英國，英國是個法治的地方，我有我的權利！」

「是的，你有你的權利，你可以去，或者不去！」

比比安德遜道：「我當然不去，我要找我的律師！」

「好，假若你不去，你便留在這地方，也許十五年後，你才會提堂！」

「什麼？十五年後才提堂！你這裏是間黑獄？」

「是的，這是你的權利！」

「假若我跟他去呢？」

「那要看你的造化！也許，你在美國會有更公平的審訊！」

比比安德遜沉默着，他沒有其他的選擇，他當然要屈服。

龍津道：「上路吧！」

馬獅龍道：「請你好好合作，我也不會難爲你的！」

比比安德遜白了他一眼。

他們一起上路。

龍津親自送兩人到希斯露機場，並且陪他們一起吃了一份午餐。

當他看到馬獅龍與比比安德遜入了閘，才吁了一口氣，放下心頭大石。

不過，接過大石的，却是馬獅龍。

他們坐在候機室。

因爲他們由龍津帶入，過關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飛機是在下午一時起飛，距離上機的時間已差不多。

比比安德遜道：「我可以吸烟嗎？」

馬獅龍並沒有反對。

比比安德遜深深地吸了一口煙，噴着烟道：「馬先生，你有十分豐厚的報酬？」

「由於押你回去這事？」

「當然是。」

馬獅龍也毫不諱言道：「是的！」

「他們給你多少，我雙倍給你！」

「這話你早已說過！」

「是的，只要你放過我，我會立即給你，現鈔或者是瑞士銀行的戶口！」

馬獅龍笑了，不再理會他。

比比安德遜道：「馬先生，其實你爲什麼一定要押我回去？」

「因爲你是一個危險的人物！」

「我是個危險的人物？」

「是的，你殺人無數！」

比比安德遜嘆了口氣：「有時，殺人也並非是萬惡不赦的！」

「有什麼比人的生命更重要！」

「你說得對，人的生命重要，這點我也承認，不過，殺一個人，而拯救了千萬人，那又如何？」

一時之間，馬獅龍爲之語塞。

比比安德遜又道：「我殺了一個人，却阻止成千上萬的人被屠殺，那我殺人並非萬惡！」

「那你是救世主？」

「我沒有這麼說過！」

馬獅龍不想再與他辯駁下去。

忽然，候機室內的人都哄動起來，馬獅龍一看，才發覺電視機打出了一個通告——

有三班快要起飛的飛機都要暫停。

其中是包括了馬獅龍所乘的一班。

比比安德遜在微笑。

馬獅龍問道：「你笑什麼？」

「我笑你！你這個傻瓜，你永遠不能把我押往美國！」

「我並不是押你往美國！」

「那麼我們去那裏？」

「香港！」

比比安德遜聽了，臉露一陣緊張的神色，但很快便恢復了原來的鎭定。

「無論什麼地方，也不可以！」

「你這樣誇口？」

「是的！你看，我們所乘的飛機延遲了，可能會延遲三兩天也說不定！」

馬獅龍並不相信他的一派胡言。

「你看，外面霧濃，天也助我！」

「荒謬！」

「我並不是憑空說大話，你試試打聽一下，班機延遲，定是有炸彈或其他的恐嚇！」

「你手下的人所做？」

「我不知道。」

比比安德遜當然知道。

「你們做了手脚，我便不可以押你回去？」

比比安德遜驕傲地點點頭。

「我就是不信邪！」

「等着瞧吧！」

馬獅龍心裏有氣，但一時之間，實在沒有什麼辦法，候機室內的人互相傳言着，果然，機場接到恐嚇的電話，有人放置了炸彈在機上。

而且是在馬獅龍所乘的一班。

看來比比安德遜並非胡言亂語！

馬獅龍看着比比安德遜的驕傲神色，實在是氣在心頭！可是，那又有甚麼辦法？

唯一安全而又可靠的辦法，便是在這候機室內呆等。

人羣開始疏散。

有個別的航空公司宣佈，讓乘客多留在倫敦幾天，因爲班機的押後是無期的。

比比安德遜雖然沒有說話，但看他安詳的神態，使馬獅龍實在無法忍受。

假如離開機場，入住酒店，比比

安德遜的人一定會來，而且會大規模的來。

只有離開倫敦，才可以避開他們。

抓着比比安德遜並非一件易事，千萬不能又讓他逃離。

馬獅龍忽然心生一計——離開倫敦再算！

離開倫敦，最近的地方是法國。到了法國，一樣可以乘坐班機回香港。

於是，他立即帶着比比安德遜，乘計程車前往氣墊船碼頭，碼頭有許多人，幸好班次頻密，他們隨着人羣上了船，一路上，馬獅龍十分小心，並沒有發生甚麼事。

離境的手續很容易辦妥，也沒有甚麼難題，看來龍津給他們的護照十分有效。

氣墊船安穩地駛過了英法海峽。登岸之後，馬獅龍立即致電旅行社，購買立即離法回港的直接航班機。

但是，得到的答案却是晴天霹靂！

因爲法國的機場也是封閉了，原因也像英國一樣，一方面是天氣惡劣，另一方面是接到恐怖份子的恐嚇。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

比比安德遜道：「你應相信我的話！」

馬獅龍沒有回答。

他又道：「在法國，我也有足夠的力量！」

馬獅龍氣在心頭，恨不得打他幾拳！

比比安德遜道：「馬先生，你需要甚麼也可以，只要你放我走。」

「不！」馬獅龍斬釘截鐵道。

比比安德遜道：「馬先生，我知道你是個正義的人，不過，我的要求是十分私人的。」

「甚麼私人的？」

「我這麼匆忙的離開，有好幾件事我沒有辦妥，這令我的手下及家人十分不安！」

「哼！」

「尤其是我的小兒子！」

「你的小兒子？」

「是的，他剛學懂說話，明天便是他二週歲的生日，我答應過買一隻大玩具熊給他的！」

「你是個好父親？」

「我不知道！我只記得我小時候，甚麼也沒有，不要說玩具熊，連母親也沒有。」

「不要說些令我感動的話！」

「不，那不是編出來的故事，是事實，而今我有能力，我永遠不能讓孩子失望。」

馬獅龍望着這狡猾的矮小男子，實在不相信他也有柔情的一面。

「馬先生，你讓我先回去，然後我再跟你去美國！」

馬獅龍聽了，幾乎笑了出來。

可是，比比安德遜却是一臉誠懇嚴肅。

馬獅龍道：「你在發白日夢！」

比比安德遜頹然坐了下來道：「是的，我在發白日夢！」

馬獅龍並不理會他，心下只盤算着！如何離開這地方，雖然這地方已是法國，但英法兩地一衣帶水，比比安德遜仍有足夠的勢力擺脫他，只要他能夠通知他的伙伴。

可是，沒有飛機，有甚麼辦法？

忽然，馬獅龍想出一個荒謬的辦法——

火車！

整個歐洲大陸，也有火車連貫，先乘火車遠離英法，直到任何一個國家，一有飛機乘搭，便立即上機！

這辦法雖好，可以暫時擺脫比比安德遜的勢力，不過，那實在是充滿冒險。

然而，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假若再拖下去，比比安德遜自然有辦法通知他的手下，那時，麻煩可大了。

他決定這樣做，但他並沒有通知比比安德遜。

他們來到了火車站。

比比安德遜是個十分聰明的人，一來到火車站，他便想到馬獅龍的想法。

比比安德遜道：「乘火車？這次輪到你發白日夢了！」

「爲甚麼？」

「你們中國人有一句說話——夜長夢多！」

「我害怕？」

「假若你不害怕，你也不急於離開！」

馬獅龍並沒有理會他的嘲諷。

他用信用卡買了兩張車票，目的地是西班牙。

比比安德遜見他買了車票，知道他是下定了決心，於是，他又改了態度，懇求馬獅龍道：「我以後也看不到我的兒子了，你讓我……」

「廢話！」

「好，你讓我一步？」

馬獅龍並沒有理會他。

比比安德遜突然走近一個電話亭，並且提起那電話，道：「馬先生，請答應我唯一的要求！」

馬獅龍看看四周，假若他發蠻起來，在火車站內大吵大嚷，那也難以收拾。

「你想怎樣？」

「我想打一個電話給我的兒子。」

馬獅龍猶豫着。

「只是說一句快樂生辰！」比比安德遜的臉上，充滿着渴望。

「好，由我打！」

「可以！」比比安德遜說出了電話號碼。

「找誰？」

馬獅龍與比比安德遜在車廂內激鬥。

「先找我的太太，然後叫她讓孩子和我說話！」

「你不要弄甚麼花樣！」

「不會的，我只希望聽聽他的聲音。」

馬獅龍一時之間，竟有些同情這個柔情的父親。

他依號碼撥了電話，經過一番轉折，他終於找到比比安德遜的太太。

馬獅龍道：「你的孩子明天生日？」

「是的，你是誰，你怎知道？」

看來比比安德遜並非吹牛。

「你叫孩子來聽！」

「不，你是誰？你和安德遜在一起？你是他的甚麼朋友？爲甚麼他不回來？」

一連串的問題。

馬獅龍截斷她的話，道：「你叫孩子來，否則我便放下電話！」

那邊仍然傳來一連串的囉嗦。

「你再囉嗦，孩子可能以後也聽不到父親的聲音！」

終於，她抱來了孩子。

電話筒傳來一陣咿呀的聲音，是孩子的聲音。

「快給我，快給我！」比比安德遜興奮得要搶過電話，馬獅龍却按着電話，道：「別弄花樣！」

比比安德遜拚命點頭。

馬獅龍遞了電話給他。

「比比，比比！」

馬獅龍一手按着掛電話的地方，只要他多說一句無關的話，他便會按下，中斷電話。

「你明天生日，我定會送來玩具熊，假若我送不到，我也會托人送的。」

他又一連說了幾句「比比、比比……」

最初的時候，馬獅龍也不明白「比比」是甚麼意思，後來才發現，「比比」其實是嬰孩的意思。

他不斷的叫着「比比」。

忽然，電話中斷了，但並不是馬獅龍按下，而是對方按斷的，可能是孩子好玩，一手按下。

馬獅龍也立刻按下了電話。

比比安德遜又再叫了幾聲「比比、比比」，但對方再沒有聲音，只好放下。

他一臉無奈，並略帶憂鬱。

「上車了。」

比比安德遜並沒有反抗，頹然的跟着馬獅龍。

這時，時間已是黃昏，火車站上的人並不多，沒有進入月台前，左右兩旁都有一些攤檔。

馬獅龍買了一份報紙。

比比安德遜忽然叫道：「那邊有玩具熊！」

馬獅龍沿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果然，那邊攤檔裏，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玩具熊。

「我想買一個！」

「買來做甚麼?」

「送給我的兒子!」

「怎樣送?你不會逃離我的!」

「我知道……不過，我先買下，明天到了其他火車站，我用郵寄的方法寄回去。」

馬獅龍不想令這位柔情的父親太失望。

他自己沒有孩子，但也明白他的心情，他想起自己幼年時，父親千方百計令自己開心。

「好，就讓我送給你的孩子作爲生日禮物。」馬獅龍道，並且立即與他前往攤檔，買了一隻小的玩具熊。

比比安德遜想買一隻大的，不過，他明白當前的處境，也高興地接受了。

比比安德遜抱着小玩具熊，像一隻羔羊似的跟着馬獅龍上了火車。

他們所購的是臥卡。

房內有一張上下格床，並有私人廁所。

火車開行之後，他們便到餐卡吃晚飯。

車上並沒有甚麼可疑的地方，也沒有甚麼可疑的人物出現，馬獅龍總算安心下來。

經過一天的擾攘，馬獅龍感到十分疲倦。

他對比比安德遜道：「委屈你一下。」

他一手推了他入廁內，並拿出一個小小的手銬，把他鎖在廁所內。

「我先睡，假如你睡得着，也可以在這裏睡!」

比比安德遜並沒有甚麼抗議，只道：「你把那玩具熊給我，陪陪我!」

馬獅龍給他幼稚的行爲弄得笑了，便把玩具熊抛給了比比安德遜。

馬獅龍躺在床上，本想先看一會報紙，但火車搖動着，不久便睡着了。

他實在不知睡了多久。

忽然，他在睡夢中，感到一陣寒意。

他張開眼睛，只見窗簾飄動，看來這窗門被震開了，他立時起床想去關窗。

就在這時，他看到一個身影。

他撲向馬獅龍。

是比比安德遜的身影。

馬獅龍連忙一閃滑下了床。

比比安德遜一撲落空，身未穩地，又再轉身，攻向馬獅龍。

馬獅龍格開他的來勢。

想不到比比安德遜却並不是攻擊他的上盤，而是掃他的雙腿。

一時之間，馬獅龍重心頓失，倒在地上。

比比安德遜一脚踏下，踩着馬獅龍。

馬獅龍躺在地上，火車上的房間十分狹窄，根本沒有甚麼迴避的地方，他只有向上一拳。

比比安德遜無法不護着下陰，縮脚退後，馬獅龍乘勢躍起。

比比安德遜又一掌劈下。

馬獅龍一手格開，一拳打在他的腹部。

他殺猪似的叫了一聲。

比比安德遜雖然十分痛楚，但拳頭並沒有慢下來，他一拳打出，打向馬獅龍的太陽穴。

一時之間，馬獅龍無法躲開。

他感到一陣暈眩。

比比安德遜一脚踢起，馬獅龍在毫無抵擋之下，飛身向衣櫃撞去。

比比安德遜連忙衝上，一手按着馬獅龍的頭，撞向衣櫃，馬獅龍又一陣暈眩。

比比安德遜立時拉開左邊衣袖，露出手錶，他一手繞過馬獅龍的頭，用指甲拉開那錶的「錶的」，一拉之下，竟是一條長長的鋼絲。

馬獅龍雖是暈眩，仍有知覺。

當他感到頭部有冰涼的感覺，便心知不妙，他一甩衣袖。

那柄刀已從衣袖內滑下。

而比比安德遜已收緊鋼絲，便要勒斃馬獅龍。

馬獅龍把刀鋒向後一推。

比比安德遜大叫，鋼絲更緊，但馬獅龍再推一刀，比比安德遜雙手鬆開。

馬獅龍立時竄離了他的雙手。

他橫揮兩刀，比比安德遜退後。

馬獅龍便要下殺着。

突然，廁所門開了，比比安德遜手持着一支手槍，叫道：「停手!」

馬獅龍呆了。

爲甚麼有兩個比比安德遜?

與自己格鬥的是比比安德遜，手持手槍的也是比比安德遜!

他以爲自己眼花。

但的確是兩個人，兩個一模一樣的人，一模一樣的比比安德遜!

那個在廁所的比比安德遜慢慢的走出來，用手槍指着馬獅龍道：「馬先生，不用驚惶，冷靜下來!」

馬獅龍如何冷靜下來，也不能明白。

「對不起，馬先生!」另一個比比安德遜一手推了馬獅龍入廁所之內，然後用手銬銬着馬獅龍。

在手槍的威脅之下，馬獅龍無法反抗。

他們關了廁所門。

馬獅龍用手一扯，手銬十分牢固，反而使他手腕異常疼痛，不過，他既是手銬的主人，自然有開手銬的辦法。

他用左手從衣領內抽出一條小小的鋼絲，弄了兩三下手脚，手銬便應聲而開。

馬獅龍衝出了廁所。

這時，兩個一模一樣的比比安德遜正想離開。

馬獅龍一個撲身，抓着最近的一個比比安德遜。

雙方猝不及防，完全在馬獅龍那柄小刀的控制之下。

「你走吧!」那人驚叫。

另外一個比比安德遜已跨了出門半步。

「你再走一步，我便插下!」

「不用理會我，比比需要你!」

那人猶豫着，不過，他最後仍是一咬牙齦，便拔腿往外跑，但仍傳來他的聲音：「我會回來的!」

馬獅龍眞想一刀插下。

那人閉上了眼睛，似乎是願意承受這一刀，這一刀也許是致命的，但他仍然甘心承受。

「他會回來的!」他見刀子並沒有插下，只微睜開了眼，說了這一句。

馬獅龍一手推開他。

這一推力量非常大，使他連作滾地葫蘆。

當他穩身之時，馬獅龍手上已握了一柄小槍。

「他一定會回來的!」

馬獅龍冷笑了一聲，問道：「你究竟是誰?」

那人索性坐在地板上，道：「我是比比阿基拉!」

「比比阿基拉?」

「是的，我是他的孿生兄弟!」

馬獅龍聽了，心下才明白過來，世間上竟有那麼相似的人，除了孖生兄弟之外，還會是甚麼?

「你來救他?」

「是的，我們兄弟做事，一向共同進退!」

「你怎知我們乘火車?」

「因爲他曾打電話回家!」

「我一直在旁，他根本沒有辦法通知你們!」

「當他和他的兒子說話時，他已通知了。」

「我不明白!」

比比阿基拉道：「他用說話逗弄孩子的時候，說了很多次比比、比比……」

「那代表甚麼?」

「那是另一外種摩氏密碼!」

馬獅龍心中實在佩服這個天才的罪犯。

「因此你來了!」

「我當然要來救他!」

「不過，你救了他，反而累了自己!」

「不會的，他看了孩子之後，一定會回來。」

「他要是回來，也找不到我們了，我們可能已上了飛機，在大西洋的上空!」

「他也是會來的!」他的語氣是那麼堅定。

馬獅龍不再與他爭辯，忽然，他想起康橋的偷襲者。

「你在康橋襲擊我?」

比比阿基拉點點頭，道：「你的功夫實在了得，我與很多中國人較量過，只有你才是料子!」

「其實我與你見過幾次面了!」

「是的，我們兄弟不單面目相似，行動也相似。」

「怪不得你們手持雙色鬱金香。」

「是的，我們便是雙色鬱金香，其實我們早已給了敵人很多暗示，可惜他們却不明白。」

「甚麼暗示?」

「雙色鬱金香既罕有而名貴，一枝花莖却有兩朵不同的花，除了代表我們兄弟之外，還可以代表甚麼?」

「那些國際上的罪案，都是你們二人同犯?」

比比阿基拉點點頭，得意地道：「其實你拘捕了我，與拘捕了我的哥哥，並沒有甚麼分別。」

馬獅龍實在想不到，這個世界知名的罪犯，身份竟是如此複雜，怪不得在很多不同的場合，弄到人們眼花撩亂，不知就裡!

「你願意代他受罪?」

「不，他會回來的!」

「你有這麼大的信心?」

「有。」

馬獅龍見他移動身體，立時抽起手槍指着他，道：「你勿作妄想!」

「我知你是個厲害的人物，我不想自討苦吃，我一定會等他回來，等我自由之後，我們仍有機會較量!」

馬獅龍並不相信比比安德遜眞會回來，雖然他們是孖生兄弟，但現代人有幾個是守諾言的?

兄弟又怎樣?

馬獅龍道：「其實，他留下你回去，已沒有顧念兄弟之情!」

「你不用挑撥我們兄弟的感情!」

「那麼，他回去做甚麼?」

「你早知道!」

「眞的回去爲他的兩歲兒子慶祝生日?」

比比阿基拉點點頭，他的表情竟是堅信不移，而且認爲這是天經地義似的!

「他有很多兒子，也有很多太太，不過，他是個至情至性的人!」

馬獅龍沒有作聲，但臉上的表情却明明表示了他的不相信。

比比阿基拉半帶自言自語道：「這也難怪你，我們是罪犯，你是正義之人，怎會明白!」

「你們不僅是罪犯，而且是狂魔!」

比比阿基拉先是呆着，然後是狂笑。

「你笑甚麼?」

「我們是狂魔，他們是甚麼?」

「你指誰?」

「是創造與策劃一切武器與戰爭的人，他們只要按動其中一個按鈕，便會殺死千萬人，我們算甚麼?」

「你們涉嫌殺了很多參與『星球大戰』計劃的人!」

「是的，他們是罪惡的根源，也是全人類的死敵，沒有了他們，我們整個世界才得到暫時的安寧！」

「我不明白！」馬獅龍道。

「這並不是普通人可以明白的！」

比比阿基拉的臉孔，突然變得嚴肅起來。

「我們是多重間諜，既出賣情報給北極熊，也把北極熊的情報賣給美國，表面上我們爲錢是多麼可恥，但你仔細想一下，假若沒有了我們，這多年來，他們能否保持均勢！」

「怎麼保持均勢？」

「他們在第一時間互知了對方的新發明、新武器，立刻製造，誰也勝不了誰！」

馬獅龍開始有點明白！

假若沒有了這些雙重間諜，只要任何一方有了突破而對方不知情的話，那麼，我們的世界，比現在的更可悲百倍！更可怕千倍百倍！

比比阿基拉有點疲倦，索性躺在地板上！

馬獅龍拉開些小窗簾，只見東方發白，轉眼又是天明了。

「比比阿基拉，我暫時不和你爭辯這問題，你說你哥哥一定會回來，我就是不相信！」

「事實勝於雄辯！」

「你我都需要休息，你進廁所吧！」

比比阿基拉並沒有甚麼異議，他竟然伸出手任馬獅龍銬着。

「在我哥哥未回來之時，我不會向你襲擊的，不過，當我哥哥回來，你一定要還我自由，與他交換！」

馬獅龍道：「你這麼合作，我也會合作，不過，我不會停下來，假若你兄長不來，我便押你回去！」

「他一定會來的！」

火車在搖晃中過了白天。

當黑夜來臨時，還沒有甚麼異動！

他們經過了十多個車站，可是這些都是一些小鄉鎮，並沒有飛機往東方的。

馬獅龍自己往餐車進餐，並且帶回來一些食物給比比阿基拉。

比比阿基拉有些感激。

馬獅龍與這一雙孖生兄弟相處過，發覺他們二人面貌相同，其實有很多地方是不相同的。

比比阿基拉十分健談。

「你們爲甚麼會變罪犯？」

「我們是罪犯？是的，那是一般人的眼光，我們出身困苦，甚麼生活沒有捱過，因此，我們需要錢，錢驅使我們做任何的事情！」

「你說過你們不爲錢！」

「是的，我們現在不爲錢，因爲我們早已有足夠的錢，不單供給我們好好的活這輩子，還可以供給我們的後人好好活幾輩子！」

「那麼，你們仍做這些卑劣的買賣？」

「我早已向你解釋過，我不想再說，但最主要的並不是爲錢，當金錢太多的時候，那只是一個數字，並沒有眞正的意義！」

「你在說笑！」

「不！我們有足夠的錢，但有很多人沒有——例如非洲的人！」

「那些饑荒的人？」

「是的，其實，他們受饑荒之苦，並非是他們之過，你想想，他們生下來，並沒有其他選擇。」

「他們懶，沒有努力掙扎！」

「你說得多麼輕鬆自然！我明白你很勤力，你有努力掙扎，因此你不用捱餓，不過，你生來幸運，你在一處有機會讓你勤勞、讓你掙扎的地方！只是，假若你生在非洲，一下地便營養不良，你沒有氣力，我看你怎樣掙扎，怎樣勤勞起來！」

這也是道理。

比比阿基拉又道：「前幾天，你有沒有看過電視新聞？一個從海底發射上來的飛彈，因試驗失敗，上了半空，便像烟花般自行爆炸了！」

「那表示甚麼？」

「你知道這一爆炸，丟去了多少金錢？二億多美元！你說二億多美元，可以餵飽多少人？」

「你是個人道主義者？」

「我不是甚麼主義——我只是個人，我受過苦，知道受苦人的感受，因此我們要拯救他們。」

「救世主？」

「不，這世界實在太多不公平，救世主再來也救不了的。」

馬獅龍聽了這話，實在感動。

經過這一番談話之後，馬獅龍對這一雙孖生兄弟、這國際知名的『雙色鬱金香』，有另外一番的看法。

「你們把錢給了非洲？」

「有一部份。」

「其他呢？」

「你們東方人也好不了多少。」

「我們仍可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根據統計，無數的亞洲人，一日只可賺一美元，這種生活，比狗好不了多少。」

馬獅龍知道他並非在胡扯。

我們黃皮膚的人，比那些黑皮膚的人好不了多少。

他感到一陣難以形容的悲哀。

「那麼，你們是大好人？」

「不，我們不是好人，因爲我們是多重間諜，我們出賣人，我們幹的是卑鄙的勾當。」

「但你們也救人。」

「我們救不了多少，只是一些心意。」

「那你們認爲自己是甚麼？」

「我們也不知道，但我們只知道，我們與那些舉足輕重的世界巨頭，無論是好是壞，都是不相伯仲。」

馬獅龍實在同意他的話。

忽然，後面有人敲門。

馬獅龍示意他退入廁所，自己手握手槍。

「進來。」

推門入來的，竟是比比安德遜。

他關了門之後，高舉雙手，道：「我回來換我弟弟的自由。」

馬獅龍實在不相信這是事實。

但事實却擺在眼前。

比比安德遜滿臉光采，似乎是過了一段快樂的時光。

「爲孩子開了生日會？」

「開過了，他們都很高興。」

比比安德遜又轉向馬獅龍道：「馬先生，你放了我的弟弟，我會跟你走。」

忽然，馬獅龍心想：「這兩位一體的人，何不一起拘捕？」

不過，這念頭只是一閃即逝。

帶一個計時炸彈在身畔已是難於應付，何況要帶兩個？那實在是自作孽！

「好。」

比比阿基拉從廁所出來。

他慢慢走近馬獅龍，伸出雙手，讓他解開手銬。

馬獅龍高舉手槍，示意比比安德遜動手。

比比安德遜開了他弟弟的手銬，兩人擁抱了一會。

「我眞不知如何感激你！」比比安德遜道。

「不要這麼說！」

比比阿基拉竟然爲兄長扣上手銬，然後向門處退出，並道：「馬先生，後會有期。」

他閃身出外，馬獅龍追上。

外間已沒有了比比阿基拉的踪影。

「多謝你照顧了我的弟弟兩天。」

比比安德遜一邊說，一邊退回廁所。

馬獅龍聽了，有點啼笑皆非的感覺。

「你眞的專程回去，慶祝你小孩子的生日？」

比比安德遜似乎有點詫異道：「你以爲我去做甚麼？」

「我以爲你……」馬獅龍沒有說下去。

「我想，這兩天之內，你知道關於我們的事一定不少，你明白我們嗎？」

馬獅龍道：「你的弟弟是個健談的人。」

「是的，他比我懂得說話。」

「對了，我有一個問題——你怎追得上我？」

「那是易事，我們有私人飛機。」

「爲甚麼你要回來？」

「爲甚麼？我一定要回來，因爲他是我的弟弟，就算他不是我的弟弟，我也會回來，因爲我們都是重諾言的人。我被你拘捕，是我的不幸，沒有理由連累他，我離開，只因我有要事。」

「你一定找了一大批拯救你的人？」馬獅龍說了這句話之後，才感到後悔。

「不，我已吩咐我的家族，不用來救我。」

「爲甚麼？」

比比安德遜並沒有回答，只是兩聲乾笑。

過了一會，比比安德遜才道：「我的家族不會來，並不代表沒有其他人。」

* * *

這次，輪到馬獅龍不作聲。

火車飛快的橫跨了法國的大陸，一路上並沒有甚麼事情發生，屈指一算，已是三天的火車路程。

第四天，火車來到了一個叫納波的市鎮，這地方十分繁盛，人口也衆多。

馬獅龍從車站的人員口中探到，這地方附近有一個小型機場，可以乘搭飛機往西班牙的巴塞隆拿，然後可以轉乘大機到香港。

馬獅龍當然不想放棄這個地方。

於是，他帶着比比安德遜下了火車。

比比安德遜追問馬獅龍的去向，馬獅龍並沒有回答他，他顯得有點煩躁。

下了火車，他們便乘計程車直往機場。

其實那並不是甚麼機場。

一條相當直的泥路便是跑道，機場並沒有班機往巴塞隆拿，除非要等半個月以後。

馬獅龍聽了，十分失望，早知如此，倒不如繼續坐火車，可是，回去火車站又是費時失事。

在咖啡室內，他們才知道這機場是有小型飛機租賃，飛往巴塞隆拿的。

馬獅龍問那唯一的職員，發覺價錢十分昂貴，不過，馬獅龍仍然決定租那小型飛機，因爲逗留在這地方相當危險，他害怕比比安德遜的家族會追來，或者他在各地的好友，也會聞風而至。

患難與共　相互扶持

他們來到機場的辦公室。

裡面只有兩個職員——一個女的，相當漂亮，負責接聽電話，另一個是男職員。

他們議好了價錢。

那男職員帶他們來到了一個小飛機庫。

天呀！馬獅龍還以爲是甚麼小型飛機，原來是一駕四座位的練習機。

那職員道：「你們不用擔心，我們是提供機師的，你們只要安坐後面，一會便到巴塞隆拿了。」

比比安德遜摸摸那機身。

機殼相當殘舊。

那對機翼是用帆布造成，看來承受不了多少風險。

「太危險了。」比比安德遜歎道。

馬獅龍也有同感，不過他並沒有說出來。

「你們怕？你們有飛行恐懼症？」那職員問。

比比安德遜道：「我沒有，也不怕，至於他，他是有點害怕。」

馬獅龍瞪了他一眼。

那職員道：「既然你害怕……」

馬獅龍道：「我不怕。」

「好了，你們等一會，機師來了便起飛。」

那職員說完便離開。

兩人上了小飛機，坐在機師位的後面。

一會，一個機師打扮的人來到，這人身材十分纖瘦，頭戴飛機師的帽子，並有一副眼罩。

他上了飛機，發動了引擎，一直沒有說話。

飛機滑過跑道，平穩上升。

馬獅龍與比比安德遜都十分緊張，並沒有注意那機師，直到飛機到了半空，他們才安心下來。

那機師脫下了帽子與眼罩。

一叢金色的秀髮如瀑布般瀉下。

這個機師竟是個女的。

「怎麼？你是個女人？」馬獅龍忍不住叫道。

那女人回過頭來，道：「女人不可以駕駛飛機？」

馬獅龍一看，原來這女子，便是機場辦公室內聽電話的女職員。

看來這女人眞是萬能。

比比安德遜立時抓緊了椅背。

那女機師道：「不用緊張，我有幾千小時的飛行經驗，來回巴塞隆拿幾十次，沒有一次有危險。」

馬獅龍看着她，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莎蓮娜。」

「這旅程要多少時間？」

「大約是三個小時！看來今天天氣良好，會比較快一點到的。」

馬獅龍看看比比安德遜，道：「你坐過這種飛機嗎？」

比比安德遜搖搖頭，低聲問道：「你眞的不怕？」

馬獅龍勉強的搖頭。

這時，飛機飛入雲層，忽然下降。

兩人立時叫了起來。

莎蓮娜立即笑了起來，道：「不用怕，兩個大男人，這是平常之極的事，空氣中有不同的氣流，正如海上有大小不同的波浪。」

他們仍沒有搭訕。

飛機在一陣一陣的雲氣或是霧水中穿過。

下面的田野，看來好像是假的。

「你們不用害怕，我這飛機也有足夠的安全設備，假如有甚麼……椅下有降落傘！」

兩人立時檢查椅下，果然有兩個降落傘，不過，不知是否日久沒用，滿積塵埃。

莎蓮娜續道：「這種降落傘極爲容易操作，就像穿上救生衣便可！」頓了一頓，又道：「你們可以試穿一下。」

馬獅龍並沒有動，比比安德遜也沒有動。

兩個大男人心裡十分驚懼，但沒有理由在一個女人面前失威。

飛機進入了山區，因此飛機也升高了很多。

機內是一片沉默。

忽然，莎蓮娜回過頭來。

馬獅龍與比比安德遜也回過頭來。

在羣山之中，似乎有一架直升機，並且緩緩上升。

莎蓮娜自言自語道：「這附近很少有直升機，而且是這種型號的。」

「甚麼型號？」馬獅龍問。

莎蓮娜沒有回答，而那直升機也漸近。

馬獅龍已可以看得清楚，那是一架戰鬥型的直升機，正直迫他們。

莎蓮娜忽道：「坐穩。」

飛機突然上升，使兩人有點大驚失色，幸好他們都能保持鎭定，雖然面色是比較蒼白一點。

直升機並沒有慢下來，而且也隨着上升。

莎蓮娜道：「這直升機有敵意。」

直升機突然射出了一排子彈，雖然並不是直射機身，但很明顯是向他們警告。

莎蓮娜問道：「你們的仇家？」

馬獅龍道：「是的。」

比比安德遜道：「不是。」

莎蓮娜問：「究竟是甚麼？」

另一排子彈又射過來。

馬獅龍道：「小姐，你有作戰經驗嗎？」

「沒有，但我想有。」

「好，你慢下來，讓他們迫近。」

莎蓮娜依言。

「推開一點窗。」

馬獅龍已從袖中拿出小刀及小手槍。

直升機極近他們，機上兩個人正用手勢示意他們降下，莎蓮娜並沒有理會。

比比安德遜却道：「小姐，快降下去，否則我們命不久矣。」

馬獅龍把小手槍內的子彈弄出來，把小刀內藏的一顆燃燒彈放進手槍膛內。

「準備好了沒有？」

「你意思是……」

「當我向他們發射之後，你全速飛行。」

「可以。」

莎蓮娜有點緊張，但十分興奮。

馬獅龍把手槍的管口伸出窗外，

其實他也沒有這種作戰經驗。

他瞄準，發射。

「砰」的一聲。

直升機十分機警，突然上升。

空中發出一陣火光，這燃燒彈十分厲害，可惜並沒有射中。

接着直升機下降，又射來一排子彈。

這次，子彈擊中機身一些部份。

比比安德遜叫道：「不要射了，我們下降，看看他們有甚麼要求。」

馬獅龍立時發覺，這直升機可能是來救他的人，假若降下，自己也可能脫不了身。

「莎蓮娜，我們再來合作一次。」

「好！」她把飛機放緩。

直升機又迫近。

馬獅龍又放了一顆燃燒彈在小手槍之內。

當直升機一迫近，他便發射。

可惜的是，飛機上下移動，根本無法瞄準。

又一次落空。

對方的子彈也如雨下。

機身一連中了幾下，有點震動。

比比安德遜道：「他們只要我們降下，不會傷害我們的，我也不想兩位陪我死去。」

馬獅龍道：「我却要你陪！」他又轉向莎蓮娜，道：「小姐，再來一次。」

這次，馬獅龍並不發燃燒彈，他要先射一顆煙霧彈，讓對方墮入煙霧之中，才再瞄準。

煙霧彈一出，果然煙霧瀰漫，不過，馬獅龍的估計錯誤，他們的飛機，也入了煙霧之中。

一片白茫茫，他們只能聽到對方的機聲。

馬獅龍猶豫，要不要盲目再發射最後一顆燃燒彈？

假若又再失敗，他們便再沒有攻擊的能力了。

但他沒有其他的選擇。

他決定再射。

煙霧漸漸擴大，而且開始稀薄，當馬獅龍一看見對方的模糊機影，他便發射。

「砰」的一聲。

一陣火光揚起。

莎蓮娜叫道：「中了。」

那直升機果然着了火，急速下墮。

不過在下墮之際，他們也發射了一排子彈。

比比安德遜驚呼：「中了，中了！」

一顆子彈穿過了機身，射入了他的腿部。

機身開始極其不穩定。

馬獅龍道：「怎麼了？」

莎蓮娜道：「還可支持。」

接着，前面是一聲爆炸及刺目的火光，那直升機在一瞬之間，已是支離破碎，向下墮去。

馬獅龍吁了口氣，莎蓮娜也是如此。

只有比比安德遜按着傷口，鮮血溢出他的指間。

忽然，莎蓮娜道：「我們也好不了多少。」

「怎麼了？」

「快穿降落傘。」

飛機急速向下墮。

馬獅龍與莎蓮娜穿上了降落傘。

「你想死？」馬獅龍向比比安德遜道。

「不！」

「還不穿降落傘？」

比比安德遜才如夢初醒的放開了按着傷口的手，穿上了降落傘。

「準備好了？」

其實莎蓮娜也不再理會他們準備好了沒有，一拉開機門，便推比比安德遜下去。

馬獅龍也沒有猶疑的躍下。

莎蓮娜是最後一個跳下。

當馬獅龍想張開降落傘，却見比比安德遜急速下降，好像扯不開降落傘。

馬獅龍立時停止了扯開，向他飛去。

莎蓮娜也向比比安德遜飛去。

他們飛近，馬獅龍一扯，比比安德遜的降落傘立時張開，馬獅龍才安心下來。

他立時扯開自己的降落傘。

可是，降落傘並不能張開。

他急速下降，他只感到自己的心，似乎飛出了體外。

莎蓮娜的傘也張開了。

馬獅龍向空中一抓，似乎抓着了一些東西。

那是比比安德遜的脚！

幸好比比安德遜是個個子矮小的人，身體並不重，加上馬獅龍也不過重。

降落傘徐徐降下。

當他們下降到地面，却不見了莎蓮娜，這可能是上空風勢大，她被吹到其他地方降落了。

他們等了一會，不見莎蓮娜的踪影。

馬獅龍看看附近的環境。

遠近看來都是一片荒山，人煙稀少。

他們脫下了降落傘，便向遠處一條好像是公路的地方進發。

「這是甚麼地方？」馬獅龍問。

「我也不知道。」

其實這發問與回答也是多餘的，有誰會知道這鬼地方？就算莎蓮娜在，也不會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他們望着那遙遠的公路，行了兩個小時。

山路非常崎嶇，有些地方根本沒有道路，連一條小徑也沒有，因此，他們感到非常疲倦。

可是，公路仍在十分遙遠之處。

再行多一個小時，他們實在無氣力再行，便在一處山洞歇息。

比比安德遜坐了一會，道：「我去找水。」

馬獅龍也站起來。

「你不必怕我逃走！你看這鬼地方，我會逃到那裏？沒有你，我也難生存。」

馬獅龍聽了，也覺得他的話並非無理。

不知道要走多久，才到那公路？就算走到那公路，又不知要等多少時間，才有一輛車子經過。

比比安德遜去了一會，便匆匆回來，叫道：「那邊有一條溪水，快過來。」

馬獅龍立刻走過去。

轉過了一個山坳，果然是一條山溪。

溪水十分急速。

他們跳進了溪水，清涼的山水，使他們精神爲之一振。

比比安德遜道：「這小溪不知流向甚麼地方？」

「鬼知道！」

「我們沿着這山溪向下走，可能有其他發現。」

馬獅龍並沒有反對。

兩人沿着山溪向下走，不久，山溪漸漸擴闊，而地勢也較爲平坦。

這山溪已擴展成一條小河。

河面越來越闊。

附近也開始有些簡陋的房屋，可是，這些房屋並不是民居，而是一些山嶺獵人築來過夜用的。

他們找着一間較爲像樣的。

裏面並沒有甚麼東西，但炊具總算齊全。

比比安德遜道：「看來我們也要在這地方過一夜了，肚餓嗎？」

馬獅龍一直沒有肚餓的感覺，但當比比安德遜一提起，他便感到腹如雷鳴。

「那又怎樣？」

「吃野味。」

「你簡直是妙想天開！」

比比安德遜摸摸自己的口袋，他找不出甚麼，問道：「你的小刀呢？」

馬獅龍摸摸衣袖，小刀仍在那裏。

「怎樣？」他拿出了小刀。

「你跟我來。」

他們出了木屋，轉到山後。

「給我小刀。」

馬獅龍有點猶豫。

「你眞的想吃野味？」

馬獅龍把小刀遞與比比安德遜。

他示意馬獅龍蹲下，他自己也蹲下。

然後，他用口唇發出了一些聲音，那並非是口哨，而是似一種鼠叫的聲音。

馬獅龍不知他弄些甚麼玄虛。

忽然，他停了聲音。

馬獅龍想出聲，但被他示意閉口。

他似乎十分集中精神的搜索着，不過，馬獅龍小心看遍四週，也看不見甚麼。

就在這時，比比安德遜把刀飛出。

那邊傳來一陣嚎叫。

比比安德遜飛竄過去，從矮樹叢中抓着一隻好像小狗的東西出來。

那並不是小狗，而是一隻山貓。

那山貓被飛刀貫胸。

「野味！」

馬獅龍沒有吃過這樣的野味，但總比空着肚子好。

比比安德遜拿回了小刀，又在附近劈了一枝長樹枝下來。

「又做甚麼？」

「今晚只得一味，似乎不夠。」

只見比比安德遜把小刀縛在樹枝之上。

「來。」

比比安德遜拖着那山貓，奔向山溪。

山溪的水勢本是十分湍急，但來到一地勢較平坦之處，却水平如鏡。

比比安德遜站在河邊，手持着那長樹枝。

只見他靜候一會，把樹枝向水中一插。

一條銀色的魚已插在小刀之上。

他一連插了五下，每插一次，都有一條銀魚上鈎。

馬獅龍不禁十分佩服這位貌不驚人的小子的身手。

更令馬獅龍佩服的，是他很快便起了一個火爐，他沒有甚麼工具，只找了一些碎樹枝，便能生火。

「你的求生本領眞不錯。」馬獅龍道。

「沒有辦法，我自小生長在一個貧困的環境裏，我要生存，便要適應。」

這幾句話在比比安德遜的口中說出，只是輕描淡寫，但其間的困苦與辛酸，馬獅龍是可以意會到的。

「你自小便在山區長大？」

「甚麼地方也住過。」

「你怎麼會成爲……」

「殺手？你以爲我是個殺人犯？」

「是個多重間諜！」

「對，我是個多重間諜！不過，這也是大自然的生存規律——適者生存！」

「你沒有必要！」

「我早向你說過，我並不完全爲自己！」

「爲你的家人？」

「開始時是，後來是爲了全世界的人！」

比比安德遜又回到了他那一套理論。

馬獅龍不想再與他爭辯。

這時，比比安德遜已把野貓烤熟

，遞了一塊肉給馬獅龍，馬獅龍接過，咬了一口。

「好味道？」

馬獅龍點點頭。

比比安德遜也在欣賞着自己的烹飪。

忽然，馬獅龍覺得自己十分渺小，這個人實在是了不起，尤其是生存之道。

比比安德遜又烤了一條魚給馬獅龍。

馬獅龍吃着，新鮮的河魚又有另一番滋味。

「告訴我，你究竟是甚麼人？」

「我？只是一個普通人！」

「我向來都覺得東方人並不簡單！」

「你指那一方面？」

「文化、哲學……甚至武學！」

「武學？很多都是誇大的！」

「不，我也領教過你！」比比安德遜頓了一頓，問道：「你爲甚麼會來捉我？」

「那只是一個偶然！」

「偶然？」

於是，馬獅龍把自己與摩亞的一段友誼說了出來。

「你是殺死摩亞的人？」

「不，摩亞是畏罪自殺的！」

「畏罪？」

「是的，他是你的好朋友，也是你的恩人，不過，你仍要接受事實。」

「甚麼事實？」

「他是個出賣情報的人！」

「甚麼？我不相信！」

「你是否相信，與事實並無關係！我接到可靠的線報，還以爲你是來收那遺失情報的人！」

「甚麼遺失情報？」

「他自殺之前，收藏了一份極重要的情報，相信是一份太空科學武器的詳細計劃藍圖，我來騷擾你，是以爲你是來收情報的人！」

怪不得這雙孖生兄弟「雙色鬱金香」，會一再與馬獅龍對敵。

「但事實上，我只是他一個朋友！」

「那我們可能弄錯！」他想了一下，又問：「龍津又如何？」

「他是我的朋友。」

馬獅龍又解釋了他的工作：「我一向與國際刑警或其他國際滅罪組織都有聯繫，我對毒品，最爲深痛惡絕！」

「毒品？去年那著名的『金縷衣』運古柯鹼的事，便是你……」

馬獅龍點點頭。

「啊，怪不得！」

「怪不得甚麼？」

「怪不得你是那麼難應付！」他頓了一頓，又問：「我並沒有沾手毒品，爲甚麼又要押我回去？」

「你是危害自由世界的人！」

比比安德遜聽了，大笑起來。

「我危害世界？那實在荒謬！」

「無論怎樣，有幾十個與星戰計劃有關的科學家，都死在你的手裏！」

「我承認！」

「也有無數的情報，洩露了給極權國家！」

「我也承認！」

「那麼，我沒有押錯你！」

「那要看你從那一個角度來看我！」

他似乎不想再多辯。

忽然，他轉了一個話題：「你沒有家人？」

馬獅龍道：「沒有，本來我有幸福的家庭，但遭到極權國家的毀滅；我有好朋友好兄弟，却被毒品所戕害，因此，我要盡我所能，爲自己、爲家人、爲朋友復仇！」

「你是一個現代俠客！」

「俠客？我希望是！」

「其實以你的能力，你可以安坐家中，享受優裕的生活，結婚、生子，才是正常人之道！」

「你也是如此！」

比比安德遜嘆了口氣，道：「我渴望這種生活很久，但我不知道我還有沒有機會！」

他們一直說到深夜，吃完了山貓與鮮魚，才回到屋子裏睡覺。

翌日一早醒來，他們便上路。

目的地是那公路，不過，他們不知道要走多少時間，才能到達。

他們沿着河流而下。

漸漸地，河面更闊，水勢湍急。

他們小心奕奕的走着。

忽然，他們來到一處怪石嶙峋的地方，他們只好攀石而過。

那些石頭被日晒雨淋，非常光滑。

馬獅龍提起了萬二分精神，不過，他仍然是一不小心，滑倒在石上。

那陡斜的石面，根本沒有把手的地方。

他急速滑下。

「救——」

比比安德遜也看到他，一手拉着馬獅龍。

可是，他下墮之勢極急，而且還拖了比比安德遜下來，兩人一瀉而下。

馬獅龍放開了手，沉了入水中。

水流極急，他還未穩身，已覺得被沖在激流之中。

他拚命一竄，吸了一口氣。

只見自己身在漩渦，並不見比比安德遜的踪影，他想叫喊，但水却沖向口裏。

他盡力把自己的身體穩定下來。

可是在這激流之中，自己有如一件廢物似的，甚麼力量也使不出來。

忽然，他聽到了一個聲音：「馬獅龍！」

那是比比安德遜的聲音。

看來他比馬獅龍幸運得多。

他一下水，便撲向岸邊，他雖然

也是陷入急流之中，不過，那地方較為淺水。

他拚命一撐，竟然可以抓着一塊石頭。

他穩住了身體，大叫馬獅龍。

可是並沒有馬獅龍的回應，他知道大事不妙，不過，唯一的辦法是自己先上岸。

幾經辛苦，他終於上了岸。

放眼望去，在河中的大漩渦中，只見馬獅龍忽浮忽沉，看來他是身不由主。

比比安德遜看見附近有一條粗大的枯木。

這是唯一的生機。

他用力把枯木推出，叫道：「抓緊它！」

馬獅龍身在急流之中，仍保持相當的鎮定，當他一見有東西在前面擺動，便拚命伸手抓着。

那抓着的力量，異常巨大！

在岸上的比比安德遜被他這一抓，也失去了重心，可是他並不想放開那枯木，於是，他又再跌入水中。

他抓着木。

馬獅龍也抓着木。

兩人被水冲向前面，急速地衝前。

水流越來越急，兩人拚命的抓着枯木。

不知冲了多久，他們只覺水聲越來越大——天呀，前面竟是一個大瀑布！

他們只能順着水勢，無法停下來。

馬獅龍千萬也料不到，自己竟要葬身在這瀑布內！

忽然，他的身體下墮。

他已知道自己已隨瀑布跌下，他索性閉上了眼睛，原來死的滋味並不太難受！

＊　＊　＊

馬獅龍睜開了眼睛。

四周仍是一片水聲，他看見自己被擱在一塊岩石之上，而比比安德遜却在不遠之處。

「我沒有死去？」馬獅龍問。

比比安德遜笑道：「那麼容易死便好了！」

馬獅龍坐了起來，他只感到有點頭痛，全身衣衫盡濕，口袋裏甚麼也沒有了。

比比安德遜比起自己來，看來似乎較好一點。

「我們怎麼了？」

「我們墮下千尺瀑布……你看。」他指着遠處的瀑布。

原來他們靠岸的地方，已離瀑布相當遠。

比比安德遜續說：「你我一齊跌了下來，我比你幸運一些，仍然抓着枯木……」

「然後呢？」

「然後，我見你毫無知覺似地被水冲去，我抓着你，一齊順流而下，一直被冲到這裏，我拚命游向這岸邊，我們才得救！」

馬獅龍知道，自己已在地府走了一遭。

他望着比比安德遜。

比比安德遜覺得十分奇怪，問道：「怎麼了？」

「為甚麼你不捨我而去？」

「你是個好人，也有恩於我！」

馬獅龍仍是大惑不解。

「只要你把頭轉向另一方，讓水流把我帶走，那麼你便可以自由，少了很多麻煩！」

「我是江湖人，我敬重你是一條漢子！」

馬獅龍看着這個身材矮小、曾經敵對的漢子，心裡有說不出的滋味。

「快把衣物晾乾，我們不能再在這裏躭擱！」

馬獅龍把衣物脫了下來，索性來個日光浴。

傍晚時份，他們開始起行。

原來大瀑布的下面，是另一條較闊的公路，而這公路似乎是交通要衝，一小時內也有一兩輛車子走過。

普通的車子，見兩個衣衫襤褸的大漢，當然不會停下來，因為他們都不想惹麻煩。

不過，入黑之前，終於有一輛車子停了下來。

那是一輛吉普車。

駕車的人長髮披肩，但却是個男人。

他沒有說話，只示意他們坐在車子的後面，在他的駕駛座旁有一隻貓，是一隻名種的波斯貓，全身都有長毛，給人一種溫暖而神秘的感覺。

看着這隻長毛貓，再看那位駕車的長髮男子，馬獅龍覺得有點滑稽，果眞是物似主人形！

入黑之前，他們來到了一個小鎮。

鎮上有一個小小的火車站，看來是半廢棄似的。

那長髮的駕車司機沒有多說半句話，便放下了他們。

他們走近了車站。

火車站內有一個年老的男人。

那年老的男人問：「你們想乘車？」

馬獅龍道：「還有車嗎？」

「你們來遲了一小時，剛有一輛送貨的車子來過！」

「那車甚麼時候再來？」

「半個月之後！」

兩人聽了，都感到十分失望。

「那麼，我們怎樣才能離開這裏？」

「騎馬吧！」

「騎馬？這裏也沒有馬匹！」

「明天你們可以在附近看看，可能有人賣馬的！」

原來這年老的男子，便是這火車

站的站長，也是整個車站的負責人，既要管理火車往來，也要清潔車站。

他是個好心腸的老人，給了他們兩人一些乾麵包。

馬獅龍吃着麵包，與那老人閒談，知道這地方是法國的東部邊界，離開這地方，便是西班牙。

這地方極為荒涼，人跡罕到。

其實這火車路只不過是一條小小支線，每半個月才運來一些糧食。

馬獅龍看着比比安德遜，他也是皺着眉吃麵包。

他們當然不能在這裏等。

不過，一時之間却沒有辦法，也許等到明天，買一匹馬，可以離開這地方，進入西班牙。

馬獅龍吃完了麵包，道：「我們四處走走，才回來睡覺！」

「附近也沒有甚麼地方好走！」

馬獅龍仍然與比比安德遜走出火車站。

他們四處走了一遭。

忽然，馬獅龍發現了一輛車！

那並不是機械車子，也不是馬車，而是一輛用手搖動的路軌車，用來協助工人修理鐵路用的。

車上有一個搖搖板似的東西，兩人合力，把車子放在軌道之上，你一搖，我一搖，竟然可以動的！

當然，他們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雖然已入黑，他們仍然希望早些離開這地方，到了西班牙境內，也許有適當的交通工具。

這手搖鐵道車，開始的時候，十分費勁才搖動了一兩下，車子在軌道上滑行十多碼，漸漸，輪子滑行着。

他們似乎聽到那個年老的車站站長叫着他們，不過，他們並不理會。

他們用力地搖着，越搖越覺開心。

車子在軌道上滑行，飛快似的，就好像在玩遊戲似的，越搖越高興。

忽然，他們看見遠處有一盞燈。

一盞黃色的燈。

原來前面是一個山洞。

比比安德遜道：「馬獅龍，停下來？」

「不，山洞有甚麼可怕？」

「假如在山洞內發生甚麼事，很難互相照應！」

「你我都不是孩子！」

「如果眞的有事，你有辦法走嗎？」

「我當然有辦法！」

馬獅龍又拚命的搖動車子，比比安德遜也再沒有說甚麼。

他們終於進入了山洞。

山洞之內，一片漆黑。

馬獅龍並不覺得害怕，因為車子在軌道上行走，不會撞向甚麼東西；另外，在這一個人跡罕到的地方，這一條隧道也不會太長。

他搖着，也望着前方。

假如這是一條短短的隧道，應該很快便看到出口，可是，他並沒有。

他看不到出口，却看見兩點藍光。

在漆黑之中，這兩點藍光特別刺目。

然後，在這兩點藍光之後，又再出現另外兩點，這兩點比較細小。

馬獅龍輕聲道：「比比，你看……」

比比安德遜並沒有回答。

馬獅龍再用力一搖手柄，覺得車子十分沉重，原來比比安德遜已不在車上！

馬獅龍立時知道出了岔子。

車子終於在四點藍光之前停了下來。

「咪……咪……」

是貓的叫聲。

接着，那雙大的藍光閃動，是貓的眸子！一陣勁風，撲向馬獅龍。

那是長毛的波斯貓！

馬獅龍閃開，跳下了車子。

另外那雙較小的藍光也晃動着，馬獅龍雖然看不到，却已知道那人，定是今天駕車的長髮男人。

那男人一句話也沒有說，猛然襲擊馬獅龍，這人的動作快而無聲，十足像一隻貓！

而且，他配合着他那隻長毛波斯貓的動作，攻向馬獅龍，馬獅龍最初只能閃避。

他憑着他們人貓的眸子晃動而避開。

人貓的攻勢越來越厲害。

馬獅龍手無寸鐵，而那長髮男人似握有一柄刀。

突然，那長毛貓一撲，馬獅龍不由得用手一擋。

「嘶——」的一聲。

整隻袖子也被扯下，他感到有些痛楚，而那男人的刀風又劈下。

馬獅龍矮身，滾在地上。

鐵軌道上，滿鋪着石子，馬獅龍不再遲疑，抓起一把碎石子，向人貓擲去。

「咪——嗚——」那長毛貓似乎被擲個正着。

刀風又起，長髮男人的刀並不是胡亂劈下，而是十分有法度的，幸好馬獅龍的地堂功夫也不弱，他索性躺在地上，用雙脚攻那人的下盤。

那人的躍動能力雖然靈敏，但雙腿並不十分穩紮，馬獅龍知他弱點，不斷攻擊他的雙腿。

「啪！」

馬獅龍連踢雙腿，那人一時之間，無法閃開，跌在地上，馬獅龍連忙躍起，撲向那人。

他憑的是那雙藍色的眸子。

他一撲下，却感到後面勁風襲到。

他想閃開，只感到一雙鋼爪抓在自己的背上，他想倒身避開，却是避無可避。

冰冷的貓爪抓在背上，整幅衣服被抓個稀爛，這隻貓，實在並非是一隻普通的貓。

馬獅龍忍着痛，一個翻身，雙腿有如風車般使出，這次，輪到那隻貓避無可避！

這一招「旋風連環腿」快如旋風，腿力也比旋風更爲厲害。

那貓「咪——嗚——」一聲，便再無聲息。

「你殺了我的貓！」

那男人咆哮着，刀更像狂風暴雨的劈下。

馬獅龍知他亂了心性，更忍耐着，不時抓起一手石子擲去，然後在地上滾動。

背脊雖然十分痛，但却能有效地避開刀鋒。

馬獅龍趁他手慢一點，又再攻他下盤，剛才幾乎已得手，可恨那貓兒撲上。

而今沒有了貓兒。

馬獅龍雙腿使出，以爲又可把這長髮男子攻下，那知長髮男子似豁出了性命似的，硬接了他雙腿。

他不單沒有避開，反而以雙腿纏開馬獅龍雙腿，一時之間，馬獅龍無法脫身。

那人立時縱身一撲，一陣寒氣攻向馬獅龍胸前。

馬獅龍知道再無倖免，只依自己平日「空手入白刃」的功夫，盲目地奪他的刀。

當馬獅龍一觸到他的手腕，便立時把他的刀鋒扭轉。

「呀——」的一聲。

刀並沒有插在馬獅龍身上，而是插在那男人胸前。

那人驚叫，一手拔刀，又再刺向馬獅龍。

馬獅龍又再故技重施，以「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把刀向轉移，又多插了那人一刀。

那人鬆開了手，也鬆開了腿。

馬獅龍躍開，拚命逃向另一邊。

那人並沒有追來。

馬獅龍也不理會甚麼，向前奔着。

他不知走了多久，直至他筋疲力盡，才看到另一點黃光。

他悚然而驚，幸好那並不是另一個人，而是掛在天邊上的一輪皓月！

他倒了下去。

＊　＊　＊

當他醒來，甚麼也看不見，只看到一個矮小的身影在不遠之處。

比比安德遜！

比比？爲甚麼他仍會在這地方？

他實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過，他再把眼睛擦一次，是的，是比比安德遜！

「爲甚麼你……」

「好了些吧？」比比安德遜安詳地說。

「爲甚麼你沒有離去？」

「爲甚麼我要離去？」

馬獅龍實在不明白。

比比安德遜道：「你再休息一會吧，我們已離開了法國，進入西班牙的國境之內！」

「那人呢？」

「那個像貓一般的人？」

馬獅龍點點頭，感到全身骨骼好像散了似的。

「他是誰？」

「他的外號也就是叫做『貓』，是個法國人！」

「爲甚麼他會攻擊我們？」

「攻擊我們？他只是攻擊你！」

「爲甚麼？」

「因爲我曾是他的恩人，因此，他要殺了你！」

「你也有恩人？」

比比安德遜笑了，笑得有點無奈。

馬獅龍心想：「這個人實在不簡單！」

他們在岩石間過了一夜，比比安德遜弄了一些簡單的食物，馬獅龍總算恢復了一些體力。

他們又行了半天，河面較闊，開始有一些木筏在河面上行駛。

比比安德遜的西班牙文也靈光，與其中一隻木筏的主人談了幾句，便叫馬獅龍一起跳上去。

那駕駛木筏的西班牙人十分了得，只見他左撐撐，右划划，木筏便在河面上平穩地滑行。

出了大河，他們轉乘另一艘較大的漁船，駛出港口，馬獅龍對這些地方一無所知，心下有點焦急，他只希望能到一個大城市。

漁船駛出了河口，前面却是一個島嶼。

比比安德遜道：「這裏我也有好朋友！」

「你眞的是相識滿天下！」

「因爲我並不是一個壞人！」

他們上了岸。

這小島看來面積並不大，但一切却是井井有條，市面上也十分繁盛，汽車往來穿梭，行人也是摩肩接踵。

馬獅龍忍不住問道：「這是甚麼地方？」

比比安德遜道：「這是西班牙的加拿里羣島的首府，是個很好的渡假地方！」

「我們這樣……」

比比安德遜看看馬獅龍，也看看自己，才失笑起來，道：「我們該去買一些衣服！」

可是兩個人的口袋中，甚麼也沒有。

馬獅龍道：「你可有錢？」

比比安德遜道：「沒有……不過，我可以找個人來借！」

前面來了一個警察模樣的人。

比比安德遜向他招手。

警察上前，說了幾句話。

馬獅龍並不知道他在說甚麼，然而比比安德遜却與他說得頭頭是道。

那警察先帶他們往一間小百貨公司，示意他們選購衣物，而他却去打電話。

比比安德遜選了一套西服，而且立即換了，並對馬獅龍說：「你也好好的打扮一下，我要帶你去見一個人，那個人是這地方的要人！」

馬獅龍也不客氣，選了一套適體的西服。

店員遞上了賬單。

那警員立刻上來，接過賬單，並且對比比安德遜說了幾句話。

那店員在旁聽了，似乎對比比安德遜也尊敬起來。

接着，警察從衣袋裏拿出一個火柴盒，交與比比安德遜。

比比安德遜接過，端詳了一會。

馬獅龍也偷偷一看，那似乎是一間酒店的火柴盒。

警察又爲他們叫了一部車子，然後才離去。

他們上了車，車子一直駛到一間十分豪華的酒店，才停了下來。

有一個高大英俊的門僮來開車門。

比比安德遜向他說了一句話，便可以不用付錢的下車去，這一切的行動，實在使馬獅龍大惑不解。

更使馬獅龍不明白的是，當比比安德遜把那盒火柴出示給那位酒店接待員之後，他們便立刻成爲了貴賓似的，立即被帶領到一間豪華的套房。

進了房間，比比安德遜便撲向那柔軟的床。

馬獅龍也鬆弛地躺在床上，不知多少天沒有好好的睡過這麼軟的床褥，全身有說不出的舒服。

馬獅龍道：「你認識這地方的大人物？」

比比安德遜道：「是的——」

馬獅龍欲再問，比比安德遜却扯起了鼻鼾！

馬獅龍也覺得十分疲倦，合上眼不久，便進入夢鄉。

當他醒來的時候，室中昏暗。

比比安德遜並不在床上。

這時，電話響了，是比比安德遜的聲音：「馬先生，你醒了？」

「你在那裏？」

「你不用理會我，你可以隨便在酒店中叫東西吃，甚麼也可以！」

「你不回來？」

「不，我當然會回來！」

「甚麼時候？」

「在適當的時候！」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多天以來的相處，使他與比比安德遜的關係，從囚犯與押解者變成了朋友，甚至他們之間，比朋友還要親密，因爲比比安德遜救過馬獅龍，而馬獅龍也救過比比安德遜。

對於押解比比安德遜回去，馬獅龍已有點意興闌珊之感了。

比比安德遜無疑是個壞人，但並非如龍津口中那麼壞，他是江湖人，吃江湖飯，甚至他承認自己是多重間諜，不過，他並不是大奸大惡的人。

其實他在路途上，根本有很多機會不理馬獅龍而去，但他沒有。

在中國人的觀念來說，這人重義。

馬獅龍想了一會，只覺腹如雷鳴。

他撥了一個電話給餐廳，叫了豐富的食物，雖然他不懂西班牙文，但幾句叫食物的法文，却可大派用場。

馬獅龍用冷水洗臉，清醒一下頭腦。

他試撥一個電話給接線生：「這裏可以打電話到外國嗎？」

「可以，但要看甚麼地方。」

「例如英國？」

「可以，請說出電話號碼。」

馬獅龍說出了號碼，一會，對方有聲音。

「是龍津嗎？」

「是——天呀！馬獅龍，我以爲你死了！」

「差不多死了！」

「你在那裏？」

「我在西班牙！」

「比比安德遜呢？」

「是他救了我！」

「你被他感動了？」

「甚麼感動？我不明白。」

「比比安德遜仍然是個危險的人物！爲甚麼不乘飛機離去？」

「你也知道那幾天，飛機有炸彈！」

「他離開過你沒有？」

「有，說出來你也不相信，他有一個孖生兄弟，並且代他做了一會罪犯！」

馬獅龍簡單的把比比阿基拉代替比比安德遜的事，說了一遍。

龍津道：「他們並不是重義氣，而是利用你！」

「利用我？利用我作甚麼？」

「我告訴你，比比安德遜從法國潛回來，是取回那星戰計劃的磁帶！」

「甚麼磁帶？」

「是電腦磁帶，裏面有整個星戰計劃詳細與重要的資料！」

「那又怎樣？」

「他一直沒有辦法把這磁帶運出去，而今他利用你作保護，希望可以把磁帶運出歐洲！」

「我看……」

「不要再猶疑，一定要扣押他去香港，而且也不得讓他在歐洲地方把磁帶出手。」

「你以爲他會在甚麼地方出手？」

「可能在意大利！」

馬獅龍沉默着。

龍津又說道：「你千萬不能讓他逃

走，否則我們的整個自由世界，會在一夜之間全毀！」

聽來他並不在說笑話。

「好，我會盡力！」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

比比安德遜實在是一個並不簡單的人，他竟然在危難之中，也會利用自己，這順水推舟的方法，實在是出人意料之外。

可是，而今又怎能再押比比安德遜？

這地方根本是他的世界！

門響了。

馬獅龍開門，是一個侍者送來了食物，並不是簡單的食物，而是滿滿一餐車。

而且還有香檳。

馬獅龍還以為送錯了，叫道：「我並沒有……」

侍者之後，竄入了五個人。

他們都是高大威猛身穿整齊西服的人。

其中一人用英語道：「沒有錯，你好好吃這一餐，也許是……」

他沒有再說下去。

不過，馬獅龍已可以意會到，那是甚麼事情。

「與我同來的……」

「你說比比安德遜先生？他正與我們的市長聚舊！」

馬獅龍坐在餐桌前。

那侍者小心地把食物一一放在桌上。

食物十分豐富，沒有好好地吃過多天的馬獅龍，也不再理會這五個人的來意，先大快朵頤。

「你們也吃點？」

「不用了，你好好享用！」

馬獅龍心想，既來之，則安之！假如要死，也大可做一隻飽鬼。

吃到了七八成，他便推開了食物。

五人立時緊張起來。

馬獅龍道：「比比安德遜有甚麼吩咐？」

「安德遜先生說，假如你合作的，便護送你到機場，送你回家！」

「假如我……」

那五人立即掏出了手槍。

馬獅龍立刻高舉雙手，道：「不用那麼緊……」

「張」字還未說出口，他已縱身一躍，雙腿踢向其中二人。

那二人猝不及防，手槍脫手而出。

而馬獅龍穩身於地時，已抓着一柄槍。

有了槍，可算有了一時的均勢。

「比比安德遜呢？我要親自與他談！」

「他在市長府邸中！」

「帶我去！」

「不用了。」聲音來自門外，而且十分熟悉。

馬獅龍回過頭來，只見門外站着一個身材矮小的人，但手上却是持有一支大大的機槍。

是比比安德遜！

馬獅龍呆着，放下了手槍。

「我說過，馬先生是一個知情識趣的人！」

「比比安德遜，你想怎樣？」

「我只想你離開這地方！」

「殺了我？」

「不，我們過了這麼多天艱苦的日子，我不想殺你，假如我要殺你，我有很多機會！」

「我也有過！」

「是的，這便是我要放過你的原因，現在我們兩人，都是一無所欠！」

在這形勢之下，馬獅龍再沒有甚麼話好說，只好跟着他們，離開了酒店。

比比安德遜並沒有與馬獅龍同車，五個大漢押着馬獅龍，坐在一輛寬大的車子之內。

汽車直駛往機場。

那是一個小型的機場。

機場上僅有兩架小型飛機。

馬獅龍被押下來，推向其中一架小型飛機前。

比比安德遜也下了車，他的身旁，站有一個衣着入時的中年人。

旁邊的人，對那中年人十分尊敬。

中年人陪伴着比比安德遜上前，比比安德遜對馬獅龍說：「好好坐飛機，到了意大利，你便可以任意乘甚麼國家的飛機回家了！」

「你呢？」

「我也要回去了，我的妻子與兒子都記掛着我！」

「這位是……」馬獅龍望着那中年人。

「這位是市長雅倫納！」

馬獅龍伸出了左手。

雅倫納也伸出了右手。

馬獅龍一握着他的手時，便立即發難——一個反手，雅倫納已被他扣着。

這一變故，連比比安德遜也料想不到！

其他的人還沒有反應之前，馬獅龍又已躍到比比安德遜的身畔，並且一手砍向他的頸項。

比比安德遜立時昏迷，倒在馬獅龍右肩之上。

「不要亂動！」

馬獅龍用力一扣市長雅倫納。

雅倫納立時用西班牙文叫道，他的手下停了下來，但已全部拿槍在手。

馬獅龍道：「上機！」

他一手抱着比比安德遜，另一手拉着雅倫納。

忽然有人發出槍。

馬獅龍立時把市長雅倫納推前。

雅倫納大叫一番。

馬獅龍索性把雅倫納當作盾牌，護着他上機。

沒有人再敢放冷槍。

他們上了飛機。

機上有三個人——一個機師，一個是機械師，另一個是機上的工作人員。

馬獅龍咆哮道：「開機！」

那機師看着雅倫納，雅倫納點點頭。

引擎發動了。

下面又傳來幾聲槍聲，那些槍並不是指向飛機，而是向地上掃射，那只不過是洩憤式的開槍。

「往那裏？」

「市長，你本想往那裏的？」

「意大利！」

「甚麼地方？羅馬？」

雅倫納點點頭。

馬獅龍忽然想起一個地方，一個以毒攻毒的地方。

「往西西里島！」

雅倫納立時震動起來。

馬獅龍並沒有估計錯誤，這的確是雅倫納害怕的地方，但他却有恃無恐。

「西西里！」

馬獅龍再加重了語氣。

這時，飛機已離開了跑道，上了半空，而比比安德遜已漸漸甦醒。

「咦？」比比安德遜似從夢中醒來。

「比比，我們又再相依為命了！」

比比安德遜坐了起來，一看身處機艙，而且身旁還有苦笑的雅倫納，他再也沒有發難的可能。

「馬獅龍，你果然是個了不起的人！」

「我比不上你！」

比比安德遜笑了起來，問道：「我們往那裏？」

「西西里島！」

比比安德遜似乎沒有甚麼表示，但雅倫納却是仍然十分害怕似的。

馬獅龍道：「市長，你好好的送我們一程，到了西西里島，我保證你原機安全返回！」

雅倫納聽了，臉孔放鬆了一些。

比比安德遜道：「他是個重言諾的人。」

馬獅龍道：「我不會忘恩負義，市長，我也多得你招呼了我，並且用飛機送我，我不會恩將仇報！不過，比比安德遜是我的！」

市長雅倫納的臉孔更放寬了一點。

馬獅龍轉向比比安德遜，問道：「你還沒有好好介紹這位市長。」

比比安德遜道：「他實在並不是一位普通的市長！他不但控制了小島，而是控制了大半個西班牙的犯罪活動，不過，在這雜亂的時刻，小島治安倒算不錯！」

這點，比比安德遜並沒有誇大。

「島上的警察，根本是他手下。」

馬獅龍道：「怪不得你找到一個普通警察，我們便有這樣美好的招待！」

「此地一應俱全——毒品、娼妓、軍火、甚麼也有，而且一切都在市長管轄之下！」

這實在是一個奇妙的地方！

「比比安德遜，你預算把我送到甚麼地方？」

「我已說過，是意大利的羅馬。」

「你自己呢？」

「我要回英國！」

「為甚麼你用這麼多人押解我？」

比比安德遜道：「再多派一支軍隊，也沒有用！」

「你害怕我？」

「當然，與你結伴同遊是不錯的，但我不想再做你的犯人！」

「你知道了？」

「當然知道，酒店的電話當然也在市長控制之下！」

馬獅龍而今才明白，他這麼快便被人從酒店押到機場的原因。

「那麼，那磁碟呢？」

比比安德遜笑道：「那是我們兩個人之間之事，讓我們自行解決，不要拖累了市長！」

馬獅龍沒有異議。

從加拿里飛往西西里並不太遠，五個小時後，他們已降落在西西里機場。

那機場並不是國際機場，而是一個軍用機場。

當馬獅龍與比比安德遜剛下機，小型飛機便立即回程，連加油也不願停下。

馬獅龍覺得奇怪。

比比安德遜道：「他害怕西西里人？」

「我知道，他其實害怕黑手黨！」

黑手黨，連雅倫納也害怕的黑手黨！

其實西西里人，只不過是意大利的一個小島嶼的鄉民，他們能名震世界，是因為他們的團結。

他們上下團結，最重要的還是家族的團結。

他們的犯罪活動，已成為家族式的企業。

比比安德遜也有點心神不定。

馬獅龍道：「你也害怕？」

「我們甚麼時候離開這地方？」

「這次我一定可以乘飛機回香港了！」

「你有這麼實際的把握？」

馬獅龍點點頭。

這時，有一輛軍用吉普車駛近，裏面坐着兩個機場保安軍人。

「請你們往機場檢查！」

馬獅龍道：「我想找格力高先生！」

兩人同時怔了一怔。

「可以帶我去見他嗎？」

他們並沒有說話，只示意他們兩

人上車。

比比安德遜輕聲問道：「格力高是甚麼人？」

馬獅龍並沒有回答他，只是微笑。

吉普車很快便駛近機場檢查站，裏面有很多軍人。

他們被安置在一個小房間裏面。

不一會，那個司機回來，恭敬地對二人道：「你們可以起程了！」

「檢查？」

「不用檢查！」

比比安德遜聽了，更覺詫異。

他雖然沒有來過這地方，但他早知這地方是在黑手黨控制之下。

機場門外，有一輛汽車在等待着。

這次並不是吉普車，而是一輛豪華的房車。

他們入了車廂之內，汽車便平穩地開行。

馬獅龍向司機道：「格力高而今住在甚麼地方？」

那人遲疑了一下，才道：「私人別墅！」

車子離開機場，一直駛往郊區。

這小島的人口本已不多，郊區更是人跡罕到。

半個小時之後，汽車已停在一間大屋之前，這大屋並非是普通的大屋。

大屋面前，似有一個哨站。

兩人下了車。

司機領着他們，通過了那個哨站。

馬獅龍看看四週，只見到處都有鐵絲網，網上更加有一些防止人逃走的鐵棘。

比比安德遜道：「這不是別墅，這是監獄！」

那司機回過頭來，道：「是的，這根本是監獄！」

這連馬獅龍也感到詫異。

他忍不住問道：「甚麼？格力高先生住在這裏？」

那司機點點頭。

他們走過了哨站，直入監獄大門。

監獄的辦公室外面，是一個綠草如茵的操場，有一大堆囚犯在晒太陽。

有一個監獄的官員接見了司機。

那司機與官員談了幾句便離開了。

司機道：「跟着我，格力高先生正等着你們！」

兩人跟着司機，繞過了監獄的辦公室，向另外一面走去，那邊是一列的平房。

轉過了平房，是另一番景象。

這裏也有草坪、矮欄杆，也有一些紅花白花，完全沒有監獄的感覺。

一個坐在輪椅上的人，正望着他們。

輪椅的後面，有兩個大漢。

馬獅龍看着輪椅上的人，那人看來已有六十多歲，臉色紅潤，健康情況不壞。

「馬獅龍？」那人叫道，有濃厚的意大利鄉音。

「格力高？」

格力高自己推動輪椅，後面兩個大漢立即推他上前。

馬獅龍與格力高親切的握手。

「馬獅龍，十多年了！」

「是的，十五年有多！」

「你沒有甚麼改變！」

「老了！你却是比以前更容光煥發！」

格力高笑道：「甚麼也沒有改變，只是這雙腿子不再聽話。」

「甚麼人敢不聽你的話？」

兩人笑着。

馬獅龍指着比比安德遜道：「格力高，這位是比比安德遜，是我一位好友，要一起回香港！」

「香港是個好地方！」

他們隨着格力高，入了一間平房。

外表平凡的房子，裏面却是大異奇趣。

大廳是高雅的，充滿西西里人的鄉土風味。

「十五年不見，我們先來喝一杯！」

其中一個大漢，在酒櫃裏拿出美酒，爲三人各斟一杯，恭敬的奉上。

比比安德遜輕聲道：「這是監獄？」

格力高的耳朵似乎十分靈敏，道：「這當然是監獄，不過我身體不好，他們對我有特殊的照顧。」

美酒並不是普通的美酒，而是法國干邑區的特殊醇醪，假若拿出去拍賣，肯定使酒壇震動。

馬獅龍一口喝乾了美酒，道：「我也不明白！」

格力高大笑起來。

半晌，格力高才道：「我老了，我後悔以前的日子，不過，後悔也沒有用……」他頓了一頓，向比比安德遜道：「安德遜先生，你也是江湖人？」

比比安德遜一時之間，不知怎樣回答。

「你不用騙我，我一眼看去，便知你是江湖人，看來你比我年輕時更爲活躍。」

「你怎知道？」比比安德遜問。

「我有一種感覺。不過，我奉勸閣下，早些收手比遲些好！」他從椅背後拿了一本聖經出來。

虔誠的翻着聖經，一會讀着：「人子來，是爲了拯救罪人。」

他抬頭望着比比安德遜，道：「你我都是罪人，你早日捨去犯罪，你以後的日子也好過些！」

比比安德遜有些啼笑皆非的感覺。

馬獅龍道：「格力高，你爲甚麼要住在這裏？」

「住在這裏沒有甚麼不好，我犯了罪，自然要服刑，不過，他們尊敬年老的西西里人！」

格力高並沒有說出眞相，可能他不想在比比安德遜面前，把往事抖了出來。

馬獅龍轉了話題，道：「請你爲我安排到羅馬，然後乘直航班機返香港，可以嗎？」

格力高聽了，示意其中一個大漢去辦，並且用西西里人話，吩咐了一番。

那人不斷地點頭，然後恭敬地退出。

格力高道：「馬獅龍，你想甚麼時候走？」

「越快越好！」

「不，你要好好的陪伴這個西西里的老人！」

「好，今晚我們便好好的談一下。」

格力高示意另一大漢，把比比安德遜帶往一個房間，那房間設備週全，比大酒店的房間不遑多讓。

馬獅龍仍然與格力高在大廳之內。

格力高問道：「你的朋友並不簡單！」

馬獅龍點點頭，道：「因此，我要盡快回香港！」

「他犯了甚麼罪？」

馬獅龍把比比安德遜的多重間諜身份，以及危害整個自由世界的事，叙述了一遍。

格力高聽了，道：「眞是後生可畏，看他的年紀也不太大，當年我這個年紀，還未走出西西里！」

馬獅龍道：「世界不同了！」

「是的，世界不同了，想當年……」

馬獅龍也想起當年。

那年他在香港的街頭，救起了一個潦倒的異國人，想不到這人却是世界聞名的黑社會頭子格力高，格力高是因爲被人追殺而到了香港。

本來，馬獅龍並不與有毒品交易的人來往，可是，那時他並不知道格力高的身份，他只是本着同情心而救他，後來，他知道了格力高的身份，也沒有再與他來往，但想不到十五年後，却在西西里島重逢。

「我再沒有從事那些工作了！」

「那你日夕做些甚麼？」

「看看聖經。」

這實在是一個重大的改變。

「爲甚麼你會入獄？」

格力高似乎不想提起這些事，不過，他仍然說道：「那年，我一個手下……他爲了家人，也爲了財產，轉作了警方的汚點證人，才使我下獄。」

「那人並沒有好結果？」

「不，他仍逍遙的活着。」

「爲甚麼？」

「因爲我想通了，我實在犯了很重的罪，我需要接受懲罰，這監獄是個好地方，而且，我的仇人也很多，我不想日夜提心吊膽，這監獄內有良好的保安設施，足以使我頤養天年。」

格力高的選擇，的確不錯。

「而且我有兩個侄兒陪伴着我。」

原來他身邊的兩個大漢，竟是他的侄兒。

他們談了將近兩小時，然後，一個獄卒模樣的人送來了晚餐。

那並不是普通的晚餐，而是有魚子醬、香檳的晚餐，看來格力高的獄中生活，比在家居還要好，至低限度，他不用害怕仇家來尋仇。

馬獅龍想起比比安德遜。

「我的同伴呢？」

「有人會招呼他的了。」

他們二人共酌，一面談着往事。

格力高實在是一個不簡單的黑手黨頭子。

據說意大利人都相信，意大利有兩個教宗，一個在梵帝岡管理天主教，一個在西西里管理黑手黨。

另一個教宗，當然是指格力高。

他是個赤貧小子出身，爲了達到高位，曾經做了不少傷天害理的事，就算他晚年的懺悔，也難以彌補他前半生的所作所爲。

馬獅龍對他並無好感，尤其他是從事毒品的販買，不過，押着比比安德遜，他沒有其他的選擇。

當他們快要吃完這豐富的晚餐時，格力高的兩個姪兒匆忙進來，其中一人在格力高的耳畔說了幾句話。

格力高臉色大變。

馬獅龍本來不想干涉他們之間的事，也不禁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格力高有點遲疑，但仍說道：「比比安德遜……你的朋友……逃了。」

「逃了？」

馬獅龍幾乎以爲自己聽錯了。

* * *

比比安德遜躺在床上想了一會，決定要離開這地方，假若再被馬獅龍押到羅馬機場，他便沒有逃生的機會，意大利的黑手黨組織嚴密，他沒有把握可以逃走。

其實，在這地方逃走，也是沒有十分把握，不過，至少這是個島嶼，而且是個並不十分繁華的地方，只要逃出去，躲起一段日子，定然可以逃回英國。

都市的日子雖然比較好過，但資訊太發達，很難逃出黑手黨的勢力範圍。

於是，他決定逃走。

逃出這列平房並沒有多大困難，因爲這地方，根本就沒有人巡邏監視。

他一出了這地方，便往大牢那邊走。

他本想冒充囚犯，在大牢裏躲一

段日子，不過，他的外貌與那些囚犯完全不同，而且個子矮小，很容易便被人認出來。

他只有另想辦法。

忽然，他看見一個矮小的獄卒，身材與他差不多，於是，他打暈那獄卒，換了他的制服。

他穿着那獄卒的制服，一直走向監獄大門，一路上，並沒有人理會他。

比比安德遜是個鎮定從容的人，他出了監獄，仍然沒有人發覺他。

他心中有點高興，却滿是徬徨。去那裏？這是西西里島，是黑手黨的世界！

走在街上，開始有人注意他，因爲他穿的是獄卒的衣服，這種制服，並不是街上慣常見到的。

他摸摸口袋，幸好還有幾十塊錢。

他立刻走進一間買衣服的商店，買了一套普通的衣服，立刻換上。

然後，他叫了一部街車。

「最近的碼頭。」

那司機並沒有甚麼表示。

汽車向着市區進發，過了十五分鐘，又開始向另一方的郊區進發。

比比安德遜並不熟悉附近的環境，不過他心中有一個想法，西西里島既是一個海島，自然有很多碼頭，只要到了海邊，那便容易蒙混過去。

他的如意算盤並不十分如意。

西西里島並不大太，以他乘飛機降下的印象，監獄應該離海傍不太遠。

轉眼已過了二十分鐘，但前面並沒有海的跡象。

比比安德遜心中開始戒備着。

車子再行，風景却有點相熟。

那一列的建築物……

豈不便是牢房？

他悚然而驚，看看那司機，那人表情却有點怪異。

比比安德遜道：「停車！」

那司機並沒有理會他，反而把車子開得更快。

比比安德遜再喝道：「停車！我要……」

「要甚麼？快到了。」

「你不再停下來，我便撒在車上。」

「啊，你想到厠所？這附近並沒有……」

「不用甚麼厠所，你把車子停下，我自然有辦法。」

那司機似乎不大願意，不過，他終於停了下來。

比比安德遜下了車，跳入草叢。

他當然並不是爲了解決內急，而是想逃離這司機，這司機可能是格力高的手下。

格力高的手下，果然是無處不在。

那司機等了一會，仍不見比比安德遜的蹤影，只見不遠之處，草叢之內有些異動。

他把車子駛過去。

只見比比安德遜已拚命向前跑。

這一帶十分荒涼，全是野草。

司機大叫：「你逃不了。」

比比安德遜並不知道他說甚麼，只拚命向那佈滿大岩石的地方逃去。

可是，無論他身手如何靈活，他總敵不過汽車的速度，轉瞬之間，汽車已在他背後。

那司機在咆哮着。

比比安德遜走着，左閃閃、右避避。

司機並沒有下車捉他的意思，而是利用車輛壓迫着他，目的是使他筋疲力盡，束手就擒。

比比安德遜並不是個隨便放棄的人。

他拚命奔跑，一見有利位置，便跳入草叢。

可惜這些草叢後面，仍是平坦的地方。

那司機的駕駛技術十分高超，雖然在雜草叢生的地方，仍然控制自如。

而且可以控制車子，撞了比比安德遜幾下。

那幾下並沒有傷及比比安德遜，但却使他狼狽之極，司機只要加速一點，便可使比比安德遜躺下。

但是他並沒有。

這時，比比安德遜根本是那司機的囊中物，不過，他仍然要玩弄一下比比安德遜，就正如一隻貓抓到一隻老鼠之後，並不立刻殺死他，而是用爪加以玩弄。

對老鼠來說，那是死亡遊戲，但對貓來說，却是發洩獸性的遊戲。

比比安德遜急極，而且背後劇痛。

這樣下去，自己定然筋疲力盡。

忽然，他踩着一塊小石子，身體向前衝去，衝向前面一塊較大的石頭。

那石頭向前滾了幾下，滾向前面一堆大石。

他心裏突然靈光一閃。

他跳上那堆石上，突然倒下。

那司機把車子駛近，却並不下車，他也是一個小心謹慎的人。

他把車子再駛近。

而這時，比比安德遜已起身，並用力推動了一塊石子，這石子搖動，並且墮下。

這一墮下，却牽連了很多大小石塊滾下。

那司機立時把車子退後，可是石塊滾下的速度，比他退後的速度更快。

「隆」的一聲，有水淌出。

原來汽車的水箱，已被一塊大石擊破了。

司機咆哮，比比安德遜更拚命把

石子推下，一時之間，車子竟陷在石塊之中。

他無法不下車。

比比安德遜拿起一些碎石，猛向他擲去。

那司機十分憤怒，撲向比比安德遜。

比比安德遜知道，假如是平常日子，他並不把這司機放在眼內，不過，而今他已接近筋疲力盡。

而那司機却仍是精力充沛。

這不是力敵的時候。

比比安德遜撒了一會石子之後，便竄向另一邊，在亂石之中匐伏着。

那司機已從懷中抽出了一柄手槍。

比比安德遜稍爲移動，他便一槍轟來。

子彈擦過比比安德遜的額角，他不敢再動。

那司機握着手槍，一步一步行近。

比比安德遜心中怦然，他不能讓這司機抓着自己，他忍耐着，那人更近。

突然，他抓起一把沙子，撒向那人。

那人忙亂中又開了一槍。

比比安德遜却趁這個時候滾身向下，並連滾帶竄，離開那人足有十米以外。

汽車在前面不遠。

比比安德遜又抓起幾塊石子，向左一撒，自己却向右邊騰躍。

這一番折騰，他已到了車旁，有了車子作掩護，他的心較爲安定。

他摸摸自己的身上，並沒有甚麼武器，車頭破碎玻璃處，却有一個小小的塑膠打火機，他伸手抓着打火機。

一個打火機，怎能對付一柄手槍？

那人又放了一槍。

比比安德遜立時滾身到車尾。

車尾部份也被石塊撞着，部份毀壞，比比安德遜用手按按那油缸的蓋子。

那蓋子一碰便跌了下來。

一陣汽油的味道。

比比安德遜連忙扯下了一隻衣袖，並且把衣袖放入油缸之內。

他發出了呻吟的聲音。

那司機並沒有立即上當，他小心奕奕的走近。

比比安德遜舉高了一隻手，叫道：「我投降。」

那人慢慢移近，手中的槍，指着比比安德遜。

「站起來！」

比比安德遜慢慢移動，並叫道：「不要開槍。」

那人並沒有鬆懈。

比比安德遜一站起來，那隻浸滿了電油的袖子，也立時被抽了出來。

汽油像雨點般灑向司機。

司機不虞有此一着，向後一退。

而比比安德遜已撲上，並擦着了打火機。

那塊沾滿汽油的袖子已搭在司機身上，火光竄上，司機滿身是火。

他躍開，在地上滾動。

司機已成了一個火人。

比比安德遜眼明手快，一躍而出，並奪了那槍。

那人在地上滾動了一會，咆哮呼號，火勢却仍然十分猛烈。

比比安德遜不再留下來，握着手槍，奔向有海浪聲傳來的地方。

他本已是筋疲力盡，但爲了性命，他不能停下來，果然走了不久，他便看見海了，而這一帶的海邊，全是由大小不一的岩石所組成。

這對於比比安德遜來說，是較爲有利的。

因爲岩石十分難走，假如有人追來，也沒有這麼容易追到。

他奔了一會，看見石與石之間，有一個岩洞似的地方，便歇了下來。

比比安德遜只感到全身酸軟不堪。

他斜臥在石洞之內，耳聽着海浪聲，心頭却有說不出的滋味。

不一會，他便睡着了。

一陣狗吠的聲音把他驚醒，他緊握着手槍。

手槍內還有三顆子彈，三顆子彈能否救自己的命，那要看自己了。

狗吠聲愈來愈近。

那時已是深夜，天空既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比比安德遜伸頭往外一望。

只見遠處有幾點紅光，是狗的眼睛。

比比安德遜知道，自己身體的氣味，並不能逃過這些狗的鼻子，除非是過了有水的地方。

可是，後面仍是起伏不定的岩石。

他緊握着手槍。

狗聲更近。

突然，一隻狗已撲上大石之上。

比比安德遜在下面，那隻狗已發現了他，並立時向他撲下。

比比安德遜閃開，並且橫掃一拳。

那一拳的力量並不小，那狗被打中，橫着身子，滾向另一旁。

而另一隻狗已撲上。

比比安德遜仍然守候着，一拳打出，打中了那狗的下顎，一陣骨頭碎裂的聲音。

這時，有人喝叫。

幾隻狗兒走近，却沒有撲下。

比比安德遜本是以靜制動，可是狗兒並不搶攻，一時之間，只有互相對峙着。

「出來吧，你逃不了！」

比比安德遜並沒有說話。

一隻狗終於忍耐不住，猛然撲下。

比比安德遜再沒有選擇，一槍轟出。

「砰」的一聲，狗血四濺。

那些追捕的人，料不到比比安德遜有槍，而今一槍响起，衆人立即退後。

連那些狗也退後。

比比安德遜趁着這個機會，一躍而出。

他握着槍，叫道：「不要動！」

一陣强光射來，使比比安德遜睜不開眼睛。

當他再睜開眼睛的時候，已有二十柄槍指着他，而其中有八支，是一分鐘可射六十發子彈的那種輕型機槍！

比比安德遜呆了。

* * *

格力高穿着上等的絲質睡袍，站在門口迎接比比安德遜。

馬獅龍看着他被十多人押着，心中有點不忍。

格力高道：「我早說過，沒有人逃得了，就是雙色鬱金香也逃不了。」

比比安德遜瞪了他一眼。

馬獅龍道：「我相信他不會逃的了。」

格力高道：「放開他。」

衣衫襤褸的比比安德遜，站在馬獅龍前面。

馬獅龍道：「好好休息一會。」

格力高示意手下，押他入了另一間睡房。

比比安德遜轉身走向他的睡房，仍然清晰地聽到馬獅龍與格力高的對話。

格力高道：「明天我會派人送你們到羅馬，一直到機場，自然有人送你們上機。」

馬獅龍道：「麻煩你了。」

「至於身份的問題，我會爲你們預備，你想做個什麼人物？」

馬獅龍沒有想到。

「做一個刑警吧！」

「刑警？」

「那沒有什麼問題，以刑警的身份，可以堂堂皇皇把囚犯押回去，也可在路途上少些麻煩。」

馬獅龍實在不能不佩服，這個正在服刑的老大哥，竟然可以使他冒充刑警。

格力高的勢力，實在是難以想像。

比比安德遜知道，而今最好是安心的睡一覺。

* * *

翌日，格力高吩咐他的一個親信，駕車送馬獅龍與比比安德遜到羅馬。

比比安德遜受過昨夜的教訓，也不再弄些什麼花樣，他們到達羅馬機場時，已是傍晚。

當那司機帶着他們進入機場，便有人前來與他接洽，並且把一箱文件交與馬獅龍。

司機道：「你要的文件、金錢，全都在這裏了，祝你們平安。」

馬獅龍道：「謝謝。」

他打開那公文箱，裏面有旅行證件、信用卡和美金，甚至刑警用的手銬也有一副。

那司機似吁了一口氣的離開了他們。

馬獅龍立刻往辦上機前的手續。

經過連日來的變故，馬獅龍也希望早日可以回到香港，把比比安德遜交與美國有關方面的人員。

入閘的手續非常順利，也沒有人懷疑他們的身份，怪不得有人說格力高是意大利的另一個教宗。

格力高也十分客氣，爲他們訂了頭等的客位。

比比安德遜垂頭喪氣。

馬獅龍忍不住問道：「怎麼了，比比？」

「沒有什麼。」

「除了讓你離開之外，什麼事我也可以爲你做。」

比比安德遜道：「就是想你讓我離開。」

馬獅龍道：「不！」

「你也明白，我並不是一個絕對的壞人。」

「你不是，可是，這是原則問題，我們自由世界是講求法治的，你殺害了這麼多人，你一定要接受相對的懲罰。」

「你眞的想要什麼？」比比安德遜低聲地說道。

馬獅龍冷笑。

「你想到什麼條件？」

馬獅龍堅決地搖頭。

不過，他心裏也有想過，比比安德遜當然並不是絕對的壞人，他雖殺人，但在另一面來說，他也是因此而使更多人可以活命。

而那些參與星戰計劃的人，並不一定是好人，他們的發明與創造，其實何嘗不是害死了很多人？

不過，那是原則問題。

比比安德遜知道多說下去也是無用，索性閉上眼睛，鬆弛一下。

飛機是不停站的，直飛香港。

馬獅龍一直沒有離開比比安德遜，因爲他仍然害怕他會逃走，直到飛機上了半空，他才上洗手間。

從洗手間出來，馬獅龍却聽到有人叫他：「叔叔。」

馬獅龍有些愕然，抬頭一看，竟然是利碧加。

摩亞的女兒利碧加。

「利碧加，這麼巧？」

「是的，你現在才回香港？」

馬獅龍點點頭，道：「你呢？」

「我被報社派往香港，採訪一些特寫新聞。」

「啊，那好極了，當你工作完畢，我會帶你四處逛逛，好嗎？」

「好，我正爲人生路不熟而發愁，見了你，一切都解決了。」

利碧加遞上一張名片給馬獅龍，上面有那報社在香港的地址，馬獅龍也把在香港的電話寫給了她。

利碧加道：「不阻你了，你還有朋友。」

「你怎知道？」

「那是我捕捉新聞的直覺，叔叔，我還覺得你有點憂慮似的。」

利碧加不愧是個記者，觸覺異常敏銳。

「到了香港，什麼憂愁也沒有了。」

馬獅龍回到座位，却不見了比比安德遜，他有點緊張，可是，安德遜立即便出現了。

比比安德遜道：「那是你的新女朋友？」

馬獅龍道：「那是我的世侄女。」

「她是個記者？」

「你怎知道？」

「我自然知道。」

馬獅龍也沒有追問下去。

機緣巧合 揭發陰私

飛機平安的到達了香港的國際機場。

馬獅龍本來也有點擔心，證件會否出問題，不過，他的刑警身份證不但有效，而且受到尊重。

他們步出了機場。

比比安德遜突然道：「馬先生，我們相處也多天了，你覺得我是個壞人？」

「不，你會救過我的生命。」

「你也是，不過，我有最後一個要求。」

「你說來聽聽。」

「香港是個著名的地方，我想以後的日子，我也許再沒有機會欣賞了，因此，在你把我交給有關方面的人之前，帶我到處觀光一下，可以嗎？」

馬獅龍聽了，倒也覺得這並不是一個過份的要求，就好像一個死囚臨上刑場之前，也有飽餐一頓的權利，不過，他雖然回到自己的地頭，但仍有顧慮。

比比安德遜道：「我逃不了的，這地方龍蛇混集，難道我逃上中國大陸？」

馬獅龍笑了，道：「好，你疲倦嗎？」

「還可以。」

「那麼，我們現在便四處逛逛，再吃一頓豐富的中國菜，然後……」

「那好極了。」

他們上了的士。

馬獅龍本是個老香港，但一時之間，却想不到應先帶比比安德遜往那裏。

比比安德遜道：「香港的夜景不錯。」他指的是機場附近的景色。

但這話也給馬獅龍帶來靈感。他對的士司機道：「上太平山。」

車子開動，比比安德遜好像一個貪婪的孩子，沒有放過街上每一處的景色。

過了這麼多天艱苦的生活，回到自己的都市，馬獅龍也感到有說不出的舒暢與安全的感覺。

熟悉的街道，一切都是十分親切的。

當他們經過海底隧道的時候，馬獅龍便看見有輛黑色的房車，似乎一直跟着他們。

沒有人知道馬獅龍已回到香港，連美國領事館的人也不知道。

那麼，這是比比安德遜的人？

不，他沒有這麼神通廣大，因爲比比安德遜一直在馬獅龍的身邊，連去厠所也沒有離開過。

海底隧道內，汽車整齊地排列着，一輛跟着一輛，用相同的速度向前駛着。

馬獅龍已經看清楚，那輛跟踪着他們的黑色房車內，有兩個外國人，他們並不像美國人。

那兩個人身材十分高大，就是坐在車廂內，也讓人感覺到他們的體型健碩。

比比安德遜道：「那兩個北極熊不懷好意！」

「北極熊？」

比比安德遜點點頭，道：「不知是爲了你，或是爲了我！」

「看來他們還不敢公然在這大地上肆虐！」

「希望如此！」

車子出了海底隧道，並向太平山進發。

那輛黑色的房車，仍然距離不遠。

忽然，馬獅龍對司機道：「在到達山頂之前，有一間超級市場的？」

司機點點頭。

馬獅龍道：「我們在那裏下車！並且請你盡量開快點，擺脫那車子！」

司機並沒有回答。

馬獅龍把一張美金放在前面。

這比說甚麼話也更有效，車子立即以高速向山頂進發，暫時擺脫了那房車。

比比安德遜忍不住道：「這是全世界也有效的通行證！」

可惜，上山頂的路只有一條，並不可以眞眞正正擺脫那房車的追踪。

那時天已入黑，路燈亮起。

馬獅龍却發現黑色房車之後，似乎又有另外一輛藍色的房車。

馬獅龍向司機道：「那輛藍色的……」

「是在香港島時加入追踪的！兩位，你們是……」那司機似乎十分興奮。

「你小心駕駛吧！」

馬獅龍心內忐忑：「究竟甚麼人會追踪自己？他們爲的是比比安德遜？還是自己？」

轉了一個彎，暫時擺脫了那兩輛車。

司機又一再踏油門，汽車加速。不遠之處，他們已可以看到超級市場的招牌。

司機問道：「下車嗎？」

馬獅龍道：「下車……不過，就泊在路邊！」他轉向比比安德遜道：「比比，這次不知道是爲了你還是爲了我！小心點！」

比比安德遜道：「好，我們又再來一次合作！」

汽車還沒有完全停定，他們已下了車。

這間超級市場，附近並沒有甚麼掩蔽的地方，他們只好急步的走進超級市場。

的士駛去，那兩輛車子，包括那黑色的和新發現的藍色的也駛去。

但不一會，那黑色房車折回，並且停在超級市場外面，兩個金髮的高大男人下了車。

馬獅龍道：「小心！」

兩人入了超級市場。

這間超級市場面積十分大，貨品也很多，一列一列的，排列得十分整齊。

馬獅龍道：「小心，假若我們分開，到上面的旋轉餐廳會合！」

比比安德遜點點頭。

馬獅龍又警告道：「比比，你在香港，逃不出我的手指！」

那兩個西裝畢挺的高大男人，已入了超級市場。

他們低聲說了幾句話，便分兩邊而行。

馬獅龍示意比比安德遜走向另一邊，他十分熟悉這間超級市場，因此，他可以東躲西藏。

比比安德遜似乎不知應往那裏才對。

不過他身材矮小，在這地方却有一個大大的好處，當那個高大男人一接近，他便躲在那一大堆的貨物旁邊，也就混過去了。

不過，那兩個男人走了幾圈，沒有甚麼收獲，却也十分不甘心似的。

他們身型十分高大，很容易引起超級市場內的職員注意。

不一會，有一個職員上前，用英語問他們：「先生，有甚麼可以幫忙？」

那兩人並沒有回答。

但那超級市場的職員却一直跟着他們，弄得他們有點不好意思。

比比安德遜蹲在一大堆可口可樂的旁邊。

當那兩個男人走近，他便用力一推。

幾百罐可口可樂立時滾下，弄得二人十分狼狽，他們想立刻離開。

那職員却不放過他們，叫道：「你們弄跌了這些東西，想一走了之？」

那兩個男人無法，只好蹲下拾起一些可口可樂。

他們身體龐大，而貨物又多，比比安德遜又趁機會在後面推下一大堆的罐頭。

這時，他們更加狼狽。

很多人也上前圍觀。

比比安德遜也在人羣之內，叫着笑着。

忽然，其中一個高大的男人發現了比比安德遜，向他身旁的人說了兩句。

那人也站了起來，不理會那些罐頭。

比比安德遜已奔向收銀處。

兩個男人也追來。

超級市場內更是一片混亂。

比比安德遜走出收銀處，兩個男人也欲奔出。

但比比安德遜却用英語說：「他們偷了東西！」

那些職員立即阻止他們！

其中一人說道：「我沒有！」

比比安德遜道：「看看他們的口袋！」

那男人摸摸自己的口袋，一掏出來，只見手上有很多細小的東西，如香口糖、朱古力、甚至避孕套……

另一個男人也摸摸自己的口袋，也是掏出了很多超級市場內的東西。

職員當然不讓他們離去。

那人拿出了錢，但職員罵了幾句之後，開始爲他們點算貨品的價錢。

比比安德遜却在門口處向他們揮手，這舉動，氣得二人直瞪眼。

比比安德遜已離開超級市場，馬獅龍亦步亦趨，那兩個人看見馬獅龍，並沒有甚麼反應，看來這兩人是完全爲了比比安德遜！

當馬獅龍出了超級市場的門口，却不見了比比安德遜，馬獅龍心下疑惑，難道他果然趁這機會，逃離自己的掌握？馬獅龍並不太擔心，在香港，他不能逃得多遠。

他上了一部的士，直駛往山頂的爐峯大厦。

下了車，他上旋轉餐廳，因爲他與比比安德遜約好，假若不能同時離開超級市場，便在旋轉餐廳會面。

餐廳內並沒有太多顧客，可是，馬獅龍却找不到比比安德遜的踪影。

突然，他呆住，因爲他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

那是龍津！

龍津應該在英國，爲甚麼他會在這裏？

馬獅龍本想上前，但回心一想，他從來沒有在自己面前，提過他會來香港的。

爲甚麼他會來香港？

既然他會來香港，爲甚麼不親自押比比安德遜前來，這不是更爲直接

嗎？何必委託自己押回來？

馬獅龍心中，實在有太多的疑惑。

難道他有甚麼秘密？

馬獅龍坐在一個較爲隱蔽的座位。

這時，電梯內出現了一羣人，看來他們都是遊客，而最後出來的人，竟又是一個熟人！

是利碧加！

她並不是參加旅行團來的，爲甚麼竟作遊客的打扮？身上還掛着一個古老的相機。

利碧加並沒有隨着那班遊客坐下，她環目四顧一會，馬獅龍低下頭來，沒有讓她發現。

當馬獅龍再抬起頭來，却見到利碧加走近龍津處，並且交談起來。

龍津是英國的外交部人員，而利碧加是記者，他們兩人認識，甚至相熟，也沒有甚麼值得奇怪！

馬獅龍所坐的位置，離他們相當遠，無法聽到他們在說些甚麼。

不過，從龍津的表情看來，他似乎有點尷尬，似乎是不希望在這裏遇到任何人。

利碧加却一連發出了很多問題。

龍津並沒有回答，並且表示要離開。

利碧加想拍照，却被龍津一手按着了相機，利碧加有點憤怒，却站了起來，走出餐室。

龍津坐了一會，吸了一枝香煙之後，也離開了餐室。

馬獅龍實在奇怪，也隨着他離開。

龍津走出了爐峯大廳，步行往山頂東邊的舊老襯亭，那裏有很多遊客，正欣賞維多利亞海港的美麗景色。

馬獅龍是老香港，却鮮有機會來這地方。

維多利亞海港平靜如鏡。

半山之處，不時湧出一陣陣霧氣，把美麗的夜景，更增添一份神秘的感覺。

對岸璀璨的燈色，更是使人眩目。

遊客們只是東指指，西指指。

亭上有一些望遠鏡，要放入一個硬幣才可以觀看，不過在這黑夜時份，也看不見甚麼。

可是，龍津却擁着其中一座望遠鏡。

而他看的並不是海港，而是另一邊。

那邊沒有甚麼特別的景色。

龍津看了一會，便急步離去。

馬獅龍並不急於追他，因爲山頂並沒有太多的路，而他也不會走得太遠。

他先走到那望遠鏡處。

望遠鏡仍然可以觀看。

馬獅龍循着望遠鏡的方向望去，那地方，竟是山邊一間白色的屋子。

那種英國式的獨立房子，充滿殖民地色彩的那種。

馬獅龍忽然覺得，龍津的行動，似是一個陰謀。

他急步離開老襯亭，向那白屋進發。

龍津也正在奔向白屋。

那白屋似乎十分神秘，所有窗都下了窗簾，並且有燈光透出來。

龍津入了屋內。

馬獅龍聽到附近有狗吠的聲音，看來這屋子守衛森嚴，並不容易進入。

馬獅龍也不急於進入，他決定在附近監視着。

他看了一會，屋內並沒有甚麼動靜。

忽然，有一件硬物頂着他的腰間。

馬獅龍轉身，一手正要扣下……却見到一個美麗的身影！

他失聲大叫道：「利碧加！」

利碧加一手按着他的口，噤聲道：「勿叫！」

「爲甚麼你會在這裏？」

「你也爲甚麼會在這裏？」

兩人不禁笑了起來。

馬獅龍道：「龍津也是你的獵物？」

「你呢？」

「他根本是委託我押比比安德遜……」

忽然，白屋內的燈光暗了下來。

他們都期望着，可是龍津沒有再出現。

利碧加自言自語道：「龍津怎會在這裏住下！」

「你知道這屋子是甚麼地方？」

「是城中一個美國富翁的居所！」

「美國人的？」

利碧加道：「是的，我來香港採訪之前，已做足了功課，十分熟悉這一切的地方！」

利碧加果然是一個有魄力的記者。

「一個英國外交部人員，入住一間美國富翁的居所，這表示什麼？」馬獅龍自言自語道。

「如果想知道，那要看你的本領了！」

這時夜已深，一陣寒氣湧來，馬獅龍打了個寒噤，他腦海不斷的盤算着。

利碧加道：「走吧！我看今晚再也找不到什麼了！」

馬獅龍道：「你住在那裏？」

利碧加說道：「希爾頓！」

「好，也許我有機會找你！」

「看來……我是直覺的感覺到，我們會合作！」

他們離開了那地方，幸好香港是個不夜城，通宵也有的士行走。

馬獅龍乘了車子，直往自己的家裏。

屋子是燈火通明的。

如果以正常的情形來說，這個時候，老岳(馬獅龍家中的老管家)應該是入睡了。

他是一個節儉的人。

馬獅龍正有點猶豫，門却開了。開門的是比比安德遜！

這實在是一個意外。

「爲什麼你會在我家裏?」

比比安德遜道：「先進來再說吧！」

馬獅龍笑道：「這是我家，竟要你來招呼我?」

老岳也從客廳走出來，道：「這位……」

「老岳，你去睡吧，這位是我的朋友！」

老岳道：「我也沒有什麼招呼他。」

「不用了，你去睡吧！」

老岳返回睡房，而比比安德遜也說出了他來馬獅龍家的來龍去脈。

原來比比安德遜離開超級市場後，並不能擺脫兩個北極熊的追踪，而且一直苦纏着他。

比比安德遜不愧是一個多重間諜，他躲在山上一間空屋，才擺脫了他們。

「那麼，你怎樣會知我的地址?」

比比安德遜却道：「我不只是擺脫了他們，反而被我跟踪他們——兩隻北極熊駕着車子，回到港島！」

「他們往那裏?」

「你猜一猜。」

「酒店?」

「當然不是！」

馬獅龍沉默，比比安德遜的答案，應該是另一次大大的意外。

「是美國領事館！」

「什麼?你說什麼?」

「是美國領事館！」

馬獅龍實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跟了進去?」

「當然沒有可能！」

「那麼……」

「很簡單，他們之間，一定有了一個妥協，而目的是爲了我，我自己知自己事，我是個多重間諜！」

「龍津托我押你回來，目的是不想直接從英國押送一個間諜回美國，才以香港作爲一個交換地，而今……」

「而今不單牽涉了英美兩國，而且加進了蘇俄！」

忽然，馬獅龍有一種憤怒的感覺——龍津其實是出賣了自己！

本來這種感覺，馬獅龍早已有了，不過，他一直覺得沒有可能。可是，從比比安德遜的遭遇中，再加上今晚親眼看見龍津進了一個美國富翁的家居，一切一切，都顯示着他是被出賣了，被利用了！

他們是否正在進行一件交易，一件陰謀?

馬獅龍道：「好了，你又怎知我住在這裏?」

比比安德遜道：「我當然有辦法！」

馬獅龍實在是大惑不解。

比比安德遜道：「我打了一個電話給警察局，找着那位當值的警長，我說你家有神秘人騷擾，你是個與警方有密切聯繫的人，因此，他們立刻派了一個警官去，我便跟踪着那警官來到你家！」

馬獅龍實在不能不佩服比比安德遜的本領。

「其實你不一定要來我家。」

「我也不想，」比比安德遜笑着說：「不過，目前最安全的地方，只有這裏！」

「爲什麼?」

「我無論入住什麼地方，他們也有辦法抓到我！只有這裏，他們不敢來，也不能來！」

馬獅龍也把自己的遭遇，告訴比比安德遜。

比比安德遜道：「我的估計並沒有錯，他們與北極熊有了協議，只要抓着我，便……」

「怎樣?」

「我不知道，假若把我送往美國還好一點，如果是押往蘇聯……我不敢想像！」

馬獅龍嘆了口氣，道：「明天我們去證實！」

＊　＊　＊

翌日，他們到下午才起來。

馬獅龍決定先查探山頂那美國富翁的住宅。

他們換了黑色的西裝，並帶了噴狗的藥物，半夜才到達山頂的白屋。

白屋內果然有幾隻巡夜的巨犬，不過，牠們都敵不過那些噴劑！

白屋之內，只有一間小閣樓透出燈光。

馬獅龍與比比安德遜沿水渠爬上去。

室內有四個人。

赫然有兩個是北極熊、一個是龍津，另外一個是美國領事館的人。

原來這屋子的主人，便是那個美國領事。

他們似乎在討論一件事。

那北極熊也用英語說道：「無論怎樣，我也要把那朵鬱金香帶回去的了！」

馬獅龍與比比安德遜互望了一眼。

龍津道：「這個可以。不過，你們還沒有答應我們的條件！」

「什麼條件?」

「還不是老條件——你們要大大地減少在歐洲的飛彈，並且要無條件的拆除！」

北極熊似乎有些猶豫。

他們兩人用俄語，低聲說了一會。

最後，其中一個北極熊道：「好，從現在開始，無論誰找到那鬱金香，也要送交我們！」

馬獅龍看看比比安德遜，只見他滿頭大汗。

他實在是害怕被送入鐵幕。

馬獅龍也證實了，龍津的確是利用自己，押送比比安德遜回港。

事實上，他也是一個間諜。

甚至那個領使館的人，何嘗不是?

世界上的事，其實也是一個大騙局，什麼高峯會議，什麼裁軍協議，其實是門面功夫，他們之間，早已有一套內定的協議。

馬獅龍感到十分憤怒。

他拉着比比安德遜回家。

回程途中，比比安德遜一直沒有出聲，但他的神情，顯得十分焦躁。

回到了馬獅龍的居所，比比安德遜仍沒有說話，可是他更爲坐立不安。

馬獅龍道：「你有什麼話要說，說出來吧！」

「我只想懇求你，放了我吧！」

馬獅龍笑道：「我又沒有用手扣扣着你！」

「我不是在說笑，假若我被北極熊帶回去，這世界上，受害的人更多！」

馬獅龍並不明白他的話。

比比安德遜道：「在自由世界裏，我害死了一些參加星戰計劃的人，只不過令星戰計劃的進度慢了下來，使兩個超級大國因不明對方的實力而對峙着，暫時的僵局，對全世界的人也有好處！」

「假如你被抓進鐵幕呢?」

「那會有更多人受害，我會把我所知的一切星戰計劃告訴了他們，他們掌握了一切資料，世界將沒有這麼平靜了！」

「我不相信！」

「那是事實，當他們知道星戰計劃，他們便會研究另一個尅制星戰計劃的軍備，那時……倒不如讓我在自由世界之內，做雙方的間諜，讓他們雙方都知道對方一部份的虛實，不敢妄動！」

「這實在是一項聞所未聞的怪論！」

「你看，他們之間也各有各的勾結……」

馬獅龍不得不承認這是事實。

比比安德遜又道：「你放了我，其實是功德無量，拯救了世界上很多人的性命！」

馬獅龍開始明白其中道理。

比比安德遜無疑是個危害世界安全的人，不過，有了這種人，反而使兩個世界有了均衡，不會使某一方勢力突然膨脹起來。

他有罪，但與這罪比較起來，却也有功勞，只是這功勞並不是顯而易見的。

馬獅龍有點猶豫。

這時，電話响了，是利碧加的聲音：「馬先生，他們都是間諜！」

「你指誰?」

「你的朋友龍津、那個美國人，甚至兩個北極熊，都要搶奪你手中的比比安德遜！」

「你認爲把這朵花交給他們好嗎?」

「不，千萬不要！」

「爲什麼?」

「因爲他們一定會把比比安德遜帶入鐵幕，比比安德遜並不會忠於任何一方，假若他完全透露出英國的秘密，那麼……」

她的話，與比比安德遜的話不謀而合。

「他懇求我放了他！」

「放了他！」

馬獅龍道：「可是，他逃不出香港！」

「你有辦法的！」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望着比比安德遜。

實際上，比比安德遜並不是一個壞人，他有情有義，甚至救過自己的性命。

龍津本身做間諜，却利用自己。錢或其他利益却由他一個人獨佔了，他並沒有知會馬獅龍，他並不是好人！

馬獅龍道：「比比，你走吧！」

比比安德遜有點喜出望外，道：「你呢?」

「我仍留在這裏！」

「你眞是一個有見識的俠客！」

「不要誇讚我，其實，你也要好好想一下，退出這一行，回家看孩子吧！」

「我也有這個想法！」

馬獅龍打了一個電話往英國找龍津，龍津當然不在，他的秘書說：「龍津先生說，他非常感謝你的合作，並且會向國會闡述你的功勞！」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更加感到龍津的虛偽。

他再撥了一個電話。

然後對比比安德遜道：「眞的，你走吧！」

「你幫助我?」

馬獅龍從房裏拿了一張卡片出來。

「你找到這個人，自然可以安排你回去！」

比比安德遜接過卡片。

卡片上是一間貿易公司的人，不過，他是個極有辦法的人，而且對於安排偷渡到世界各地都有辦法。

「馬獅龍，我會懷念你！」

比比安德遜終於離開了。

利碧加也沒有採訪到什麼重大的新聞。雖然她知道比比安德遜的離開也是一件重大的新聞，只不過那是不宜發表的！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十五

戰官渡（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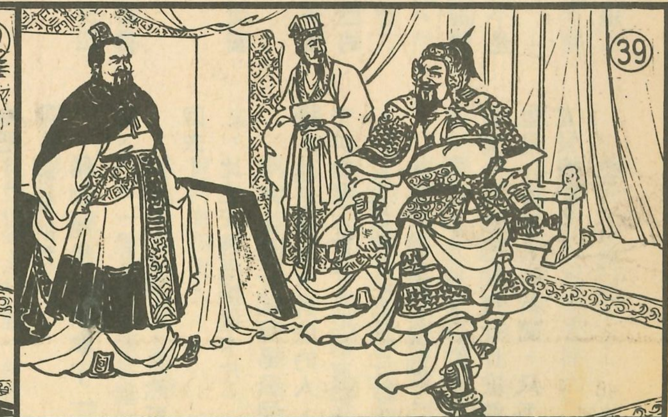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37　張郃、高覽在半路上尋見韓猛，收拾敗殘人馬，一同來見袁紹。袁紹大怒，一定要把韓猛處斬。衆官苦苦求情，才免了他的死罪。



38　審配擔心曹操再去烏巢劫糧，勸袁紹增派重兵前去保護。袁紹採納了他的建議，並叫審配回鄴都去督糧。



39　審配去後，袁紹令大將淳于瓊領了兩萬人馬去防守烏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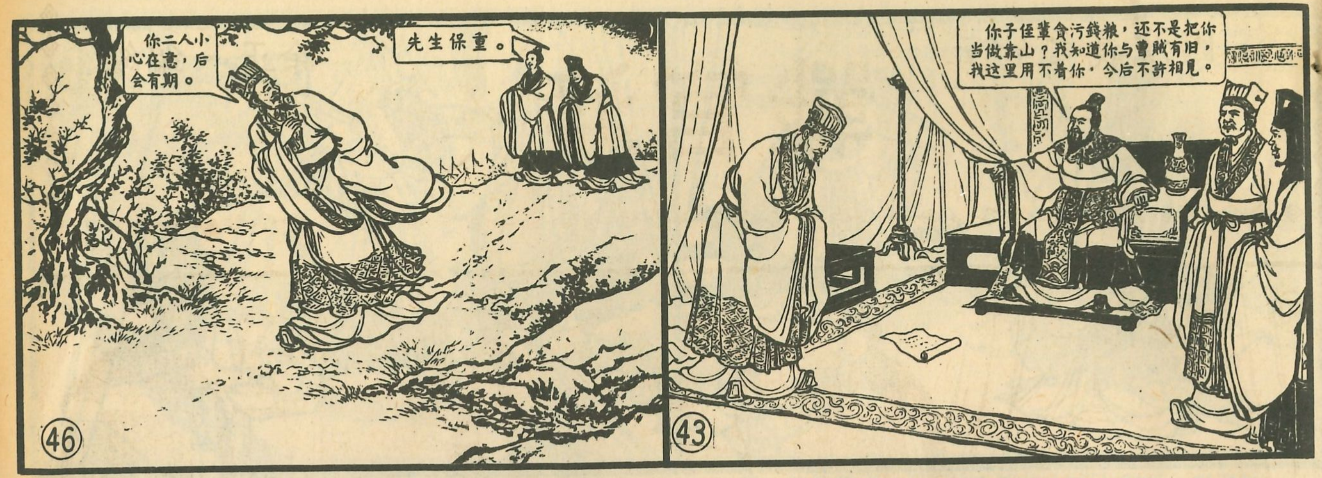
40　謀士許攸深知淳于瓊性剛嗜酒，不能擔當這個重任，勸袁紹另派別人前去。袁紹不聽，反把他罵了一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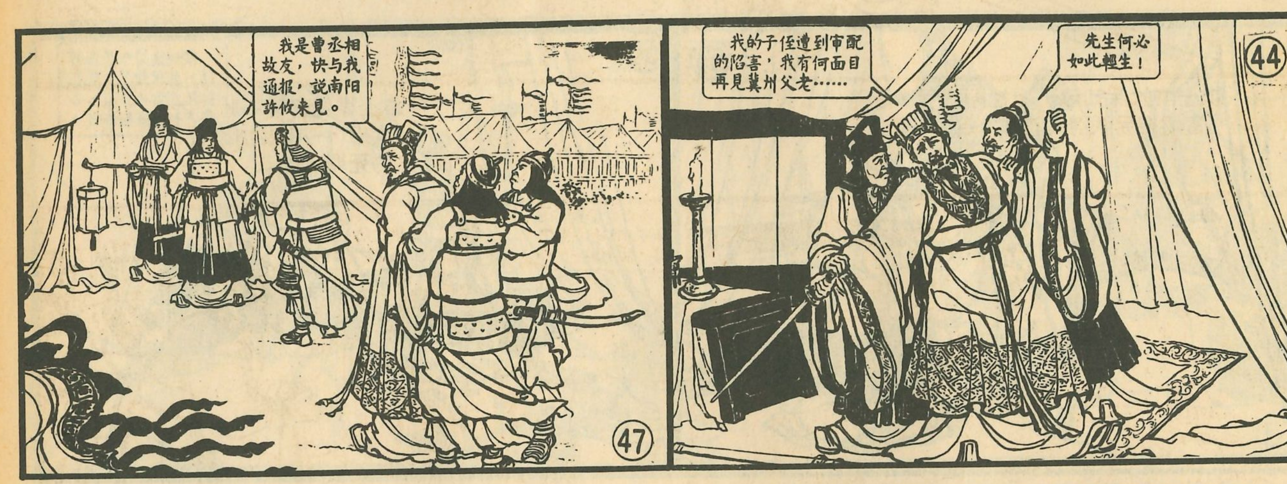
41　許攸悶悶不樂，接連幾天托病不出。一天，忽有巡路軍士，捉得曹軍細作來見。許攸略一審問，知是曹操派他往許都去給荀彧送信。即叫軍士從他身上搜出那封信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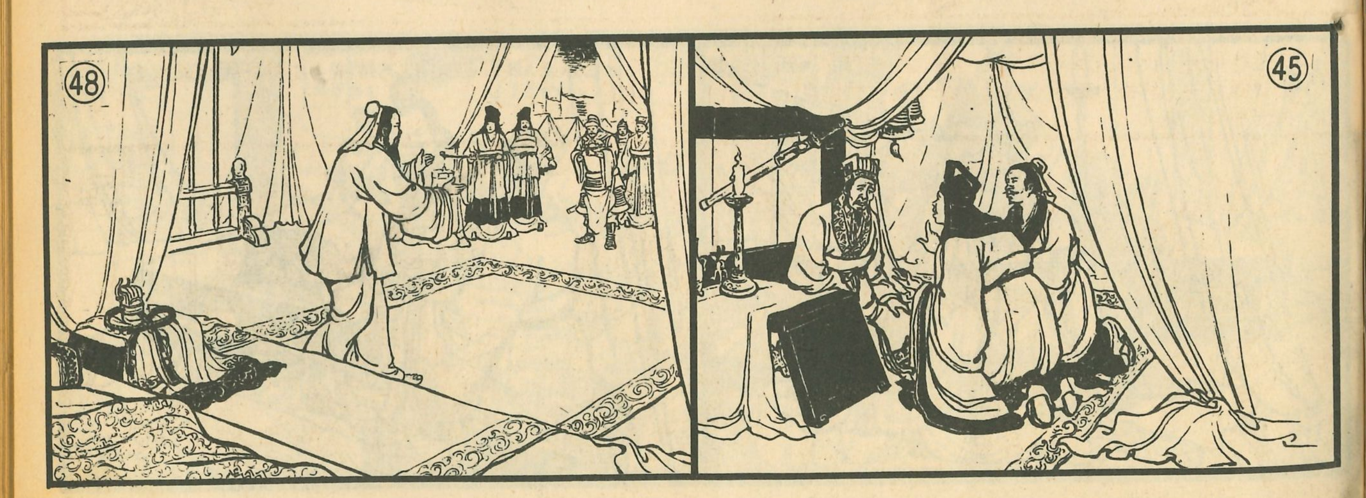
42　許攸看過了這信，就來向袁紹獻計說：「官渡曹軍缺糧，正向許都催運。我軍如果分兵進襲許都，曹操必然回兵去救。那時隨後掩殺，可獲全勝。」袁紹不聽。



43　許攸還想勸說，忽然審配從鄴都送來一信，說許攸的子侄貪污錢糧：：。袁紹看了信，突然對許攸大罵起來。



44　原來審配與許攸不和，許攸明知這是受了審配的陷害，回到住處，越想越氣，正想拔劍自刎，却被左右勸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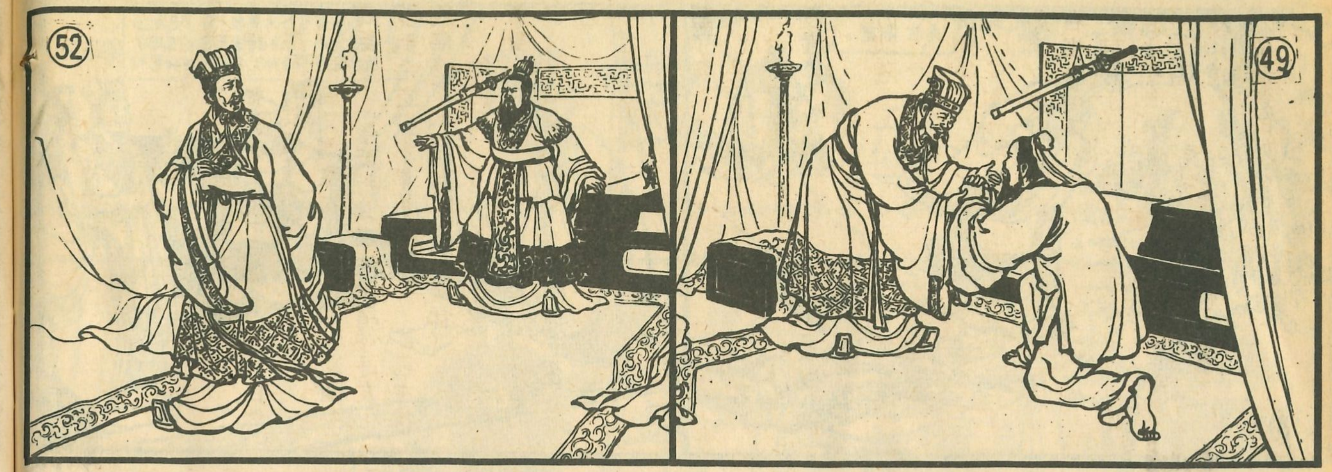


45　左右都知道他年輕時與曹操友好，便勸他棄袁投曹。還說袁紹不納忠言，久後必爲曹操所擒。幾句話頓時把許攸點醒，便和他們二人細細計議。

46　當下計議停當，許攸乘着黑夜，單身出營，去投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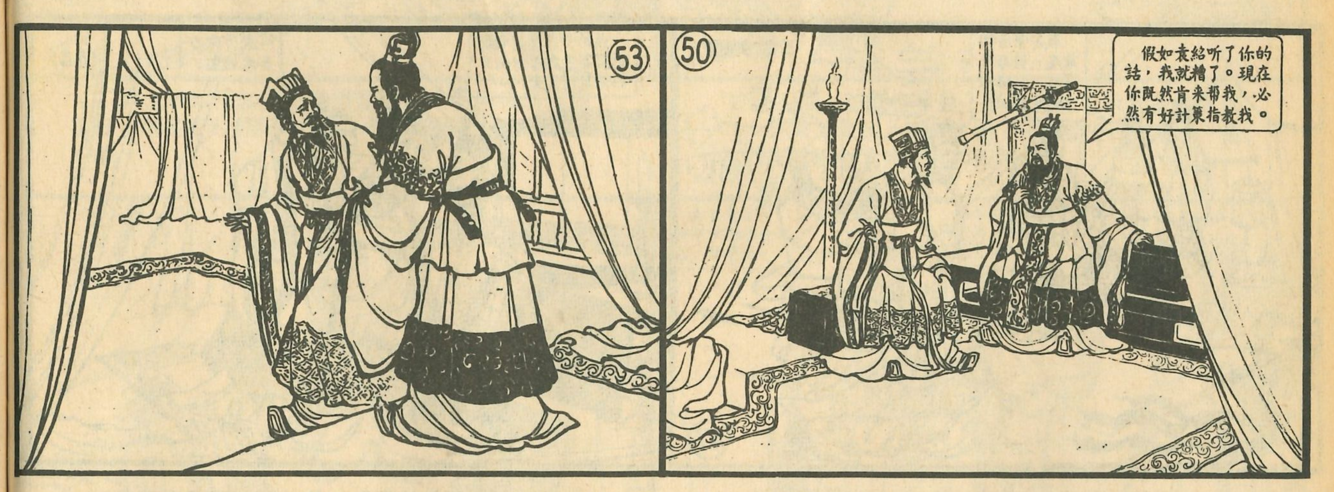
47　許攸走到曹營附近，被伏路軍人拿住，一徑解到大寨。

48　曹操剛要解衣歇息，聽說許攸私奔到寨，萬分高興，連靴子都來不及穿，赤着脚出來迎接。他遠遠看見許攸，就歡笑起來。



49　曹操携着許攸的手，步入寨中，向許攸拜倒在地。許攸慌忙扶起。

52　曹操也笑道：「確實沒有這麼多，只剩下半年軍糧了。」許攸站起來，一邊往帳外走，一邊道：「我誠意前來投你，你却只管騙我，以後怎麼相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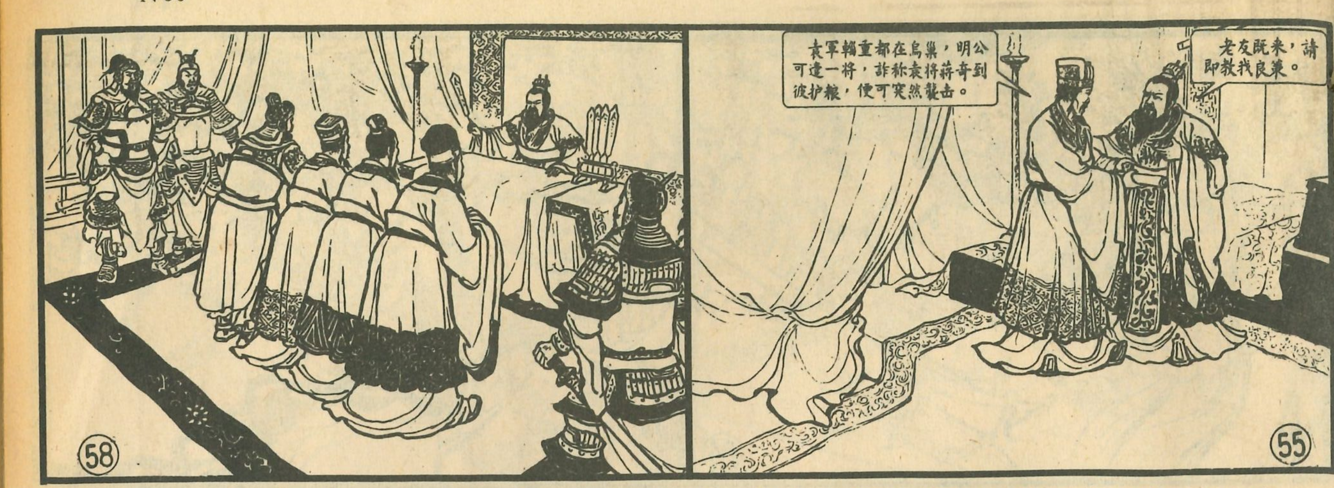
50　曹操穿好衣冠，請許攸坐了。許攸便把在袁紹處的不如意事，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一直說到他向袁紹獻計，輕騎襲取許都的話，曹操不由得驚叫起來。

53　曹操又拉住了許攸，低聲說：「實不相瞞，只有三月可支了。」許攸又氣又笑地說：「人家說你是奸雄，果然不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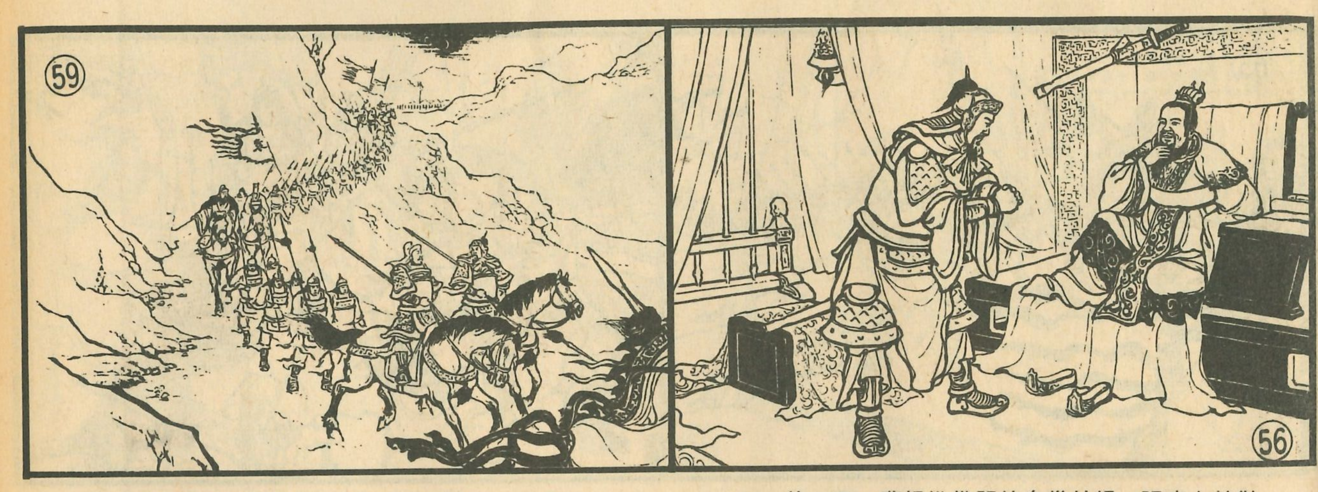
51　兩人談談說說，非常高興。許攸問起軍中存糧多少。曹操說：「可以支持一年。」許攸笑道：「恐怕沒有這許多吧？」

54　曹操道：「這叫做兵不厭詐。」又附着許攸的耳朵輕輕說：「千萬不能告訴他人，軍中只有這個月的糧了。」



55　許攸聽了，忍不住高聲說：「不用瞞我，糧已盡了！」曹操驚問：「你怎麼知道？」許攸這才把知道這件事的前後經過說了，又把搜來的信還給曹操。曹操拉着許攸的手，請他劃策。

58　傍晚，曹操敎荀攸、賈詡、曹洪同許攸守護大寨，夏侯惇、夏侯淵領一軍埋伏於左，曹仁、李典領一軍埋伏於右，以防袁軍劫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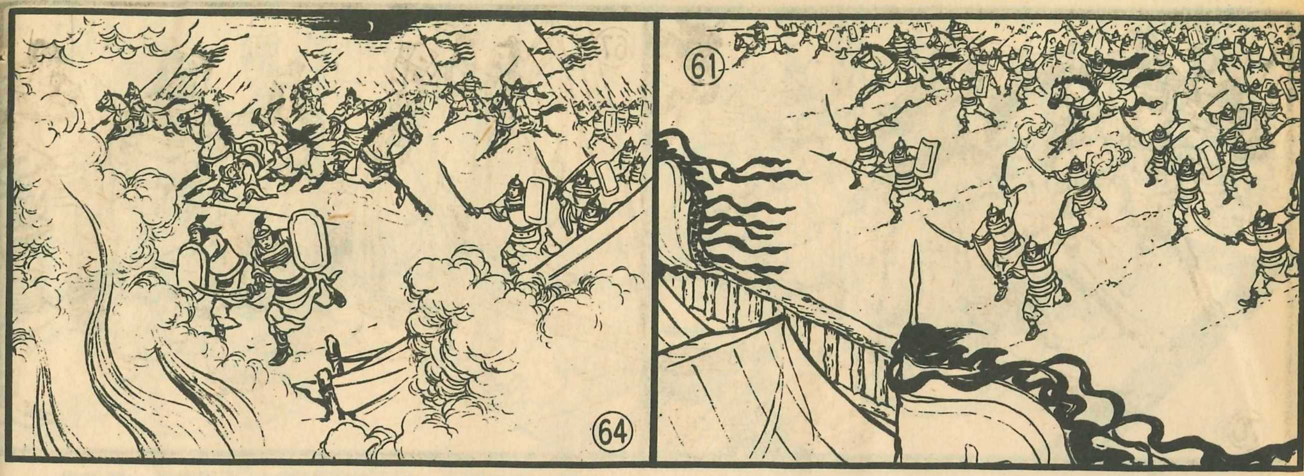
56　第二天，曹操準備親往烏巢劫糧，張遼上前勸阻說：「烏巢囤糧之處，袁軍必有防備，只恐許攸有詐，丞相不可親往。」曹操說：「許攸倘若有詐，他必然不肯留在我寨中。」

59　曹操又敎張遼、許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後；他自引諸將居中。率領五千人馬，打着袁軍旗號，在星光下，悄悄地向烏巢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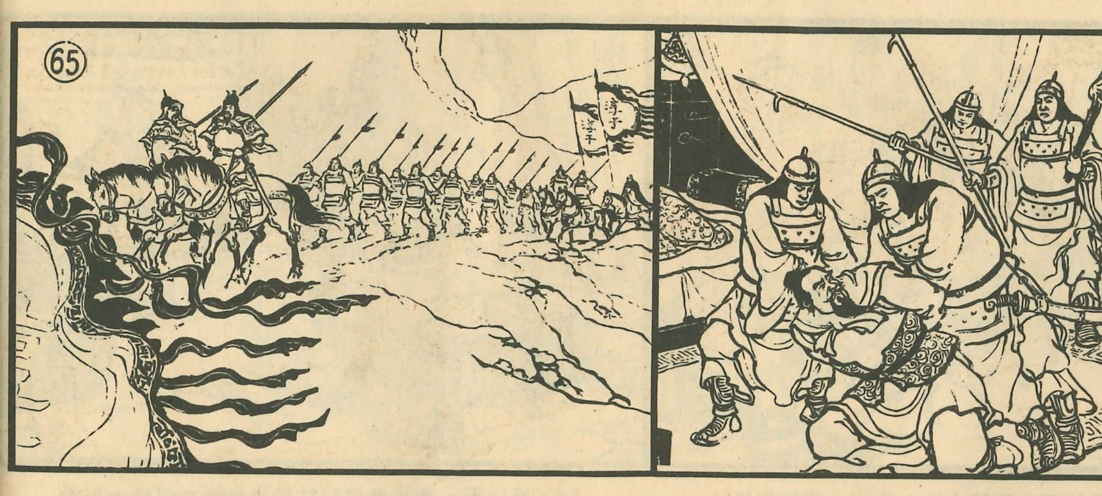
57　張遼還不放心，又說：「雖然如此，也須提防袁紹乘虛前來劫寨。」曹操笑笑說：「我已經想好了。」張遼這才放了心。

60　曹軍前隊經過袁紹別寨，守寨兵看了看旗號，盤問了幾句，聽聽回答得不錯，就放他們通過。一連經過數處，都這樣混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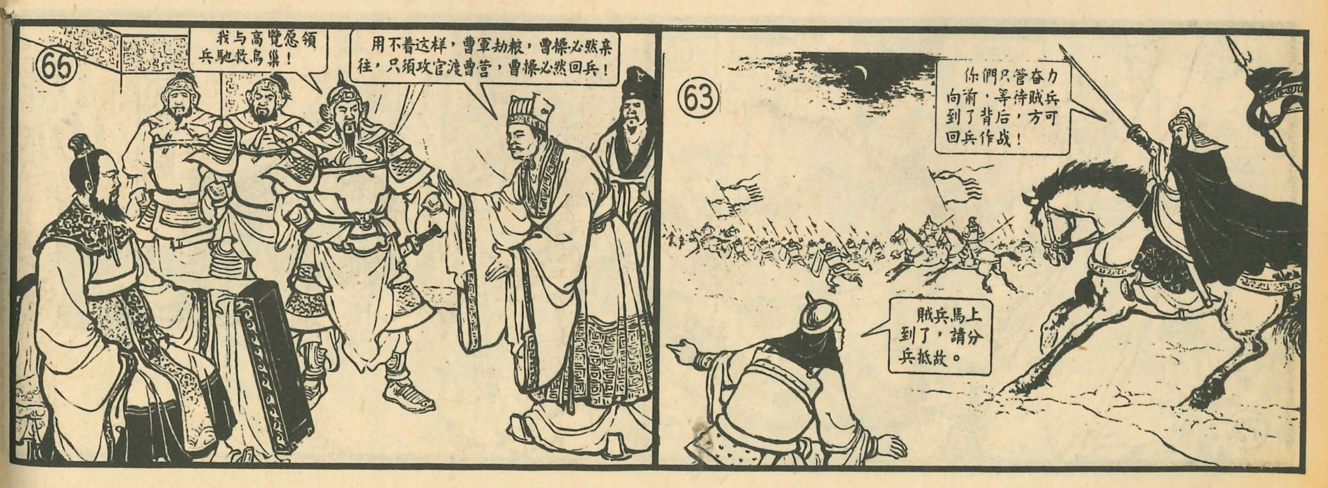
61　曹軍行到烏巢時，四更已盡，曹操令軍士點起火把，鼓噪直入。

64　霎時火焰四起，烟霧瀰漫。等這兩個運糧官驅兵來救時，曹操率領諸將勒馬回戰。兩個運糧官抵敵不住，都被殺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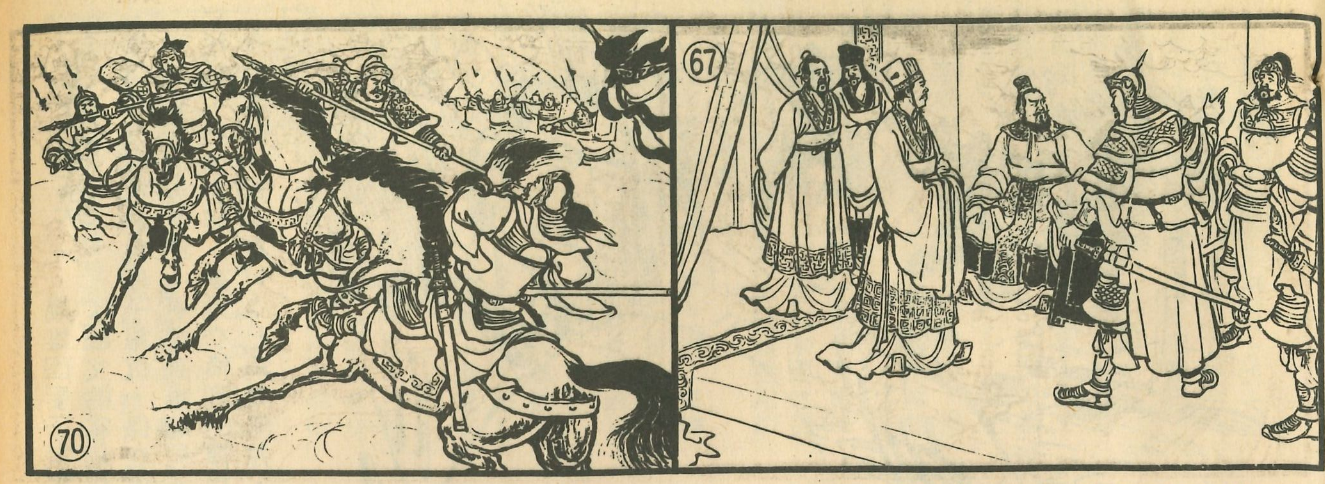
62　這時，烏巢的袁軍守將淳于瓊正醉卧帳中，聽得外面天翻地覆的聲音，方從夢中驚醒，跳起來問時，已被撓鈎拖翻，給曹軍捉住了。他的部下將士趕來相救，也都被曹軍砍倒。

65　曹軍燒盡了袁軍糧草，殺散淳于瓊部卒，盡力奪取他們的衣甲旗幟，僞裝淳于瓊的敗兵回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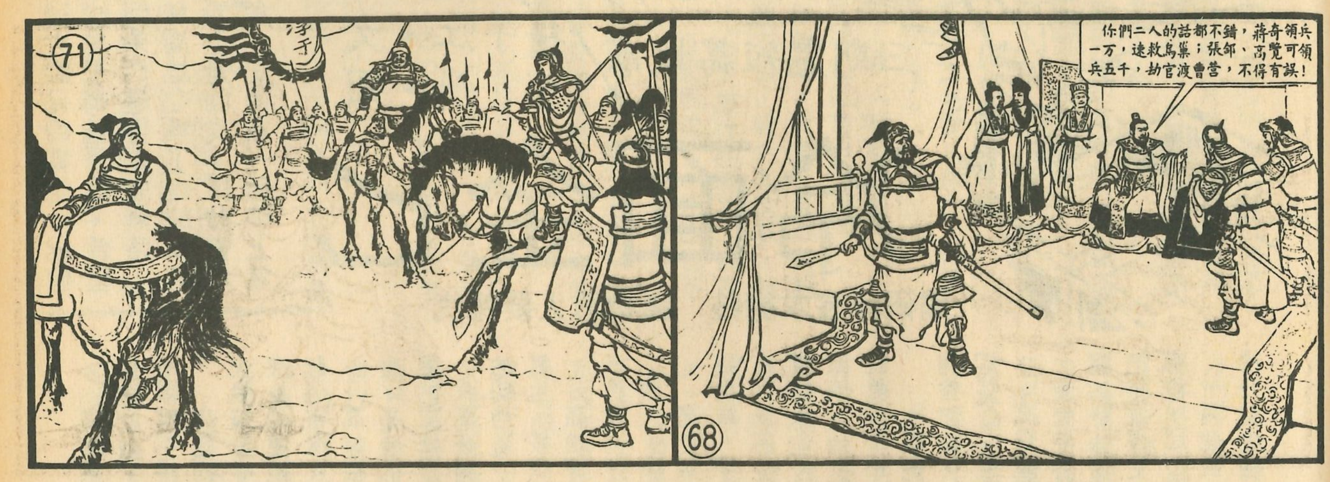
63　這時，周圍糧屯，都已給曹軍燒着，恰巧淳于瓊部下有兩個運糧官回來，見屯上火起，趕來救應。曹軍飛報曹操。曹操却置之不理，只顧教軍士向前。

66　再說袁紹這幾天正在惱恨許攸私逃，忽報正北上火光滿天，知是烏巢出了事，急聚衆人商議。張郃等主張去救烏巢。郭圖等却主張去劫官渡曹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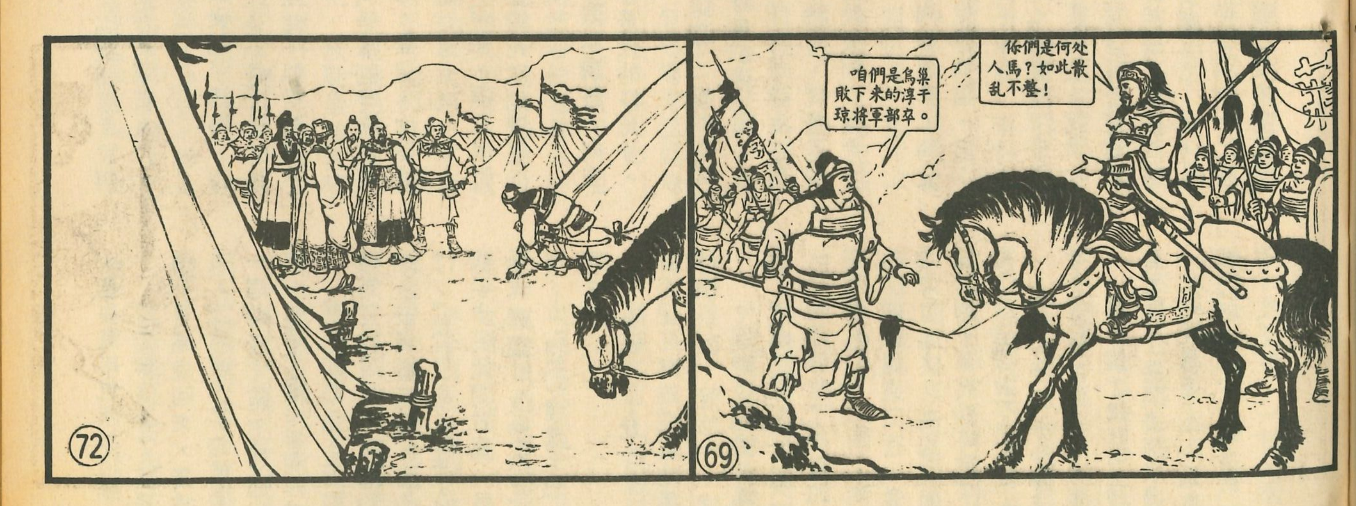
67　張郃說：「曹操多謀，外出必爲內備，以防意外。現在如果攻曹營不利，那就更難收拾了。」郭圖道：「曹操只顧劫糧，哪會留兵在寨中呢？」再三請求袁紹，派兵襲擊曹營。

70　蔣奇繼續驅馬前進，冷不防張遼、許褚從前面飛馬趕來。張遼大喝一聲，蔣奇措手不及，被斬於馬下。



68　袁紹聽了兩人的話，覺得都有道理，決定派蔣奇往救烏巢；又命張郃等往官渡劫曹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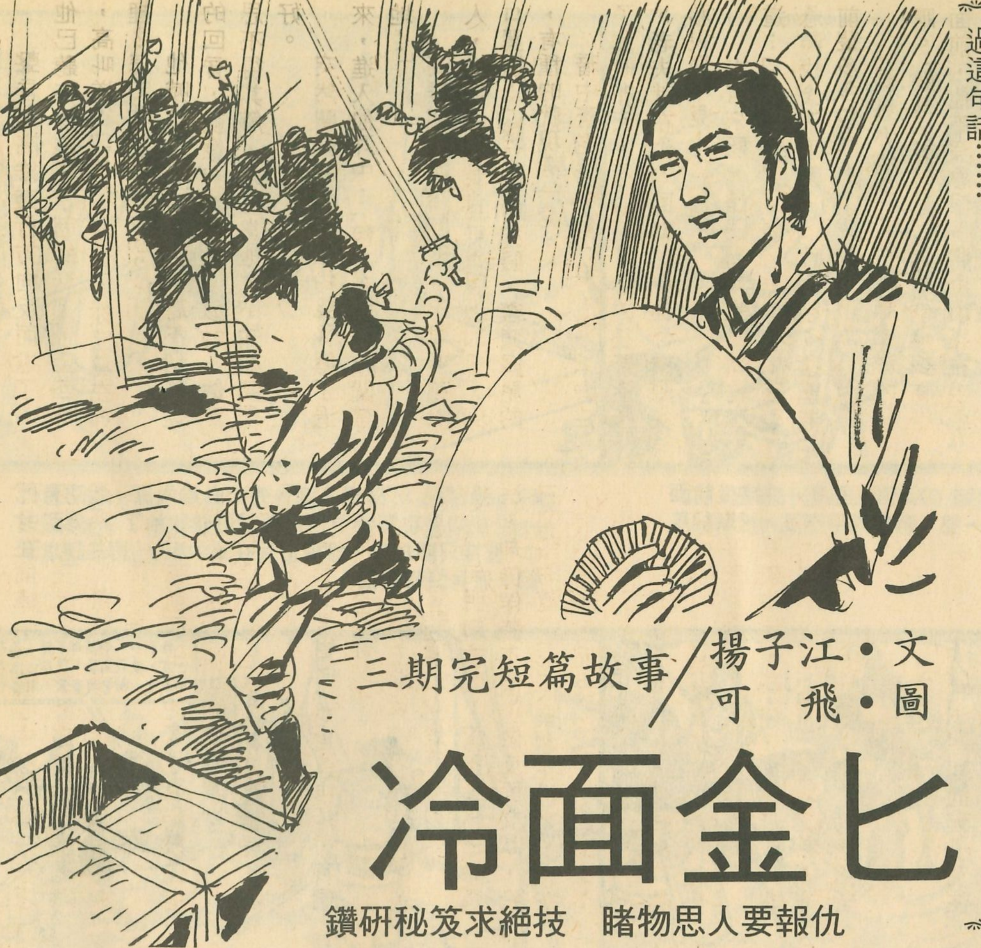
71　張遼、許褚殺散了蔣奇的兵士，又使人裝做蔣奇的部下，飛馬去報告袁紹，只說是烏巢的敵兵，已被莊奇將軍殺散。



69　蔣奇領軍朝烏巢進發，行至山僻小路，正好碰上僞裝的曹兵。蔣奇問明是從烏巢奔回的敗軍，並不疑心。

72　那軍士依照張遼吩咐的話，去見袁紹說了。袁紹放了心，就不再派人馬往烏巢去接應。只添兵往官渡去。(待續)

上文提要： 高雄因妻子被害，又敵不過大師兄凌霄生，遂偸了師父的掌劍秘笈，帶着他兒子高登潛逃，希望學得秘笈的招數為妻子報仇，但在逃亡中又被師弟們趕得走頭無路，幸得銀鬚老叟救助，更認高雄的兒子為徒，又和高雄交換了他的掌劍秘笈，然後告辭。高雄交換到的禪功極度，一看全是回文，請教當地食店掌櫃，其中有句：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記得在一怪碑上看過這句話……



三期完短篇故事／揚子江・文 可飛・圖

冷面金匕

鑽研秘笈求絕技　睹物思人要報仇

高雄感嘆了一聲：「我們原本有個快樂的家，是被仇家弄到家破人亡，有家歸不得！」

高登幼小的心靈受到了損傷，睜大眼睛道：「爹，仇人是不是你說的甚麼掌劍雙絕……」說至此，似乎是想不起名字來。

高雄接口答道：「是掌劍雙絕凌霄生，是殺你娘的仇人，登兒，你要緊緊的記住。」

高登聞言，心如刀割，淚盈滿眶的切齒道：「我一定要殺死掌劍雙絕凌霄生，替娘親報仇。」

高雄含淚點頭，表示讚許，向兒子打量一下道：「這才是我的好兒子，小鐵人，冷不冷？」

高登舞動赤臂赤腿道：「爹不是叫我小鐵人麼？小鐵人怎會怕凍怕冷？」

任何生物，都具備有適應生存環境的本能，高登的不怕冷，就是這個原因，加之他已被調教成銅皮鐵骨，就更加不怕冷了。

一陣燒烤野味的肉香撲鼻，高登聞香而起，高雄是怕兒子嘴饞，道：「等等，還未燒透。」

高登連連搖頭道：「爹會錯了意思，登兒聞香想到了就要過年，我們收藏的野味還不夠，我要去打一隻雪獱把年過得更豐富點。」說着，不待高雄應許，已一溜烟走出岩洞。

高登武功不弱，從小調教，已盡得乃父衣鉢，單獨出獵已是司空見慣，是以高雄也未加阻攔，聽其自去。

可是事情有了蹊蹺，延至傍晚，還不見高登回來，高雄也不禁慌了起來，因為違反了他單獨行動「時不超過一個時辰，距不超過一里方圓」的約束。他連忙躍出岩洞外探望。

雪花如鵝毛，天變得好快，原想循高登的足跡不難找到，但一看，足跡全被飛雪掩沒，已是綫索全無。心忖：「登兒一向很遵守約束，從不越雷池半步，此間方圓一里，環視可見，毫無遮攔，怎麼不見他的影子，難道……」想到壞處，不禁心中忐忑不安。

「登兒……登……」聲震山谷，回音不絕，高雄在雪地裏邊尋找邊高聲呼喚。

一個時辰過去，高雄的足跡已踏遍了方圓一里，他已失望了。

忽然傳來了高登的回音：「爹，我在這裡。」

回聲似遠又近，像發自雲霄又像是傳自地底，高雄四面探望仍不見高登的影子，高聲叫道：「登兒，你在那裡？我怎麼看不見你？」

「爹，我不小心掉進洞底，好好玩呀！」高登在應着他的爹說。

高雄這才辨明方向，問道：「你可有受傷？」邊問邊跑了過去。

高登應道：「一點也沒有受傷，這地方很寬大，很多倒吊的石頭，還有……」

聲音離高雄奔行方向反而遠了，他已聽不清高登下面的話了，猛回身，高叫道：「登兒，登兒，你究竟在那裡？怎的話音突然中斷？」

他喊破了喉嚨，再也聽不到高登的回音，就像突然消失了似的。他百思不得其解，呆在當地，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聽到一個蒼老的聲音傳了過來，進入他耳中：「何來莽漢，擅闖禁地！」

高雄聞聲四下回望，不見有第二人，知道指的是自己，怒上加怒，回口罵道：「瞎了你的狗眼，藏頭露尾的，有種的就現身一見。」

暗中蒼老聲哈哈一笑，道：「磨練了九個春天，還消不了你的狂野性子，老夫就在你的面前，只怪你肉眼凡胎視而不見！」

大有來頭，頓使高雄見風轉舵，道：「是那位高人？請指點，在下因心急尋找犬子下落，以致失態，還望老前輩多多包涵！」

「要見你的兒子，得蒙上你的眼睛。」聲落的同時，一條黑巾飛到高雄面前，他不暇思索，將黑巾操在手中，蒙住雙眼。

轉眼聽到有脚步走在前頭，並道：「隨老夫來。」

高雄接受了命令，循聲跟進，默記方位，判斷去處，走不幾步，發覺不對，覺得時而左轉時而右行，斷定已身在佈陣中，他心中雖然有些忐忑不安，表面上却泰然自若，不顯露絲毫緊張，禮貌地道：「勞駕帶路，感激不盡，請教是……」

走在前頭帶路的蒼老聲音截住道：「用不着攀交情，我就是我。」

高雄笑道：「為人必須禮當先，在下沒有錯呀！」

蒼老聲音道：「老實告訴你，我們的人都恨透了你父子。」

高雄一怔，道：「却是為何？」

蒼老聲音道：「你是明知故問。」

一句明知故問，證實了高雄的想法，却仍佯裝不懂，做反面文章，投石問路的道：「老人家你在說笑，為在下指點迷津，反說恨透了，任誰也不會相信。」

坦直的維吾爾族人經不起高雄的激將，道：「尊長遺命難違，否則你父子來得去不得。」

原來如此，高雄放下忐忑不安的心，吃驚的道：「無名老……」老怪的怪字嚥住了，改口道：「犬子的恩師老人家……」

「已仙逝四月有半。」

「安息何在？在下想率同犬子前往祭奠。」

「恕難奉告。」

一死百了，還有甚麼可以秘密的，高雄順水推舟，恭敬不如從命。

行行復行行，盞茶時間過去，領路的老人煞住身形說了聲：「到了！」

高雄聞聲止步，聽見高登有氣無力的呼喚，忙應道：「登兒，爹來了，不要哭。」話聲中，身形已被一無形的引力帶動，身不由主的向下飄落，似是墜落無底深淵，正欲拉開蒙面的黑巾視察，似覺不當，忽又忍住了手，登兒的叫聲就在前面，聞聲辨向，把登兒摟抱在懷中，父子重逢，這份激動快慰眞是非筆墨所能形容。

正在這時，蒙眼的黑巾已被揭去，眼前一亮，身在一座拱形的寬大山谷中，削壁環托，高不可仰，地上綠草如茵，百花鬥艷，儼然一片怡人春色，別有天地，喜不自禁的驚叫道：「綠草，正是禪功極度上所載的地址。」

提到禪功極度，忽然警覺狐疑地電目一掃四週，竟然不見半個人影，連剛才領他進谷的老者也不見了。他疑心頓生，想到領他進谷的老者途中對他甚不友善，說是尊長遺命難違，又說他們的人恨透了他父子兩人，既是這等敵意，還會讓我拿走禪功極度的另一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如强行，自己根本就不是他們的對手，他們此刻是避而不見，無疑是埋伏窺伺我的行動，等我找到另册，然後以多為勝的搶奪，坐收漁人之利。

他疑念至此，頓覺束手無策，想了一想，低聲問高登道：「登兒，爹是蒙着眼睛入谷的，經過情形一點也不知道，你說說，你是怎麼樣到此的？」

高登想了一想，道：「我不是出來獵雪獱的麼？找了好半天被我發現了一隻大雪獱，我正要掏出彈子，但我又不忍心下手……」

高雄截口問道：「說簡單點，後來怎麼樣？」

高登道：「牠咬住一隻兔子往山跑，我知道牠既不食掉，就是留着餵牠的小獱，果然，我猜對了……」

高雄怒道：「叫你長話短說，儘是嚕嗦甚麼勁？」

高登道：「是！爹，我錯了！」頓住不敢說下去。

高雄催促道：「說！快說下去。」

於是高登長話短說的道：「老獱咬住野兔逃，我就追，脚底一踏虛，就掉進這裡來。」

高雄再道：「說詳細些，是怎樣掉下來的？」

叫他長話短說，又叫他詳細的述說，高登眞是左右為難，感覺無所適從，大眼珠直瞪。

時不我與，高雄急了，道：「我問你答，比如你掉進水塘裡，掉到樓梯底下，這回你是掉到那裏去？」

高登道：「爹不是說這是谷麼？我就掉進這谷裏來。」

高雄哭笑不得的道：「蠢材，我是問你掉進谷底，在半空中看見些甚麼？」

高登這才明白，道：「爹是問這個。」

高雄急不及待的問道：「正是，快說。」

高登凝神的道：「像個大烟囱，好高好大……不，不是，烟囱是圓的，它像甚麼，啊，像寶塔，不對……」

高雄截口道：「是的，是的。」

高登有些糊塗，問道：「爹，你說是的，是烟囱還是寶塔？」

高雄沒有理會兒子的問話，自言自語道：「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

高登問道：「爹，你說甚麼井七角？」

高雄不答反問道：「爹不信你是自己到谷底下的，是誰幫你下去的？」

高登搖搖頭，道：「沒有人幫忙，我就像坐在搖籃裡，一飄一飄的下來，好好玩。」

高雄心裡有數，帶動兒子的身形，道：「那就對了，我們去看看那井。」

他雖是被蒙着眼睛到來，但他的記憶裡知道由談話處去井邊是要轉幾個彎的。

高登走着想起一事，問道：「爹，你說是井，這井怎麼沒有底？」

高雄笑道：「這整個山谷就是它的底，它就是谷的門。」

高登似懂非懂，却不敢再去追問，緊跟着父親高雄身後走向所謂的井。

轉了兩道彎，高雄機警地一回顧，見身後無人，忙自懷中掏出那本禪功極度絹册，塞進身旁一支鐘乳石的縫隙之中。

高登覺得有些奇怪，叫道：「爹，你……」

高雄急忙用手按住兒子的口，不讓他說下去，低聲道：「千萬不要洩露，他們得不到這本絹册，我們父子的性命就可保全，知道麼？」

高登聰慧過人，這回是眞的懂了，會意的點點頭。

「記着爹的話，不要怕。」高雄拉着兒子往回疾走的道：「假如反臉動上手來，別忘記摔迷魂彈。」

他知道不敵，還要作孤注一擲，所恃者只是迷魂彈，未免太過存僥倖之心，除此他實在沒有第二法門，九年茹苦含辛忍受冰天雪地的折磨，爲的就是尋找禪功極度另一册，如今要找尋的東西就在眼前，機會那能錯過，勿怪他要冒死追求，置生死於度外，借句成語比喻：不成功便成仁。

他邊走邊對兒子道：「盡頭處向左拐，當心暗樁。」

高登有些不懂的問：「爹，你認識這地方？」

高雄答道：「禪功極度附圖上載得明白，不要多問。」

越是接近盡頭，高雄越是緊張，右掌心已扣好了暗青子，蓄勁待發，看看離盡頭不過丈許，高雄煞住前衝之勢，矮身四下打量一下，見無動靜，遂低聲吩咐兒子高登道：「在這兒等着，見爹一抬手就大喊一聲喂，知道麼？」

高登點頭細聲道：「知道了。」

高雄吩咐完畢，一提功力，步步爲營的邁進五步，暗青子已蓄勢待發，稍假思索猛抬左臂。

高登看得眞切，應手大喊一聲「喂！」

話音未落盡頭轉角處，响起一陣「啪啪」之聲。

高雄先入爲主，認定是暗樁，不假思索子午釘循聲雨點般的打到，待看清已是後悔莫及。原來是一羣蝙蝠被高登的喂聲驚動，自甬道向外飛去。

高雄正在後悔自己的孟浪，耳際便傳來怒吼聲：「誰？膽子不小，竟敢擅闖閻君洞府禁地？」

聲落影現，是兩個手執鐵戈的虯髯壯漢跟一個儒衫文士，由三人神情看出，以儒衫文士爲首者。

高雄向三人抱拳道：「在下高雄。」目注兒子又道：「這是犬子高登，在下父子是被貴府中人引導來此，無意擅闖洞府禁地。」說得可算是不卑不亢。

那儒衫文士神情倨傲，目無餘子的道：「誰問你這些，你說，死在地下的兩隻小蝙蝠，可是你打死的？」

高雄傲骨天生，不懼的道：「打死兩隻蝙蝠，何須大驚小怪，沒甚麼了不起！」

高登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見爹强硬，便又插口道：「虎豹我都打死過，一兩隻蝙蝠，眞不在話下。」

高雄橫了兒子一眼，斥道：「小孩子，知道甚麼，不准多嘴！」

高登被罵，不敢正視他的父親，畏縮的低下頭來。

儒衫文士冷哼一聲道：「你觸犯本洞府不殺生不流血禁律，得以血還血，自斷一臂贖罪。」

高雄寒意在心，口中逞强道：「貴洞的律法，可曾公諸於世，要天下武林江湖都遵守，閣下要我自斷一臂，這話未免太過自尊自大了吧？」

儒衫文士道：「那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高雄把心一橫，他是寧折不屈，道：「願領教高招！」

儒衫文士狂傲的道：「好，你既想死，本少主就成全你，在未過招前，要交代我定下三三奪命辦法，讓你死而無怨。」

高雄頂撞的道：「好大的口氣，且聽聽你的三三奪命辦法，我看要不要修改修改或廢掉。」

那儒衫文士怒極反笑道：「視死如歸，死到臨頭還是處之泰然，佩服佩服！」

略頓又正色續道：「三三奪命，就是先讓你三招，然後在三招之內敢逆我者橫屍當場。」

高雄哈哈一笑道：「在下原以爲所謂三三奪命有何奧秘，原來是閣下在取巧而已。」

儒衫文士一怔，道：「取巧，本少主不明你的意思，你得說出個道理。」

高雄早已想好，不假思索的道：「那裏是讓三招，分明是利用三招時間來尋找對手的破綻，這就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你能說不是隱藏了自己，讓對方在明，你在暗，在下以爲閣下的三三奪命應改爲三三取巧才是。」

英雄識英雄，儒衫文士前倨後恭的道：「你的話似乎言之有理，但强者尊者讓三招之擧，武林襲行已久，那又是怎麼說法？」

高雄也就不爲已甚，語氣和緩的道：「依在下愚見，動機是以鼓勵提携後進的成份居多。」

儒衫文士雖倨傲自大，但却能容物，聞言點首道：「有道理……」欲言又止。

高雄乘機逢迎道：「不過，少主是維護禁地，那又當別論。」

儒衫文士取笑的道：「擅闖禁地，殺無赦，那麼閣下也不能例外了。」

高雄帶笑道：「在下理當例外。」

儒衫文士道：「爲何？」

由儒衫文士問話時的友善表情，高雄已看出決無加害之意，把忐忑之心放下，舌辯道：「在先我已奉告是受接待而來，自不能與擅闖禁地者同日而語，而且更是受仙逝老主人授意，應受接待。」

略一頓，一指高登道：「犬子是老主人的徒兒，說句高攀的話，咱們是自己人。」

儒衫文士趨前拉住高登的雙手，道：「小師弟，辛苦你了，恕我初時不敢相認，先父向我提到你時，說你還在襁褓之中，轉眼快十年了，難怪長得這麼高，比比，愚兄不過高你一指，讓我看看，嗯！果然俊拔超凡，了不起，了不起！」

他這話一半是說給高雄聽的，十多歲的孩子說懂也只能懂得表面。

高雄聽了不喜反憂，不忌材的人總是少之又少，老人不傳兒子傳外人，是誰也會妒恨的，探龍潭、入虎穴，連命都在人家手中，動念至此，不禁寒慄，遂明謙暗防的說道：「少主人太恭維犬子了，其實他蠢得像條牛，知子莫若父，我這是經驗之談。」

儒衫文士疑信參半的道：「是麼？不會吧！」

臉色一正，繼道：「既明白了是一家人，就應接待洗塵，但請恕本座有難處，解了擅闖禁地之結，解不了觸犯洞府不殺生不流血禁律之結，爲了人性法理兼顧，恕本座不恭只好得罪了。」

高雄一驚，倒退二步，本能地蓄勢戒備，以防不測。

儒衫文士裝着沒有看見，高聲指派道：「左護法，將他父子押進先父故居面壁。」

高雄怒吼道：「姓閻的，你想幹甚麼？」只是吼聲，並未行動，因他有自知之命，妄動只是以卵擊石。

「趕快！」聲音發自高雄身後，聽來熟悉得很。

高雄聞聲猛的回轉身，見是個稀鬚老者，臉露慈祥，全不像有惡意。

高雄一抱拳道：「尊駕想是左護法，有何指教？」

稀鬚老者還禮道：「閣下錯把好意當作惡意，聽我們少主人的話，自有意想不到的好處，說是受罰面壁，其實是……」

頓住未完了的話，由懷中掏出一本絹卷，走近高雄，一邊遞給絹册一邊低聲道：「禪功極度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武功寶典，怎可以隨便放在鐘乳石的縫隙之中，要是落在外人手裡那還了得，快藏入貼身。」

一切全落入別人眼中，高雄沒話好說，愧謙的接過納入懷中，面如赤血，低聲道了聲謝謝，無意中一瞥，已是不見了儒衫文士的影子，以高雄的內力修爲，落針可聞，却是一無所覺，一向自負的高雄，慚愧多於敬佩。

轉瞬間，他想的很多很多，剪不斷理還亂。輕嘆了一聲，目注老者道：「聽前輩的！」

老者說了聲：「請！」走在前面帶路。

高登走在最後，對發生的事端一切的經過，有些茫然，一步一個問題，全悶在心裡。

* * *

日月如梭，轉瞬間高雄父子被覊留在閻君洞府已是十易寒暑，十年說短如白駒過隙，說長三千六百多天，如在一個艱難中度日如年的人說，眞夠漫長了。

不知高雄父子遭遇的是白駒過隙抑是度日如年，總之一直不見他父子在江湖上再亮相，八成是凶多吉少。

一日黎明，一行人騎護着一輛鏢車，在趟子手喊鏢聲中，過了星星峽，踏進西域疆土向西飛馳。

黃底金字三角鏢旗，隨風飄揚，好不威武！

鵝毛片的大雪不住傾洒，一陣密過一陣。

鏢車是傍山脚疾上，走着走着，突然慢了下來，原來是在攀登一處高起的隘道，隘道險要非常，眞個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

突然一聲如梟的怪叫，起自隘道另一端，聲落影現，四個青衣幪面人一字排立在隘道頂端。

「給大爺們把鏢車留下，大爺便網開一面，放你們生路一條，如若不然，哼！哼！哈哈……」

鏢車停了下來，不用吩咐，各守各的崗位嚴密戒備，一騎趨前打話道

：「在下長安四方鏢局孔少祥，有甚麼地方得罪朋友之處，請當面講。」童音未除，是個小伙子。

「娃兒，扯甚麼野棉花，大爺吩咐你的，沒折扣，想活命就乖乖的把鏢車留下！」聽口氣，還是先前說話的那一個。

孔少祥還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惡言道：「藏頭露尾不識抬舉，別以爲小爺怕了你們，也不打聽打聽，瞎了眼睛。」

「乳臭未乾的黃口小兒，竟敢在大爺面前放肆，敢情你是活得不耐煩了。」幪面人切齒的道。

孔少祥先發制人，不待幪面人把話說完，向屬下一施眼色，暗示號令之下，一陣兵刃出鞘聲及喊殺聲震徹雲霄，鏢師一湧而上，衝殺向幪面人。

四個幪面青衣人似乎不把鏢師們放在眼中，同時發出一陣狂妄的長笑，笑聲中同時推出一掌，首當其衝的幾個人被隔空震飛出丈外，口角溢血，重傷倒下。

誰個不怕死，餘人便躊躇不前，目注孔少祥，孔少祥心知不敵，但一口氣嚥不下去，加之不帶頭身先士卒，怎能服衆，想來想去，唯有一拚，決心已定，揮劍而上，狗急跳牆其鋒眞不可當。

「娃兒交給我，你三人奪鏢去！」命令口吻，無疑是帶頭老大。

餘人顧不了孔少祥，於是一齊回身保鏢，責任在肩，也就不考慮不敵了。

三個幪面青衣人雖然武功勝過鏢師諸人，但一時間也難以得手，因爲他們都是以死相拚。

孔少祥家學淵源，劍道屬上乘，缺乏的就是臨敵經驗不多，內力修爲也淺，跟那幪面青衣人搏鬥了三十餘招，別說制勝，連對方衣角都沒有碰到。

幪面青衣人空手入白刃，輕靈巧妙穿梭在孔少祥劍幕以內，一直不施殺手，像是耍猴子的戲弄着孔少祥，時而高聲招呼同伴：「得手了沒有？」回答的只是：「快了！有點棘手！」

原來有一位靈巧的鏢師，乘對方不注意，探手鏢車，把鏢拿到，威脅幪面青衣人，近身就玉石俱焚，與鏢共存亡。

正在這時，一聲如洪鐘道：「住手！」震住了打鬥雙方，衆目循聲望去，見一個衣衫襤褸的駝背青年岳峙站在鏢車篷頂上。

與孔少祥交手的幪面青衣人，手指駝背青年道：「我道是誰淌這渾水，原來是個要臭飯的，哈哈！」

幪面青衣人哈哈笑聲突然停住，孔少祥就近一瞥，見幪面青衣人口角溢血，缺少了兩顆門牙。

在衆目睽睽之下，這栽和羞辱孰可忍，幪面青衣人心知遇上勁敵，也不能夾着尾巴而逃，硬着頭皮破口道：「那裡來的渾小子，敢暗算你家大爺，有種的過來……」

他的大話未說完，青年早已站在他的面前，他看不出他是怎樣近身的，且變了一個人，一點也不駝背，他探頭鏢車，篷車頂上盤膝坐着一個殘廢老人，這才明白暗算自己的是他。

孔少祥目瞥之下，見襤褸少年身材魁梧，貌似潘安，又像那兒見過，面善得很。

正在心念電轉中，見幪面青衣人錯愕地向後倒退，已忘却身後千丈懸崖，如是摔了下去，定是粉身碎骨。

襤褸青年不假思索，電急虛空一抓一吸，將那青衣幪面人已墮向懸崖的身形穩住，才得倖免於難。

青衣幪面人順水推舟，化敵爲友雙手一抱拳道：「感謝援手大德，請敎在下如何稱呼，容後圖報。」

「用不着和小爺攀交情，我救你是要留活口問話，」命令的道：「取下你的假面具。」

於是那青衣幪面人不敢不從，如言揭下，襤褸青年吃驚的一愣，似不願再看，把頭偏了過去。

原來幪面人的面目可憎，臉如蜂巢，鼻孔朝天，一條刀疤由瞎了左眼通過鼻樑直達右耳根，幾根山羊鬚跟他臉不配合。

孔少祥不禁驚叫了聲：「大漠四殘！」

醜惡是怕別人道破的，他不悅的道：「大漠四殘也是你叫的，目無尊長。」

襤褸青年似乎是童心未泯，接口道：「醜八戒，你叫甚麼名字？」

「人稱老朽大殘苟嘯。」他畢恭畢敬的答道。

「甚麼？你叫狗叫？」

苟嘯不以爲忤，恭敬如前的道：「少俠你聽住了，苟是苟且偸安的苟，嘯是龍吟虎嘯的嘯。」

青年不屑的一瞥道：「你也配自比龍吟虎嘯，江湖敗類吧了！」

大殘苟嘯連聲應道：「是，少俠指敎的是。」

襤褸青年本想再挖苦他幾句，被叫喚聲打斷了。

「登兒，不要難爲大殘，問問跑鏢的，他的鏢局是何人所屬，送到何方？」難道是高雄父子，十年沒在江湖露面，怎可能……

襤褸青年望向孔少祥，這一望等於問。

孔少祥支吾的答道：「這個，恕在下不便稟告，因爲鏢局有責任替囑托人保守秘密。」

大殘苟嘯邀功的道：「少俠，別聽信娃兒的推託，事情經過，老朽全知。」

襤褸青年假以辭色的道：「那你就說說看。」

大殘苟嘯道：「在未說出眞相前，

老朽要稟告一事。」

「何事？別賣關子，快說！」那襤褸青年命令的道。

「是，就是關於我們四殘劫鏢的事，敢說動機是在主持公道。」

「搶人的東西，還敢說是主持公道，你在騙誰？」

「少俠，請不要性急，老朽還未說明正題，」略爲清理一下喉嚨，便又道：「四方鏢局根本保的不是客貨，是送禮給西藏的聖宮，每年都在這個時候晋貢，老朽最近才打聽到，晋貢是爲轉托武聖宮幫四方鏢局的忙，打探被逐出門牆的二師兄開山掌高雄，除掉高雄，他們才會安枕無憂。」

襤褸青年接口道：「老大掌劍雙絕凌霄生……」

盤坐車頂上的老人揚聲道：「不必多問，大殘苟嘯所講的是實話。」

「是……師父。」襤褸青年恭聲應道。

這時，其餘三殘已悄悄的走了過來，恩將仇報，吐氣開聲，三掌齊發，向襤褸青年後心偸襲擊到。

孔少祥示警驚叫：「少俠當心！」已是遲了一剎。

但襤褸青年背後好似長了眼睛，先孔少祥示警旋身出掌，硬接之下，見出高低，三殘被震飛出一丈之外，就像三個皮球，分三個方向滾了出去，襤褸青年仍是岳峙如山，連脚跟都未動過分毫。

大殘苟嘯哭喪着臉求情道：「求少俠原諒我這三個無知的兄弟，放過他們！」

襤褸青年不屑一顧的道：「我只是戲弄戲弄，無心傷害他們，看在主持公道這一點正氣，不追究你們的冒犯，走吧！」

大殘苟嘯鞠躬連聲道：「謝少俠，恕個不殺之恩德！」瞬即帶領其餘三殘鼠竄飛逃而去。

這一切看在孔少祥眼中，幾疑是在做夢，大漠四殘成名已久，算得上是武林頂尖人物，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襤褸青年手下走不過一招就被擺平，只是輕描淡寫的一揮手，勁力就有如此之大之猛，這是事實！他楞了。

「你發甚麼呆？」襤褸青年口吻親切。

「啊，啊，我見過少俠的神功，覺得自己是微不足道。」

「你能虛懷若谷，是好的……」

「登兒，你們都過來。」一聲蒼老的召喚，打斷他未完之言。

「是，師父。」這聲師父聽來有點生硬。

衆人恭立車前，篷頂老人目注孔少祥道：「墨劍孔永祥就是你的父親？」

孔少祥面呈喜色的道：「正是，老前輩認識家父？」

老人衣着跟青年人一樣的襤褸，灰白長髮覆面，孔少祥很難見到他的廬山眞面目，形相活像一具殭屍，一動也不動。

「孔少祥，老夫跟你商量一件事。」

「老前輩儘管吩咐。」

「老夫言出必行，你不能反悔。」

如孔少祥這類初出道的犢兒，那裡懂得江湖上的險詐，一口承當下來道：「少俠援手才得保鏢不失，晚輩理當感恩圖報，老前輩吩咐的事，赴湯蹈火，萬死不辭，決無後悔。」

「很好，第一，老夫要借你的鏢。」

「這……」孔少祥萬分震驚。

老人不容他申辯，就像沒有孔少祥的存在，繼續說第二項的道：「第二，暫時不讓你等回四方鏢局。」

羣情一陣騷動，一人出頭道：「求老前輩，我們都有妻子兒女。」

老人無動於衷，目注孔少祥道：「衣食無虧，替老夫一位酋長朋友牧羊。」

孔少祥把心一橫，頂撞道：「你以爲我們會聽你的！」

「會的，」轉向襤褸青年道：「登兒，不用我吩咐，你應該知道該怎麼做！」

「孩兒遵命！」他是說溜了口，連忙更正道：「徒兒這就出手。」

羣情嘩然，無人留心在「孩」與「徒」的二字之差，都爲自身的遭遇安危擔心。

襤褸青年就像伸手捉鷄，雞雖振翅欲飛，終於做了俎上肉、廚中菜，一一點了他們穴。

老人手執一個小口袋，抛向襤褸青年道：「每人餵他一粒，沒有老夫的解葯，他們一輩子別想回復記憶力。」

那襤褸青年手法好快，瞬即辦好。

老人高聲吩咐道：「上道！」手指去向。

鏢師如言跨馬待發，老人在襤褸青年扶助之下，進到車廂，襤褸青年陪坐一側。

馬蹄答答，車輪轆轆，馬上鏢師個個眼神發直，不復有思想有記憶有悲容有喜樂，活似一具行屍走肉。

安坐車廂的老人，見到襤褸青年神情凝重，關心的問道：「登兒，你有心事？」

襤褸青年尷尬的一笑，道：「沒有，師父。」

「登兒，父子對坐，你應該改口。」

「是，爹！」

「別瞞着爹，說出你的心事，說錯了爹不會怪你，要叫你明白。」

「爹，你的仇人只是掌劍雙絕凌霄生麼？」

原來這對父子竟是十年不在江湖露面的高雄跟兒子高登，高雄怎的變成鬚髮皆白，口口聲聲老夫前老夫後，記得十年前揹着高登逃回故里時，

還是個二十開外的小伙子。

「是呀！」高雄直覺的應：「九年折磨，十年苦修，以及爹的走火入魔半身癱瘓，全是爲了要向凌霄生討回血債呀！」

高登吞吐的道：「爹，幹嗎把孔師叔……」

高雄截口怒道：「不准你稱孔永祥爲師叔。」

高登畏懼的低下了頭。

高雄想到自己說過是不會見怪的，一時忍不住心頭氣憤，遷怒到兒子身上，不由自疚，佯裝笑臉道：「是爹不好，你不要難過，因爲你提到孔永祥，爹才按捺不住久積心頭的氣憤，回想到趙家堡學藝時，孔永祥一直仇視我，還在你外公面前搬弄是非，爹跟你媽的婚事因他差點告吹，後來你媽不幸慘遭毒手，兇手是凌霄生無疑，孔永祥一口咬定是爹幹的，你外祖不容你爹辯口，爲了要留着生命報仇，才在你四師叔武家英的同情協助下，乘夜逃出虎口。」

略頓繼續道：「爹避官道走小徑，冒險逃亡，在快到星星峽就給孔永祥他們追到了，幸喜雪蓋足跡，他們沒有發現我藏身之處，他們在爹藏身之處停下，爹揑了一把汗，疑是被發現，由他們說話聽出騎上三人是三師弟秦明、四師弟武家英，三師弟與四師弟藉詞是上峽禁例，主張回堡覆命，唯有孔永祥非找到爹不可，登兒，江湖重的是恩怨分明，爹能白白放過孔永祥麼？」

「我會殺了孔永祥替爹報仇，但，孔少祥……」他是不敢說下去。

「孔少祥等已失去記憶，不會感到痛苦，倒是孔永祥失子之痛就夠他受了。」

「爹如此做，就算解恨了麼？」

「不！這是略施小懲，這是一小撮的報應，凌霄生才是第一號仇人，第二號就是輪到孔永祥，掌劍雙絕、墨劍，好响亮的江湖萬兒，爲了報仇，爲了我兒揚名立萬，更要殺。」

「爹待登兒太好了，一切都替登兒着想，我一定遵照爹的指示去做，不過……」

高雄截口道：「不過甚麼？」

「怕的是有違恕道！」

「恕道！狗，都是些騙人被殺頭不還手的謊言，武林江湖講的是强者爲尊，弱者喪命。更大而言之，兩國交兵，血流成河，死傷無算，戰敗的臣服戰勝的，這就叫恕道。」

染於蒼者則蒼，染於黃者則黃的高登，右掌擊左掌的道：「爹教訓得很好，使登兒頓開茅塞，我要殺，我要殺盡逆我者，我要報仇！」

高雄含笑不語，手裡不住的撫摸着一尊尺半高的玉佛「借鏢」，高登瞥了一眼，道：「這石雕像有甚麼可貴？爹像愛不釋手！」

高雄抬起頭道：「問得好，你一定還不滿爹搶奪它，告訴你吧，這不是雕像，是至寶玉佛，是屬我們高家的。」

「孩兒不明白，爹不是向孔少祥說只是借鏢，借就是要還給別人的。」

高雄神情凝重的道：「這尊至寶玉佛原是陝北趙家堡傳家之寶，在我跟你媽結婚時，你外祖父把這尊玉佛陪你媽過來的，你媽是獨生女無兄弟姊妹，才獲得這份厚賜，不知因何會落到孔永祥手中，派兒子護鏢，用來獻媚作晉貢之物，照這看來，你外公定已不在人世了。」

高登面呈喜色，道：「那是物歸原主，不算搶奪了。」

突然，迎面傳來馬蹄聲。

「聽！」高雄吩咐兒子道：「看看，準是牧場主人來了。」

高登應了聲：「是！」探首車簾外，道：「一副腦滿腸肥的模樣，不是他還有誰來。」

高雄笑道：「人都是有好處才跑得早跑得快，登兒，你去跟他打交道，遠着他點，當心他的一身銅臭。」接着一陣譏笑的哈哈。

高登身形如箭的射出車外，幾個起落已抵至來人面前，虎吼一聲道：「交換條件準備好了？」

來人一驚，滾落馬鞍，一抱拳道：「少俠別嚇唬我，銀両衣着都準備好了，有多無少。」一指馬背道：「都載在馬背上，我去取來。」

高登阻止道：「不用你費心，小爺自己會取，你給我站遠點，滿肚子肥油，一身銅臭，小爹看不起你這類的吸血虫。」

牧場主人哭喪着臉道：「是，是，你們答應的貨怎樣？」

高登一指身後的鏢車道：「你瞎了眼沒看見嗎？便宜了你，這回你準是一本萬利。」邊說邊自馬背取下大小兩個布包，小的比較輕手，知道裝的是銀両，猶疑有頃，把手中提着的布包又放回馬背上，道：「那匹駿馬小爺看中了。」

「那怎成？」牧場主人焦急的道：「敝場牧羊全靠牠，我是千金不賣的。」

高登電目一掃牧場主人道：「財迷，小爺用將近十四匹的馬換你一匹，你還不知足，惹惱了小爺，準教你吃不了兜着走，後悔就來不及了。」

牧場主人抖顫的道：「那麼，就依少俠。」神情顯露出失了坐騎之痛苦。

言談之間，鏢車漸近，高登拉馬車側，探頭車裡道：「師父，登兒要了牧場主人的烏雲蓋雪千里駒給你代步，你看可好麼？」

「很好，你也要一匹。」高雄語帶讚許。

從未踏過江湖的高登，察言觀色，竟認爲强奪他人的坐騎行爲不算錯，一點也不帶愧色，回答道：「登兒腳程很健，也不慣乘坐。」

「你很機警，我竟然忽略了其餘馬匹都是四方鏢局的火印，那就一馬雙騎好了。」不待高登的同意，高雄就飛身上了馬背，盤坐在馬背稍後一點，向牧場主人一抬手道：「該是老夫要說再見的時候了，恭祝你財運亨通，馬上賺回更好的一匹烏雲蓋雪，老夫送給你這批貨色，都是很馴服很聽話的，你大可放心派用場，他們決不會反抗，哈哈。」

接着便吩咐高登道：「催馬進關。」

高登早在他爹吩咐一馬雙騎時已跨上馬背持韁待發，一聽吩咐馬上一夾馬腹，勒轉馬頭，電馳的向星星峽方向飛馳而去。

那牧場主人失神地呆望着一馬雙乘馳去的背影發楞。

鵝毛片的飛雪仍是下個不停，一陣刺骨的寒風帶着飛雪打在牧場主人的臉上，也冷在他心裡，他不禁打了個冷戰，冷戰把他帶回現實裡。

他試探地對呆若木鷄的鏢衆喝道：「喂，呆着幹甚麼？快動身趕路。」

大出他的所料，果然是很馴服很聽話在催馬開動，他喜得手足舞蹈的走進車廂，在計算着怎樣加倍找回烏雲蓋雪的代價，以及拿去的銀両衣物的損失。

計算間突然一頭伸出窗外，邊落車邊自言自語道：「糊塗，怎忘了帶路。」

別看他腹大便便，跑起路上來比馬還快！

＊　＊　＊

四方鏢局創設不到三年，靠着掌劍雙絕凌霄生名列武林三大劍手的威望，從未失過鏢，眞個是生意興隆通四海，遠近都向他投保。

鏢局設在長安大街盡頭，屋宇宏偉，佔地近頃。

一色高大樓房，青磚圍牆高可二丈，門樓金字鑲嵌斗大的四方鏢局四個大字，配合着兩扇大而高的朱紅大門，更加增添氣派，門前一對坐獅，形象雕刻得十分威猛，象徵着四方鏢局的興隆如日中天。

這日節逢元宵，午牌時分，四方鏢局門前來了個腰佩短劍的青衫少年，洒脫地掏出一張大紅請帖，遞給門丁，門丁接過向那少年上下打量一下，冷冷的道：「不在。」

少年目注門樓，道：「你們去西域晉獻的鏢，可有消息？」

門丁聞言一楞，前倨後恭的道：「公子請等等，四掌櫃不在跟邱總管談是一樣，我這就去通傳。」

「這件事不是別人作得了主的，我在對面涼亭等孔永祥。」青衫少年目無表情的淡淡道，說完逕自向對面涼亭走了過去。

門丁脚步如飛的向大門裡奔去，無疑是進去通報了。

不一會，大門裡傳出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坐在距大門三丈開外涼亭的青衫青年已聽出，暗忖：「定是門丁口裡說的邱總管，我要怎麼應付他，借個詞或藉口來殺他？不，不能，臨來時爹再三囑咐，要留着精神辦正事，不可亂耗眞力，最要緊的切不可打草驚蛇，給元兇聞風而遁。」動念至此，他打定了主意了。

大門裡現身四個人，向涼亭走了過來，走在前頭的無疑是邱總管，在他身後的兩名勁裝漢子，尾後隨的是那個門丁，青衫少年早已看清楚，却裝看不見。

四人走進亭子，在任何人都會站起身來打個招呼，但青衣少年坐在石櫈上連看都沒有看他們一眼，就像是沒有這四人的存在。

「在下邱得標，忝爲四方鏢局總管，人稱『太極劍』，請問少俠如何稱呼？」總管畢竟不同凡俗，招子亮，禮數周到。

青衣少年答非所問的道：「在下找的是孔永祥，不是你邱大總管。」語態冷漠。

太極劍邱得標無名火起三丈，待發又忍了下來，暗忖：「在未摸清這小子底細，不能亂動，失鏢三月一點消息都沒有，這小子沒頭沒腦的提到鏢車事，又指名要見我們的四掌櫃，想必是有來頭。」

動念至此，不以爲然的道：「本座身爲四方鏢局總管，有責任了解少俠駕臨的動機，連大名都不願見告，眞叫本座爲難。」

「拿我拜帖上呈，不就沒有你的責任。」青衣少年語態驕傲如前。

「如本座一定要忠於職守呢？」太極劍邱得標說話時盯着青衣少年雙目，像是要找出他心中的答案。

青衫少年避過邱得標的視線，冷冷的道：「那是你自己的事。」

太極劍邱得標以牙還牙的冷冷道：「那你一輩子也別想見到我們四掌櫃了。」

高登第一次面露笑容，但是冷笑，道：「不妨走着瞧。」

太極劍邱得標腦門都要被氣怍了，但仍强忍着問道：「這麼說你是誠心來找麻煩的，你也不估量估量你有多大能耐，敢到我們四方鏢局撒野。」

青衫少年聽若未聞，一道清晰的笑臉閃躍在他俊面上代表了回答，但那是不屑的一笑。

太極劍邱得標咬牙切齒的道：「好個狂妄自大的小子，邱某對你客氣，你竟跟我來這一套，不給你點厲害看，你是不會知道天高地厚的。」

說着，猛一回身，向隨來站在身後一名勁裝少年道：「你先給本座教訓教訓這個狂妄的小子。」

那勁裝少年應了一聲：「是。」手腕翻處，一柄寒光寶劍已握在手中，既輕靈又快速，振劍欺身，劍尖指指青衫少年鼻尖，盛氣的道：「小子，亮

劍吧，小爺甘尚武，今天要教訓教訓你小子，讓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青衫少年連眼皮沒眨一下，安坐如故。

甘尚武不耐煩的補上一句：「小爺叫你拔劍。」

青衫少年不屑的一顧甘尚武道：「好漢不打上門客，這就是你們四方鏢局待客的禮數嗎？」語態的冷漠，令聽者不寒而慄。

不知甚麼時候，涼亭四週圍滿了看熱鬧的觀衆。

青衫少年就像不會武功，輕抬手腕，伸出二指撥開甘尚武的劍尖，緩緩地站直身子，目光一掃在場幾人，冷冰冰的道：「在下不屑和你們動手，除非我覺得你們該死時，我還不一定用劍。」

邱得標聽得一陣毛骨聳然，莫測高深，但甘尚武是有所感受的，青衫少年只是伸出二指撥他的劍尖，他持劍的手腕就如承千斤重壓，身不由主的被迫退了兩步，知道青衫少年的狂傲是憑眞材實料的，但面子却丟不了，同時仗着自己人多，憑着一股血氣之勇，一領劍訣，欺身向青衫少年心胸刺到。

眼看劍尖已遞到只距青衫少年胸前寸許，正面圍觀的觀衆，都爲青衫少年捏把汗，「啊！」的驚叫起來。仗着人多逞兇的甘尚武也捏了把汗，錯愕間沉腕撤劍，倒退五步倚靠在太極劍邱得標的身後。

原來他聚集十二成功力的當胸一劍並未傷及青衫少年的毫毛，他驚魂甫定回憶當時的情形，似覺青衫少年週身存着一道氣牆，把他遞到的劍逼向一旁，是那門子的內功，既不像金鐘罩，更不似罡氣，難道已練成金剛不壞之身，正猶疑間，一聲嬌叱，把他帶回現實。

「住手！」聲音是那麼嬌嫩，有如出谷黃鶯，人也更俏，款擺着向涼亭走了過來，來的是個白衣裳少女。

自始落實的青衫少年，不禁也被這個嬌美聲音所吸引，不由自主的循聲望去，驚艷地暗忖：「不可爲美色所惑，壞了復仇的大願！」

心念雖是如此，忍不住的還是再投以一瞥的目光，只見她蓮步輕移間，腰際飄着一束粉紅色的劍穗，有緻的襯托出一股巾幗英雌的氣息。

她又在發嬌嗔的道：「邱總管，你們又在仗着人多，欺壓外鄉人？」

邱得標跨前一步，畢恭畢敬的道：「姑娘只看到一面，妳如看見他剛才的驕傲狂妄自大目中無人的那副神氣，妳會比我更生氣。」

青衫少年一點也不感激她的好意，他還疑心她是四方鏢局的人，不理不睬的，坐在原位，敢情以靜制動，成竹在胸。

她輕瞟了他一眼，道：「難怪別人說你驕傲自大，一副冷冰冰的面孔，給人看了像進冰窟一樣，你還不快走，待會兒墨劍孔永祥叔叔回來，你要走也走不了。」

聽口氣更證明她也是四方鏢局的人，青衫少年原本想致謝她的關注之情，但一聽，反而更冷漠了，道：「不勞姑娘費心，在下不會無緣無故的呆在這裡，請便。」

一聲響脆的耳光摑在青衫少年的面頰上，他臉上頓時顯出一個五指尖葱的掌印，他不獨不怒，連看都沒看她一眼，仍是冷漠得可怕！

「你這人眞怪，怎不還手？」她帶點悔意的問道。

青衫少年緩緩的道：「男不可與女鬥。」

她似乎沒有聽到青衫少年鄙薄自己的語句，失神地盯視青衫少年的臉上，一瞬也不瞬。

青衫少年從未被女子如此盯視過，心中不禁忐忑，這種感受是他從來未有過的。

當二條視綫碰在一起時，她才警醒自己失態，臉也紅了，但只是一眨眼工夫，未被邱得標發現，警醒後想起青衫少年的鄙薄之言，遂駁斥道：「我看你是少讀詩書，歷代巾幗英雄多的是，『不讓鬚眉』這句話你可懂嗎？」

青衫少年答非所問的道：「姑娘何必淌這渾水，還是避開的好。」

「我偏不走，要我走可以，除非你馬上還手。」這姑娘也夠古怪，只聽說不准你還手，沒聽說打了人要人還手。

「在下如不聽妳的吩咐呢？」

「姑娘我有辦法要你聽。」嬌叱聲中，卡地一聲佩劍龍吟出鞘，一振劍道：「本姑娘寶劍之下，不殺無名之輩，報上名來。」

觀衆在一旁交頭接耳一陣，相繼離去，這舉動是說明好戲收場，她是故作姿態。

「在下也有同感，姑娘的芳名？」

「告知你也好，讓你死得明白，銀劍玉女凌雲英，你呢？」

「歉難奉告。」

這回可眞激怒了銀劍玉女凌雲英，不再故作姿態，一領劍訣，舞起銀虹萬道，欺步嬌叱，攻向青衫少年的左肩，快捷無與倫比。

太極劍邱得標在一旁暗自心裡高興，只是沒有鼓掌叫好。

在這危在一頃的情形之下，青衫少年理應出劍迎戰，誰也想不到他仍穩坐原位如故，包括了銀劍玉女凌雲英都大爲不解，但有一個人理解，那就是曾吃過虧的甘尚武，他本想知會凌姑娘一聲，但又以自己身份低微，不敢出聲，暗自爲凌姑娘捏把冷汗。

在這種不還手尷尬情形下，銀劍玉女凌雲英有些騎虎難下，刺他一劍，於心不忍，收招，當着太極劍邱得標等人的面前，這面子就丟大了。於

是，靈機一動，暗忖：「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不傷要害，給他帶點彩，不就兩全其美了。」

她心意既決，忙卸去五成功力，拿準部位，劍走偏鋒，一式「鳳點頭」絕招，指向穩坐如山的對手左肩，猛狠刺到。

劍及血如泉湧，她不禁駭呆了，她原以爲劍刺出，對方會本能向右一閃，最多不過傷及表皮，那曉得事與願違。

她一呆之下，不自覺地關切的問道：「你爲甚麼不閃躲？」

「我如閃躲，豈不叫姑娘失望。」聲音仍是那麼的冷冰冰。

他的回話刺痛了她的心，她不知因何對他有這種感覺，一股莫名的委屈頓湧心頭，半晌才綻櫻唇擠出一個字：「你……」

正在這時候有人高聲叫道：「四掌櫃回來了！」

銀劍玉女凌雲英已聽到馬蹄聲連忙還劍入鞘，關切的道：「你眞的不走？」

「我要走，早就走了。」

一行十數騎已抵鏢局大門，在紛紛落馬間，邱得標趨前向一位年五十左右、身穿錦袍的中年人躬身一禮，然後走近附耳談了一陣子。

只見穿錦袍者含怒道：「有這等事！」

一聲含怒的高叫，打斷錦袍人的未完之言：「孔永祥，小爺等你很久，滾過來。」

聲音發自涼亭，這無疑是那青衫青年。

錦袍人劍眉一挑，向涼亭走去，追隨在他身後的不下二十之衆。

錦袍人駐足亭外，沉聲道：「你找我有甚麼事？」一副目中無人的神態，盯視着青衫少年。

涼亭的週圍，這時已被尾隨錦袍人而至的衆夥所包圍，氣氛沉重得令人窒息。

青衫少年也沒看衆人一眼，電目逼視着錦袍人問道：「你就是墨劍孔永祥？」

錦袍人冷冷的道：「多此一問，快說你找我孔某人有甚麼事？」

「索討二十年前的一筆欠債。」

「你是何人？」

「少爺高登。」

「原來是個名不見經傳的犢兒，小子，我孔永祥相信你說的是眞話，身在江湖，誰也少不了仇家，總結一句話，强存弱亡，亮出你的劍吧。」

當着衆人的面，孔永祥不願高登攤底牌，是怕罪在自己，用心在隱惡，再說，他根本沒把高登放在眼中，更想不到面前的青衫少年就是開山掌高雄的兒子，他早就把他父子淡忘了。

這正中高登的下懷，他也不願別人知道他太多的，他還有比這更深的血海大仇待報，他要讓仇人在明他在暗，攻其不備，一舉殲仇。

突然包圍圈裡响起搖旗吶喊的聲音：「幹掉這個小子！」「將他碎屍萬段！」「那裡來的野種！」「沒長眼睛的小王八羔子……」

*　　*　　*

一聲震耳欲聾的冷笑長聲，發自涼亭裡，震懾住衆人的鼓噪，瞬即鴉雀無聲。

高登震懾住了衆人的鼓噪，續揚聲道：「怎麼？想仗人多！」聲音甚是驕傲而又冷漠。

墨劍孔永祥不禁心裡也暗佩高登的膽識，却面呈不屑的道：「小子你也夠狂的，不想想你有多大能耐，場中任何一位都是武林江湖道上數一數二的人物，成名之日，你小子還未投胎……」

「廢話，納命來！」

一聲龍吟，兩柄一長一短一墨一黃的寶劍交接在一齊。

場中有識貨的驚叫了一聲：「莫邪金匕。」

莫邪金匕，乃是上古神兵，雖較普通寶劍短了五寸，但是吹毛立斷，削鐵如泥，且金光閃耀中，當之者耀眼如盲，墨劍孔永祥聞聲心寒，暗自提高警覺。

交叉的兩柄劍，已滑及劍柄，久久無法分開，無異是在暗較內力，場中氣氛更是緊張刺激。

初春的陽光，是令人喜悅溫暖的，忽然一團烏雲掩蓋了太陽的光輝，大地呈現一片片陰暗，象徵着四方鏢局門前涼亭生死之搏，即將發生濺血悲慘結局。

陡地一聲卡察一聲脆响，兩劍驟分，身形暴退，旗鼓相當，各退五步。

高登左肩頭原已結疤的劍傷，被震裂開，鮮紅的血順着手臂向下流。他一點也不關心臂傷，他被復仇的怒火所吞沒，挺劍再上，帶起萬道金光，千朵劍花，一式師門絕學「開天闢地」，把墨劍孔永祥困進禪功極度劍氣之中。

墨劍孔永祥爆起一聲震人心弦的大喝！脚踏游踪七巧步，輕靈巧妙的避過「莫邪金匕」銳不可當的鋒芒，一時尚找不出可乘之隙。

「姓孔的，一味躲閃，你不覺汗顏麼？」

「你小子別發狂，大爺自有制你之法，你等着瞧。」

墨劍孔永祥苦在不能正面攻敵，必須一曲三折閃避高登的莫邪金匕鋒芒，始能攻出一招半式，好在以長攻短的抵消了一半。

他一味游走閃避是心計，他是要待高登失血過多不支，坐收漁人之利。但，事與願違，高登越攻越猛，攻得墨劍接應不暇，盡失主動先機。

（未完．二）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茶餘共話興亡事　巾幗英雄說古今

那是久遠的年代了，浩浩長江東逝水，春柳又秋花，已不知歷代多少個寒暑，淘盡了多少英雄人物，既然歷盡多少興廢事，是非成敗也轉成空，楚家漢家，都不過作了漁樵話，又何必嘆浮生，指落花，正是：一將功成萬骨枯，代代江山血染紅，若嫌那血腥噁心，落花也更值得人憐惜了，要知那落花雖是無情物，化作春泥却更護花。其實眞英雄、眞豪傑，大智若愚，大勇若怯，隱於屠沽，遊戲人間，那英雄事蹟更膾炙人口，風流韻事也最斷人腸，今日把杯紙上，何不聽在下說一段奇俠風流的英雄事蹟，且看那眞英雄、眞豪傑的眞面目端的是怎麼個模樣。

各位看官，且隨同在下進入那時光隧道，妙極，何必紙上把杯，那三江口上，碼頭岸邊，就有好大一座棧房，有酒有茶，三開間的大門面，更有三進的大院落，供貴客未晚先投宿，大堂之上，大碗酒、大塊肉，豪客呼之即來，這邊廂，雅座憑窗，觀賞那江上煙波，任思緒沒入蒼煙叢裡，江展暮雲無際，看岷江水滾滾南流，金沙江滔滔西來，好一派磅礴氣概，長江水就起自你的脚下，滚滚滔滔，浩浩渺渺，奔騰東去。

既已通過了時光隧道，今之宜賓，可就是古之叙州府，北障邛崍枕峨嵋，背倚大涼，回首望，白雪皚皚山連天，大雪山下，好一座康定溜溜的城，眞個是：鎭西蜀，控三江，地張河岳。別以爲那是彝藏之地，近南蠻苗夷之區，既有了通商往來，自也成爲交通樞紐，商旅必經之地，是以那叙州府六市三街，人煙輻輳，攘往熙來，好不繁華，尤以那三江口岸，招商棧店林立，其中又以這家中原棧，客似雲來，座上客常滿。

這一日，黃昏，落日斜照，把那開敞的大堂，照得滿堂紅，那數十張桌面，亦賣了個滿堂紅，只聽喝六呼么，行令猜拳，喧聲震耳，店小二奔忙穿梭在人客之間，好不熱鬧，遲來的酒客，找不到位兒，只得退了出去，一個青衫客掃了一眼，不自覺含笑點了點頭，也正要退出，櫃枱後忽然走出一個老者來，吸着兩尺多長的旱煙竿，只一滑步，已攔在那青衫客身前，道：「先生請留步。」

那青衫客微退了半步，含笑道：「本想買醉，可惜沒座兒，聞名不如見，中原棧果眞客如雲來。」

老者的手中旱煙竿一指，道：「垂簾之後，自有雅座宜賓，先生遠來是客，這大堂之地，豈不有屈尊駕！」

青衫客一怔，從老者的炯炯雙眸，目光移落老者旱煙竿頭那大如鷄卵的煙斗上，頷首道：「閱盡天下人，人稱金眼鵰，必是尊駕了，失敬得很。」

老者微微含笑，道：「老朽這雙老眼不花，先生請。」

那知一言未了，驀聽一聲暴响，

有人大喝一聲：「嘿！老子遠來亦是客，怎不看座兒？」

敢情是個環眼粗眉的漢子，在拍打櫃枱，早有個小二哥搶上前，一瞪眼，喝道：「你也不打聽打聽，這店是誰開的，敢情是吃了豹子膽！」

那漢子不但塊頭大，個子更高，聲如霹靂，道：「一把銅壺煮三江，倒也有個耳聞。」

早又有兩個小二哥搶上來，皆因那漢子這一大喝，偌大一個店堂，登時都沒了聲息，那麼多人客全都驚嚇得怔住了，全都停杯停箸，轉過頭來向這邊望，看看這個漢子好大的膽子，方圓數百里地，誰不知這店是江三爺開的，一把銅壺煮三江，江湖上威名遠震，竟有這麼膽大的漢子，敢來放肆，誰不驚嚇。

搶來的兩個小二哥個子也不小，挽袖子掄胳膊，齊聲喝道：「大膽！敢來放肆！」

漢子狂笑一聲，道：「爺膽比斗還大，正要來會姓江的。」

中原棧開門做買賣以來，大概這還是第一遭兒，有人膽敢前來放肆，三個小二哥都怒不可遏，揚拳頭，那知正要搶上，才滑出半步，驀見那漢子身後轉出一人，搖手道：「慢來慢來，我這裡賠不是了。」不過那麼一躬身，可不是奇了，三個小二哥拳頭揚在空中，不但拳頭落不下來，全都已動彈不得，有如木雕泥塑，店堂中的人客登時發出一聲喊來，也都驚得目瞪口呆。

金眼鵰一怔之下，也丟下青衫客，搶了過來，却見功夫，只那麼一飄身，已來到那兩人面前，抱着旱煙竿一拱手，含笑道：「敢情是鬼影手高爺駕到，老朽一時眼拙，有失遠迎，倒是老朽的不是了。」

這人比那漢子矮了半個頭，先前跟在漢子身後，是以不被注意了。這人白淨的面皮，三十上下的年紀，穿得光鮮華美，全不像江湖中人，和那漢子一高一矮，一黑一白，可眞是個鮮明的對照，只見他一掀眉，道：「好眼力！閣下大概就是人稱金眼鵰的金爺了，一根煙竿走江湖，五岳三山會朋友，却也失敬了。在下正是高翔，浪得虛名，適才好生無禮，啊！」

言尙未了，驀然紅霞一閃，鬼影手高翔與那漢子忙退後一步，只見紅霞斂處，兩人身前落下一個紅衣少女，店堂中的人客登時一陣騷亂，七嘴八舌，有人叫道：「紅姑娘來了，啊呀！」有人說：「有好戲看了。」有人壓着嗓門兒打哈哈，說：「這兩個渾蛋要遭殃了。」

金眼鵰跺脚一皺眉，道：「虹姑，沒妳的事，回去後堂。」

那紅衣少女不理睬，目光一掃，只一旋身，紅衫再又閃出一片紅霞，拍拍連聲，那三個目瞪口呆的小二哥登時能動彈了，只因正當撲出之頃被人打了穴道，是以穴道一解，全都站立不穩，仆倒在地。

鬼影手笑瞇瞇道：「好！好身手！」金眼鵰伸出旱煙竿一攔，那少女倏地一旋身，竟打從他左面滑出，纏腰的金絲軟鞭已取在她手中，就勢劈出，鬼影手一聲啊呀，身子往後便倒，那知鞭梢兒打從身上貼衣掃過，鬼影手仍然好端端的站在原地，簡直像沒動彈過一樣，金眼鵰再又叫道：「虹姑不得無禮！」少女怒叫道：「好賊子，敢上門欺人，老爹，你別管，今兒非懲戒這賊子不可。」

紅衣少女上步揚鞭，只聽啪啪連聲，金絲軟鞭化作一片金霞，連環鞭劈、打、掃、纏，眨眼已十數鞭，那高大的漢子避閃的兩鞭，一聲啊喲！軟鞭上的倒鉤已把那漢子的右袖撕下一大塊，臂上的鞭痕也見了血，暴吼一聲，嗆郎郎，拽出背上的大環刀，鬼影手先前顯然輕視了這紅衣少女，雖未被軟鞭打中，却也不由暴怒，怒却不形於色，只一聲啊呀！似是站立不穩，跟蹌一俯身，金眼鵰霍地一圈臂，抓住少女的左臂一帶，已把少女推過一邊，右手旱烟竿一晃，搶在少女身前，道：「高爺和這位大哥，可都是長輩英雄，諒不會與後生晚輩一般見識，得罪之處，老朽這裡賠不是了，却是高爺的銀丸打造得極其精巧，失落了太可惜，請高爺收回。」

說話間，金眼鵰已從旱煙竿的煙斗中，拍出一顆黃豆大小的銀丸來，托在掌中，送去高翔面前。

那漢子袖破臂傷，雖然只不過破了皮膚，大庭廣衆之前却也丟人難堪，那肯罷休，哇哇怪叫，大環刀一擺，鬼影手把他的右肘一托，漢子的右臂登時軟軟地垂了下來，那可全是眨眼間，快得無人覺察。

鬼影手高翔已從金眼鵰掌中取過銀丸，道：「果然名不虛傳，佩服佩服。」

金眼鵰呵呵一笑，道：「這就叫做不打不相識，高爺和這位大哥請，那邊廂有宜賓雅座，已備下薄餚，替兩位洗塵，老朽即來相陪，今後咱們還要多親多近。」

即刻吩咐小二哥帶路，進入那宜賓雅座，中原棧的三開間大門面，一半作了大堂，開門做買賣，供應一般客商酒飯飲宴，左面臨着金沙江，設有雅座迎賓，迎的却是江湖道上的朋友，官宦富商，有頭面的人物，金眼鵰只要點點頭，小二哥也會迎接進去，大堂分雅座三間，是進入後進棧房的通道，也是櫃枱與儲酒之地。

鬼影手與那漢子才進入雅座，金眼鵰立即托着那少女的手腕，一陣揑揉，然後拍了一掌，說道：「你可知今晚險些釀了大禍麼，不知地厚天高，妳可知那高翔是甚麼人？」

原來金眼鵰先前閉了她的曲池穴，紅衣少女眼中噙了淚，金老爹從未

對她如此嚴厲過，金眼鶥是從小抱着她長大的，大了，她的一身功夫，倒有多半是金眼鶥教的，一把銅壺煮三江，江三爺的名頭大了，自也多了應酬，那有太多的時間來傳授女兒的功夫，是以，她對金老爹，比對爹還要親。

金眼鶥把紅衣少女送去後堂，道：「別哭，哈！只道你永不會流淚的，敢情也會哭。」

紅衣少女噘着嘴道：「我這右臂還痛哩，痠軟得舉不起來。」

金眼鶥嘆了口氣，道：「老爹怎會捨得閉你的穴道，你從未出去行走過，那知這鬼影手高翔，乃是個最難招惹的人物，說正不正，說邪不邪，輕功之絕，就我所知，江湖上無出其右，更兼他的銀丸打穴功夫，天下一絕，適才你已見到了，若不是我早有提防，早見過他雙手未動，便已打了我們那三個夥計的穴道，那一顆銀丸便我也接不下來。」

「當眞？」淚珠兒還在眼裡轉，瞪大了眼，也化作一片淚光，紅衣女說：「那銀丸是怎麼打出來的？」

金眼鶥道：「我也只是耳聞，銀丸是由他裝在背上的『緊臂低頭弩』發出，由領口打出，他一低頭，銀丸就打出了，銀丸小，破空亦幾乎無聲，令人防不勝防。」

「我明白了，」少女說：「他手不動，却能打穴的人，被傷的人也傷得不明不白，故被人稱鬼影手，呸！」

金眼鶥面色一沉，道：「妳那知厲害，今天他不是懷着敵意而來，否則我們那三個夥計早已沒命了，皆因那背弩極是強勁，非指力可比，銀丸打中對方，能深入體內，被打的人不死亦重傷了，而且據說他渾身都有暗器，抬臂屈腿，皆能發出暗器，更兼他的輕身功夫奇高，簡直到了來去無踪的境界，是以他隨身雖然從不帶兵刃，江湖上人亦聞名膽喪，今天實是太險了，還幸你雖激怒了他，總算未懷敵意，也不與妳這小孩兒計較。」

紅衣少女伸了伸舌頭，駭然無語，金眼鶥又道：「他這番前來，必有事故，你把他同來的人打傷了，他不與你計較，只怕那漢子也不善甘罷休，當眞那漢子……」

金眼鶥皺看着眉頭苦苦思索，忒怪，怎生不知江湖中有這麼一個人物？

紅衣少女哼了一聲，道：「敢情也有老爹你不知曉的，哼！不過連環三招，已傷在我鞭下了，我說啊，那漢子蠻力倒有兩手，武功麼，其實稀鬆平常，哼！」

金眼鶥沉臉道：「既與鬼影手道弟稱兄，必也非泛泛之輩，我得出去應酬一下，且看兩人是何來意。」

慢慢地走了出來，那大堂之上，落日斜照，還不到掌燈時分，經過一陣騷亂，又復嘈雜聲喧。金眼鶥逕奔宜賓雅座，掀簾而入，雅座以宜賓出名，想是取宜室宜家之意，意在賓至如歸，至於後來叙州府以宜賓爲名，是否即是由此而來，那自是無法稽考的了。

且說金眼鶥進入雅座，不由一怔，皆因雅座裡冷清清，鬼影手與那漢子踪跡不見，只有那青衫客一人憑窗獨酌，這雅座雖然也開門做買賣，接待客商，却除非主人邀請，金眼鶥點了頭的，否則有垂簾與大堂相隔，一般人客不得而入，那佈置確也大雅，右側一排長窗，金沙江在夕陽斜暉裡，成了一江滾滾金湯，前有騎樓，一箭之地，金沙岷江兩江合流，清濁分明，浩浩長江，恰似自脚下奔騰，東西起伏的羣山，與那浩渺的煙波，盡在眼底，那雅座當眞是匠心獨具。

青衫客便是獨據那騎樓一角獨酌，却不賞那三江落日，原來從那軒窗外望，不但可覽江山，且可清楚看此中原棧的大門，來去的人客，都在眼下。

早有個小二哥迎着金眼鶥，道：「金爺，忒是怪事，送進酒菜來，只那麼一轉眼間，那二人却不見了，喏，那酒菜不都還在那桌上？」

若是打從門口走去，店中夥計豈會不見，金眼鶥不由雙眉緊皺，難道兩人一怒之下，不辭而去？却也不動聲色，道：「你聽鸞鈴聲喧，必有遠客來了，快去看看，休似先前一般無禮。」

金眼鶥遣走了小二，走去那青衫客座前，道：「失陪了！先生請多飲兩杯。」

青衫客慌忙起立，拱手稱謝，道：「金爺恁地稱呼，在下如何當得起。」

金眼鶥這時才看得明白，其實是個二十來歲的少年，只是舊衣樸素，非凡的氣度，令他顯得老成而已，端的劍眉星目，宛若玉樹臨風，才要問名姓，少年忽地雙眉緊皺，隨着那少年的目光，只見大門口一匹棗騮駿馬上，一個紫衣少女正飄身而下，金眼鶥不由又是一怔，暗叫：好功夫！

說時遲，那時快，紫衣少女把韁繩拋給迎面來的小二哥，已快步入了店門，金眼鶥何等眼力，適才見少年一睹少女便皺了眉頭，便知少女此來與少年有關，不是麼，就這麼眨眼工夫，那少女已掀簾而入，逕奔少年這張桌子而來，大刺刺地對面坐下，兩個小二哥尾隨跟入，作莫可奈何狀，不請闖進來，因適才金眼鶥已有吩咐，不敢阻攔。

金眼鶥輕搖了搖手，示意兩人退去，正要開口，那少女早豎了柳眉兒，冷哼一聲，說道：「上天追你到凌霄殿，入水追你到水晶宮，任你上天入地，我是跟定你的了，想逃跑，難啦。」

金眼鶥可連眼兒也直了，心想：我們那江虹已算是小美人兒，可被這姑娘比下去了，闖蕩了這麼多年的天下，可眞罕見這般美的姑娘。

那姑娘當眞芙蓉如面柳如眉，別聽她說得兇巴巴的，吐的可是鶯聲，吐鶯聲，便宛若櫻桃乍破。可不奇了，這麼美的美人兒，少年怎倒東藏西躲，聽她言來，反倒對少年苦苦追踪？

只見那少年苦着臉，嘆了口氣，道：「姑娘與我萍水相逢，何必苦纏追迫？我自……」

那少女眉兒挑、眼兒瞪，噗嗤一聲，道：「我替你說了吧，我走我的陽關道，你行你的獨木橋，我偏放着大路不走，要跟你走獨木橋。」

敢情兩人是萍水相逢，可更奇了，適才這姑娘飄身下馬，已見功夫，穿的是綾羅，那飄飄若蟬翼的披肩，豈是普通人家所能有的？

金眼鶥突發楞問，那少女一聲喂，說道：「還不快去取酒菜來，站着幹嗎？」

金眼鶥道：「可眞是老朽失態了，忘了請問姑娘要甚麼酒菜。」

那姑娘按着桌子，道：「好酒好菜，只管取來，我可餓啦，快去快來，喂，且慢，吩咐了快快回來，我有話說。老鶥兒，你休想溜走，跑了和尚，跑不了廟，你敢溜走，我砸爛你這中原棧。」

金眼鶥不生氣，心裡反而樂了，逗小孩兒罵人，原就是老人家一樂事，一聲呵呵，那小二哥本就守候在雅座門口，只一揮手，小二哥自知去準備，金眼鶥道：「敢情姑娘也知有老朽這個人啊。」

誰會聽不出那話中有刺兒，姑娘一挑眉，道：「我知你這老鶥兒心裡在罵我，罵我好大口氣，是不是？吠，別說你這個老鶥兒，便是那一把銅壺煮三江，來到我跟前，也不敢說個不字。」

金眼鶥又打了個哈哈，道：「姑娘，你錯了，我心裡是在說：可惜姑娘你長得太美了，眉兒挑得再高，眼兒瞪得再圓些兒，也嚇不着人。」

那姑娘楞住了，圓眼兒從金眼鶥面上落到那少年面上，驀的一聲：「哎呀！」

金眼鶥一怔，道：「姑娘怎麼啦？」

姑娘道：「我可明白了，虧你一言提醒，難怪他不怕我了，今兒後你敢再躲逃，再想從我身邊溜跑，我不挑眉瞪眼了，我用鞭兒抽你。」

驀然銀光一閃，啪的一聲暴响，好快的身手，原扣在她腰上的一條銀絲軟鞭，圈臂擺出，只毫厘之差，貼着那少年的臉蛋兒掃落，啪的一聲，打在桌上，震得少年面前的杯筷彈跳起來，鞭頭上一隻閃閃生輝的銀鳳，釘在那少年面前，仍自顫動不已，似振翅欲飛，只把金眼鶥驚得目瞪口呆，不僅那少年紋風不動，不躲不閃，面色也絲毫不變，說甚麼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似這般鞭梢照面掃過而不動紋風，便他金眼鶥也辦不到，更令金眼鶥驚訝的是：咫尺之隔，就在眼前，竟不知這少年如何接住那震飛起來的杯筷，杯中酒仍滿，只輕微蕩漾。

那金眼鶥同時也好奇，也替江虹打造了一條金絲軟鞭，偏這姑娘也以銀絲軟鞭爲兵刃，一見鞭頭上那隻銀色的鳳凰，就知是精鋼打造，不但精巧之極，而且鋒銳之極，可知這條鳳凰鞭，招術必然也奇詭之極，而且鋒銳之極，忒也奇怪，他只道替江虹打造的金絲軟鞭，已是匠心獨具的獨門兵刃了，不料這姑娘使用的也是相似的軟鞭，偏就是從未聽聞過江湖上、武林之中，有這門功夫。

少年嘆口氣，苦着臉道：「姑娘，妳這是何苦，我又沒得罪妳，爲何苦苦相逼？」

姑娘道：「你不跟我走，不給我作伴兒，就是得罪了我，問你怕了沒有。」

金眼鶥越更好奇了，道：「請問姑娘，兩位皆是稀客貴賓，老朽也算半個主人，可否讓老朽奉陪兩杯？」

少年忙道：「金爺說那裡話來，正要請敎，只是不敢請矣。」

姑娘道：「哎喲，好酸好酸，老鶥兒，我有話要說，還不給我坐下了。」

店中酒菜皆現成，小二哥紛紛送來，姑娘已不耐煩了道：「第一樁，我要問你，鬼影手高翔已來此間，你不相識，必也有個耳聞，那賊子來到叙州府，就必來你這中原棧……」

金眼鶥道：「可惜，姑娘晚來一步了，就在姑娘來小店之前，呵呵，我明白了，必是看見了姑娘，慌忙溜走了。喏，那邊桌上的酒菜仍在，可不就是爲那二人備下的，原來姑娘是爲鬼影手而來的。」

那姑娘抓住桌上的鳳凰鞭，坐起身，却又坐下去，哼了一聲，道：「且放過他們，早晚是我鞭下亡魂，不怕他逃到天上去，第二樁……」

金眼鶥更駭然了，鬼影手若見了這姑娘就溜跑，鬼影手已算是江湖中人任誰也不敢招惹的魔頭了，却怕了這姑娘，那還了得？忙道：「姑娘請問。」

姑娘道：「聽說你傳授了一把銅壺煮三江的女兒一身功夫，特地打造了一條金絲軟鞭，姑娘我要會她一會。」

金眼鶥慌忙搖手道：「那不過是小孩兒的玩意兒，打造來給她耍的，姑娘休要……」

少年常皺的眉頭竟也有揚的時候，道：「端的了得，那姑娘可眞好本事，金鞭夭矯如游龍。」搖頭擺腦，冷道：「鞭起雷霆收震怒，罷若江海凝金光，嘿！的是了得，只不過人家姑娘的

金鞭，用來鋤奸懲惡，打的是蠻橫不講理的人，可不是用以欺負善良，說起來也眞嚇煞人，只不過三兩鞭，不但打得那個甚麼鬼影手魄散魂飛，那麼高大威武的一個漢子，也衣破臂傷了。」

「好哇！」紫衣女喜孜孜地，叫道：「那一定要會一會了，呔！且慢……」柳眉兒又挑得高了！杏眼兒也睜得又圓又大，怒道：「你說甚麼？你是說我蠻橫不講理了！」

少年的眉頭也縮了起來，悄悄地，慌道：「怎敢，便有天大的膽兒，也不敢說姑娘。」

紫衣女哼了一聲，道：「諒你也不敢。」

金眼鷗又是憂慮，不免又得意的喜悅，聽少年如是讚江虹，如何不喜，忙用話來岔開說道：「姑娘已問過兩椿了，可也容老朽也問姑娘一句？」

姑娘道：「問啦，不然人家會說我蠻不講理，不過只准問一句。快問快問，我還有一椿未問你。」

金眼鷗心急想知她的出身來歷，道：「姑娘貴姓芳名？令師是那一位前輩高人？打從那道兒來……」

姑娘道：「我的名兒已寫在衣上，掛在鞭上了，又何用問？」

少年道：「一路行來，聽江湖中人稱她火鳳凰，這火字麼，倒也名如人、人如名，不但性情兒火辣辣，衣裳雲肩滾動起來，眞也恰似一團烈火，只不過……不過麼，在下認爲名兒若改一改，那就更恰當了。」

姑娘說：「好哇，你說改甚麼？」

少年道：「姑娘是極美的了，美得來更勝鳳凰，是以，鳳凰豈能與姑娘媲美。」

姑娘……啊！今而後該稱她火鳳凰了，不霎眼兒地盯着他瞧，喜上眉梢，得意也在眉梢，疑雲也起自眉梢，張着嘴兒未出聲，眼兒却在問，問他可是實話眞心？

少年莊而重之，說道：「金爺，你見過鳳凰沒有，立時何等莊嚴寶相，行時又何等儀態萬千，不論或行或止，又是何等文靜高雅……」

火鳳凰的眉梢疑雲盡散，喜變怒，得意之色也化作了騰騰殺氣，呔！敢情是在貶她，眼射凌芒，令人砭膚生寒，冷冷地道：「改甚麼？說！」

少年把身子挪了脚，說：「金爺，你說，若把名兒改成紅辣子，豈不是更恰當些，啊喲！」慌忙仰身便倒，幸是他早作了提防，先已挪移了身兒，火鳳凰抖鞭掃出雖快，鞭未打中少年，已先嚇倒了，可瞞不過金眼鷗一雙老眼，呵呵笑聲中，果然薑是老的辣，金眼鷗出手更快，右手的筷子倏伸，夾着鞭梢上的銀鳳凰。

這便是金眼鷗一聲呵呵之故，敢情那鞭掃出，看似凌厲，其實半點兒力道也沒有，原來人家是打情罵俏。

「呵呵！」金眼鷗用呵呵來掩飾他的尷尬，說道：「這位公子說的是實話眞心，那鳳凰雖是高雅美麗！到底也是禽鳥，怎及得姑娘你……」

「人間罕見，宛若仙姬下瑤台，我正是此意。」少年搶着說道：「姑娘休惱，只怪我笨嘴笨舌。」

火鳳凰回嗔作喜，道：「且饒你這遭兒。」

金眼鷗道：「姑娘尚未答我的問話。」

火鳳凰道：「怎麼沒有，他已替我代答啦。」

金眼鷗道：「火鳳凰的美名兒，乃是江湖讚美姑娘的稱號，我是問姑娘貴姓芳名，令師是那位高人？那道兒來，那道兒去。」

「喂！你我可是有言在先？」

「是呀！」金眼鷗說：「姑娘有所問，老朽莫不實言以答，也請姑娘不吝賜告。」

火鳳凰道：「你不講理，言而無信，貪得無厭。」

金眼鷗一怔，道：「這是怎麼說？」

火鳳凰道：「可是有言在先，你說問我一句？我也只准你問我一句？」

「這個……」當眞！啊呀！果然如此說過。

「你問我貴姓芳名，難道是半句不成？」

金眼鷗呵呵大笑，雖知上當了，心下可樂了，亦可見這姑娘的聰明機智，既然人家不願相告，何必相强，又豈能相强，說甚麼也還是初相見。

火鳳凰道：「喂！我的酒杯乾啦，你瞧見沒有？」

少年慌忙替她斟得滿，火鳳凰停而不飲，道：「老鷗兒，我還有一椿事兒要問你。」

少年再也忍不住了，道：「姑娘，老少尊卑有序，金眼鷗這名號雖是江湖中人對金爺的讚美尊稱，可也不是我們後輩叫得的，姑娘豈可無禮，作恁地稱呼。」

金眼鷗忙道：「姑娘豪邁洒脫，江湖本色，不拘俗禮不縟節，正是她可愛可喜之處。」

火鳳凰白了少年一眼，說：「聽到沒有？」

她做甚麼？忽然站了起來，那太陽却已落下山去了，日落崦嵫，染出了半天紅霞，江上的蒼煙更濃，也更深遠了，金沙江中滾滾金波，只餘下了片片鱗光、勁風、晚霞，也送進來了清涼意。

目送她從金沙江這面的窗前，踱到三江合流處的樓頭，她站定了，金眼鷗和少年都沒言語，都被那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只見她倚着窗櫺，恁着欄杆，晚風輕吹，衣袂飄飄，晚霞染得她的桃腮更似胭脂深透，她那凝重的面色，誰敢說不寶相莊嚴，却不似仙姬下瑤台，倒像要凌空飛去，東邊天幕雲霞深暗，更襯托出她美如浮

離，江山已如畫，人在畫圖中。

兩人交換了一瞥，她若有言，有所問，必事關重大。

他們在等待。

她沒有回頭，仍然凝眸在遠方，她開口了，那可眞是她的聲音，道：「好一個中原棧，中原棧上望中原，能不興故國之思，便是教人望中原，懷故國，老鷗兒，我說得對不對？」

「你！你……」金眼鷗跳了起來，面色大變，道：「你是誰？端的……是甚麼人！」

他一躍而起，倚在一旁的旱煙竿，已取在手中，那姑娘却連頭兒也不回，目也不看，自凝眸遠方，像是在自言自語，語中霸氣全消，倒透着忿懣，聲也幽幽，道：「果眞是，獨自莫恁欄，無限江山，且看那大好神州，錦繡山河，全被韃子的鐵騎踏破了，萬千臣民，死臣節，爲臣虜，華夏百姓，萬家破碎，雖未刀下亡，也死溝渠；流離顚沛，雖得殘喘苟延，也火熱水深，陷於倒懸……」

那少年宛若木雕泥塑，嘴兒越張越大，金眼鷗手中的旱煙竿也垂了下來，炯炯雙眸中，也現了驚疑，却也都沒言語。

火鳳凰繼續說道：「自那韃子的賊丞相伯顏大擧入寇，侵淪臨安，帝北去，端宗繼位，景炎二年，便死於憂患，那衛王雖繼了帝位，君臣顚沛流離，倉皇奔崖山，那一年，就在那一年，發生了一件驚天地，泣鬼神，草木爲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的大事，你二人必也知曉！」

火鳳凰轉過身來了，金眼鷗肅容道：「天地正氣所鍾，留取丹心照漢青的文丞相，勤王兵敗，被賊韃子所執，姑娘可是指的這回事？」

火鳳凰不瞧金眼鷗，眼角却掃着那少年，點了點頭兒，一時都沒言語，登時風雲眞個變色。

原來那夕陽落去西山下，雅座中突然黯了下來，煙波也淒迷，晚風也蕭蕭，盈耳的江濤也似在嚎啕。

晚風勁吹中，火鳳凰的衣袂飄飛，若舞霓裳，映在天幕上的俏麗身影，更鮮明，更似要乘風飛去。

中原棧的雅座是非常之座位，座中客是非常之客，但凡金眼鷗在內陪客，便是天黑下來，不得吩咐，小二哥是不敢掌上燈來的，越是恁地，那久經訓練的小二哥，不用吩咐，也必在門口門前，樓下四外侍立，皆因大夥兒就知金眼鷗在內有重要話說，有要事在談商，不敢打擾，一防外人闖來，二防隔牆有耳。

火鳳凰點了點頭兒，不用言語，無聲也更勝有聲，何用言語，只見她長長吸了一口氣，半晌才又說了，似是不忍心繼續說下去，花開兩朵，另說從頭，道：「自從那賊丞相伯顏興寇臨安，皇叔與各皇子，分由臣民護送，奔逃四方，河山破碎，遍地烽煙，各不相顧，只有道聽途說，彼此都失了連繫，國破人心可不亡，惟恐失了正統，人心無所歸，故爾紛紛擁立爲王，那嶺南不但有了宋帝，黔中亦有了帝踪，奈何大勢已去，韃子的鐵騎不數年已蓆捲神州，唯有那福王下落不明。」

金眼鷗避開了火鳳凰的目光，避得慌忙，咦，那少年……不知何時已離了座，去一邊倚窗而立，背向二人？

火鳳凰繼續說道：「國破山河在，國亡人心可不亡，泱泱華夏，炎炎黃冑，古往今來多豪傑，英雄人物倍出，韃子雖然勢大正盛，那英雄豪傑之士，或隱於屠沽，或起於草莽，莫不矢雪國耻，復我河山，這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去燕京，那賊韃子的大都，迢迢數千里，當眞是鞭長莫及，更兼萬里山河，仍然烽煙處處，韃子的鐵騎却也無暇兼顧。」

金眼鷗肅然道：「姑娘對天下大勢，瞭如指掌，好生可敬可佩，必也是有心人了，還請歸座，容老朽奉敬一杯，人來！掌燈看酒。」

話聲甫落，雅座中登時一亮，只見那重簾掀處，小二哥捧了兩隻大紅燭，已快步而來，身後更有幾人托着酒餚，敢情早已倚候在門外，是以一呼即入。

火鳳凰道：「好，眞個英雄隱屠沽，若我猜得不錯，這兩位便是洪湖雙傑。」

那當先二人捧着高燒的大紅燭快步行來，竟連火焰也不見晃動，可見功夫。

金眼鷗掀髯笑道：「姑娘好眼力，更見聞廣博，正是洪家兄弟。」

這洪湖雙傑兄弟二人，大哥水上飄洪艮，兄弟混江龍洪昆，洪湖出沒，湖廣稱尊，名頭雖不高大，可也响亮，不料亦在此間供奔走，火鳳凰也還罷了，那少年不由更加肅然起敬。

兩人放下燭台，拱了拱手，迅速退了出去，幾個小二哥放下酒餚，亦是不發一言，忙忙退去了，點地無聲，只看脚下，皆已見功夫。

火鳳凰道：「老鷗兒，你也忒小心了，何必恁地大陣仗，那岷江漁隱，金沙釣叟橫舟江邊也還有可說，這樓下又何必再勞唐門的一家老幼守衛，可是對我有所懷疑？」

那少年正容說：「姑娘應放尊重些，金爺望重德高，豈可如此不敬。啊！岷江漁隱！金沙、釣叟！你說那小舟……」

「啊喲！文公子可眞識禮知書，確是失敬了，老鷗兒，給我坐下了，雖然你擺出來的陣仗大些，却也方便說話，坐下啦。」

是火鳳凰那一聲文公子，不但少年轉過頭，登時色變，金眼鷗也霍地站起身來，火鳳凰慌忙搖手道：「快給我坐下了，我有話要說，還得即刻要

走。」

金眼鵰沉住氣，坐下道：「這麼說，姑娘不但是有心人，亦是有為而來？」

火鳳凰嘿了一聲，道：「不是有為而來，倒是來和你們閒嗑牙兒，我可沒那個功夫，咱們先前說到那裡了？不錯，英雄隱屠沽，益州險塞，西蜀之西，這敘州府城，合三江，雄河岳，左以邛峽為障，右有雷馬之險，背倚涼山，峻嶺林深，端的山川形勝，守則有金湯之固，攻則可如長河，一瀉千里，的是兵家必爭之地……」

金眼鵰驀可裡一拍桌子，色舞眉飛，讚道：「原來姑娘胸中更藏韜略……」

火鳳凰眼兒一瞪，說：「老鵰兒，不打岔行不行？且說有一位英雄，大豪傑，跺跺脚兒，西蜀亂顫，以一雙鐵掌威鎮武林，以俠義會朋友，贏得了一個美名兒：一把銅壺煮三江。請，老鵰兒，我敬你一杯，那個少見世面，不懂事的傻小子聽眞了！這位煮三江的英雄，姓江名中岳……」

那少年說：「我……我知道。」

火鳳凰樂了，噗嗤一聲，說：「老鵰兒，你是見證，我可沒道姓提名，是他自認是傻小子的，呔！剛叫你們別打岔，誰敢再插嘴，休怪我這鳳凰鞭上不長眼睛，剛才說到……不錯，那姓江的排行第三，是以人皆敬稱他江三爺而不名，這江三爺有個生死之交，姓金名大鵬，手中一根旱煙竿，一出鬼神驚，招術奇詭絕倫，刺為劍，劈作刀，點穴打穴，可又成立判官筆，大半生以江湖為家，不要說這大小金川了，南七北六一十三省，內蒙外蒙，關裡關外，嶺北嶺南，眞個闖遍天下，會遍了江湖朋友，黑白兩道，不論正邪，天下人物何只萬千，九流三教，上三門下五門，功夫不論內家外家，源遠流長，門派何只百數，入他眼中，便已深藏胸中，記在腦中，任他是誰，一出手，便知你的出身來歷和門派武功，因他本姓金，是以道上朋友，送了他一個美號：金眼鵰。」

金眼鵰道：「慚愧，老朽非但不知姑娘的出身來歷，亦看不出姑娘的門派功夫，姑娘之讚，令老朽倍加汗顏了。」

敢情這姑娘對金眼鵰其實極敬重，不過是敬在心中，非是無禮，只不過刁蠻成性，性格使然。

火鳳凰繼續說道：「國難當前，匹夫尚且有責，何況這一雙生死之交，仁義行天下，當仁不讓，義薄雲天，於是，在這三江口岸，開設了這一座中原棧，又豈僅教人毋忘中原，北望中原，一面招賢納士，更廣邀並接待武林豪雄，江湖道上的朋友，並分別派出同道，廣救那劫後餘生的忠良遺孤，大涼山中，山深林密，土木大興，不但哨聚了江湖豪俠，亦作了救助前來的忠良遺孤的安身立命之所。」

金眼鵰道：「不過稍效棉薄，盡我等所能。雪國恥，重光華夏，姑娘，可還有老遠艱辛的路，待我們去走，有待天下志士，衆志成城，却是老朽要請問一句，姑娘此來，可是要一會江三爺麼？」

火鳳凰道：「那福王忽然之間失了踪跡，韃子的鐵騎踏遍了江南地，亦無法尋出馬跡蛛絲，嘿……」

金眼鵰駭然道：「姑娘你知……」

「我可沒說知道，」火鳳凰道：「但却知道江三爺現在何處，在那皚皚的大雪山下，跑馬溜溜的城中，老鵰兒，我說的是不是？我倒也想會一會江三爺，嘿！想瞧瞧他怎生一把銅壺煮三江，可惜三爺不在，我也不能等。老鵰兒，你要知我是誰，將來你見到了三爺，一問便知，這一路行來，有人叫我火鳳凰，若是人家要叫我作紅辣子，那又有何不可。」

金眼鵰對她簡直莫測高深，瞧了少年一眼，道：「適才這位公子一句說話兒，姑娘何必記在心上。」

「嘿！提起公子，我倒記起了有一位公子。」火鳳凰迅速掃了那少年一眼，道：「兩年之前，是為壬午，天下人同聲一哭。」

金眼鵰面色登時肅穆凝重，道：「姑娘是說文丞相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留取丹心照汗青？」

火鳳凰道：「那文天祥丞相不僅留下正氣在人間，只怕你們亦未知曉，尚留下一個孤兒在人間……」

「啊！皇天有眼，忠良有後，姑娘必知他現在何處？」金眼鵰的眼睛亮了起來，急道：「也曾有過傳言，略有所聞，只是在樊城失陷，襄陽降於元之前，文丞相尚少人知，便有子亦不為人所注意了，是以生死存歿，去向行踪，知者絕少，我等亦曾派人四出打探，但踪跡全無。」

火鳳凰的眉梢兒又高高地挑了起來，啐了一口，道：「我不但知道，要不為了那傻兮兮，怯楞楞的小子，我還不到這裡來哩。」

金眼鵰啊了半聲，火鳳凰先前分明稱這少年為文公子，可不也叫過他傻小子，莫非這少年便是文丞相的遺孤，且慢，可休動聲色，且聽她怎生言語，飛快地掃了少年一眼，那少年可不是怯楞楞，低着頭，苦臉露着悲戚。

火鳳凰繼續說道：「那文丞相早抱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決心，大勢已去，只有寄望將來，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故爾早作了綢繆，把那小子送去大巴山中，勞其筋骨，苦其體膚，要他將來繼父志，雪國恥，重光華夏。」

金眼鵰啊啊兩聲，道：「敢情就在蜀中、那大巴山裡？」

火鳳凰道：「大巴山中，有一位前輩高人，只因歸隱多年，便是早年知有其人的，亦不知其尚在人世，敬丞相忠昭日月，天降大任，神鬼之說無稽，但大智慧者，却眞可預見未來，也許早知有這一日吧，是以飄然不請自去，和丞相作了一夜談，第二天，那傻小子便失了踪，無人知其去向，計算起來，那已是近六年前的事了。」

金眼鵰道：「那麼，年齡必也與這位公子不相上下，六年的時間不算短，想必在明師高人教誨下，已練成了一身了得的功夫。」

火鳳凰哼了一聲，却改了話題，道：「老鵰兒，我問你一句，你們在這裡招賢納士，救助接待忠良遺孤，能瞞得人一時，日久風聲會不會洩漏？」

金眼鵰知她話中必有因，忙道：「既要招納江湖道上朋友，如何能隱密得了，江湖道上良莠不齊，又豈能少了韃子的耳目，是以這些年來，我等時刻都在加倍小心。」

火鳳凰道：「着哇！於是，岷江漁隱，金沙釣叟，橫舟江邊，唐門一家老幼護衛樓下，武林豪傑扮作了小二哥。老鵰兒，我來問你，若那韃子大舉興兵，你們便是皆可以一敵百的英雄，又能支撐得幾時，那韃子却裝啞作聾，似不聞不見，你們可也覺得事有蹊蹺麼？」

金眼鵰道：「却也覺得奇怪，只是不明原故。」

火鳳凰道：「鞭長莫及只是原因之一，四方不靖，東南半壁，抗元的英雄志士，燃起了處處烽煙，令韃子疲於奔命，那也不是主因，皆因韃子的鐵騎一到，便雲散煙消，分則力弱，如何可與抗衡，是以韃子都不放在心上，其實韃子眈眈虎視的，正是你們的一舉一動，那元世祖忽必烈，乃鐵木眞——即成吉思汗之孫，强爺勝祖，為蒙古完成了霸業，嘿！偏是忽必烈有孫特穆爾，亦偉略雄才，極得忽必烈寵愛，表面上賊丞相伯顏主政，秉掌兵馬討伐，其實那特穆爾掌握大權，將來忽必烈一死，繼其位者必是這特穆爾。」

金眼鵰肅容道：「不料姑娘對大都朝政，亦洞若觀火，的是敬佩，姑娘提及這特穆爾，必有原故？」

火鳳凰道：「那特穆爾任天下烽煙處處，全不放在心上，任由賊丞相伯顏去收拾，唯獨西蜀之地，由他施令發號，是他言道：天下初定，難免有些煙塵……」

「哼！」金眼鵰道：「好大口氣。」

「特穆爾不但口氣大，而且遠慮深謀，此人可是萬萬輕視不得的，」火鳳凰道：「他對草莽煙塵，全不在意，重視的是那尚苟存性命的孤忠亮節之臣，以及忠良的遺孤，是他言道：若然這般人登高一呼，號召起義，久後必為元朝無窮之患，但這般人亡命天涯，散逃四方，尋覓搜捕，有如大海撈針，老鵰兒，你明白了麼？他不怕你們的勢力坐大，特網開一面，留下你們這三江之地，其實暗地裡詭計陰謀，極是惡毒，暗中佈下了天羅地網，那孤忠亮節之士前來，忠良遺孤千方百計救助接待來歸，身未安，命未立，倒投入了他的陷阱。」

金眼鵰恍然大悟，當眞是怒髮沖冠，猛可裡一跺脚道：「近三月來，潼關總兵俞浩的兩個遺孤，分明已渡陳倉，過了廣元，只道指日可至，不料連同我們派去的人，忽然不知去向，迄今下落不明；那江州司馬曹仁，率全城軍民，甚至老幼婦孺，苦守江州二十三日，直至玉石俱焚，曹司馬亦以身殉國，總兵吳勝才得以從容部署，始有鄱陽湖口那一場大捷，殲滅元軍三千八百餘人，萬千百姓因而逃得性命，何等可敬，我等眞個百計千方，苦尋了兩年，始把兩家的遺孤尋獲，曹司馬兩子年幼，未曾隨父上任，讀於湖廣家中，幸是我等搶先一步，接取前來，若遲了半步，即作韃子刀下鬼了，却也從曹家打探出吳總兵有後，居於洛陽，立即分派出人去接取，本來計劃得週密，把三人混在縴夫之中，最後得報，已過了三峽，出白帝，已到了酆都，我等好生安慰，不料派人東下接取，護送未歸，竟然一夜之間，失了踪跡，不僅這二位忠良遺孤，便是護送入川的人員，亦不知下落，再有……」

火鳳凰搖手道：「你休說下去了，不但再有，而且將來繼續還有，你所說的，乃是你們所接取的，那聞風而來，自行投到的？有多少在一夜之間，下落不明的，你們如何知道，這就是那特穆爾的毒計陰謀，以你們這中原棧為餌，你們未曾煮沸三江，人家倒安坐在你們的門口，安排下金鈎釣三江！」

金眼鵰怒不可遏，可也汗顏慚愧，一時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好，」火鳳凰道：「咱們可說到正題了，文丞相那個傻兮兮、怯楞楞的小子，不知地厚天高，本來大巴山中，極為隱密與世隔絕，但偶爾也有獵戶踪跡，不知怎麼，被他知丞相已死節，雪國恥，報父仇，其志雖可嘉，却不知天時，負重雖知忍辱，不苦讀，不勤練功夫，竟偷下了大巴山，不知韃子的偵騎，早已四出，在搜尋他的下落，常言道樹大招風，竟被他打聽到天下英雄聚三江，孤臣孽子，有這麼個安身立命之所，即南下西來，却又不知隱密行踪，被韃子偵騎發現了，他那知道，困久在山中，身世隔絕，不知逢人只說三分話，雖也改了姓，換了名，但提起河山破碎，神情淪喪，竟怒形顏色，那悲憤如何不令人疑，只不過尚未認出他而已，他更不該逢人打聽丞相死節的眞情實況，如何不令人疑上加疑，老鵰說，好教你得知，鬼影手喪心病狂，竟已認賊作父，甘為鷹犬，你可知那鬼影手身邊的漢子是何等樣人？便是那特穆爾

的心腹脫脫兒，受命專責查訪那小子的下落。」

金眼鵰飛快掃了那少年一眼，一時說不出話來，目中可現了淩芒，那牙關也咬得緊了。

火鳳凰繼續說道：「總算在兩人得報躡踪而來之前，我受人之托，追上了那傻子，但我一再阻擾百般羞辱，想令他知難而退，不料鬼影手與脫脫兒現了身，不得已，丟下他，與鬼影兒和脫脫兒戲耍周旋，好小子不知好歹，竟乘機溜走了，總算那兩人雖然對他苦苦追踪不捨，却也被我懲戒戲耍得落魄亡魂。」

金眼鵰一拍大腿道：「痛快，這就不怪那鬼影手聞聲先遁了，那鬼影手可是有名的鬼見愁，脫脫兒亦是蒙古屈指可數的武士，在姑娘鞭下，竟皆落魄亡魂……」

火鳳凰嘻嘻一笑，道：「不用替我臉上貼金了，老鵰兒，其實說穿了，一個小錢也不值，啊喲！怎生這麼晚了！」

可不是晚了，燭影搖紅，玉兔早已東昇。

抓起桌上的鳳凰銀鞭，只一翻腕軟鞭已化作纏腰的玉帶，只聽卡察一聲響，鞭梢上的銀鳳凰已扣在丹田之上，鳳凰翅展，映燭生輝，便已護定前心，本已栩栩如生，顫搖搖，似要振翅飛去。

金眼鵰讚道：「妙極，只是……老朽尚欲請教，敢是姑娘便要走麼？」

火鳳凰離座踱起步來，只一旋身，已立在那少年的身後，道：「不但得走，而且非趕快走不可，趕快離開此間，還該不僅我一個，老鵰兒，我且問你一句，那小子若是前來，若是只見他進來，不見他出來，那有些甚麼後果？本來只生疑的，那時就再也不疑，無異招認，是眞而又眞了，我信得過你，老鵰兒，這中原棧中的夥計小二哥皆忠貞之士，鐵胆丹心，自是指能進入這雅座的人而言，但你敢說，韃子的鷹犬，沒混入你們的隊伍中來，潛伏在大凉山中？便不即時知曉，久後也難免洩漏，這小子的身份暴露了，那也還不打緊，若是人家因而也連想到那失了踪跡的福王，老鵰兒，我可是甚麼也不知道，我只是說也許，人家會猜疑，那時……嘿嘿，只怕康定就不再是溜溜的城，大雪山的白雪，就會血染……」

金眼鵰也站了起身，拱手道：「姑娘不但句句良言皆金石，我們的一舉一動，也瞞不過你，姑娘必有以教我。」

火鳳凰道：「而今寇焰方張，韃子勢大，輕舉妄動，有如以卵擊石，當前要務，首要培養大傷的元氣，忍辱負重以待時，歷史有教訓，亦可作借鑑，史不盡書！嘿！我說這些幹嗎呀，當眞是班門弄斧，孔夫子門前賣聖經，你們必然比我更清楚，更有見識，知道勾踐之能復國，最大的成功不在十年生聚，十年教養，而在示人以弱，那特穆爾之所以將計就計，以你們這中原棧爲餌，設陷阱，皆因尚不信你們能成大事，視你們爲難成氣候的煙塵，不過是些草莽之夫，若然得知有能號召天下的人物在你們這裡，蛇有了頭，就會日久變蛟龍，那特穆爾豈會再坐視無睹麼？」

「以姑娘之見？」金眼鵰兀自肅容拱立。

火鳳凰道：「何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示之以弱，還我草莽本色，暗渡陳倉之先，得明修棧道，處處有青山，特穆爾的鷹犬已混入大凉，便讓他知道，哨聚的不過是些少的烏合之衆，大雪山其實高處不勝寒。

「老鵰兒，我若是你，那傻小子若是來到，就立刻也不停留，立刻打發他走路，是怎麼走進這大門的，也還從大開的店門中走出去，嘿！我若是那小子，就該知道此間非他安身立命之所，留下來，無助於抗元大業，反而種下禍根，且此間雖然山川形勢，地雄河岳，要知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將來光復華夏的義旗，必然首先飄揚於吳頭楚尾，魚米鄉，人煙稠密，則一呼萬諾，執干戈，驅韃虜，人和而得天下，那時候，這傻小子也許倒還有些用處。

「借你的口，老鵰兒，替我捎個信兒給那小子，復國乃百年大計，凡事以大業爲重，我可沒說他已前來，若然來到，應知忍辱負重，這裡不是他安身立命之所，留下來，不但害己，會令你們辛苦培養的一點元氣，毀於一旦，趁早兒滾得遠遠的。」

金眼鵰道：「那鬼影手與脫脫兒，已躡足而至，姑娘不怕那公子遭毒手？」

「嘿！你是怎麼啦！」火鳳凰說：「他已改姓換名，本來只是疑心，你們不收留，他打那兒進來的，還從那兒走出去，便也不再疑心了，你說沒人見過他的眞面目，怕怎地？何況那小子從我眼皮子下也能溜走，說甚麼也還在明師指點下，學過幾年功夫……」

他做甚麼？那一直低頭不言語，任由兩人語去言來，只顧自個喝悶酒的少年，忽然嘆了口氣，竟抬頭望那姑娘了，他又爲甚麼苦笑搖頭！

火鳳凰可連眼角兒也不瞧他，又道：「再替我告訴那小子，錦州城中花正芬芳，芙蓉帳正暖，何不去溫柔鄉中待春曉，閒來無事，去那武侯祠走走，他該知道怎麼走的，錦州城外柏森森，會不到前輩先生，也不用思古發幽情，也許有人去指點他的迷津，落花隨流水，望江樓頭數落花，亦可打發無情歲月，多在人前走動，除非萬分危急，休露手上功夫，言盡於此，我可得走了。」

「姑娘慢走，老朽尚有請教……」

火鳳凰已飄身出了門口，回頭道

：「我的姓名來歷，久後你自然知曉，便是他日相逢，人前亦當有如陌路，否則對你們有害無益。」

只那麼輕俏俏地一旋身，重簾不過微動，便已無踪影，留下金眼鵰與那少年，在雅座中面面相對。

高燒的蠟燭在搖紅，勁吹的江風，把金眼鵰的鬢邊的白髮飄揚了起來，兀自在發楞，闖蕩了數十年江湖，閱盡天下人物，竟看不出人家姑娘的出身來歷，目送那江上游移的點點漁火，長江的後浪推前浪，不禁一聲浩嘆，眞感到他老了，豈僅英雄出少年，而且出自閨閣，這姑娘的武功豈僅高不可測，只看那鬼見也愁的鬼影手，亦聞風而遁，已可想而知了。

金眼鵰又嘆了口氣，道：「看她小小點年紀，竟也胸中藏甲兵，見識高於我輩何只一籌，咦！」

那知他回過頭來，那少年已不在座中，竟也已去無踪跡！

* * *

「小芙兒，回來啦，還不給我快快上船來。」

那漁翁的蒼蒼白鬍，在月下成了在江風中飄拂的銀絲，白髮更是如霜似雪。

天空只有幾片飄浮的白雲，月色清朗，但那岸邊石堆之間，却生出了薄霧，霧氣氤氳，格格的笑聲中，石堆後轉出一個姑娘來，霍地轉出，風飄雲肩，似天姬從天而降，說道：「孤舟簑笠翁，獨酌寒江月，爺爺，你說那兩句詩兒，是否該改了？」

那漁翁呵呵笑道：「恁地說時，另兩句亦應改爲：一簑冷月，江邊垂晚釣之翁了，不料小時候教你的詩詞，舞鞭弄劍這麼多年，妳倒都還記得。」

那姑娘聽道：「爺爺，坐穩啦，我來也。」

身形只那麼微微一矮，兩臂倏張，已凌空飛落，一見她飛身而不掠，那漁翁早又一聲哈哈，說道：「你這個小淘氣要想爺爺逛逛水晶宮，小芙兒，十年後啦，妳苦練十年，那時爺爺老得不能動彈了，只怕還辦得到……」

姑娘凌空飛落，白髮漁翁只不過那麼一橫釣竿，小舟竟連晃動一下也不曾，姑娘喜孜孜，叫道：「爺爺，十年不見，你非但不老，功力倒更深厚了，爺爺，我要你長生不老，我不許你老。」

漁翁笑呵呵，說：「小醜鴨變成了美人兒，不料你這張伶俐的小嘴兒仍像當年，最會討爺爺歡喜，哼！任你這張小嘴兒有多甜，爺爺可也不饒妳，給我滾過來。」

笑意藏在一堆纍纍縐紋裡，掛在那鬍梢兒上，老臉似假還眞的沉了下來。

「哎呀！」姑娘叫道：「我做錯了甚麼，沒有哇？今兒不是全照你的吩咐？」

「長幼無序，尊卑不分，哼！」漁翁是想說得嚴厲些的，偏就是話聲冷不下來，說道：「那金眼鵰使爺爺也敬他幾分，你怎敢聲聲老鵰兒。」

原來這姑娘即是火鳳凰，其實姓艾，芳名兒單名一個芙字，她娘生她時，不僅是在芙蓉城中，滿院芙蓉花正開，生時一支芙蓉入窗來，還用另取名兒麼？這岷江漁隱便是這艾芙的爺爺。

艾芙哼了一聲，說道：「敢情是他不敬在先，爺爺，若他敬我一尺，怕我還不敬他一丈，爺爺你不講理，怎麼說是我的不是了。」

岷江漁隱道：「他怎生不敬在先？」

艾芙道：「論年紀，論武功，論威名，爺爺那一宗兒不高過他，他却坐在棧裡發號施令，爺爺倒替他把守江口，是否他對爺爺不敬在先，他不敬爺爺，我爲甚麼要敬他。」

岷江漁隱道：「小芙兒，那妳可錯怪人家了，那金眼鵰不但敬我，且尊我爲前輩，他之所以在江湖上受人尊敬，便是他以禮義待人，又豈會對我不敬的，這差使本就是我討來的，人皆以身許國，我却獨隱，豈不慚愧，但爺爺老了，久已不問江湖中事，是以討了這份差使。」

艾芙道：「雖如此說，我看他心中無韜略，見識也平常，如何能領袖羣雄，担當復國大任。」

漁隱道：「金眼鵰坐鎮中原棧，不過連絡與接待江湖道上的朋友，不僅勝任，且不作第二人想，那領袖羣雄，自有江中岳當重任，眼前形勢，今日我已事先對你說了。」

艾芙忽然嘻嘻一樂道：「爺爺，他們不知我背後有爺爺這個高明軍師，金眼鵰見我對他們的一舉一動，皆瞭如指掌，連番令他驚奇得目瞪口呆。」

漁隱道：「雖然他們的一舉一動，你是從我得知，但你今晚的一番言論，也眞令爺爺也驚奇得目瞪口呆，誰知你小小年紀，竟有這般見識。」

艾芙噗嗤一笑，道：「爺爺，那是我的見識，是我奉命而來之前，師傅對我縱論了天下大勢，觀今鑑古，以古論今，也預見了將來，談了國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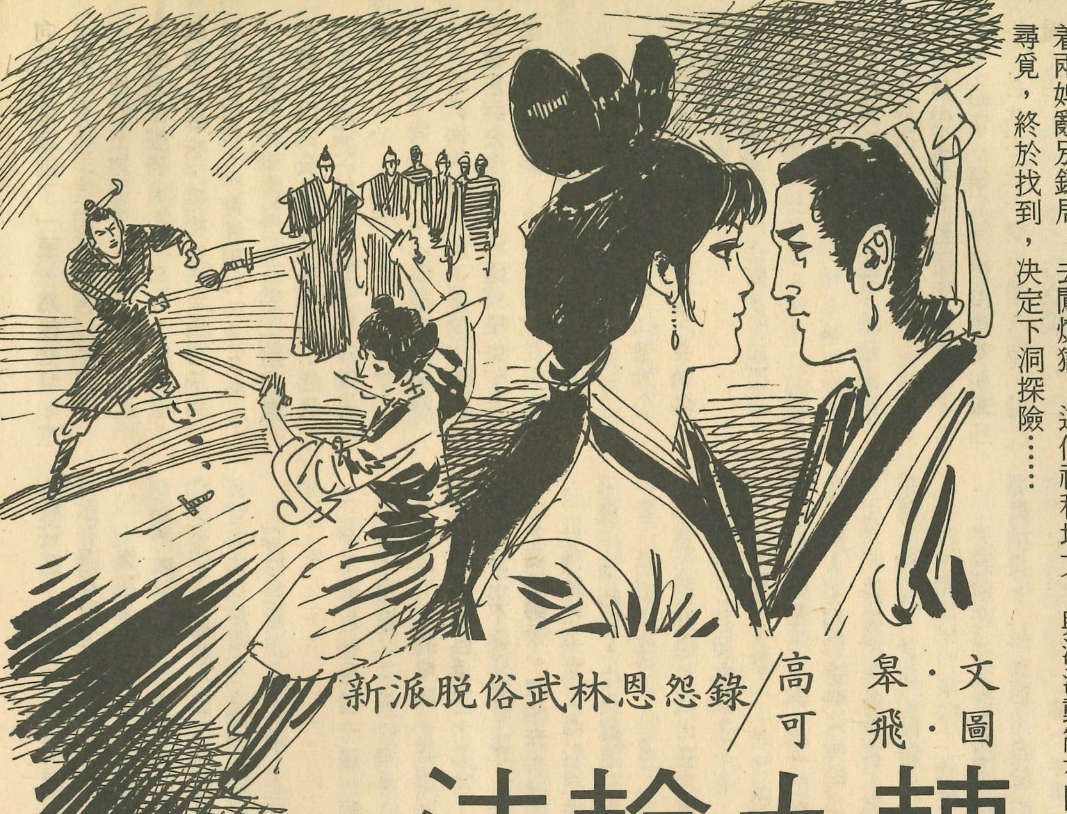
漁隱點點頭道：「這就是了，你師傅乃非常人，有一點和我相同，便是淡泊名利，若非恁地，當年我也不會把妳送去拜他爲師了，他還有何言？」

艾芙道：「我不都說了，師傅言道：將來驅逐韃虜，重光華夏，義旗必起於吳頭楚尾，及淮海之間。可惜咱們都見不到了，觀今咱們所能作的是，只能在固本培元上做功夫，忍辱負重以待時。」

漁隱浩然長嘆，道：「所論極是，賊勢浩大，勢力也已鞏固，妄動干戈，倒更損元氣，塗炭生靈，小芙兒……」

（未完・一）

上文提要：公孫瑤仙闖入煉獄，却救了崑崙派上代的掌門神機先生和他的妻子無影姥姥、三目老尼，他們都是中毒被囚，四人離開煉獄，各自分手。瑤仙遇上大風鏢局金陵分局的藍玉，帶她回局和花無情相聚。失散重聚，共訴別離苦衷。二人帶着兩婢辭別鏢局，去闖煉獄，這個神秘地方，與江湖動亂有關，經過尋覓，終於找到，決定下洞探險……



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

高皋·文
可飛·圖

法輪九轉

奉母命了斷過節　嘆親兒受人利用

花無情冷冷道：「府大俠……」

府桀道：「什麼事？」

花無情道：「貴堂人多勢衆，佔有絕對的優勢，如是展開羣毆，閣下認爲貴堂能有多少勝算？」

府桀道：「這個……」

花無情道：「沒有把握，是麼？」

府桀道：「敝堂雖然不是什麼名門大派，却從未作過有違江湖道義之事，我知道少俠功力很高，咱們不是你的對手，你如果喜歡殺人，動手就是，如此咄咄逼人，豈不有失風度。」

花無情哈哈一笑道：「說得好，心祺，放了姓洪的，今天咱們就到此爲止，不過如果被在下查出前幾次向咱們找碴的是黑衣堂，那就怪咱們不得了。」

府桀雙拳一抱道：「多謝少俠手下留情，告辭。」

黑衣堂撤走了，適才充滿殺機的山林，除了蕭蕭風聲，顯得一片寧靜。

公孫瑤仙忽然幽幽一嘆道：「這話從那兒說起？」

花無情知道她指的是被人栽贓嫁禍之事，遂微微一笑道：「不必擔心，師妹，一則咱們問心無愧，就算盤龍石府出面找碴，咱們不見得就怕了他們。」

公孫瑤仙道：「與咱們爲敵的，不只是盤龍石府，而是天下武林，就算咱們不怕，天天在仇殺中打滾，也有點不勝其煩。」

花無情道：「放眼江湖，敢向咱們找碴的不會太多，我已約了盤龍石府的主人狄飛虹在黃蜂谷了斷他跟我娘的過節，約期快到了，咱們走吧。」

當晚，他們就渡江至浦口，然後經蚌埠北上，直趨河南。

這天他們在蒙城投宿，剛剛吃過晚餐，店小二就來扣門道：「客倌，有人求見。」

心怡拉開房門，只見店小二的身後，立着一名身着青衣，徐娘半老的女人，另有兩名少女，分別站在青衣徐娘的身旁。

這三人全是背負長槍，腰跨長刀，令人一目之下，就知道她們是武林中人。

最引人矚目的是，她們的腰際全都掛着一隻葫蘆，這表明了她們的身份，她們是黃蜂谷來的。

黃蜂谷是盤龍石府的外圍組織，花無情對她們自然絕無好感，因而哼了一聲道：「是狄飛虹派妳們來的？」

青衣徐娘道：「公子，不管是誰派咱們來的，咱們是以禮求見。」

花無情道：「哦，妳有什麼事？說吧。」

青衣徐娘道：「不能讓咱們進房坐坐麼？公子。」

花無情道：「請進。」

青衣徐娘入房落坐，另兩名少女仍然侍立她的身旁，她目光流轉，先向公孫瑤仙瞧了一眼，然後雙目如電，緊盯着花無情不停的打量。

他們不知道這位半老徐娘葫蘆中賣的是什麼葯，心祺却忍不住，撇撇嘴道：「幹嘛，是相親？咱們公子的眼界可高得很，妳最好別打如意算盤。」

青衣徐娘微微一笑道：「請恕老身失禮，因爲公子很像老身的一位故人之子，咱們冒昧求見，是想求得證實。」

花無情道：「哦，令友是誰？」

青衣徐娘道：「如是獲得證實，老身會告訴公子的，希望公子先回答幾個問題。」

花無情道：「好，妳問吧。」

青衣徐娘道：「公子是跟娘姓？」

花無情道：「不是。」

青衣徐娘道：「令堂是不是名叫花滿樓？」

花無情道：「妳弄錯了，我娘不是姓花。」

青衣徐娘道：「公子身負絕學，令尊必然是一位武林高人了？」

花無情道：「妳又弄錯了，先父並非武林中人，而且逝世已有十多年了。」語音一頓，接道：「尊駕在黃蜂谷，必然不是一個等閒人物，說說看。」

青衣徐娘道：「老身鐵花羊素，是本谷四大巡山之一。」

花無情冷冷道：「果然是一位前輩高人，在下曾經邀約盤龍石府的主人狄飛虹，於黃蜂谷了斷過節，前輩必然有過耳聞？」

鐵花羊素道：「老身知道，只是有點不太明白，公子年歲如此之輕，怎麼可能與石府主人惹上仇隙？」

花無情道：「這個前輩就不必管了，心怡送客。」

鐵花羊素知道無法再留，只得立起身來道：「盤龍石府每一個人都具有超凡入聖的武功，石府主人狄飛虹更是已達天人的境界，公子向他挑戰，實在有點不自量力，老身耿直之言，希望公子不要介意。」語音一落，率領兩名黃蜂弟子急馳而去。

待鐵花羊素走遠，公孫瑤仙才幽幽道：「師兄，你跟盤龍石府究竟有什麼過節？」

花無情道：「我也不知道，只是奉母命行事而已。」

公孫瑤仙道：「盤龍石府人多勢衆，武功超羣，再加上有人要咱們揹上黑鍋，使咱們成爲武林的公敵，眞想不到咱們出道沒有多久，竟會遇上這等怪事。」

花無情道：「怎麼，妳怕了？」

公孫瑤仙淡淡一笑道：「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麼都不害怕，不過江湖如此險惡，今後咱們要多加一份小心。」

心祺道：「鐵花羊素究竟來作什麼，是摸底、警告，還是示威？」

心怡道：「我看都有可能，適才咱們不該放她們走的。」

公孫瑤仙道：「算了，留下她們也於事無補，時間不早了，咱們睡吧。」

＊　＊　＊

翌晨，他們由蒙城出發，約莫晌午時分，西陽鎮已遙遙在望，但花無情却忽然勒住韁繩，讓坐騎停了下來。

隨在他身後的公孫瑤仙一怔道：「怎麼啦，師兄，爲什麼不走了？」

花無情道：「有人不讓咱們過去，如何走法？」

公孫瑤仙抬頭一瞧，只見他們必須經過的山口，竟然被人堵住。

心祺哼了一聲道：「小姐，讓小婢去打發他們。」

公孫瑤仙道：「別忙，也許人家不是在等咱們，師兄，你認不認識他們？」

花無情道：「不認識，心怡姐妹前去瞧瞧，如果必須動手，手底下也得保留幾分。」

心怡姐妹應了一聲，雙腿一磕馬腹，聯騎向山口馳去。

堵住山口的分作兩起，一起七個，全是四旬以上的年紀，另一起只有五人，都是二十上下的小夥子。

心怡姐妹在山口之前停了下來，眉兒一揚，心祺冷哼一聲道：「怎麼啦，各位，你們這麼一堵，莫非是要買路錢兒？」

年輕的五人全着藍衫，其中一名身材粗壯、長相威猛的大漢怒叱一聲道：「崑崙五俠豈是攔路翦徑之人，姑娘說話最好小心一些。」

心祺道：「那你們堵住山口作什麼？莫非這陽關大道，是你們崑崙派的？」

長相威猛的大漢，是崑崙五俠中的老二，名叫桑野，他雖是生性急燥，畢竟是名門正派的高弟，不能不講道理，因而强抑怒火道：「姑娘如果不是跟花無情一夥的，請便。」

心祺道：「咱們正是一夥的，不過你倒是說說看，我家公子幾時開罪你們崑崙五俠了？」

桑野大喝一聲道：「滾開！叫姓花的來見我。」

心祺撇撇嘴道：「你窮吼些什麼？就憑你，也想跟咱們公子交手？本姑娘不出三招，準會叫你趴在地上，你信是不信？」

崑崙五俠是武林中的後起之秀，他們雖是年齡不大，在江湖上却已嶄露頭角，心祺只是一個小丫頭，却要他三招之內趴在地上，那能不逗起他的殺機！

雙臂輕輕一振，桑野已由山口躍了下來，他盯着馬背上的心祺，道：「請賜招。」

他沒有掣出兵刃，是不願以大欺小，也是瞧不起一個小姑娘，但當人影一閃，勁風迫體之際，他不只是心頭一震，更後悔不該大意，不應輕

敵。

可惜後悔已晚，他只覺得肩頭一陣奇痛，他那粗壯的身軀便已飛了起來，「叭」的一聲摔到丈外，他果然趴在地上，而且只是一招。

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一伸手就叫崑崙五俠排名第二的桑野趴在地上，不只是崑崙派目瞪口呆，另一起的峨嵋七劍也為之駭然色變。

桑野被他的同伴扶起，內腑雖已受傷，好在心祺手下留情，所以傷勢並不嚴重。

不管怎樣，崑崙五俠是砸了招牌，對方正主兒還未出手，他們就栽在一個小丫頭的手裡，這口窩囊氣，說什麼也嚥不下去。

於是他們拔出長劍，並肩走下山口，五俠之首的孟三環，向花無情抱劍一禮道：「朋友可是花無情？」

花無情道：「不錯，正是花某。」

孟三環道：「咱們崑崙派與你素無恩怨，你為什麼要暗算家師及師母？」

花無情冷漠的哼了一聲道：「是閣下親眼瞧見的？」

孟三環道：「朋友為惡江湖，行兇殺人之事，天下人人皆知，何須在下目睹。」

公孫瑤仙嘆息一聲道：「崑崙是名門正派，僅憑江湖流言，就判人行兇殺人之罪，看來所謂名門正派，不過徒具虛名而已。」

桑野勃然大怒道：「大師兄，咱們不必跟他們逞口舌之利，摘下幾個小賊的人頭，回去奠祭師父師娘就是。」

孟三環微一頷首道：「姓花的，殺師之仇，除死方休，出招吧。」

心怡道：「這些人無理可喻，公子，讓小婢姐妹給他們一點教訓。」

花無情道：「好，但出手不可過重，以免讓人以為咱們當真是兇神惡煞。」

心怡道：「小婢遵命。」

這雙姐妹並未使用兵刃，那是為了避免傷人。

其實她們的紫竹神功已經練到第六級，再以煉魂手配合使用，縱然是舉手投足，均可傷人，又何需使用兵刃。

在一聲嬌叱之後，但見紫芒流轉，這雙姐妹像蛺蝶穿花一般，遊走於崑崙五俠之間，不管對方的劍招如何凌厲，却沾不到人家姑娘的一絲衣角。

心怡姐妹赤手空拳，還是以二敵五，結果是靈貓戲鼠，將對方玩弄於掌股之上，縱然她們不下煞手，難道崑崙五俠還有臉再鬥下去？

果然，噹的一聲脆響，孟三環已將長劍擲於地下，道：「不必打了，咱們兄弟學藝不精，妳們動手吧。」

大師兄擲劍認栽，其餘四人自然不便再鬥下去，但老四朱鐵衣却大吼一聲道：「大師兄，她們只是仗着身法玄奧，小弟不服！」

身法玄奧也是武功，怎能說輸了不服？

只是崑崙五俠對他們的劍術十分自負，他們出道至今，雖是遇到過頗為棘手的強敵，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丟人現眼，在劍術上一展所長，是他們師兄弟五人共同的願望。

未待孟三環回答，心祺已經接上了話：「崑崙是劍道名門，不教閣下露兩手，實在是一項遺憾，這樣吧，本姑娘不再以身法閃避，咱們硬碰硬的過幾招玩玩。」

朱鐵衣道：「好，請撤劍。」

心祺道：「到了應該用劍的時候，我會撤劍的，你出招吧。」

一個年紀輕輕的姑娘家，面對崑崙五俠之一，既不以身法閃避，而又以徒手對白刃，這分明是心存輕視，怎能不激起朱鐵衣的滿腔殺機。

在一聲叱喝之下，劍走如遊龍，帶起一片寒芒森森的劍氣，它像天河倒瀉一般，連肩帶臂的劈了下來。

這一招巧快而威猛，是崑崙劍道的無雙絕學，朱鐵衣能夠使得如此精純，勿怪崑崙五俠被譽為後起之秀的佼佼者了。

可惜他這充滿殺機的全力一擊，竟然師出無功，更令人震駭的是他那足可震山斷岳的鋒利長劍，居然被心祺的纖纖玉手一把抓住。

能夠以一隻肉掌，抓住一位武林高手全力劈來的利劍，此等高人不是沒有，但在一般人的想法，此種奇蹟絕對不會在一個小丫頭的身上出現。

如今心祺不只是抓住了劍尖，朱鐵衣使盡了全力，也無法使長劍前進半分，或收它回來。

而且，一股強悍無比的罡勁，正由劍身湧向朱鐵衣，他不僅無法再把持長劍，還被撞得倒退數步，瞧他慘白的面色，以及嘴角流出的血絲，只怕還受到不算太輕的內傷了。

朱鐵衣的慘敗，使崑崙五俠銳志盡喪，人家只是一個小丫頭，却使他們丟盔棄甲，一敗塗地，縱然有人借他們三分膽量，他們也失去放手一搏的勇氣了。

因此，孟三環雙拳一抱道：「愚兄弟今天認栽，但殺師之仇不能算完，但願後會有期。」

他們想走，心祺哼了一聲道：「慢點，各位，把話說明白了，再走不遲。」

桑野怒叱道：「咱們已經認栽，妳還要怎樣？」

心祺道：「不怎樣，我只是告訴你們，我家公子小姐並未殺害令師，咱們自然不能揹這個黑鍋，再說，咱們如果是那喪心病狂之人，崑崙五俠就別想生離此地，顯然，這是一個可怕的陰謀，是有人要在江湖中挑起一場極大的動亂，他好從中獲得漁人之利，其實，咳，這些話我不該對你們說的，願你們好自為之，請吧。」

崑崙五俠不是傻子，怎會聽不出心祺話中的含意，她分明在警告他們，知道這是一項陰謀之人，可能都會招來殺身之禍。

他們帶着頹喪惶惑的心情走了，剩下的峨嵋七劍，却聯袂迎面走來。

心祺冷冷道：「你們又是那一門派的高人？是單打還是羣毆？儘管劃下道來。」

峨嵋七劍之首名叫鍾律，他向心祺雙拳一拱道：「姑娘不要誤會，峨嵋七劍是來求見花少俠的。」

花無情本是與公孫瑤仙在一棵大樹之下閒聊，聽見鍾律求見，只得偕同瑤仙迎上前去，道：「那位要見在下？」

鍾律雙拳一抱道：「在下峨嵋門下鍾律，少俠就是花無情吧？」

花無情道：「正是花某，鍾大俠有何指教？」

鍾律一嘆道：「家師失踪將達半年，江湖傳言說是被少俠所害，我兄弟原本不信，今日一見少俠，更証明咱們的想法不錯。」

花無情道：「哦……」

鍾律道：「峨嵋與少俠素無恩怨，家師身在空門，對修身養性的功夫，已有極高的成就，更不可能與少俠發生衝突，除非少俠當眞像江湖所傳，兇殘成性，殺人立威。但少俠却風光霽月，滿臉正氣，正如適才那位姑娘所說，只怕這又是一個陰謀。」

公孫瑤仙道：「鍾大俠不愧名門高人，竟能在師父失踪之際，不為江湖流言所惑，不過，這確是一項陰謀，而且十分可怕。」

她隨即將茅山遇險，在煉獄救出三目神尼、神機先生夫婦，及後與師兄再往探查，煉獄已不存在，竟至無功而還等事一一說出。

隨後又柳眉一皺道：「三目神尼與神機先生夫婦，都是當代的絕頂高人，他們並未喪失武功，何以出險後既不回山，也未在江湖上出現，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鍾律嘆息一聲道：「江湖險惡，實在令人心寒，二十年前，盤龍石府的主人狄大俠，與少俠今日的處境相差不多，當時我兄弟年少無知，認為狄大俠是魔道，如非那時一場教訓，咱們也許會上奸人的惡當。」語音一頓，接道：「江湖之上，正面臨山雨欲來的險惡局面，任是那一門派，都將難逃此一浩劫，那陰謀者選定少俠揹黑鍋，必然有他的用意，依在下愚見，少俠唯有與盤龍石府合作，或能挽救這場武林劫難。」

花無情道：「多謝鍾大俠的忠告，在下會加以考慮的。」

鍾律抱拳一拱道：「既然如此，愚兄弟就此告辭。」語音一落，率領峨嵋同門轉身急馳而去。

公孫瑤仙向天色瞧了一眼，道：「師兄，時間已經很晚了，咱們趕到鎮上落店吧。」

花無情道：「好，咱們走。」

此後他們經渦陽、亳縣、開封，越關洛大道，再由陝西的武功縣南下，直達米倉山巴峪關附近的黃蜂谷。

這一路迢迢數千里，穿越幾個省份，雖然沒有遭到什麼困擾，難免全都現出一股疲態。

* * *

黃蜂谷四週峭壁插天，猿猱難渡，谷口雄關聳峙，氣象萬千，這是金城湯池一般的險地，縱然千軍萬馬，也會對它無可奈何。

而且高空神鷹長鳴，低空黃蜂飛舞，單憑這兩種名震江湖的神物，放眼天下，有誰敢擅越雷池半步？

然而天下就有那麼多的事不可理解，分明知道黃蜂谷不好惹，偏偏有人前來找碴。

找碴的還不只一起，當花無情等到達谷口之際，那兒已經來了三名女人。

這三人，花無情師兄妹全都相識，因為她們是雲台堡的令狐飛蟬主婢。

更妙的是她們已經在谷口附近搭了一個帳篷，既可存放食物，也可聊避風雨，顯然，這位令狐姑娘不只是江湖閱歷豐富，而且心思十分細密。

祇不過花無情師兄妹見到令狐主婢，雖是全都相識，却是兩種心情。

公孫瑤仙曾被令狐飛蟬所擄，無論她的胸襟如何廣大，縱然不至積恨難消，最起碼對她們絕無好感。

花無情就不同了，當他被黑衣人圍攻，毒傷迸發之際，人家姑娘千里扶持，不顧危難的帶他到太白山求醫，在這段經歷之中，有驚心動魄的危機，也有盪氣廻腸的風情，最難消受美人恩，何況人家還巴巴的趕來相助。

令狐飛蟬的智慧，不見得會高於公孫瑤仙，只是她久走江湖，見聞較多，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這一點是公孫瑤仙無法相比的。

遠遠瞧到花無情等一行，令狐主婢立即迎了上來，雙拳一抱，道：「花大哥、公孫姐姐，辛苦了，帳中已備有茶點，請先歇息一下，小妹再向兩位報告黃蜂谷的現況。」

伸手不打笑臉人，公孫瑤仙雖是對她絕無好感，倒也不便發作。

何況此地是崇山峻嶺，連一戶民居也不易找到，這食宿二字如何解決？如今令狐飛蟬全都替他們準備好了，公孫瑤仙難免對她的不滿有幾分轉變。

小瑛、白雀二婢先幫助心怡姐妹安置好馬匹，再來帳篷侍候飲食，原本有些飢疲的花無情等，此時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中一般舒適。

待歇息一會之後，花無情道：「令狐姑娘……」

令狐飛蟬道：「花大哥是想知道黃

蜂谷的現況？」

花無情道：「不，我只想知道，盤龍石府的主人狄飛虹，是否已經來到黃蜂谷？」

令狐飛蟬道：「昨天剛到，同行的還有他的夫人覃小蝶、羅蘭、四位公子、一位小姐、及侍衛五名，婢女四名，咱們已經見過，他知道你們今天傍晚會到，叫你好好的歇息一晚，明早辰初他會出來見你的。」

花無情道：「盤龍石府的主人，果然不同凡响，咱們的一切行動，似乎全在他的掌握之中。」

公孫瑤仙忽然啊了一聲道：「心怡，有一件事我始終忘了問妳們，我被雲台堡所擄，妳們姐妹不是回了一趟仙府的麼？我爹到底有沒有什麼指示？」

心怡道：「沒有，老主人只是叫小婢姐妹到處找公子小姐，其他的什麼都沒有說。」

公孫瑤仙櫻唇一噘道：「爹就是這樣，什麼都憋在肚子裡，就是不肯說出來。」

花無情微微一笑道：「窮通壽么，概由天定，說出來既不能改變事實，又何必徒亂人意？好啦，明天咱們可能會有一場苦戰，必須保持最佳的體力，還是早點睡吧。」

翌日辰初時分，黃蜂谷果然關門大開，一行男女魚貫走了出來，領頭的是一位一領青衫，神情儒雅的中年男子，他身後是一紫一黃兩名中年美婦，再後面是四名黃衣少年、一名黃衣少女，在他們身後，是五名中年大漢及四名青衣丫環。

這些人全是來自盤龍石府，黃蜂弟子沒有一個出谷參加。

花無情雙拳一抱，向領頭的青衫男子道：「前輩可是盤龍石府的主人狄大俠？」

青衫中年道：「不錯，我就是狄飛虹，少俠有什麼事找我？」

花無情道：「晚輩奉母命，找前輩了斷當年的一段過節，不敬之處，請前輩鑒諒。」

立在石府主人狄飛虹身後的那名黃衣中年美婦，忽然跨前數步，雙目隱現淚光，以無比激動的語氣道：「孩子，花滿樓爲什麼要這樣？她使咱們母子分離了二十載，還要咱們骨肉相殘，她的心……」

這位風華高貴的中年美婦，神情異常激動，說到後來，甚至泣不成聲。

狄飛虹輕輕握着她的雙手道：「冷靜一點，夫人，讓我跟他聊聊，總會弄個明白的。」

他放開黃衣中年美婦的雙手，轉向花無情道：「你娘是花滿樓？她爲什麼不來？」

花無情道：「你們全弄錯了，我娘不是姓花，也不是叫花滿樓。」

狄飛虹道：「這麼說，是你爹姓花了，他叫什麼？你娘跟我到底有甚麼過節？」

花無情道：「我爹十幾年前就去世了，誰知道他叫甚麼，至於你跟我娘的過節麼？她不說，我怎會明白！其實這些都無關緊要，咱們還是在武功上分個高低吧。」

狄飛虹雖是出身江湖，但他當過將軍，曾經手綰兵符。

他的夫人覃小蝶曾是一派之主，羅蘭更是養尊處優的侯門千金，他們夫婦的子女，自然受到嚴格而良好的教養。

花無情就不同了，他說話之時兩眼翻天，雙手在作不規則的抖動，雖然還不至於斜肩諂笑，却無法在他的神情上，找出一點正人君子的形象，如果說他有點邪門，並不爲過。

在盤龍石府這一行人中，最激動的是羅蘭，她也是最注意花無情的一個。

如果花無情當眞就是被花滿樓抱走的狄璇，母子連心，她的表現應該是正常的。

只是花無情的表現就太不正常了，邪裡邪氣，吊兒郎當，無論用那隻眼去看，都不會看得順眼。

羅蘭難過的對覃小蝶道：「姐姐，妳瞧這孩子，怎麼會變成這樣的呢？」

覃小蝶道：「不要擔心，妹子，花滿樓原本就是一個妖女，這孩子跟了她二十年，能夠這樣，已經不錯了。」

她們在交談之際，只聽得一聲清嘯，一條人影已經撲了出去，他是狄璞，也是對花無情最瞧不順眼的一個。

他們曾經交過手，花無情如非及時擲出紫竹旗，可能就會傷在他馭劍一擊之下。

狄璞方正而固執，他瞧不起花無情，更恨他膽大包天，居然敢向盤龍石府的主人挑戰，這是一個極大的侮辱，他必須給花無情一點懲戒。

「撤出你的兵刃吧，小賊，大爺要給你一點教訓。」

心祺勃然大怒道：「你罵誰是小賊？盤龍石府的子弟，居然如此沒有教養，看來本姑娘倒要替你的父母管教管教了。」

心祺沒有罵他，但這番言語却說得十分之重，狄璞固然氣得面紅耳赤，雙目噴火，狄飛虹夫婦以及他們的子女，也全都面色數變，現出了怒容。

不過狄璞不該罵人，其屈在我，他們是講理的人，自然不便發作。

狄璞可就忍受不住此一羞辱了，口中一聲暴叱，長劍一吐，晶芒若電，森森劍氣挾着風嘯雷鳴之聲，一逕射向心祺的前胸。

這一劍並非劍道最高的馭劍之術，但他却以紫河神功使出，因而威力之强，有如雷霆萬鈞，劍芒所至，足使風雲失色。

花無情見狄璞對一個女孩子出手竟然如此歹毒，心頭大爲震怒，不待心祺出招，他已揮劍迎了上去。

法輪九轉玄功，迎戰紫河神功，雙方劍芒一觸，傳出轟的一聲巨响，花無情被震得倒退一步，狄璞却退了三步之多。

一招硬拚，狄璞顯然落了下風，這是他難以容忍的，在一聲清嘯之後，再度揮劍撲出。

舊事重演，這一次與適才沒有甚麼兩樣，心高氣傲、目無餘子的狄家三公子，還是技遜一籌。

他們是在鬥劍，實際上却在拚鬥內力，聽不見兵刃接觸之聲，但却沙飛石走，轟隆之聲不絕於耳。

如果花無情就是當年被花滿樓抱走的狄璇，那麼他們是一母所生，而在骨肉相殘了。

這是一場親者痛仇者快的搏殺，身爲母親的羅蘭，怎能忍受這殘酷的場面？

她雖是身具無上神功，却無力阻止這場鬩牆之爭，因爲他們雙方正在全力相搏，如若因爲她的阻止而使一方受到傷害，都是她不願見到的。

她這一遲疑，慘劇終於發生了，因爲狄璞的紫河神功，竟然鬥不過法輪九轉，他在情急之下，再度運起了至高無上的馭劍之術。

花無情曾經是馭劍之術的手下敗將，因而狄璞對馭劍一擊極具信心。

他却不知道花無情已今非昔比，適才以法輪九轉鬥紫河神功，並未使出全力。

花無情挑戰的是狄飛虹，主角尚未出場，他怎能不保留幾分實力。

但當狄璞身劍合一，駕馭着無堅不摧的劍氣，向他迎面飛擊之際，他知道無法再作保留了。口中一聲清叱，法輪九轉已提至極限，但見週身雲流霧旋，湧起一股强烈的旋風，同時劍光暴漲，有如快速流轉的金輪，逕向狄璞迎擊過去。

紫河神功及馭劍之術，均爲曠古絕今的無雙絕技，習得一種，即可橫行天下，應該是無可置疑的。

但狄飛虹夫婦却大吃一驚，他們的神色，竟是一片驚詫與駭然。

因爲他們瞧到花無情像金輪急轉般的劍光，認出是前古神僧法輪一派的絕學。

法輪九轉，天下無敵，花無情的功力雖是尚嫌不足，但與狄璞力拚之下，必然會落得兩敗俱傷。

狄飛虹未能証實花無情的身份，狄璞却是他的親生骨肉，他既然身在鬥場，怎能讓自己的骨肉身遭橫禍？他無暇多作考慮，猛然騰身而起，抖手一掌，向花無情的身側推去。

他這一掌，的確化解了狄、花二人兩敗俱傷的生死一搏，只是他不是公平的。

這一掌爲甚麼不是推向狄璞，不同樣可以化解他們的拚鬥麼？

而且他不只是橫插一手，使花無情毫無防範，更因救人心切，出手重了一點。

以狄飛虹的一身修爲，放眼天下不作第二人想，花無情雖是身具法輪九轉玄功，仍無法承受這勢如驚雷撼山般的一記重擊。

他被震出兩丈以外，接連噴出兩口血水，顯然，他必然已受到極重的內傷。

但他却一蹶即起，用衣袖抹掉嘴角的血跡，雙目如火，瞪着狄飛虹道：「想不到盤龍石府的主人，竟然這等無耻，花某只要不死，誓報今日之仇，咱們走。」

一陣急驟的蹄聲，帶走了花無情一行七人，沒有人攔阻他們，甚至沒有人吭出一聲，這些跺跺脚都能使江湖震動的人物，此時却像木雕泥塑一般，每人都是一副沉重的神色。

良久，一股尖銳的聲浪忽然划過沉寂的長空，使人們的心頭同時爲之一懍。

「大哥，你爲甚麼要這樣？」這股尖銳的聲浪，原來是羅蘭所發，她呼叫的大哥，自然是狄飛虹了。

「夫人，妳怎麼啦？難道妳要讓他們兩敗俱傷？」

「不必要他們兩敗俱傷，你也可以化解他們的攻勢，難道孤烟寶窖的神功你是白學了？莫非盤龍石府的主人只會對晚輩偷襲，當眞是這麼無耻？」

羅蘭——這位當年的侯門千金，對狄飛虹的愛，當得是堅逾金石，數十年未曾改變。

她很會生兒子，幾乎一年一個，在連生五個之後，她不再生了，現在，除了被花滿樓抱走的狄璇外，還有四個頭角崢嶸的兒子。

狄璞也是她生的，但她認定花無情就是狄璇，而且對他特別偏愛。

這也難怪，狄璇是長子，在她初爲人母之時被花滿樓抱走，那種錐心蝕骨的痛苦，不是外人所能領略的，如今愛子在眼前出現，她正抱着無限希望之際，偏偏被狄飛虹擊得負傷而逃。

因此，她恨狄飛虹，連狄璞也恨上了。

這是想不到的結果，數十年來的恩愛夫婦、對自己千依百順的美麗妻子，居然反顏相向，罵自己無耻。

不過，盤龍石府是武林的泰斗、江湖的偶像，如果他們不講理，那麼天下就再也找不出講理的地方了。

適才花無情正以全力應付狄璞之際，狄飛虹從旁擊出一掌，的確難脫偷襲之嫌。而且以他那身超凡入聖的功力，縱使讓雙方的劍炁全部擊中他的身上，也不會對他造成甚麼傷害，如果說他却單獨將花無情一掌震飛，他是自私、是無耻，並不爲過。

（未完・十）

上文提要：

谷飛雲奉師命往找醉道長，却遇上醉道長的師傅南山老人，一晚，谷飛雲因一時好奇而遇上四名幪面少女，雙方交戰不久，谷飛雲抽身而退，翌日，南山老人突傳授一招「捉蛇手法」給他，谷飛雲練熟後，獨往酒家用膳，一名青年欲制其穴道，逼問他來歷，反被谷飛雲所制，青年只好勸其盡早離開，南山老人帶谷飛雲往許家堡飲宴，主人許鐵棠介紹座上客給他們認識……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東風傳奇

西鳳三元被擄　自薦權充說客

許鐵棠道：「這十席上的兄弟們就是這次參加品酒大會的八十一個村子的代表，也都是製酒的行家。」

南山老人、醉道人、尹長生、裴通、谷飛雲等人也一齊鼓掌致敬。

許鐵棠給雙方介紹完畢，大家落座之後，許鐵棠的二名弟子手執酒壺，替南山老人等人依次斟上了酒，另有幾名莊丁，也穿梭似的端上菜來。

許鐵棠手持酒杯，站起身道：「兄弟敬以水酒一杯，歡迎老仙長、醉道長、尹老哥、裴老哥、谷少俠等幾位蒞臨寒莊，也歡迎今年參加品酒大會的八十一位代表光臨，水酒粗餚，不成敬意，希望大家多喝幾杯，兄弟先乾爲敬。」

說完，一口把酒喝乾。

大家也跟着站起，和他一起乾了，接着是八十一個村子的代表站起來舉杯，向主人敬酒，許鐵棠和大家乾了一杯。接下來，他們又向南山老人、醉道人、華山派尹長生、神拳裴通和谷飛雲等幾人分別敬酒，南山老人等人也各自和他們乾了一杯。

就在此時，只見一羣嫣紅姹紫、衣着各異的妙齡少女一下湧進大廳，她們各自手持酒杯，在筵席前面站停，十人一排，排成了八排，由胸前掛着「一」號名牌的少女站在最前面，舉起酒杯，鶯聲嚦嚦的道：「我們要向許莊主和八十一個村子的代表們致敬。」

說完，一起舉杯喝了。

原來她們就是從八十一個村子挑選出來競選「西鳳女狀元」的候選人，爲了公平起見，她們不用姓名，不寫代表那一個村子，只有一個號碼，要等今天下午，由八十一個村子的代表投票選出前三名，才揭曉她們的姓名。

許鐵棠和八十一個村子代表站起身，和她們乾了一杯。

許鐵棠含笑道：「各位姑娘，老夫給妳們引見，這位是武林前輩中極享盛譽的酒仙南山老人，一生從未醉過，妳們不妨每人敬他老人家一杯。這位是南山老人的高足醉道長，這是華山派追風劍客尹長生尹大俠，這是神拳裴通裴師傅，這是谷飛雲谷少俠，都是寒莊的貴賓。」

八十一位姑娘聽許鐵棠這麼一說，不由得發出一聲輕呼，一窩蜂般朝在上首的南山老人圍了上去，鶯聲燕語，爭先恐後的嚷着：「老人家，我敬你。」

南山老人一時大樂，左一杯，右一杯的喝個不停。

這時，一個嬌柔的聲音在谷飛雲身旁低低的响起：「谷少俠，我敬你。」

谷飛雲回過頭去，看到一雙晶瑩如水、似曾相識的眼睛，正在脈脈含情的望着自己，心頭驀然一動，喜形於色的道：「姑娘是第十五號？在下敬妳，祝妳當選女狀元。」一口把酒喝乾。

紫衣少女春花似的臉上綻起明媚的笑容，幽幽的道：「謝謝你。」

兩人忽然靜了下來，因爲要說的話已經說完了，一時之間，誰也想不起該說些甚麼來，只是互相凝視着對方。

這時，另一個少女悄然走近，含笑道：「谷少俠，我敬你。」

兩人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音，從怔怔出神中驚覺過來，紫衣少女粉臉一紅，慌忙走開。

谷飛雲啊了一聲，趕忙舉杯道：「在下敬妳。」

等到酒杯搭上嘴唇，才發現杯中沒有酒。

來敬酒的是一個身穿棗紅衣裙的少女，她纖纖玉手拿起銀壺，說道：「我給你斟滿了。」

谷飛雲忙道：「多謝姑娘。」

紅衣少女故意用銀壺擋住掛在胸前的名牌，目光一抬，嫣然笑道：「谷少俠還記得我是幾號嗎？」

她是看到谷飛雲剛才一口叫出紫衣少女是十五號，才故意問他的。

谷飛雲臉上微微一紅，歉然道：「眞抱歉，在下忘記姑娘是幾號了。」

紅衣少女輕輕撇了下紅菱般的嘴唇，輕笑道：「那天谷少俠喝得爛醉如泥，還是由我和老人家扶着你在棚下休息的，你整整的躺了大半天，口裡嚷着要喝水，也是我餵你喝的，大概是喝醉了的緣故，所以連我是五十二號也忘記了。」

谷飛雲若非聽她親口說出來，對那天喝醉後的情形，眞的一無所知，聞言更覺心有歉疚，忙道：「眞對不住，不是姑娘說起，在下還一點也不知道哩，在下應該敬姑娘一杯，聊表謝意才對。」接着一口把酒喝乾。

紅衣少女又替他斟了一杯，望着他輕嗔道：「你還應該罰一杯才是！」

谷飛雲連連點頭道：「應該的，在下是該罰一杯……」正待舉杯，紅衣少女忽然輕笑道：「我是來向你敬酒的，我們一起喝吧！」

她也舉起杯子，和他對乾了一杯，悄聲道：「下午選舉完畢，會公佈每一個號碼的姓名，希望你別忘了看看我的姓名。」

說完，很快的走了開去。

這回，南山老人足足喝了八十一杯，不，才不止呢，這些姑娘家也眞夠刁蠻的，嘴裏叫的也眞甜、眞嗲，一口一聲的叫着：「老仙長」、「老人家」，一個人敬了又敬，纖纖玉手捧着銀壺，一杯又一杯的替老人家斟酒，有些人甚至還一連敬了他三杯呢！南山老人看到這些花不溜丟的小姑娘在自己面前轉來轉去，早已眼花撩亂，樂得喜開了嘴，闔不攏來，自然來者不拒，一杯杯的直灌下去，如果說得準確一點，這回至少也喝了二百杯左右。

八十一位姑娘敬酒完畢，又像一陣風般從大廳吹了出去，大廳上除了還留下一片縹緲不散的脂粉幽香，但却突然間清靜了下來。

主人許鐵棠大笑一聲道：「老仙長果然是酒中之仙，一連喝了這麼多杯，依然若無其事。」

南山老人摸摸鬍子，呵呵笑道：「老朽是受了這些小妞的欺騙，明明說一人敬一杯的，但老朽却認不得她們，被她們來過的又來，一口氣足足喝了二百二十八杯，老朽也只好認了，但話又說回來，許莊主窖藏了十年以上的美酒，縱想不喝，也是忍不住的事。」

許鐵棠聽得不由一怔，說道：「在下因今天在座來賓，有來自各個村子的製酒專家，故而要他們開上來的，是窖藏十年的陳酒，想請大家品評，不料老仙長居然一口就嚐出來了。」

「哈哈！」南山老人大笑道：「老朽喝了八九十年的酒了，如果連這點都嚐不出來，那就不用喝酒了。」

這一頓飯，菜餚十分豐盛，但消耗最多的還是酒，差不多每個人都有了五六分酒意，方始席散，那是因爲下午還有事。

* * *

現在已是未牌時光，許家堡前一片廣場的左首，坐東朝西，搭建了一座丈許高的戲台，上面高懸一方紅布，綴着一行紅字：「選舉西鳳女狀元大會」。

台前放了五排椅子，每排二十張，除了第一排中間坐的是南山老人、醉道人、華山派追風劍客尹長生、神拳裴通和谷飛雲等五位貴賓，其餘則是八十一個村子的代表。

這五排椅子後面和戲台左右兩邊，全都站滿了從各地趕來看熱鬧的人。

台上稍後放了三把椅子，這是監督席，正中間坐的是選美會首席監督許家堡莊主許鐵棠，他左右兩人，則是由八十一位代表中，臨時公推出來的。

在三人前面不遠，放着三隻木箱，木箱上各自貼了一張大紅字條，中間一隻寫的是「狀元」三字，左邊一隻是「榜眼」，右邊一隻是「探花」。

這是投票用的票櫃，每一個村子代表，各有三張選票，把兩天來在品酒大會上所看到八十一位候選姑娘，在心中作了評審，然後寫上她的號碼，投入箱中就是。

這時，台上右角有一名身穿藍布長袍，佩有司儀綢條的中年人高聲叫道：「選舉開始，請三位監督人檢驗票箱。」

他話聲甫落，許鐵棠和左右二人立即站起身來，走近三隻票箱，各自掀起箱蓋，然後又將票箱翻了過來，朝台下展視，表示箱內空無一物，以昭公正，然後再把木箱復原，闔上箱

蓋，三人退回椅上落坐。

司儀又高聲喊道：「各村代表，請依次序上台投票。」

於是由坐在第一排左首第一人開始，登台把寫好號碼的三張選票分別投入三隻木箱，他退下之時，第二個人相繼登台，這樣一上一下，絡繹不絕，片刻工夫，各村代表投票完畢。

許鐵棠站起身，走近台前，抱抱拳大聲道：「各位鄉親，方才投票的代表一共是七十九位，還有二位是大家公推的監督人，但他們二位，也是二個村子的代表，雖被公推爲監督人，也應該有投票的權利，所以兄弟要向大家說明原委，現在請二位過來投票。」

台下隨着紛紛鼓起掌來，坐着許鐵棠左右的二人，依言站起身，分別投入了三張票，退回坐下。

司儀又高聲道：「開始計票。」

只見六名許家堡莊丁立即從台下把三方高約一丈、長約二丈的木牌抬到台上，品字形放好。這三方木牌上，每一方都劃成八十一行，一行一人，每行第一格是號碼，第二格是姓名，第三格是選票記分。正中間一方是女狀元的記分板，左右兩方則爲榜眼和探花的計分板。

這時，有六名身穿一式藍布長袍的年輕人迅即上台，三人分別站到三方大木牌前面，另外三人却走到三隻票箱前面站定。

許鐵棠等三位監督人同時分別走到三隻票箱前面，伸手掀開了箱蓋。

中間是選女狀元的票箱，由一名年輕人從箱中取出一張選票，就高聲唱出號碼。站在女狀元記分木牌前的年輕人，就用木炭在某一號碼下劃上一劃。左右兩邊的情形也完全相同，女狀元和女榜眼、女探花的計票工作，同時進行。

台下每一個人，都全神貫注聽着台上的人唱票。

谷飛雲凝足目力，在木板上找到十五號，下面寫着許蘭芬三字，心中暗道：「不知她是不是許家堡的人？」再看五十二號下面，寫着荊月姑三字。

只聽南山老人湊過頭來，在耳邊輕「嗨」了聲，說道：「小哥，你猜誰會當選女狀元。」

飛雲谷道：「這個如何猜得到。」

南山老人笑道：「老朽是問你，心裡想的是那一個？」

谷飛雲不覺臉上一熱，說道：「沒有。」

「嗨！」南山老人低聲道：「你不用騙老朽了，老朽還會瞧不出來？十五號許蘭芬和五十二號荊月姑，對你都不錯呢！」

谷飛雲紅着臉道：「你老說到那裡去了？」

南山老人嘻的笑道：「老朽這雙老眼還雪亮的，這種事，還會瞧不出來？」

說到這裡，忽然拍拍谷飛雲的肩膀，說道：「你小子的眼光不錯，快瞧，十五號許蘭芬、五十二號荊月姑，一個當上女狀元，一個當上女探花，都沒有問題了！」

谷飛雲舉目瞧去，這時台上唱票和記票都快接近尾聲，女狀元榜上，十五號的許蘭芬一人遙遙領先，已經有十個「正」字。榜眼榜上是八十號的祝秀珊，探花榜上五十二號，荊月姑也領先其他的人。

唱票完畢，得票分數也立即計算出來，由首席監督許鐵棠當衆宣佈：女狀元是十五號許蘭芬，共得五十九票；女榜眼是八十號祝秀珊，共得五十一票；探花是五十二號荊月姑，共得四十八票，獲得當選此次西鳳三元。

台下登時响起熱烈掌聲，歷久不絕。

司儀又在台上高聲說道：「現在請新當選的西鳳女狀元、女榜眼、女探花三位姑娘出場。」

他話聲甫出，台下又熱烈的鼓起掌來！

姑娘家當選了西鳳三元，要上台亮相，少不得要美容一番，這回就足足等了快有半個時辰，只聽許家堡大門前响起一串鞭炮，（八十一位姑娘都在許家堡後廳）才由許鐵棠陪同女兒許蘭芬，祝中堅陪同妹子祝秀珊，荊溪生陪同女兒荊月姑，走上台來。另外還有一大羣落選的鶯鶯燕燕，跟着他們來到台下。

三位當選女狀元，女榜眼、女探花的姑娘，都打扮得如同新娘一般，一身鳳冠霞帔，大紅繡裙，玉帶圍腰，更顯得古雅莊重，如花似玉！

台下的人，在此一瞬間掌聲如雷，此起彼落，越拍越起勁，還有七十八位姑娘雖然落了選，但經過三天來的相聚，彼此間有了感情，拍起手來，玉掌發出來的一片掌聲，也特別清脆悅耳！

女狀元一雙盈盈秋水，不時的朝坐在南山老人身旁的谷飛雲投來，女探花一雙盈盈秋水，也不時的朝谷飛雲投來。台上兩人當然不知道眼光投向了同一個人，但坐在台下的谷飛雲自然看得到，心頭禁不住一陣跳動。

坐在他身邊的南山老人却絲毫不肯放過，一再用手肘輕輕的碰撞谷飛雲手肘，使得谷飛雲更感到不好意思，甚至不敢再看兩人一眼。

司儀又高聲叫道：「請首席監督人許莊主替女狀元、榜眼、探花插上金花。」

當下由另外二位監督人，首先取過一個朱漆木盤，上鋪大紅緞，緞上並排放着兩枝金花，由許鐵棠雙手取起，插到女狀元許蘭芬的鳳冠兩邊。接着又替女榜眼、女探花在鳳冠上插上金花。

本來這三位姑娘的服飾大致相同，分不出狀元、榜眼、探花來，這回插上金花，就可以分辨得出來了——女狀元的兩枝金花較長，女榜眼短了寸許，女探花又短了寸許。台下自然又熱烈的鼓起掌來。

司儀又高聲道：「禮成。」接着又高聲道：「今天所有在場的諸親好友，請到右首棚下奉茶，晚上，許莊主特別準備了水酒粗餚，請大家賞光。」

他話聲一落，大家又報以熱烈的掌聲。

許鐵棠、荊溪生等人陪同女兒下台，南山老人等人也由許鐵棠的大弟子孟君杰陪同，到西花廳奉茶。

大門前面、右首一片廣場上，搭蓋了廣大的涼棚，棚下早已擺上六七十張桌子，台上禮成之後，來自各地的台下觀衆，紛紛湧入棚下，這是一般趕來看熱鬧的人。

許家堡前廳筵開十席，上首左邊仍以南山老人坐了首席，依次是醉道人、尹長生、裴通、谷飛雲，由主人許鐵棠作陪。

右邊一席是女狀元許蘭芬坐了首席，女榜眼祝秀珊、女探花荊月姑左右相陪，接着是祝秀珊的兄長祝中堅、荊月姑的父親荊溪生，主人則是在台上担任監督人的二人。

其餘八席則是八十一個村子的代表，第二進廳上也有八席，則是七十八位落選的姑娘們。

入晚之後，筵席初開，許家堡從廣場到後廳，燈火通明，人聲如潮，好不熱鬧！

酒筵中的高潮，莫過於敬酒，敬酒的最高潮，自然是女狀元、女榜眼和女探花的敬酒了，每一席上都引起高聲譁笑和一片勸酒之聲。

這一頓酒，從大門外棚下到大廳上，每一席的每一個人，差不多全已有了八分酒意。

南山老人和谷飛雲被招待在西花廳附近一幢精舍之中。這幢精舍是鐵面許鐵棠接待貴賓之處，一排五間，前面是一大片花圃，十分清幽。

五位貴賓（南山老人、醉道人、尹長生、裴通和谷飛雲）當然全被招待在這裡，這一晚，賓主盡歡，莫不酩酊而歸。

谷飛雲也喝醉了，他耳中一直縈繞着女狀元那嬌柔的聲音，眼前一直浮現起女狀元春花般的笑靨，一個晚上幾乎一直沒有睡好，眼看着窗櫺上，由魚肚白到大亮，到晨曦漸漸的照上花格子，他才懶洋洋的起床，開門出去。

莊丁立即送來臉水，谷飛雲盥洗完畢，走出中間起居室，只見尹長生和裴通二人圍着小圓桌而坐，看到谷飛雲走出，一齊起身招呼。

谷飛雲連忙抱拳道：「二位前輩早，快請坐下。」

尹長生道：「谷老弟也請坐下，咱們正好一起進早餐呢！」

谷飛雲還沒答話，醉道人也出來了，大家迎着落坐。

莊丁送上四式小菜，兩籠蒸餃，又給四人端上粟米稀飯。

谷飛雲道：「老人家怎麼還不起來？」

醉道人微笑道：「他老人家早就起來了，此刻還在山頂上呢，師傅是從不吃早餐的，咱們不用等了。」

就在四人進餐的時候，只見許鐵棠氣急敗壞的急步走了進來。

醉道人看他神色不對，放下筷子，站起身道：「許莊主，有什麼事嗎？」

「四位早。」許鐵棠朝四人點了下頭，就攢着眉道：「小女和當選榜眼、探花的二位姑娘失蹤了！」

「失蹤？」醉道人深感意外，問道：「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許鐵棠道：「詳細時間沒有人能說得出來，可能是昨晚出的事。」

尹長生道：「鐵棠兄請鎮定一下，坐下來慢慢的說。」

許鐵棠微微點頭，說道：「兄弟只此一女，聽她無故失蹤，不免亂了方寸……」

他依言坐下，吁了口氣，續道：「事情是這樣的，從前晚起，八十一位參加選舉的姑娘，都住在敝莊，因人數較多，佔用了第二進全部房舍，每房住四個人，小女雖住在家裡，但因選舉尚未開始，每個人都只有一個號碼，不准吐露姓名的，昨晚選舉揭曉，小女當選女狀元，才請祝姑娘和荊姑娘一起住到她閨房裡去……」

醉道人道：「令嬡閨房不在第二進嗎？」

許鐵棠道：「在第三進。直到今天早晨，伺候小女的春眉發現小女房門開了，還以爲小女起來了，進房一看，房中三人都不見了，再去第二進詢問，也沒有人見過小女三人，就來向兄弟稟告，兄弟趕到小女房中，也查看不到什麼情況。」

裴通道：「鐵棠兄可曾派人在附近找過？」

許鐵棠道：「兄弟已經要幾個小徒在敝莊附近全找過了，毫無一點線索。」

「這就奇了。」

醉道人道：「以許莊主的威名，當然不會也不敢有人擄人勒索的了，這件事就顯得有些不大尋常。」

許鐵棠道：「兄弟也有此感覺，所以特來向道兄和長生兄、裴通兄請教。」

醉道人沉吟道：「許莊主可否領我們，先去看看令嬡的閨房再說？」

許鐵棠忙道：「可以，可以，兄弟給道兄帶路。」

說完，立即轉身往外行去。

谷飛雲因許莊主沒提到自己，不知自己該不該跟着去。

醉道人回頭朝谷飛雲含笑道：「你也去瞧瞧，初走江湖，要多歷練歷練。」

四人跟着許鐵棠穿行走廊，越過第二進，(因二進住着八十位姑娘，不便進去)從腰門進入第三進，由廳後樓梯上樓。

只見一名青衣使女迎着躬身道：「小婢春眉，叩見莊主。」

許鐵棠抬手道：「老夫方才告訴過妳，小姐房中的東西，都需要保持原狀，不准移動，要妳守在房門外，任何人不准進去，妳沒進去吧？」

春眉道：「莊主交代，小婢怎敢有違？」

「好！」許鐵棠點點頭道：「妳依舊守在這裡，不用進去。」

春眉躬身應「是」。

許鐵棠抬手道：「道兄請。」

醉道人道：「許莊主不用客氣，還是你請先。」

許鐵棠不再客氣，當先走入，醉道人目光炯炯，從門口走入，就看得很仔細。

這間臥室相當寬敞，除了粧台奩鏡、錦帳繡被，還有玉軸牙籤的書櫥，壁上掛着一柄終南派的松紋長劍，臨窗一張書桌，還放着文房四寶，可見姑娘家還是一位女才子呢！

醉道人仔細察看了一遍，前後窗戶都關得好好的，並未開啟，這時還是大冷天，當然不會開窗。床上被褥摺疊整齊，顯然昨晚不曾有人睡過，房中家具陳設井然，連小圓桌上還放着三盞茗茶，那自然是昨晚許蘭芬和祝秀珊、荊月姑三人喝過的了，許莊主交代丫鬟，房中東西不准移動，才沒有收去。由此可見昨晚三人的失蹤，並沒和人動過手，因爲房中找不出絲毫打鬥過的痕迹。

醉道人目光落到三盞茗碗上，人也隨着走近小圓桌，伸手取起茗碗，揭開碗蓋，目光一注，碗中茶汁微黃，茶葉片片清澈可見，舉起茗碗湊近鼻中聞了聞，也聞不出什麼來，心中兀自不信，就把茗碗湊近咀唇，輕輕喝了少許，不覺嘿然哼出聲來。

許鐵棠看他拿起茗碗又聞又喝，如今又輕哼出聲，忍不住問道：「道兄是否覺得茶水有什麼問題嗎？」

「不錯！」醉道人道：「這茶水中被人下了無色無味的迷藥，所以房中找不出絲毫打鬥的痕迹來，人被迷暈了，自然用不着動手了。」

許鐵棠聽得一怔道：「會有這種事情？」

醉道人放下茗碗，擺了下手，輕聲道：「許莊主暫勿張聲，先叫那小丫鬟進來，貧道有話問她。」

許鐵棠點點頭，叫道：「春眉。」

春眉在房門口答應一聲，急步走入，躬身道：「莊主可有什麼吩咐？」

醉道人接口的道：「貧道想問姑娘，昨晚妳家小姐和另外二位姑娘一起回來，是妳伺候的嗎？」

春眉道：「這裡只有小婢一人伺候，昨晚正是小婢伺候的。」

醉道人一指小圓桌上三盞茗碗，又道：「這三盞茶，是妳沏的嗎？」

春眉點頭道：「是小婢沏的，昨晚小姐三位都有幾分酒意，所以特別交代小婢去廚房燒水沏茶。」

醉道人問道：「這裡去廚房遠不遠？」

春眉道：「不遠，廚房就在第四進。」

醉道人道：「妳仔細想想，沏茶回來，路上可曾遇上什麼人？或者發生過什麼事？貧道是說不論什麼小事，妳都要說出來。」

「沒有發生什麼事呀！」春眉忽然低啊一聲道：「小婢在走廊上，好像被人在肩膀上輕輕拍了一下，但回過頭去，却又沒見到什麼人影，小婢心裡一害怕，就急步趕上樓來，後來小姐說沒有事了，叫小婢回房去好了，小婢就回房了。」

「唔……」醉道人揮了一下手道：「沒妳的事了。」

春眉望望莊主，不敢退去。

許鐵棠道：「妳出去吧！」

春眉躬身退下。

醉道人朝許鐵棠道：「事情就出在春眉被人在肩上拍了一下，也許被人制住穴道，從容在三盞茗碗中下了迷藥，但此人劫持令嫒三人，目的是什麼呢？」

裴通忽然插口道：「咱們是否在房中再仔細搜上一搜，也許會找到一點蛛絲馬迹，亦未可知。」

醉道人道：「裴大俠說得不錯，對方劫持三位姑娘，來的決非一人，可能留下什麼，大家不妨分頭找找看。」

於是五人就分頭在房中搜索起來，只聽尹長生叫道：「道兄，你來看看，這硯台中還有墨迹未乾，這幾天，蘭芬姪女都不住在這裡，不可能寫什麼字，會不會有人留下字條之類……」

原來他走近書桌，掀起硯匣，發現墨迹猶新，回過頭來和醉道人說話。

裴通也在此時走近床前，伸手翻起枕頭，在枕下看到一張摺疊整齊的白紙，急忙取過，叫道：「大家快來，在這裡了！」

大家聽他一嚷，立即走了過去。

裴通已把白紙攤開，看了一眼，就交到許鐵棠手中，說道：「果然是對方留的字條！」

許鐵棠接到手中，低頭看去，只見紙上寫着：「三女平安，希勿掛念」八個字，底下並無具名，但字迹娟秀，顯然出於女子之手，而且從筆迹看，這留字的人，年齡也一定不會很大。

許鐵棠迅快把字條遞給了醉道人，一面沉吟道：「此人劫持小女等三人，究竟是爲什麼呢？」

醉道人看了一眼，才道：「從這張字條看，此人似無惡意，但……」接着抬目道：「咱們出去再作計較吧！」

谷飛雲眼看醉道人、尹長生、裴通等人果然不愧是老江湖，觀微知著，能夠從一點毫不起眼之處，發掘出問題來，這是自己萬萬想不到的。

回到西花廳，南山老人已經回來，獨自坐在椅上喝酒，看到幾人從外面進入，不覺「嗨」了一聲，問道：「你們去了那裡，有什麼事嗎？」

許鐵棠道：「小女和祝姑娘、荊姑娘昨晚離奇失蹤了。」

「西鳳三元失蹤了？」南山老人搔搔頭皮，說道：「你們可曾查到什麼線索了沒有？」

醉道人把手中那張字條遞了過去，說道：「你老人家請看。」

「三女平安，希勿掛念！」南山老人睜大雙目，問道：「這是他們留的字條？這些字好像是小女娃寫的，這人究竟會是誰呢？」

醉道人就把剛才去許蘭芬閨房搜索的事，說了一遍。

南山老人道：「看她留字的口氣，好像並無惡意，這……就奇怪……哦，許莊主，你有沒有查過，昨晚住在第二進的七八十位小姑娘，是否有人外出？」

許鐵棠哦了一聲道：「這個在下倒是沒有想到，在下立時去查。」

說完，匆匆走了出去。

醉道人道：「你老人家認爲……」

南山老人摸着白鬍子，微笑道：「目前還很難說，總之，這件事可能不大簡單。」

醉道人疑惑的道：「你老人家似乎已經想到什麼了？」

南山老人回頭看了谷飛雲一眼，笑道：「谷小哥大概也該想到了吧？」

「我……」谷飛雲驚詫的道：「小可怎麼會想得到呢？」

南山老人微笑道：「你再想想看。」

谷飛雲忽然想起前晚自己追踪四個青衣女子的事來，不覺哦了一聲道：「老人家是指前晚小可追踪的那四個青衣女子，可能是劫持許姑娘三位的賊人？」

南山老人點點頭道：「大有可能。」

醉道人目光朝谷飛雲投來，問道：「谷小哥可否把事情經過說出來聽聽？」

谷飛雲就把前晚自己發現夜行人，一時好奇，跟踪下去，遭到四個青衣蒙面少女圍攻之事，說了一遍。

只見許鐵棠匆匆走入，說道：「老仙長說得不錯，兄弟方才趕去第二進查看，其中有一間臥室的房門緊閉，因爲她們都是相識未久，並未注意，經在下推門而入，發現四位姑娘被人點了穴道，每人身上的號碼牌也不見了，(許家堡住進了八十位姑娘，沒人認識，是以每人的號牌當作識別証的)，在下替她們解開穴道，也問不出什麼話來，她們是在睡夢中被人點了穴道的。」

醉道人道：「這就和谷小哥說的頗爲吻合，劫持許姑娘三人，就是谷小哥遇上的四個蒙面少女，因爲她們別上了號牌，出入就沒有人注意了。」

許鐵棠問道：「谷小哥甚麼時候遇見過四個蒙面女子？」

醉道人就把前晚谷飛雲遇上四個蒙面少女的事，說了一遍。

許鐵棠道：「但這四個蒙面女子毫無線索，又到那裡去找呢？」

「線索倒也不是沒有。」南山老人摸着白鬍，笑道：「許莊主不妨想想看，在西陲除了貴派，還有那一位高人，開門立派的？」

許鐵棠聽得惕然一驚，失聲道：「崆峒金母……」

「不錯。」南山老人頷首道：「只有她的門下，全是女弟子。」

許鐵棠搓着雙手，憂形於色的道：「但……但……這……」

他雖然只說了兩個「但」字，一個「這」字，但在場的人中除了谷飛雲，誰都知道他沒說出來的意思。因爲崆峒金母並非正派中人，武功又高不可測，各大門派莫不對她聞名變色，退避三舍，如今他唯一的掌上明珠，如果落入這個女魔頭的手中，那就沒有希望能夠救出來了。

就在此時，從門外走進荊溪生和祝中堅二人，荊溪生噗的朝南山老人面前跪了下來，說道：「老仙長，可憐晚輩只此一女，如今無故失蹤，求求老仙長救救小女。」

祝中堅也跟着跪下，說道：「老仙長，先父去世得早，家母年老多病，只剩下晚輩兄妹二人，如今妹子失蹤，此事如果讓家母得知，定然病勢會加重，懇求老仙長援手，救救我妹子。」

南山老人被兩人鬧得措手不及，慌忙站起，把兩人拉起，一面說道：「快不可如此，咱們正在商量救人之事，二位快請坐下來好說。」

二人依然落坐，南山老人轉臉朝許鐵棠道：「如果令嫒三人確是被崆峒派門下擄去的話，事情還不至於絕望。」

「甚麼？」荊溪生吃驚的道：「小女是被崆峒門下擄去的？」

他是紫柏山紫柏宮門下，自然聽說過崆峒金母的名頭。

許鐵棠急急問道：「老仙長認識金母嗎？」

南山老人道：「那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當時金母還是出道江湖未久，在崑崙山一處小山陵上，和崑崙派大弟子岳維峻不知何事動上了手，她被岳維峻的『天星掌』所傷，岳維峻也中了她一記『透骨指』，兩人都是年少氣盛，忍不住動上兵刃，其實兩人都傷

得不輕，已是强弩之末，正好遇上老朽西遊崑崙，看到兩人重傷倒地，替他們悉心救治，在一處岩穴中住了三天，金母曾說過：『前輩救命大恩，不敢言謝，今後只要前輩吩咐，晚輩一定遵命』。但事隔五十年，不知她還記不記得老朽？」

許鐵棠喜形於色，說道：「老仙長有恩於她，她一定不會忘記的了，小女三人，就全仗老仙長援手了。」

南山老人微微頷首道：「人自然要救，且容老朽想想。」

醉道人道：「弟子認爲許姑娘等三人，是否是崆峒弟子劫持去的，咱們並無確証，不好和金母明說，因此最好派一個人，以你老人家的名義，去探探她的口氣，不知你老人家以爲如何？」

南山老人道：「這個可以，爲師到西陲來了，派人前去問候，所謂行客拜坐客，於禮也說得過去。」

他想了想，偏頭問道：「但三個小女娃如果在她那裏呢？」

醉道人笑道：「那就最好沒有了，你老人家派去的人，金母一定會派一名門下弟子或管事之類的人接待，只要透個口風給接待的人，暗示師傅就是爲了許姑娘三人無故失踪，才要他去晋見金母的，希望金母能夠把人釋放，這話由接待的人傳給金母，較爲婉轉，以弟子想來，金母決不至於爲了三個小女娃，不顧你老人家面子的。」

南山老人撚鬚笑道：「這倒也是，咱們就這麼辦。」

醉道人道：「只是……師傅準備派誰去，較爲合適呢？」

南山老人一手拈鬚，目光睨了谷飛雲一眼，沉吟道：「這個……老朽正在考慮……」

谷飛雲想起許蘭芬嬌柔的細語和脈脈含情的眼睛，還有荊月姑她……他不覺毅然道：「老人家如果用得着小可，小可願意前往崆峒一行。」

他話雖說出口來，但根本不知崆峒山在那裡。

「唔！」南山老人口中唔了一聲，頷首笑道：「老朽考慮的人選，也就是你小哥。」

醉道人聽得一怔，他先前還以爲師傅會派自己前去一行，不禁遲疑的道：「谷小哥去合適嗎？」

他因谷飛雲剛出師門，一點江湖經驗也沒有，所以才有此一問。

南山老人微笑道：「谷小哥去是最合適不過了，他既非爲師門下，和許莊主也毫無瓜葛，這表示他此行，只是老朽到了這裡之後，無人可以派遣，才要他代爲師一行的，金母一向剛愎自用，又生性多疑，谷小哥是不相干的人，正可以減少她的猜忌。」

醉道人道：「你老人家說得極是。」

許鐵棠拱拱手道：「如此就一切拜託谷少俠了，只不知谷少俠何時動身？」

荊溪生道：「救人如救火，谷少俠自然越快越好。」

「不，此事不用急。」南山老人搖搖手道：「許姑娘三位昨晚才被擄去，就算是崆峒門人劫持的，最少也要三幾天才能趕回去，谷小哥去得早了，人還未到，她們就可以一口推掉，所以谷小哥儘可明天早上才動身，路上也不用趕得太急，最好讓她們先到，這樣金母就不好推托了。」

許鐵棠道：「一切都聽老仙長安排。」

祝中堅和谷飛雲不過長了四五歲，眼看南山老人派谷飛雲前去崆峒，忍不住道：「老仙長，晚輩想和谷兄同去。」

「不用，不用。」南山老人道：「谷小哥代老朽去問候金母，只是以此作爲藉口而已，主要是希望有便乘機暗示接待他的人，請金母放人，給她有落場的面子，人去多了，反而不便。」

事情就這樣決定，午飯後，南山老人把谷飛雲叫到房中，和他密談了一個下午，包括從老爺嶺前往崆峒山的路徑，和何處打尖、何處投宿等等，谷飛雲一一記在心裡。

＊　＊　＊

一晚過去，第二天一早，許鐵棠要大弟子孟君杰替谷飛雲準備了一匹健馬，和荊溪生、祝中堅一直送出大門，才叮嚀而別。

谷飛雲有南山老人的指示，第一天趕到隴縣投宿，第二天趕到華亭，第三天趕到平凉，第四天早晨由平凉西行，已是荒凉的山區。

他記着南山老人的話，從平凉往西，大約中午時分就可趕到崆峒山麓了。他舉目西望，只見遠處羣峯插天，不知那一座是崆峒山的主峯，金母居處，也許並不在主峯，只是一處奇岩幽谷之中。

幾十年來，沒有人敢去找她，也沒有人敢上崆峒一步，因此也沒有人能知道金母究竟住在那裡。

但南山老人說過，金母在崆峒住了已有五十年，這五十年中，她的門下弟子總要出山採購食物，那麼縱然是荒無人迹的深山，只要經常有人行過，也一定會留下痕迹，要他仔細觀察，必可找到。

話雖如此，谷飛雲一路行來，面對這樣一個廣袤的山區，要找一條經常有人經過的小徑，簡直有如大海撈針一般！

他坐在馬上，心頭不住的盤算，也想不出一個妥善的法子來。中午時分，趕到一座峻嶺之下，這裡應該是崆峒山山麓了，南山老人指點的路徑到此爲止，從現在起，就要靠自己去找了。

他跳下馬來，任由馬兒去吃青草，自己找了一塊大石坐下，取出乾糧

吃了，然後在附近找到一條山澗，水流極清，就俯下身去，用雙手掬水，喝了兩口，回去把馬匹牽來，讓牠在澗邊喝水。

忽然發現山澗邊上的幾塊大石，看去極爲光滑，好像經常有人踐踏一般，心中不禁一動，急忙走過去，原來這條山澗，大石磊磊，地勢一路往上，除了中間澗水潺湲，從石間流出，兩邊俱是從山上滾下來的大小石塊，是以兩邊山勢十分陡峭，形成一條相當幽深的山谷。

縱目望去，右首大小石堆間，果然有一條十分明顯的小徑。(這種在石上經常有人踐踏而成的小徑，並無一定痕迹，但肉眼却可以辨認得出來)

谷飛雲看得不覺大喜，心想：「在這裡了！」

只是山澗旁俱是從山上滾下來互相堆積叠成的大石，忽高忽低，不是平路，自然不能騎馬，就是牽着馬走，也是十分累贅之事，當下就把繮繩圈在馬頸上，拍拍馬頭，說道：「這裡左首有森林，也有青草水源，你在這裡等我吧，但要小心些！」

接着又拍拍馬屁股，那馬匹似乎聽得懂他說的話，果然朝林中跑去。

谷飛雲轉身就沿着澗邊石堆輕縱低掠，朝山谷中騰躍而上，因爲這一路都是往上的斜坡，他足足走了頓飯工夫，差不多已登上山腰，耳中聽到洪洪水聲，迎面已是山谷盡頭，一條銀練從百丈高峯直掛而下，注入一個深潭之中。

這一深潭面積相當大，四周圍以嶙峋巨石，景色清靜之中，另有一種天然的粗獷之美，最奇怪的是，這條瀑布水勢不小，但傾入潭中之後，並沒有溢出來，下面這條山澗潺潺流水，只是從潭邊石隙間流出的一小股而已，大部份從瀑布注入潭中的水，很可能從潭底流失了。

他正面對潭水看得出神，突覺腰脊間似被劍尖一類尖銳的東西抵住，同時响起一個冰冷的聲音喝道：「不許動！你是甚麼人，從那裡來的？」

谷飛雲只覺這聲音聽來極爲熟悉，慌忙轉過身去，應道：「在下谷飛雲……」

用劍指着他的是一個青衣少年，看到谷飛雲，臉上陡現驚喜之色，說道：「怎會是你……」

谷飛雲也看清楚了對方面貌，心中暗喜自己沒找錯地方，欣然抱拳道：「原來是宇文兄。」

他，正是在柳林酒館中遇見過的宇文瀾，這時收回長劍，目光注視着谷飛雲，問道：「谷少俠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谷飛雲笑道：「那麼兄台怎麼也會到這裡來的呢？」

宇文瀾道：「到了這裡，你還油嘴滑舌的，難不成不想活命了？」

谷飛雲看着他笑道：「有這麼嚴重嗎？」

宇文瀾輕哼道：「幸虧遇上的是我，要是遇上別人，你早就沒命了。」

谷飛雲笑道：「照兄台的說法，好像我姓谷的一條命，很容易被人取去的了？」

宇文瀾伸手一攔，說道：「我沒時間和你抬槓，你究竟做甚麼來的，快說！」

谷飛雲雙手一攤，說道：「在下只是路過這裡，上來看看的，兄台這樣盤根究底，究是爲了甚麼？」

宇文瀾道：「谷兄如果眞是無心上來的，那麼還是趕快離開的好，如果給人看到，我就無法幫你說話了。」

谷飛雲早已聽出他的口氣，也早已看出他是女扮男裝的，一面故意說道：「宇文兄，這是甚麼意思呢？」

「你這人……」宇文瀾又氣又急，跺跺脚道：「眞是狗咬呂洞賓，人家一片好意，你還要故意裝傻……」

「好，在下不再裝傻了。」谷飛雲朝他作了個長揖，說道：「在下也希望宇文姑娘，能夠坦誠見告才好。」

他這聲「宇文姑娘」，叫得宇文瀾臉上不禁一紅，眨動一雙明亮的眼睛，問道：「你要我坦誠見告甚麼呢？」

谷飛雲道：「在下想請教姑娘，這裡究竟是甚麼地方？」

宇文瀾道：「這裡是崆峒山咯，你還明知故問？」

谷飛雲道：「那麼，宇文姑娘一定是金母門下了？」

宇文瀾聽得臉色大變，急急問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谷飛雲笑道：「在下谷飛雲，可一點不假。」

宇文瀾又道：「那你到這裡來，究竟有甚麼事？」

谷飛雲道：「實不相瞞，在下奉南山老人之命，特來晋見金母的。」

宇文瀾遲疑的道：「南山老人？是不是那個白髮白鬚的老人？江湖上，怎麼從未聽人說過？」

谷飛雲含笑問道：「那麼妳聽說過醉道人沒有？」

宇文瀾道：「大名鼎鼎的醉道人，我自然聽說過了。」

谷飛雲笑道：「那麼在下不妨告訴妳，南山老人就是醉道人的師傅。」

「啊！」宇文瀾忽然好像想起了甚麼，口中啊了一聲，道：「醉道人的師傅，不是酒仙嗎？」

谷飛雲笑道：「就是他老人家。」

宇文瀾問道：「你也是他的門下？」

「不是。」谷飛雲道：「在下只是在品酒大會上認識他老人家。」

宇文瀾道：「他派你來晋見家師，有甚麼事呢？」

她果然是金母門下。

谷飛雲道：「南山老人難得到西陲來，既然來了，總得向令師問好。」

（未完・二）

天才小刀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憑狠刀擊退三怪　欲行刺無功而回



上文提要：高峯與白可染往殺洪百年，加上路通的協助，雖沒有把洪百年的級首摘下，也把其擊至重傷，落荒而逃；完成任務後，兩人回到龍記客棧，驚見桃兒的屍體，高峯大爲震驚，從朱掌櫃口中，得悉桃兒被水龍的手下擒獲，因逼供而嚼舌身亡，高峯怒極，跑回山間小屋，故意被預早埋伏的白家兄弟及何無痕擒着……

白自大忿怒的在高峯身上連踢十幾脚，他大罵：「你奶奶的老皮，你小子出刀只往人的脖子上招呼，你他媽的小子，今天落在咱們手上，你的報應來了，我先揍個痛快！」

高峯又嘆氣道：「你最好把我打死！」

白自大怒舉四十斤重鐵槳，吼道：「你以爲老子是觀世音，砸爛你的小狗頭！」

何無痕忙攔住，道：「不可以。」

白自在也道：「口供還未問出來，怎可以就此便宜了這小子？」

白自大收起槳，又狠狠的一脚踢，他踢在高峯的腦袋上，高峯被他踢得頭發昏。

「啪！」

高峯好像昏了。

白自大罵：「你娘的臭皮，老子叫你知道人的頭是多麼的重要。」

是的，高峯也知道頭重要，其實人身上甚麼地方也重要，只不過頭更重要。

高峯在想，他殺人的頭，如今被人在頭上踢，也是應該的。

如果想同水龍面對面，此刻就得忍下來。

何無痕道：「快動手，我們總算等到這小子了，哼，那賤貨有種，她自殺，這小子還是被爺們拿住了。」

高峯聞言，忍不住大叫道：「是你們把桃兒逼死的，是嗎？」

何無痕緊握手中網，得意的道：「爲你自己吧，兒，你還想有活的機會？」

高峯想拔刀，但他如果對這三人下手，他就沒有機會與水龍面對面了。

他本來要找條船直接往水龍的總舵叫陣，因爲他覺得那樣才是眞正爲三位死去的姑娘做些甚麼，而現在……

現在他不掙扎了。

他甚至任由二人把他胡亂的裝入一個蔴袋裡。

高峯被裝入蔴袋以後，還被三人痛打一番，打得他連呼吸也感困難。

他不叫，他忍住。

那種不辨甚麼地方的亂打亂踢，有幾脚還踢中高峯的臉頰，踢得他流出鼻血腫了唇。

他被困在蔴袋裡連閃動一下也不易，他只有忍着不叫，鼻子的血流得太多，他把大部份的血又吸入肚子裡。

* * *

高峯是由白自大扛在肩上的。

白家兄弟早就恨透高峯了，白自在很想用鐵槳把高峯的腦袋打碎。

白自在走在前面引路，他們很少來到這兒，三船幫的人都是活動在水面上的。

何無痕很高興的跟在後面，抓住高峯，是他的心願，因爲自從他幾乎

被高峯殺死以後，幾次他都在龍頭面前請纓，他有把握活捉高峯。

「三江八怪」自視甚高，勞三太與何無痕吃過高峯的虧以後，三江八怪的氣焰小了許多，但他八人的心中都下了決心，非殺高峯不可。

何無痕就是這種愉快的心情，他走在後面帶着一副得意的微笑。

岸邊隱藏着一條快船，當何無痕撮唇一聲尖銳的口哨吹起來，那快船也有了反應。

快船很迅速的轉過來，快船上明顯的站了四個青裝赤脚漢子。

有一個漢子跳上岸，雙臂貫力的拉着一根繩子，他把快船拴在岸邊，笑問道：「何爺、白爺，得手了？」

「嗯！」

何無痕看着白家兄弟把高峯扛上船，他這才留心的跟着躍到快船上。

江中快船可逆水行舟，三支櫓三邊搖，快船吱呀吱呀左右晃，壓得船邊的水「切切」响，可也快得像飛一般。

高峯不吭聲，自從他在蔴袋中又被打了個七葷八素之後，他假裝着昏死過去了。

何無痕站在蔴袋邊，他對白家兩兄弟，道：「剛才我們一頓揍，但不知是否把這小王八操的打死了。」

白自大道：「故我所希望也！」

白自在道：「會殺人的人也自然會挨揍，我以爲這小子大概只是昏了過去！」

何無痕道：「如果死了，那就美中不足了。」

他小心的用脚推踢蔴袋，又道：「千萬不能死，姓段的賤人不除，當家的芒刺在背，有了這小子，還怕他不招出那賤人的藏身之地？」

白自在道：「姓段的女人神出鬼沒，飄忽不定，她那些爲她拚命的，當家的說都是當年段洪的陸上手下人物，可是這小子才多大？」

白自大道：「他頂多不過十八歲，我看他絕不是段洪的甚麼手下人物。」

白自在道：「十八？我以爲他不過十六七。」

白自大道：「那就更不是段洪手下的人物了。」

何無痕却沉聲道：「我如果猜得不錯，這小子是子承父志。」

白自在道：「這話怎麼說？」

何無痕道：「他的年紀小，當然不會是段洪的手下，但他的父親一定是的，當段洪全家完蛋，壩上的陸上分舵風雲消散以後，這小子的爹便把積壓在心中的仇恨種子散播在這小子的身上，他苦學武功，決心繼承父志，所以他的年紀就不像另外幾人那麼大了。」

白自在在點頭。

白自大也點頭，道：「何兄，你的這一解釋很合乎道理。」

何無痕自以爲是的道：「甚麼合乎道理，根本就是這麼一回事！」

蔴袋中的高峯當然沒有昏死，他把何無痕的話聽得很清楚。

到現在，他總算肯定那夜與段大姐同床共枕的時候，段大姐的話是眞的。

從敵人口中聽得這些話，高峯便不再懷疑了。

他開始爲段大姐感到同情。

當他那次聽到段大姐飲泣着提到當年一段往事，他還以爲段大姐喝多了酒。

他却不知道，有許多事情就是喝了酒之後才說出來的，這就是「酒後吐眞言」。

* * *

快船大約駛了快一個時辰，蔴袋中的高峯覺得很奇怪，如果船駛到對岸，半個時辰就夠了，可是如今少說也有一個時辰了。

他被困在蔴袋中蜷伏着，身子有些痲木的樣子，他動，只能輕輕的動，因爲如果被白家兄弟發現蔴袋在動，少不了又是幾脚踢上來。

高峯不願再挨踢，所以他動得很輕，很慢，看上去就好像他是被搖晃的船晃得動顫似的。

他便在這種搖動中，自腰上拔出了短刀。

高峯拔刀在手，他的心中便有着一種篤定。

有許多人的膽量是建築在刀的上面，有了刀便膽氣壯多了。

高峯此刻也有這種心情，他相信他可以破網而出，如果水龍出現在他的面前，他便會用刀。

他已經準備好了，他更相信這網雖然有細細的鐵鍊，却仍難抵擋住他的刀。

高峯的刀削鐵如泥，自從他發覺他的短刀可以砍斷敵人的兵器以後，就知道這把短刀是寶刃了。

高峯的老爹高殺頭的刀也是名刀，只不過他爹的那把刀太嚇人了，那把厚背砍刀亮得光耀眼睛，刀把子上還墜着三塊血紅的綢布綵子，想當年高峯小的時候，他還沒有他爹高殺頭的那把刀高。

* * *

「咚！」

快船好像碰着甚麼了，快船猛一震，便聞得何無痕大叫，道：「文老九，個喪門神，快去稟知當家的，抓住那個小鱉娃兒了。」

文老九的外號叫喪門神，也是「三江八怪」之一，這人一身瘦高，倒吊着一雙眉毛，看來好像在要哭的樣子，這種人不能笑，一笑嚇人一大跳，因爲笑的時候一雙濃眉好像要掉下來了。

他站在大船上嘿嘿笑，道：「我的俏漁郞，你在說甚麼呀，你要我怎麼對當家的說？小鱉娃又是誰？」

何無痕大叫道：「就是那個專門殺

頭的操他娘王八小子呀！」

「眞的？」

文老九還有些不敢相信的又道：

「在那兒呀？」

何無痕指指大蔴袋，笑得很得意的道：「連同老子的網，一齊綑在這蔴袋裡面了。」

便在這時候，斜刺裡奔過來一個黑面大漢——高峯的對頭寃家來了。

「黑頭」勞三太的傷好了，他奔過來大吼，道：「老何，你眞的捉住那小王八蛋了？」

「就在這兒。」他指指蔴袋。

勞三太大笑，道：「快快抛上大船來，他娘的臭皮，老子先切下他身上四斤瘦肉下老酒。」

何無痕道：「剛才我們三個人齊動手，已經把這小子打得昏死過去了，你若想在這小子身上出口烏氣，那得先由當家的問過話再下手。」

勞三太大是滿意，他叫道：「好，我去請當家的，你們先將這小子抛到大船上。」

勞三太走了，他往大艙門走去。

水龍的大艙有三層，頭上層是他辦公事的地方，接見各路分舵的頭頭，就在最上層，第二層乃是他的修行活動地方，他還帶了幾個家眷住在第三層。

他現在就在第三層睡大覺。

大船乃是三大桅兩小桅，「三江八怪」分別住在前後兩個小艙中，大船上十二個揚帆掌舵的大漢，這些大漢個個都身手了得，也是水龍在三船幫百中選一的人物。

* * *

「通！」

蔴袋被白家兄弟二人掄上了大船，眞不幸，高峯的人頭撞在船甲板上，他幾乎眞的昏過去了。

他沒有叫出聲，因爲他的刀在手中。

他只等水龍出來了，如果水龍走出來，他就要破袋而出了。

他相信他可以切下水龍的人頭。

附近有了脚步聲，聽起來好像來了不少人。

是的，「三江八怪」到齊了。

除了何無痕、勞三太、文老九之外，從船頭又來了「鬼叫天」田文，「河神」齊升，從船尾也來了「江怪」李大山、「八爪水怪」石飛、「水上瘋子」伊浪。

八個水怪有七個圍住大蔴袋，白家兄弟還帶着鐵槳準備水龍出現，他們就打扁袋中的高峯。

於是……

於是室中響起一聲「叮噹」響，大船艙的下層門鈴兒響叮噹，大艙門拉開了。

水龍住的大艙門在暗角處裝設了門鈴，如果有人想偷偷的摸進去，那門鈴就會響叮噹。

好濃重的一聲咳嗽傳來，聽起來很威嚴的樣子。

有些大人物的出現都會先來一聲咳嗽，這樣才顯得他是大人物中的人物，而非池中物。

水龍自從搶了段洪在壩上的基業，而從幾千人之上一人之下一躍成爲自己獨霸之後，他的架子可擺大了。

水龍的大船在這三江地界之內是最豪華的，也是最大的船，就算官府的大船，與水龍的船比起來怕也得要靠邊站了。

就在那聲咳嗽甫落，便聞得衆人齊聲恭敬的唱諾：「當家的。」

「幫主！」

又是一聲乾咳，傳來一聲冷冷的聲音：「活捉住那頑徒了？」

「回稟幫主，屬下一網活捉，裝了蔴袋就回來了。」

「可曾繳了他的械？」

「回幫主的話，他動不了啦！」

「糊塗，這小頑徒手上是寶刃，他如果故意被你弄來，這還了得？」

另一粗聲傳來，道：「我們將他裝入蔴袋之後，一陣好揍，已經昏死過去了。」

「打開來！」

這是水龍的聲音，他緊接着又吩咐，道：「你們圍緊了小心他手中的刀。」

便在他的話聲甫落，忽然傳來一聲刺耳的裂帛聲，只見那蔴袋破了個大洞，就在衆人猛一楞間，蔴袋中忽然彈出一個人來。

當然是高峯彈升起來了。

他在頭撞船板的時候就想從蔴袋中殺出來了，不過當他仔細想着，覺得此刻仍不見水龍的出現，如果殺出去，他們人多，自己只有一個人，而水龍發覺情況有異，他一定不會再露面，自己豈不是白白來一趟。

高峯忍着未出來，但他的刀却早已覷準了下手破網而出的地方。

他在蔴袋與網的雙重包裹裡，很小心的試過割着網上的細鐵鍊，那情形就好像利刀割牛筋般清脆。

於是，高峯很耐心的等着水龍的出現了。

* * *

形勢的突變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三船幫的人永遠也想不通一個活捉在蔴袋中的人會突然自蔴袋中又飛躍出來。

他們就在驚楞中齊聲大喊：「圍住他！」

「圍緊不殺！」

高峯已在蔴袋中分辨出水龍所站的方位。

當高峯自蔴袋中一飛沖天的刹那間，他不但出刀如電，而且也大吼：「水龍！」

他的聲音是厲烈的，帶着霹靂般的威勢，短刀指向灰暗中的壯漢殺去——那個頭大身細的漢子。

水龍的頭特別大——他頭賽巴斗

，雙腿細如竹，有人說這種人物最善於水中功夫，只不過水龍不但水中功夫了得，他的一雙鈎刀也舞得出神入化，再加上他練了大力金剛掌，還眞了得。

只不過水龍此刻未帶上他的傢伙——一對鈎刀，當高峯自蔴袋中一飛而向他殺來的時候，水龍的動作也不慢。

水龍的右掌更凶狠，他圈臂打出一掌。

那一掌，他不敢偷工減料——他用盡全力出掌。

「呼！」

掌風勁嘯，拍向一縷極芒，水龍便在這時候縮頸、偏身、横滾，四個動作一次完成。

高峯的短刀第一次落實，他的刀刃幾乎已沾上敵人的肌膚了，却被一股掌風打偏一尺遠。

一個觔斗掠在地，他距離水龍只有三尺遠，他想再出刀，距離也只有三尺遠，然而他沒有機會再向水龍出刀，雖然相距只有一大步，他却也失去了殺水龍的機會，因爲八般兵器已經往他的身上一股腦兒的罩上去了。

果然，主子面前要表現，主子面前不要命。

水龍的八侍衛，加上「鐵槳震三江」兄弟二人，沒有一個落後的，就算高峯專殺頭，他們也卯上了。

「匡啷叮噹」一陣亂響中，那水龍已狂烈的怪叱，道：「給我亂刀砍，我不要他活。」

水龍說這話是站在大艙門口上，他已命人快去取他的雙鈎刀了。

「切！」

「彭！」

這些聲音全是由高峯的身上發出來的，便也撩起血雨一片——高峯可慘了。

他的短刀也削斷了幾件兵器，但他却無法去取人的項上人頭，他忙亂的阻擋着殺上身的兵刃，如果他不是精於豹狠的閃躲方法，他早就躺下了。

到了這時候，高峯方才體會出甚麼叫「能狠難敵衆犬，好漢架不住人多」的道理。

他在中了三刀之後，本想殺幾個墊背，反正星兒月兒與桃兒已經死了，自己活着也痛苦。

他只一想到三位死去的姑娘，他的火就冲上了腦門，然而火太過大了，反而又令他想到了，此時，自己不能死。

如果想爲星兒三人報仇，自己就得活着，只有活着，才能有機會爲她們做些甚麼。

心中有了這個想法，高峯忽然大吼如虎，道：「小心你們的腦袋，殺！」

他撲向何無痕，那動作也叫何無痕吃一驚，因爲那動作他見過，那正是高峯殺頭的動作。

何無痕身子往右轉，他不想頭被砍掉。

高峯當然沒有機會去取下何無痕的人頭，他的短刀往身後旋殺，阻止住三件兵刃的近身，他却不敢稍停的一個空躍直往江中落去。

「噗通」一聲，水花四濺。

「噗通」之聲連着響，大船上也跟着躍下四個怒漢。

這四個怒漢均是水中妖怪。

水龍的八個侍衛中，水中功夫最佳的四人「水上瘋子」尹浪、「八爪水怪」石飛、「江怪」李大山、「河神」齊升，這四個人可以在水下面吃東西，如果你不相信，你一定孤陋又寡聞。

* * *

高峯落水就沒出來，他往深的地方潛，他心中最明白，三船幫的人均是水中人物，如果下了水，最好趕快逃。

高峯就是拚命的逃——他的身上挨了刀，但這時候他也管不了那麼多了。

高峯很幸運，因爲這時候是黑夜，黑夜中如果想在急流的江中找個人是相當困難的。

如果想找一個逃走的人，更困難。

只不過高峯也有另一個幸運，那就是江水這夜特別流得快，因爲今夜是滿月。

滿月的時候海面上會漲潮，江面上也一樣，只不過如此一來，江水就更流得快。

高峯被江水冲往下游三里遠，他才敢冒出水面露張臉，但他甚麼也看不見。

不旋踵間，他好像被甚麼東西阻擋住了！

他伸手抓住那東西，竟然是蘆葦，他又抬頭，是一大片蘆葦。

他快到岸邊了。

但高峯也覺得頭暈腦脹！

他這種頭昏與在蔴袋中的頭昏是不一樣的。

那時候他只是被揍的頭發昏，而現在的頭昏却有着虛脫感。

高峯知道他一定是流血太多了。

想到流血，他便也覺得背上、肩頭、雙膀、左臂上都斷裂着痛。

他不想死在水中，於是，他拚命的往岸邊游，他用雙手拉緊蘆葦往岸邊游着。

他心中很明白，如果這時候就算來一個不會武功的人，他也無力舉刀了！

他也喝了不少海水，當他躍進海中的時候，不想很快的冒到水面上，他寧願在水中喝幾口江海水。

高峯的泳術是在大山中的水潭中自摸自學，無師自通的，就像他出刀一樣，好像是天生的。

如今他是小才大用，他在大江中

而且是高手環伺中跳入江中的。

＊　＊　＊

高峯喘着大氣，引得他的脖子就好像快死去的狗一樣可憐，他拉長着脖子伸舌頭，呼叱呼叱的心也幾乎被他呼出口腔來了。

就在他像個鱷魚模樣爬上岸的時候，沿着江邊「咕哩隆咚」响的馳來一輛馬車。

馬車上沒有燈，但馬車上只坐着個趕車的，倒是馬車前面有個人漫不經心的走着。

那人是道裝打扮，如果你問他是誰，我告訴你，白可染就是他的名和姓。

是的，白可染沿着江邊走來了，那趕大車的不是路通，路通已經受了傷，他傷得比白可染厲害多了。

路通雖然沒有來，但屠山來了。

屠山就躺在大車的薄棺材裡，趕大車的也不是外人，他是江陵城東種菜的師懷玉！

只因爲救人如救火，朱掌櫃把屠山與師懷玉找來了，而眞正桃兒的屍體，他叫人暗中送往司徒德的茅屋地洞中去了。

＊　＊　＊

雲龍雖然走得快如飛，但他還是沒有追上高峯，只不過高峯被白自大扛下山的時候，他發現了！

雲龍是偸字輩人物，手底下的功夫是二流的，他心中很明白，「鐵槳震三江」白家兄弟，只一個人他都打不過，更何況還有個更厲害的人物何無痕。

雲龍只有眼巴巴的爲高峯叫可惜，他以爲高峯年紀輕輕的實在是個不可多得的玩刀天才家。

段大姐就需要高峯這樣玩刀的天才家，如果就此死去，實在上天也渾蛋！

別以爲渾帳只有人，有許多混帳却是上蒼瞎了眼，這可不是怨天尤人，如果上天眞公平，爲甚麼那麼多的混蛋做高官，有本事的小子站一邊？

站一邊就是站到一邊去涼快，當然，涼快與爽又大不一樣，爽是打自心眼裡痛快，如果一個才華橫溢而又被貶到一邊涼快，這個人還爽他娘個頭——爽不起來了。

高峯本來爽的，星兒在他身邊的時候，他爽極了。

如今他活脫像一條從水中爬上來快要斷氣的老狗一樣，橫躺在江岸邊，就算馬車從他的身上馳過去，怕是也沒力氣喊叫一聲了。

很幸運的，乃是馬車前面有個道士在緩緩的走着。

道士的口中還唸唸有詞：「無量壽佛，西方極樂，輪迴一轉五百年喲……叮叮叮。」

鐘聲落在高峯的耳中，便也令高峯怔了一下。

他無力的抬頭，那抬頭他用盡了全身力氣，他發現有人來了。

他心中不再害怕了，只因爲這鈴聲很熟悉，白可染就是這副搖鈴動作。

＊　＊　＊

白可染走着，忽見前面不遠處有一片黑忽忽的東西橫在路上，他以爲是野狠。

白可染怔了一下，他口中發出：「去！去！」

他吼了三聲沒動靜，小心的走近看，他的搖鈴亦向後揮，是叫車上的師懷玉把大車先穩住。

師懷玉道：「老白，快過去看看，你怕甚麼？」

白可染不回答，他心中可在嘀咕着——誰怕誰？

是的，白可染的桃木劍指着前方，如果是頭狠，他一定會一劍敲在狠頭上。

他也明白，打狠頭不如打狠腿……

他突然吃一驚，不由得大聲道：「人！」

車上的師懷玉道：「誰？」

白可染急步走上前，他先是唸了一聲「無量壽佛」！

這是要對方知道，他只是個道士，千萬別偸襲他。

於是，他見地上的人沒動，便低下頭去看仔細。

白可染越看越吃驚，却也不由得哈哈笑出聲來了。

大車上的師懷玉叫道：「老白，你笑甚麼？」

白可染道：「我的徒弟完蛋了！」

師懷玉吃驚的道：「你徒弟不是在呂祖道觀裡？」

白可染道：「我的另外一個徒弟呀，哈！」

師懷玉不知道高峯與白可染遠去老河口的事，他以爲白可染在說笑。

白可染又道：「也就是我那個專門殺頭的徒弟呀，他快死了呀！」

地上躺的高峯心中大罵白可染，這時候還在調侃他。

大車上通通跳下兩個人。

師懷玉與屠山二人奔上前來了！

屠山大聲道：「他怎麼了？」

白可染道：「小子受了傷又泡了水，快完蛋了！」

屠山道：「他不能死！」

白可染道：「他當然不能死，如果他死，咱們也要從閻王老子那裡再把他奪回來！」

師懷玉急急的抱起高峯，他大叫：「天爺，看他這一身血。」

是的，高峯還在流血，他傷了七處。

屠山急急的道：「把他藏進棺材裡，千萬別被三船幫那批雜碎遇上了！」

白可染道：「咱們的大車不大，也只有把他藏進簿棺裡去了！」

屠山嘆着氣，道：「段大姐十分看

重高老弟，他出刀的手法是奇怪的，人才呀！」

三個人齊動手，很快的把高峯抬上車子放入那個簿簿的棺材裡！

三個人吁了一口氣，却不料棺材蓋子還未蓋上去，高峯也吁了一口氣。

「啊！」

白可染一笑，道：「年輕人睡冷炕全憑火力旺，年輕人挨刀也一樣，他是個少年郞！」

屠山却急急的道：「不知他遇上水龍沒有，他這一身傷眞嚇死人了！」

師懷玉又要趕車了！

他回過頭來看一眼，道：「如果他把水龍的頭切下來，段大姐一定會發瘋。」

他頓了一下，又道：「人若太高興了，便也會發瘋的！」

不料高峯却在這時候又哎唷了一聲，昏過去了。

剛才高峯無力出聲，如今一旦出聲便又昏了過去，引得白可染急忙跳上大車，道：「快走！」

師懷玉提醒白可染道：「喂，老白，道士在前面爲屈魂開道，你怎麼坐上大車了。」

白可染道：「救人要緊，誰還管甚麼道士不道士！」

屠山粗聲道：「對，快救人要緊！」

師懷玉把大車調轉頭，不疾不徐的往回程走。

突然，江面上有水花飛濺，泥岸邊閃出三個人影來。

這三條人影就在大車向左面不遠處，濕轆轆的滴着滿身水走上沿江這條大道上！

當然，大車上的人也發現了！

白可染便又走在大車前，他的右手桃木劍，左手响着招魂鈴，八字步，眉頭低，口中又唸上他的那幾句自編的招魂咒。

大車緊緊的跟着他，那麼靜的往前走，就好像根本沒有看見江中閃出來的那三個人！

就在三個人橫身站上路中央的時候，白可染立即大聲的唸起經來了。

他唸的是甚麼經，你們仔細的聽！

「無量壽佛，壽佛無量，龍王不收屈死的鬼，妳們想搭貧道的送魂車，我佛大慈大悲，屈死的水鬼跟在後面吧，貧道接引你等上道上，無量壽佛，壽佛無量！」

他老兄在三個濕透全身的怒漢前面又蹦又跳又唸經，眞把三人當成水鬼上岸了。

迎面三人不開口，却是六隻眼睛瞪得圓，從他三人的目芒中已看出三人是如何的忿怒。

那三件兵器也特殊，既非傳統武器刀與槍，更非正派的劍或寶刀。

左面的是個披頭散髮嘴唇翻開來現出紅色，右手緊緊的抓着一支二尺半長的雙股亮叉，叉尖泛着光，比天上的月亮還要亮。

中間那人一對分水刺，齜牙咧嘴的要吃人的模樣，他那暴牙咬着唇，活似閻王殿門的黑門神。

右面的一人張着嘴，好像江水還在往外吐，右手上托着一把旋手刀，打着閃光就如同銀河的星星一模樣。

白可染的心中已明白了。

他不抬頭，因爲他眞怕被這三人認出來。

他的身上還帶着傷，穿上道士衣在僞裝，雖然沒有路通傷的重，可也不輕，如果要他現在同這三人交手，他會馬上撒鴨子。

他見三人不開口，便又唸着他的送葬經。

車上坐的趕大車人，他生生拉緊了馬轠繩，他不能直往前去衝撞那三人。

車上還有個拭淚的人，他還雙手捂着面，口中叨着幾句話。

他叨着：「我兒死的寃吶，掉下江裡沒人管，看着你完蛋，這是甚麼世界呀，好心的人死光死絕了，留的人都是狠心腸的王八蛋，唔……兒呀，你死了，便也永遠脫離苦海了，你升天吧，天國裡面沒有爭奪，有福的人快些去，你老爹我也不想再活了呀！」

大車停下來了，車上的人沉聲道：「怎麼停下了，老道士你怎麼不唸經了呀，你在幹甚麼，自力救濟不是？」

忽然，大車上的漢子驚道：「有鬼！」

他指着前面擋路的三個惡漢叫起來。

三個人當然不是鬼。

三個人一陣大喘氣之後，中間的那人已沉聲叱叱，道：「放你媽的屁，老子們是人不是鬼！」

另一個也罵，不罵他覺得吃了虧：「操死你親姥姥，你把爺們當成鬼！」

右面的人覺得霉氣，連着往地上吐了三口吐沫：「呸呸呸，老子三呸去霉氣，少將我們當成鬼，我是你二舅爺爺的表姑爹，你算算老子是你甚麼人！」

＊　＊　＊

三個人這一開罵，白可染反而樂了。

他哈哈笑道：「我的媽呀，無量佛，原來你們還是人吶，眞奇怪。」

中間那人怒叱道：「臭道士，你放的甚麼火炮屁，找挨打不是？」

白可染道：「三位，半夜三更天，你三位忽然從江中冒上岸，恁誰也會把三位當成鬼，只因爲貧道專捉鬼，這要是換了別人，早就被你三位嚇死了！」

趕大車的道：「三位請讓路，車上是送葬的帶安魂，冲了煞三位會那個的！」

右面怒漢冷冷道：「甚麼叫那個？」

趕大車的道：「那個就是那個，醜話不明說！」

那漢子冷笑，道：「老子們百無禁忌，你明說。」

趕大車的道：「倒楣，三位不怕倒楣？」

那人忽的仰天冷笑。

另外二人也嘿嘿冷笑不已。

三人發出的聲音就好像江上的野鴨在呱呱叫！

趕大車的不開口，便道士也楞然的不動了。

那人忽然住口不冷笑，他咬咬牙，道：「追不到那個小王八蛋，老子們才眞的要倒楣了！」

趕大車的道：「三位原來在追人吶！」

中間那人道：「不錯！」

趕大車的笑笑，道：「你們總不會是追我三人吧？我們這兒沒有你們追的人，請讓路！」

「雖然沒有我們要追的人，可是這一帶只有你們三個人，我們要問，你們可曾看到甚麼人從江中爬上來？」

道士立即道：「有，看到了！」

趕大車的也火了。

他還未發作，三個漢子已衝進道士，道：「人呢？」

道士指指三人，道：「不就是你三位從江中走出來的嗎？難道三位不是人？」

中間怒漢抖手要揍人，他怒罵：「你媽的！」

那道士只一旋身便躲過迎面一掌，他叫道：「怎麼，打人吶，打出家人喲。」

他叫着閃到大車邊。

三個怒漢嘿嘿笑，中間那人戟指大車，道：「統統下來，快！」

趕大車的道：「幹甚麼？」

那怒漢擺動一對分水刺，道：「老子們要檢查！」

趕大車的猛然掀起車簾布，道：「車上放的是棺材，還有個送葬的可憐人，有甚麼好檢查的？」

三個人走過來看，不錯，車上是放着一口棺材……棺材好像很薄。

窮人家死了人，棺材就很薄，有錢人的棺材就不一樣了，有錢人用的棺材是青銅的，棺材裡面更講究，金銀首飾帶珠寶，珍珠瑪瑙一籮筐，死人也擺場，只不過有一樣，容易被人把墓挖了，盜寶的人太多了，盜寶的人不怕鬼，因爲這年頭鬼也怕惡人！

* * *

三個人彼此點點頭，覺得車上不會有問題，那年頭行船的人最迷信，三個人都是在江面上混的人，誰也不願意去打開棺材細查看。

中間那人又往大車下面看一眼，他手一揮，沉聲道：「滾，王八操的誤了爺們好多寶貴時間！」

這正是打狗不成反被咬一口。

道士嘆口氣，道：「時代不同了，好人倒楣了，那個凶狠便是爺，爺的話放屁也是香噴噴的呀。」

趕大車的沉聲道：「道長，你唸經吧，死人等着你超渡了。」

道士又開始手舞桃木劍，那大車開始往前動了。

只不過也該出事，本來大車靜靜的停着，不料大車突然一晃動，也正巧車輪在石頭上撞過去，便也使得大車上的棺材一聲「咚」，在棺材中躺着的高峯便也被顚得大聲的哎唷一聲叫！

* * *

「他媽的，棺材裡面是活人！」

另一個怒叱道：「老子們差一點上大當。」

左面的那人抖着手中尖叉，吼道：「聽聲音，一定就是那個逃走的臭小子！」

那道士無奈何的道：「三位施主，何必一定找麻煩，我看算了吧！」

「去你的施主，你這道士不誠實，老子先修理你！」

道士退了一大步，他抬頭對趕大車的道：「我親愛的師老兄，你們說那一個是我老白的？」

趕大車的道：「我看三個沒有一個是省油燈，只不過他三個的力氣也放的差不多了，你說是不是？」

道士道：「我也看他三個在喘大氣。」

不錯，三個人正是「水上瘋子」尹浪，「八爪水怪」石飛與「江怪」李大山三人。

還有個「河神」齊升已經從對岸追下去了。

* * *

道士與趕大車的跳到一起站定，當然，坐在棺材一邊的屠山也下來了。

三個人併肩站在石飛三人對面，月光下雙方一瞪眼，便立刻彼此認出來了。

石飛噴飯似的咒罵，道：「他奶奶的熊，原來是你們三個潑皮呀！」

屠山大聲笑起來！

他只要換個模樣，便立刻變成殺豬人了。

師懷玉沉聲道：「爺們不想佔便宜，在你們累個半死的時候出刀，可是你們三個不想活，一心要我這位道兄超渡你三人，啊哈，那就別怪老子了。」

尹浪是個瘋狂殺手，他聞得師懷玉的話，立刻向師懷玉逼近，沉聲如悶雷，道：「操，你以爲你佔便宜了，老子先送你上路了。」

他的尖叉直往師懷玉的胸前捌去，只一出招就是不要命的幹起來！

雙刃尖刀橫着削，師懷玉不同方向的一連削出十七刀，他的人已側旋着滴溜溜的轉，便也撩起一陣叮噹聲。

這二人交上手，雙方都恨不得對方立刻死。

* * *

石飛的一雙分水刺上擊下削，不要命的撲向屠山！

屠山的雙刃尖刀早就揮着幹上了。

屠山邊殺邊厲聲道：「他奶奶的，『三江八怪』來了三個，咱們今夜使把勁，打從明天起，改寫『三江八怪』成『三江五怪』，哈……」

他是說今夜非宰掉三江八怪這三個不可了。

石飛厲吼，道：「誰宰誰言之過早，我的兒，你小心我的穿胸一刺吧！」

屠山出刀如電，敵人雖然兩件兵刃，他仍然罩得住，而且綽綽有餘的還開黃腔：「我操，水怪升天上了岸，陸上來搗蛋，爺們正是收伏水怪的人，馬上叫你們完蛋！」

* * *

屠山與師懷玉還眞輕鬆，二人邊嘲笑邊出刀，而且不斷的搶攻。

只有扮道士的白可染有點慘兮兮，只因爲他身上帶着傷。

白可染遇到「江怪」李大山，他對於敵人的旋刀並不怕，只不過他身上的傷又在流血了。

「龍記客棧」中，劉大夫爲他上了藥，叫他千萬別再動刀子，這才兩個時辰多一點，他又動刀了。

他本來不打算動刀的，只因爲這時候他不動刀就得挨刀，他當然不想挨刀……拚吧！

兩個人繞着大車殺，白可染自覺很窩囊，因爲他大部份都在躲閃。

他一連繞着大車轉了三大圈，一咬牙，抖手忍痛迎着旋刀狂幹了。

白可染邊殺邊叫喊：「我的徒兒小高峯，爲師爲你就要兩肋插刀了。」

不料他這一叫喊，李大山立刻精神大振，他高聲道：「你們聽到了嗎？老尹老石，用點力殺了他們，這棺材裡果然是姓高的小子，殺！」

他的旋刀變了樣，忽斜忽直的罩上來。

白可染大是後悔，他不該這麼就說出棺材裡是高峯，敵人一心要殺高峯，當然先要殺掉自己。

如果白可染不受傷，李大山又算甚麼東西，只可惜他傷處已流血，他只有招架之功了。

* * *

屠山邊殺邊罵：「王八蛋！」

也不知屠山罵的是那個，他只罵了這一句。

師懷玉却冷哼一聲，道：「看吧，倒下的必然是你們，老子有預感！」

白可染仍然在躲閃，他又叫道：「高老弟，快醒來呀，你師父我就快挨刀了呀！」

他叫一遍，又叫第二遍，如果他有機會，一定去拉高峯站起來！

其實不用他去掀棺材蓋，因爲那棺材蓋在移動了。

白可染爲了高峯的安全，他看到棺蓋在移動，立刻把敵人引開五丈遠。

三撥人正殺得狠，猛古丁一聲「噗通」响連聲，大車上的棺蓋被推開來，棺材中坐起一個人！

高峯站起來了。

他不但站將起來，而且一聲喊：「殺！」

他認得很準，短刀半旋之間，人已往李大山殺過去。

李大山背對着大車，他聞得這聲殺，只回過頭一半，忽見一團黑影罩過來，他的旋刀急忙的迎上去。

「颯！」

「砌！」

好厲烈，也很嚇人，他的旋刀被高峯的短刀削斷，而高峯的短刀並未停，仍然往敵人的脖子上抹去。

那一聲「砌」，幾乎與「颯」同時發出來一樣。

「唔！」

是李大山的呼叫聲。

人在中刀之後本能的會發出那麼一聲呼叫。

久經殺戮的人只一聽便知道是中刀了。

* * *

是的，李大山不但中刀，而且他還抖出一片血雨，他不等高峯再追殺，雙手捧着快要斷了的脖子往江中奔。

一邊奔一邊叫：「快退，姓高的小子要殺頭。」

他躍入江中，眞奇怪，他在江中仍然捧着自己的頭，眞怕脖子掉下來，雖然李大山的雙手捧着脖子，但他的上半身幾乎就在水面上，他踩水的功夫眞高明，一直往江心中踩去……還眞快。

他這一手水中功夫，不只是白可染看得發呆，便是高峯也覺得不可思議！

李大山捧着腦袋逃了。

那一邊，尹浪與石飛吃一驚，當李大山躍入江中的時候，他二人奮力也往江中跳，刹時之間，三個人逃了一對半。

* * *

「噗通」！

高峯一跤跌在地上了。

他是拚着一口氣殺出來的。

他若是不受傷，石飛三人一個也別想活。

* * *

高峯無力的萎坐在地上，他的刀却指向屠山。

他的眼中露出憤怒的眼神，道：「你……你動手吧！」

屠山哈哈一笑道：「高老弟，你說甚麼？」

高峯憤怒的道：「我認識你，十字

坡前我還同你交過手，我給了你一刀，你的頭。」

屠山不由得伸手摸摸後頸，他想到十字坡的那件事，不由得全身起雞皮。

那一次是段大姐設下的計謀，就是要用盡方法也要把高峯留下來。

段大姐很激賞高峯的刀法。

屠山一聲苦笑，他看看高峯，道：「高老弟，你的記性是一流的，你還認得我。」

高峯道：「你是三船幫的人，是你說的。」

屠山道：「是我說的，也是我騙你的。」

高峯不悅且吃驚的道：「你騙我？」

屠山道：「騙了你也幾乎把我的頭落地，高老弟，你的刀法眞辛辣。」

高峯道：「你爲甚麼要騙我？」

屠山隨口而編的道：「三船幫的人太多了，我有時候爲了方便事情，便也冒充三船幫的人。」

便在這時，白可染已走過來。

他的傷處又在流血，他在一陣喘息之後走近高峯，道：「徒弟，你救了師父一命。」

高峯仍然無力站起來，他用盡了力氣，而且也流了太多血。

他的身上是濕轆轆的，那是江水與血水的混合，很不好受。

他甚至連回答的力氣也是軟弱不堪的。

他苦兮兮的一笑，道：「師父，你客氣。」

白可染道：「怎麼辦，咱們去那裏？」

高峯道：「這時候再進城可以嗎？」

師懷玉走過來了。

師懷玉追那跳水的追到水邊沒追上，他的褲子也濕了，一雙薄底快靴也裝滿了水。

他聞得高峯的話，立刻搖頭，道：「不可以，咱們不能進城，那會給老朱增加大麻煩的。」

老朱當然是「龍記客棧」的朱掌櫃。

屠山道：「我們本來是幹甚麼來的？」

師懷玉道：「不就是爲了尋找高老弟嗎？」

高峯怔了一下，道：「找我？」

白可染道：「不是爲了找你，我們早就太平的睡大覺去了，我的高老弟，你的衝動，幾乎要了我的命。」

高峯道：「原來你們三位是來救我的。」

高峯想到自己在水龍的大船上的時候，那麼多的刀劍罩上來，自己還能出招然後再逃入江中，實在太幸運了，却也令段大姐爲自己擔下心事。

他低頭嘆了一口氣。

白可染忽然蹲在高峯面前，激動的問道：「高老弟，你上了三船幫的大船去了？」

「是的，我上去了。」

白可染道：「你怎麼會知道那是水龍的大船？」

高峯道：「我是被他們用網捉住裝入一隻大蔴袋中，才上得水龍的大船。」

他此言一出，白可染三人大吃一驚。

三個人彼此瞪着眼，也爲高峯揑一把冷汗。

白可染道：「你是怎麼會被他們捉住的？」

高峯冷冷道：「他們休想捉住我，我如果不想被他們捉住，那三個人早就死了。」

他頓了一下又喘幾口氣，道：「我是將計就計，因爲我想殺水龍。」

師懷玉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不過你一定吃了不少苦頭。」

高峯道：「我被他們揍得死去活來。」

白可染叱道：「太危險了，如果他們先廢了你，你如今怕是早死了。」

高峯道：「他們不敢輕易打開網，怕我出刀。」

屠山道：「高老弟的刀法是一流的，我早就領教過了，我差一點掉頭。」

高峯道：「你爲甚麼要冒充三船幫的人？我也受了你的刀傷。」

屠山道：「如今咱們已相識，又都是段大姐的人，以後你總不會砍我的頭了吧！」

他哈哈笑了，師懷玉却抬頭看看四週，道：「你們都上車去，我送你們去個地方。」

屠山伸手托起高峯，笑呵呵的道：「爲老弟服務，我打自內心的高興。」

高峯道：「不打不相識，原來你是自家人。」

屠山道：「我們都是段大姐的人。」

高峯一聲淡淡的笑，道：「是的，我們都是段大姐的殺手。」

他往大車上爬着，又道：「老兄，你姓……」

屠山哈哈笑，瘦皮的面上不起皺，道：「說了半天忘了告訴你我的名和姓。」

他雙手把高峯移進車上的薄棺上，又道：「我叫屠山，屠山就是我的名。」

高峯道：「你叫屠山？山也殺？」

屠山笑道：「我只殺人，而且殺三船幫的人。」

高峯當然知道屠山殺三船幫的人。

段大姐他們均在設計殺三船幫的人，因爲屠山他們都是段洪的親信。

他聞得屠山的話，笑哈哈的又道：「我的名字叫高峯，你却要屠山，咱們二人的名字不和諧。」

屠山道：「所以頭一回見面打一架，只不過我屠山不成，却差一點被高峯宰了，哈哈……」

大車動了，是換個方向往南馳。

高峯又問身邊的屠山，道：「屠老兄，你平日裏幹些甚麼大事情？」

「我殺豬。」

高峯楞住了，原來屠山是個殺豬的。

屠山今天沒殺豬，他折騰了一夜，如今從一條山道上折回家去睡覺了。

師懷玉趕着大車繞過城東往北馳，江陵城外還有一條半大不小的街，最末端有家雜貨店。

師懷玉把大車停在雜貨店外面，忽見一個中年漢子拉開門露出個人頭來。

這人只一看，便又往左右瞧，大車上，師懷玉道：「老苗，打擾你了。」

那人用嘴往裏面呶了一下，道：「劉胖子在裏面，他想睡，直打哈欠。」

師懷玉道：「眞快，消息立刻送來了。」

姓苗的道：「熱鬧不熱鬧？」

他的意思是殺得如何？

當然，師懷玉也明白他在問甚麼。

他嘆口氣，道：「累了一夜沒收穫。」

姓苗的，正是段大姐的殺手苗太平。

苗太平就在這小街頭上開了一家雜貨店，這個地方有個方便，那就是三船幫的人總喜歡從這條道上去江岸，苗太平就是負責偵察監視的任務，他等着水龍的出現。

只不過他等了好幾年，水龍就是不出現。

* * *

大車的尾部對着雜貨店的正門，大車上困難的下來兩個人。

當然是白可染與高峯二人。

當白可染與高峯剛進門，師懷玉已對苗太平道：「你想知道甚麼，問他二人吧！」

苗太平道：「你沒有受傷？」

師懷玉沉聲道：「你少咒我。」

苗太平道：「你不進來喝兩盅？」

師懷玉道：「我要進去喝兩盅，你的日子就不太平了。」

苗太平道：「怎麼說？」

師懷玉道：「三船幫吃了虧，一定派出不少人，四下裏在打探，尤其是這輛大車，我得走了。」

苗太平道：「那就快走，我不留你了。」

「砰！」

雜貨店的門關上了，天剛亮，路上不見人，苗太平又不是眞的指望着這間雜貨店過日子。

* * *

高峯與白可染走進小小雜貨店裏面，眞可憐，裏面只有一間小睡房，房中放有一張床，另一面有一個小鍋灶，入口還放了個糞桶，光景吃拉睡三步遠，全在裏面了。

如今床上橫着個胖子，胖子在打呼嚕。

只這麼一會兒，劉胖子又睡着了，有福氣的人嘛！

「起來！起來！」

苗太平一掌打在劉胖子的肥屁股上，他還推了一把。

劉大夫挺直身子，他看看高峯，又看看白可染。

「嗨！你好。」

高峯簡單的打個招呼。

劉胖子道：「好個屁，覺也沒法好睡。」

白可染道：「比我們挨刀好多了吧！」

劉胖子對高峯吼道：「你年紀輕輕的怎麼了，那麼喜歡去挨刀，你找我麻煩嘛！」

高峯笑得不好看，道：「王八蛋才喜歡挨刀，我只喜歡殺頭。」

劉胖子呵呵笑道：「不錯，你殺別人的頭，我問你，你這一回把水龍那老小子的人頭切下來沒有？」

高峯道：「我就是去取姓水的項上人頭才受了傷，而且我的內傷更重。」

劉胖子道：「我只要知道水龍的人怎樣了，你是否殺了他？」（未完・十）

上文提要：

刑部來的任勞、任怨，迫葉枯發就範順從相爺，但葉枯發死不服從，吃夠了他們的苦頭，大廳羣雄也被這兩個刑部鷹犬折磨得死的死、傷的傷。發夢二黨的三大護法龍一悲、吳一廂、霍一想全都成了殘廢，因爲他們都中了毒，無法抵抗，方恨少挺身而出，和任怨過招，有點不敵，但能避過他的「竹葉手」、「霜鶴腿」，未被打倒……

金風細雨樓

溫瑞安・文
可　飛・圖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强出頭失敗遭擒　施援手克敵制勝

「白駒過隙」步法畢竟是昔時武林第一奇女子方試妝所創的身法，只要方恨少已開始避，任怨就沒有辦法把他攔下來。

方恨少避開了任怨要命的一擊，可是又突然掉入了天羅地網般的殺氣裏。

蕭煞的刀。

更加要命。

刀起的時候，映照着方恨少失驚失措的臉。

刀落的時候——

刀落了一個空。

方恨少已不在了。

＊　＊　＊

——好端端偌大的一個人，怎會「不在了」呢？

可是他偏偏就在刀落下的刹那，一晃丈外，就已閃了出去。

他一面閃動，一面向溫柔大叫：「不行了，他們，狠得很。」

說到這裏，他就看到了一片不狠的刀光。

感覺到溫和的刀意。

親切的刀。

這使得他不想閃躱：那一刀就像情人的吻——誰會去躱避情人的熱吻？

所以蕭白這一刀就要了方恨少的命。

幾乎。

＊　＊　＊

刀已切入方恨少的肌裏。

頭部。

刀鋒畢竟是寒的。

刀傷畢竟是痛的。

這一寒一痛，使方恨少驀然而醒，及時一扭身。

——方試妝的身法「白駒過隙」，只要是開避施展，就沒有辦法可逮得住。

方恨少在生死之間打了一個轉回來。

他仍是避過了。

但已受了傷。

血，已開始從頸側流入他的胸際。

他恐懼起來了，怪叫：「我受傷了，天啊，我受傷了……」

他一怕，步伐便亂了。

他沒有注意到後頭。

後頭有一隻老虎。

……一個比虎還殘暴但比狐狸還精的老人。

任勞。

＊　＊　＊

方恨少再想閃躱，已無及。

任勞一出手，就制住了他五處要害。

他只有一雙手，可是一動手就好像變成五隻，五隻手廿五隻手指就釘死在方恨少的死穴上。

＊　＊　＊

方恨少「敗」得並不寃。

朱月明的兩大愛將，任勞、任怨，同時對他出手，還有「八大刀王」中的兩大刀五：蕭白蕭煞也聯手夾擊。

他終於還是大意中伏。

終於還是在任勞的「虎行雪地梅花五」上吃了虧。

＊　＊　＊

任勞的出手，就像是一頭在雪地裏無聲無息潛匿着的虎。

方恨少一旦受制，蕭白和蕭煞的刀也就同時到了。

方恨少已不能動。

不能動就是不能閃躱。

所以他只有死。

方恨少是從來沒想到會不明不白莫名其妙的就死在這裏的。

他當然不想死。

——可是那有什麼辦法？死亡從來不與人約好時間地點的。

方恨少沒有害怕。

因爲他已來不及。

刀，實在是太快了。

一如情人的吻，一如索命的魂。

＊　＊　＊

任勞忽吆喝一聲：「住手！」

刀光陡頓。

停不住。

但又不能不停。

所以刀只有互擊，震出星花。

星火濺在方恨少臉上。

只差一寸——方恨少就要人頭落地。

蕭白和蕭煞是住了手。

可是他們臉上充滿了不解與疑惑。

任勞只愼重地向他們搖搖頭，又沉緩的搖了搖頭，指了指方恨少的頭，無奈地道：「殺不得。」

＊　＊　＊

「殺不得」？

——爲何殺不得？

這連方恨少都不明白。

雖然他現在極希望自己是「殺不得」的人。

＊　＊　＊

溫柔一見方恨少遇危，她就出手。

她也有刀。

她的刀法却學得不太好。

因爲她學的時候太不用心。

——一個要學好一件東西、做好一件事，首要便是用心和專心。

不過她的輕功却很不錯，只怕跟方恨少的「白駒過隙」相距太遠。

——紅袖神尼的「瞬息千里」身法，只要學得一二成，在武林中至少已可自保之境。

因爲沒有人能傷得了她。

紅袖神尼見溫柔無心學刀，便哄着逼着也要她學成「瞬息千里」的輕功。

——打不過人時至少可以逃命。

可是在這種危局裏，溫柔能不能自保呢？

＊　＊　＊

溫柔像一隻燕子般掠向方恨少。

她不是要自保。

而是要替方恨少解圍。

可是也有一人如黃鶯般掠了過來。

也是女子。

而且居然也是用刀的。

溫柔也不打話，出刀。

那女子亦不發言，還刀。

＊　＊　＊

對溫柔而言，感覺上如同是下了一陣雨。

落花人獨立
微雨燕雙飛

便是這樣一場黃昏雨。

對方每一刀，一出，便收。

如果是攻對了，對方以最少的時間最快的速度最短的距離最輕的力道，已一擊得手，即刻身退，連想跟她拚箇兩敗俱亡的機會也沒有。

如果是攻錯了，對方已馬上收刀，即刻警省，把錯處和破綻補正過來，出招和收招都那麼詭異迅疾，令人根本無法發現她的空門，也無從閃躱。

溫柔的每一刀，剛發出，就給她截住了。

然而她發刀却浮移不定、鬼神莫測。

溫柔截不住。

也接不住。

反正都接不住，她只有拚了。

她一面豁了出去，狠命出刀，一面大叫：「小石頭，不行了，你快來呀。」

她本來也想叫喚白愁飛。

——可是那個死鬼見愁又不知窩在什麼地方辦他見鬼的公事去了。

——叫鬼見愁來救，不如省了這口氣。

所以她只大叫王小石。

溫柔一面叫，一面出刀。

她的對手當然就是「女刀王」兆蘭容。

＊　＊　＊

兆蘭容是當年「權力幫」中「八大天王」之一兆秋息的獨女。兆秋息的「手刀」慘敗在蕭秋水的「心刀」，從而領悟了眞正的好刀，其實是如何好好地運用一把刀，而眞正的好刀法，便是如何把運使到極致能夠打敗敵人獲得勝利的方法。

可是兆秋息已來不及再創悟任何刀法。

在當時武林動亂的時局裏，他仍爲「權力幫」而生，爲「權力幫」而死，爲「權力幫」而犧牲了。

兆蘭容却憑了乃父告訴她的這一點，創了「陣雨廿八」刀法。

刀已不重要。

刀法才重要。

兆蘭容無法練成「手刀」，因爲她

無法像兆秋息一般逼使天下名刀而成「巧」刀，她也無法去練「心刀」，因她永遠不可能有蕭秋水與天地共一息的內功修為。

她唯一可為的是：以招式取勝。

——站在巨人的肩上，總是能比巨人望得更遠一些的。

因為「刀王」兆秋息是她的父親，她便少走了許多迂迴曲折的冤枉路。

她創下了這一套刀法，使得她成為能擠身入「八大刀王」的唯一女子。

她早已想跟天山派的「紅袖刀」一比高下。

所以溫柔一出手，她便出刀。

她很快的便佔了上風。

溫柔若刻意攻防，她反而以快打快，如同驚風驟雨，控制全局；可是溫柔一旦無法戀戰，隨意發刀，志在逃走，「紅袖刀訣」精巧綿密的特性反而盡露，她也一時取之不下。

本來，她輕易能以刀比刀，佔了上風，心中正喜，但突然發現，並不是「紅袖刀法」不如「陣雨廿八」，而是使「紅袖刀訣」的人武功練得太不濟事之故。

——如果換作另一强手，把這套刀法盡情發揮……

兆蘭容無法把溫柔砍倒，還有一個原因：

溫柔的身法。

——瞬息千里。

這身法居然比她的刀法還倏忽莫測。

* * *

溫柔一叫，立即就有一個人像一粒石頭般的「扔」了過來。

人是人，不可能像一粒石頭。

偏是這人衝過來的姿勢就像是一粒石頭。

一粒被人「擲」過來的石頭。

溫柔一眼便看出他不是王小石。

那人手上居然也有一把刀。

一把可憐的刀。

這人竟然還一刀砍了進來，就像柳拂堤岸一般無依。

溫柔在百忙中封刀一格。

這一刀是架住了。

可是那人的頭一低，一頭就撞在她懷裏。

那人的頭直比石頭還硬。

溫柔一時痛得五臟六腑似全絞在一起，眼淚鼻涕齊出，兆蘭容已擬一刀對準溫柔的脖子就砍下去——

就在這時，忽有人沉聲道：「殺不得。」

由於任勞曾叫過這句話，兆蘭容一時錯覺，手下一頓，這才發現說話的人是一名眉粗目大、但樣子却十分溫馴的漢子。

漢子手上拿着一件衣服。

衣服上還有針、也有綫。

這人倒似是本來還在縫着衣服，但因忽然着了「五馬恙」便不能動彈，當然也不能繼續縫衣了。

——這本來是葉枯發的壽宴，這漢子難道是來壽宴上縫衣的？

兆蘭容的手，只頓了頓。

頓一頓就是停一停的意思。

她發現叫停的人不是任勞，她的刀便逕自砍下去了。

同時間，那像一粒石頭的人，又似一顆石頭般飛了過去。

這次是飛向那縫衣的漢子。

這像一粒石頭的人，當然就是蔡小頭。

蔡京麾下，「八大刀王」中的「伶仃刀」蔡小頭。

* * *

局勢分明不過。

兆蘭容和蔡小頭「兵分兩路」。

一個要殺溫柔。

一個要對付那縫衣的漢子。

* * *

局面的變化也很簡單。

而且也很突然。

縫衣的漢子乍然而起，與蔡小頭空中對掠而過。

蔡小頭一刀砍空，一件衣服便罩在他頭上，他登時天烏地暗，手舞足蹈的落了下來，摔得碟碗菜餚齊飛。

兆蘭容只覺眼前一花，溫柔已給那漢子挾在腋下。

兆蘭容立即出刀，但左眼下一疵。

然後是一陣刺痛。

兆蘭容在震恐之下，舞刀疾退。

同時間，兩片刀光，一狠一親切，各迎向那漢子。

那漢子左手仍挾着溫柔。

人却掠往右邊。

右邊展刀的是蕭白。

蕭白正要給他迎頭痛擊，忽然覺得握刀的手，像給什麼東西粘住了似的，一動，便有一種割肉似的刺痛。

他一驚，立刻跳開。

這才發現，他的右手五指都纏住了綫絲。

——以蕭白武功之高，刀法之精，反應之速，竟然也不知這條線是在何時纏在自己手上的。

蕭煞的刀，在背後追擊那漢子。

他眼看刀劈不着那漢子，便去砍那漢子腋下挾着的溫柔。

那漢子也沒轉身，手却伸了過來，像摘花折枝一般，勃的一聲，蕭煞的刀便被拗斷了。

那漢子兩指一彈，把斷刃飛彈而出，任勞任怨正要截擊，但一見那刀來勢，急急一起一伏，飛身避開。

待再要追擊時，那漢子已不見了。

溫柔也不見了。

當蔡小頭甩掉罩在頭上的衣服時，只見任勞任怨，全都面面相覷，蕭白蕭煞，正怔怔發呆，兆蘭容左邊臉頰上，有一個小紅點，緩緩淌下一條血河來。

她是給針刺着的。

* * *

任勞駭然道：「大折枝手？」

任怨悚然道：「小桃花手？」

任勞道：「是他？」

任怨道：「是他！」

任勞道：「幸好，他不似是插手我們的事。」

任怨道：「他只救走了溫柔。」

任勞道：「少一個溫柔，那算不上什麼。」

任怨道：「這兒的局面還是在我們的控制之下。」

任勞自驚惶後又漸恢復了他那陰惻惻的樣子：「所以……」

任怨又回復原來弱不禁風、羞不自勝的樣子：「所以那兩杯酒仍在我們手上。」

任勞故意問：「兩杯酒？」

任怨道：「一杯是有『五馬恙』的酒，大家都已喝過了。」

任勞道：「還有一杯呢？」

任怨道：「另一杯是我們現在要敬大家的。」

任勞陰笑道：「這是敬酒囉。」

任怨道：「要是敬酒大家不喝嘛……」

任勞接道：「那只有喝罰酒了。」

任怨指了指在血泊中的趙天容、張順泰、霍一想、吳一廂和龍一忠等人道：「他們喝的正是這種酒。」

然後他很溫和的問溫夢成和葉枯發：「如果我敬你酒，你喝不喝？」

他補充道：「要是喝了，裏面當然下了藥，你們要是沒有貳心，只為朝廷效命，我們便會依時給你們解藥，要是不喝——你們都有家人，親人，門人，敢不喝嗎？」

他等葉枯發和溫夢成的答覆。

忽聽一人道：「等一等。」

任勞任怨霍然回身，又見到那漢子，就站在門口，他腋下的溫柔已「不見了」。

* * *

又是那漢子！

* * *

任勞笑得已有些勉强：「朋友，我們已放你一馬，你怎麼又來……」

那漢子依然左手有綫，右手有針，道：「你們沒有放我，我也不想管你們的事，我只跟你討回一個人。」

任勞這才神色稍定：「誰？」

那漢子用手指了指無力地倚在牆角的方恨少，道：「他。」

方恨少笑嘻嘻地道：「我早就知道你不會只救溫柔不救我的。」

漢子道：「錯了。」

方恨少一怔：「甚麼錯了？」

漢子道：「不是我要救你，是溫姑娘要我救你，否則，她不願跟我走。」

方恨少覺得很沒意思：「那麼，不是你要救我，而是溫柔要救我？」

漢子道：「誰要救你？」

方恨少道：「誰要你救！」

漢子也怔了一怔，詫然道：「你不想活啦？」

方恨少道：「你要救就讓你救，我不是很沒面子？」

漢子問：「面子重要還是性命重要？」

方恨少答：「面子。」

漢子為之氣結：「那你是要臉不要命了，荒唐！」

方恨少道：「那你想必是要命不要臉的人了，無耻！」

漢子嘿聲道：「好，愛走不走，在你，你不走，我可走了！」

方恨少倒有點急了起來：「慢著，你要是救不了我，怎樣向溫柔交代！」

漢子道：「我跟她說，你不讓我救，我又有甚麼辦法！」

「溫柔和我是甚麼交情！」方恨少恐嚇他道：「我深知溫柔的為人，我不走，她也不會離開的。我知道你來開封是為了溫柔，沒她你交不了差！」

漢子淡淡地道：「你這可錯了。」

這次輪到方恨少奇道：「錯了？」

漢子道：「反正我已找着了溫姑娘，我點了她的穴道送回去一樣可以交差。」

他居然向方恨少說教了起來：「你要為一個人好，要救一個人，只要存心是善意的，就不必計較用甚麼方式、使甚麼手段，也不必太計較別人是不是誤解你，去理會旁人會不會原諒你。」

然後他又補充道：「還有，剛才你告訴溫姑娘『恙』字的出處，我有點意見。『雲笈七籤』裏曾有記載：『皇帝得微虫蛄螻，有大如羊者……獸名猛，如獅子，食虎面循，常近人，來入室，人畏而患之……』這樣說來，猛即是恙，既非憂，亦非病，也非蟲，而是古人所畏忌的一種猛獸。故漢朝蔡邕為仇家逼害誣陷時，在『徙朔方報年月書』中有云：『幸得無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惟青紫鹽也。』這『幸得無恙』，應該便是『安然渡過危境，倖免於仇家毒手之意。」

他冷哼一聲又道：「你明知溫姑娘怕蟲，便故意嚇唬她，說恙就是蟲。」

「故意嚇唬她？」方恨少叫了起來：「我只是沒把書讀好而已！」

那漢子這才有了點笑容：「總算你自己肯承認：讀書不精，怨不得人。」

方恨少索性撒賴到底：「你這讀聖賢書的，不肯救人於水深火熱之中，難怪淪落為縫衣漢！」

那漢子臉上突然出現一種少有的激動：「你再說，我就刺瞎你！」

方恨少看他激動得每一根臉肌都抽搐起來，倒是真跟「恙」上了臉一般，也不覺暗自驚心，强說：「不說就不說，有甚麼了不起，有本領就把大家都救了，不然就算把大伙兒都刺瞎了，還只是個補衣縫褲的——」

那漢子大吼一聲，手中的針一抖。

劍氣撲面而至。

細針僅長寸餘。

但這樣一口細針，竟發出超過丈外的劍氣！

那漢子手中的針，便是他的劍。

這種「劍」，已不是以形成劍，而是以氣御劍，成了「氣劍」！

那漢子使的正是「氣劍」！

* * *

任勞、任怨、蕭煞、蕭白、蔡小頭、兆蘭容等人，都知道那漢子的厲害，也都知道那漢子決未曾中恙。

——這樣的人，還是少招惹爲妙！

眼看他救了溫柔就走，心中正舒了一口氣，卻沒料他又倒了回來，原來是爲了方恨少。

他們心想，就算那漢子要救走方恨少，也姑且由他，反正，方恨少不是目標，讓他救走了也好。

卻不料方恨少看似嬉皮笑臉的，但卻甚有俠氣，千方百計要激那漢子出手相救座中羣雄，任勞等正感困擾，忽見那漢子與方恨少一言不合，便向方恨少驟施辣手！

——敵人「鬼打鬼」互相殘殺，免卻自己動手，自是最好不過的事！

任怨正想袖手旁觀之際，忽然發覺了一件事！

劍氣突然一折！

這一折，使得劍氣更盛！

——劍是直的。

——劍不能折。

——只有以氣所馭的劍才能曲折自如！

劍氣竟急取任勞！

任怨大叫一聲，雙掌一封，但覺掌心兩下刺痛，情急一個霜田鶴，騰身而起，扭身急退。

當他落地定神之際，才發覺他手心多了兩點紅，正在冒血，而他的夥伴已然受制。

蕭氏兄弟、蔡小頭和兆蘭容全定在那兒。

任勞已不能動。

他的下巴被一物頂着。

針。

一口比劍還可怕的細針。

細針就拈在那漢子的手裏。

任怨這才深深體會到朱刑總說過的話：「一個眞正的高手，他手上任何事物，都比庸手手上的殺人武器更可怕更難應付。」

* * *

任勞臉上再無陰笑。

只有驚惶。

看他的樣子，倒似巴不得趴在地上求饒。

偏是細針抵住他的下頷，使他連話都說不出口，點頭也勢所不能。

那漢子道：「解藥。」

任勞很想回答。

可是他不能開口。

一張口，咽喉就多了一個洞。

所以只有任怨回答：「甚麼解藥？」

那漢子也沒叱喝，但讓任怨陡然感到一股煞氣逼來，使他不由自主的退了半步：「廢話！」

任怨只好竭力把時間拖延：「你要救這些人？」

那漢子不答。

他的手只微微地動了動。

任勞痛哼一聲，求饒地看着任怨，滿目盡是哀憐之色。

任怨看了，也覺咽喉有點發麻。

他强自鎮定的說：「這干人與你非親非故，閣下要走，大可自如，要帶走方公子，亦無妨無礙，何苦要跟我們作對？」

那漢子忽問：「你們？你們是誰？」

任怨沒料自己的一番話反引起他的詰問，只道：「我們？就是我們呀。」

陡地，一陣急風急撞而至！

任怨急使連環「霜田鶴步」，雙掌一撮，竹葉手正待穿出，驀然發現來人正是任勞！

他把要攻出去的竹葉手一收，一把攔腰抱住任勞，並藉任勞冲來之勢躍開丈餘，身子微蹲，正要觀定戰局，不料只覺頸邊右側微微一涼。

他登時整個人僵住了。

那漢子就在他的右側。

——貼得那麼近，但全無聲息。

那漢子右手的針，正點在任怨的右頸上。

而他左手的針，仍抵住任勞的下巴。

只不過在瞬間的交手，任勞、任怨，兩人盡皆受制於那漢子。

* * *

漢子問：「你們到底是誰？」

任怨汗涔涔而下，不答。

漢子問：「你們是不是朱月明派來的？」

任勞睜着眼睛看任怨，他已沒了主意。

他已知道自己應該先集中向誰發問了。

可是他並沒有立刻發問。

反而震了一震。

他歎了一口氣。

深深地。

「我太大意了。」他深痛惡絕也似地道：「我不應該貪功搶攻，以致把空門賣了給你。」

大廳上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在說些甚麼，也不知道他在跟誰說話。

那漢子剛才驟把任勞推撞向任怨，任怨扶着任勞藉勢壽開，已近壽帳，紅絨燙金壽字幔帳，猶被急風激得微微招揚。

那漢子右手針，依然住住任怨的右頸，左手針，仍然頂住任勞的咽喉，沉聲道：「你是佔了上風，但想殺我，卻不容易，可是我要取你兩個夥伴

的性命，卻易如反掌。」

壽帳微微搖晃。

那漢子也僵在那裏。

廳裏的人都能感覺到他的冷汗正自後頸滑落背脊。

——那漢子的武功，已高到駭人聽聞的地步了，他可用寸餘短針發出丈餘劍氣，可是他現在顯然感到畏懼。

——因爲有更可畏怖的敵手。

——敵手在那裏？

——誰是敵手？

——敵手是誰？

* * *

就在這時，倏地，掠起一道人影，以極迅疾的速度，已掠入壽帳之後！

這人掠入壽帳之前，還高呼了一聲：「我替你把他揪出來！」

那漢子急得大喝一聲：「別——」

他已來不及喝止。

只有出手制止。

掠入帳後的人當然就是方恨少。

他在制住任勞任怨的同時已解開方恨少的穴道。

——早知方恨少如此莽撞，他就先不替他解穴了！

他當方恨少是他的朋友。

他當然不想見到朋友死。

尤其不願見到朋友爲他送命。

所以他要全力挽救。

利時間，他把任勞任怨都一齊往壽帳裏推了出去。

他知道壽帳後有極强大的敵人。

他沒有戰勝的把握。

但他只有行險一試。

因爲除此之外，已別無良策。

——這卻是形勢使然。

「勢」必要他動手，「勢」使他出劍，「勢」使他非捨棄手上的兩個人質不可！

* * *

帳後的是甚麼人，竟能使「天衣有縫」未出手前已失了勢？

* * *

這電光火石間，方恨少、任勞、任怨同時「衝」入帳後。

不同的是：方恨少是自己掠進去的。

任勞和任怨是被「推」進去的。

同時間，「天衣有縫」的雙針交錯，銳氣疾射，破空而出！

「氣劍」！

* * *

壽帳已成碎片。

漫天紅絮飄飛。

就在這一剎之間，「天衣有縫」感覺到三件事情，而且幾乎是在同時發生的：

一，壽帳後的殺氣，已經遽然的、毫無迹象的、奇蹟般地消失了。

二，殺氣忽然到了背後，就在他的背後。殺氣的轉移，凝聚、發生，幾乎都是在一瞬間裏形成的。

三，驚呼，背後羣豪的驚叫。

然後他，只感覺到一件事。

劍氣。

一種勢所必殺的劍氣！

* * *

（敵人竟在背後！）

（敵人原來是在後面！）

（自己的「氣劍」完全空發！）

（對方未出劍前已完全佔了先勢！）

（——這是什麼劍術？）

（——這是什麼劍法！）

（——這是什麼劍？）

* * *

「天衣有縫」不回頭。

他已來不及回頭。

他整個人全力全身全心全意全神全速向前飛撲而出。

他的雙針自左右脅下回刺。

劍氣暴長。

氣劍暴射！

然後他一直衝出去，八尺、九尺、十尺、丈一、丈二、丈三……之後似要停下來，但仍多走了幾步，看似已穩了下來，但仍晃了晃，才定了下來，卻又往前踏了一步。

但他始終沒有回頭。

* * *

這時候，原在他背後人叢裏，有一個灰色的影子，灰色地站了起來。

徐徐地站了起來。

這人一站起來，初以爲他頗高，待他完全站立了之後，骨節似才一路搭上去一般，其實不單是很高，簡直是個非常高的人。

不但高。

而且瘦。

臉目陰森而冷。

任何人看了他一眼，都不想再看第二眼。

因爲寒。

他的存在，令在席數百雄豪，都感到不寒而悚。

獨是「天衣有縫」，他沒有回頭。

* * *

高瘦個子手上沒有武器。

只有一個包袱。

又老又舊又黃又破的包袱。

係一堆垃圾。

這包袱原來是掛在他肩膊上的，現在已卸了下來，拿在他的手上。

他的手瘦長有力，十分乾淨。

——當你看到這樣的一雙手，你簡直不能置信，這對手的主人竟是這個樣子！

——就像鬼魅一般的寒魂！

這人竟似沒生命的，連靈魂也結成了冰。

可是就在剛才的剎那之間，他發出了無匹銳烈的劍氣。

劍氣之盛，足以掠奪一千條蓬勃的生命！

劍氣是透過那包袱發出來的。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獵鷹會總舵嚴岩出言侮辱綠衣教，被綠袍老祖教訓，嚴岩不敵，余顧南看在方正天份上，上前替其解圍，與綠袍老祖交戰，余顧南正感不支，一名和尚及時出現，排解了這場風波，這位名叫不愁僧的和尚，與余顧南一見投緣，齊往酒家喝酒，喜又遇上「不醉翁」翁皓，三人正在痛飮，山西五鬼亦至，由於態度囂張，翁皓出言諷刺，五鬼不敢招惹他，却挑余顧南出來比武……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刀光千里

喜遇獄中恩師　得悉邪教誕生

魏忠德揮棒擊向余顧南腰側。

余顧南見他變招如斯快速，心頭一懍，忖道：「難怪大師要提醒我！」當下小心翼翼應付。魏忠德見他只守不攻，哭喪棒威力盡展，刺、挑、戳、掃、擊、打六字訣，發揮得淋漓盡致。原來他這哭喪棒另有乾坤，一端圓，另一端尖，可作短棒和短槍使用。紅衣教弟子對余顧南都有好感，見狀都替他捏了把冷汗。

不愁僧和「不醉翁」翁皓見余顧南招式越來越緊密，反應越來越快，心中安穩得很，只防五鬼會一湧而上。翁皓心中暗道：「這小子果然有兩下子，難怪能得和尚青睞，唔，魏忠德看來不是他敵手！咦，這小子的刀法怎地如此雜？哎，這一刀又似是信水君的神龍刀法，接下這一招可就差勁得多了，奇怪奇怪……」他邊看邊喝着酒。

與此同時，余顧南耳畔突然响起不愁僧如同蚊吶的話音：「小夥子，不要急於反攻，五鬼棒法詭異多變，正好用來餵招！你那些自創的刀法還差得很，正需借機考驗改善，否則難成絕學。」

余顧南又喜又愧，深覺不愁僧說得有理，是故依然緊守門戶，只偶爾才攻出一招兩式。

紅花仙女見他年紀輕輕，有此本領，亦覺詫異，尋思道：「中原能人多如恒沙，此話果然不錯！這小哥的師父，也不知是那一位高人！嚴敬重的好夢未必能……」

倏地聞魏忠德一聲斷喝：「小子，你師父只教你守，無教你攻擊麼？哈哈，倒不如改拜我爲師！」余顧南不爲所動，見招破招，起初還因爲未曾適應對方的奇招，不時遇險，而需輔以「獨飛鐵雁」所授的輕身功夫閃避，但越鬥越順，信心越强，揮洒自如，若非不愁僧提醒他，把魏忠德作爲餵招對象，他早已反攻了。

魏忠信心頭詫異，轉頭低聲問魏忠仁。「老大，這小子是那個門派的弟子？武功又雜又精，只怕老五最後不是其對手！」

魏忠仁望着場內，邊道：「不會吧，再不行老五也能自保，你說話老是教人擔心！」

「但小弟所擔憂的，後來很多都成爲事實！」魏忠信提高聲音：「老五，大家切磋切磋，千萬別太認眞！須知他剛成年，勝了也不光彩！」

魏忠德喝道：「老三，你少廢話！」

話音未落，但見余顧南擰腰閃過自己那一棒，手腕一翻一送，刀刃突進棒網，削向自己持棒的五指。魏忠德猛吃一驚，連忙振棒，欲將玄鐵刀彈開，不過他變招，余顧南亦變招，刀刃貼着哭喪棒滑下，依然斬向其手腕。

魏忠德在這剎那間，只有兩個辦

法，一是棄棒，二是斷腕。但魏忠德果然兇悍，他採取後面那個辦法，但左掌却挾風印出，欲以一掌換對方一命。

旁邊雙方助戰者都驚呼起來，不愁僧更呼道：「小心！」

說時遲，那時快，但見余顧南右手刀交給左手，烏光一閃，「喀嗤」一聲過後，伴之而起的，是一道錐心刺骨的慘叫聲！地上已多了一隻手掌和一灘鮮血！

這幾個動作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直至余顧南抱拳道聲承讓，魏忠仁兄弟方醒覺！

但見四鬼分出一人替魏忠德包紮傷口，另三人把余顧南緊緊圍住，不愁僧道：「阿彌陀佛，施主們又食言了！適才令弟說過，死傷不論，如今又有何話說？」

魏忠仁當然無話可說，他手中的招魂幡首先向余顧南捲去，余顧南乃初生之犢不畏虎，何況剛才創了魏忠德，是以揮刀撩去！

魏忠仁暗道：「你這是尋死！」手腕一翻一沉，招魂幡便將刀裹住！魏忠義和魏忠道雙雙搶前，一個揮幡，一個揮棒，分左右襲擊余顧南！

翁皓喝道：「不長進！」但見他肚子一凸一凹，呼地一聲巨响，張口噴出一股酒泉，急射魏忠道，魏忠道猝不及防，倉促間閃避不及，被酒泉射中右胸，但覺五內翻騰，氣血浮沉不已，胸膛更是疼痛，雙脚站立不穩，連退幾步，而魏忠義也被不愁僧一袖拂開。

街頭瀰漫着酒香，旁觀者見翁皓有此奇功，都詫異不已，却不知余顧南的玄鐵寶刀已割開魏忠仁的招魂幡脫困而出，猛聽屋頂上有人叫道：「眞孺子可教也！」

這叫聲响亮而又沉實，衆人不由自主抬頭向屋頂望去。只見屋頂上站着一條瘦削清癯的漢子，但雙眼隱含神光，腰上掛着一把刀，刀鞘乃以鯊魚皮硝製的，那漢子神情瞧來甚是落寞冷淡，似甚潦倒，但那柄刀却讓人感覺到一股子霸氣！

但聞余顧南歡呼一聲：「信叔叔，晚輩找得你好苦！」

那漢子正是與齊雲高齊名的信水君，只見他雙眼含笑，讚道：「你這小子有出息，刀法頗有進步哩！爲何不見令師？」

「多謝信叔叔盛讚，晚輩愧不敢當！」余顧南道：「家師說要到處走走，不與晚輩一道！」他倆一問一答，閑話家常，全不將山西五鬼放在眼內，魏忠仁要發作，多虧魏忠信沉得住氣，不斷向他打眼色，示意他冷靜。

不愁僧聽他倆的對話，已知其身份，乃道：「施主便是南龍信水君信施主？久仰久仰，今日實是幸會。」

信水君也不見如何作勢，他人已躍落街頭，拱手道：「信某浪得虛名，終日無所事事，實在慚愧得很，倒是大師常懷抱打不平之心，才教人佩服！」

山西五鬼一聽來者是「南龍」信水君，登時如洩氣皮球般，扶着魏忠德，連面門話也不敢丟下一句，便悄悄地溜掉了！

翁皓笑道：「你們不必久仰久仰，慚愧慚愧的了，適才讓五鬼敗了酒興，幸好如今多了一位舊相識，正好再進店痛飲一番。」

信水君目光一及，歡聲道：「原來是翁兄，一別廿載，不想今日在此相遇，果眞須痛飲幾杯！」他拉着余顧南的手進店，羣豪重新入席，小二忙着張羅，酒家又塞滿了人，好不熱鬧。

掌櫃過來問要喝甚麼酒，信水君道：「不管酒質好劣，一定要『兇』，軟綿綿的酒別端上來。」

紅花仙子「噗嗤」一笑，道：「未曾聽人說過酒有軟綿綿的，有否硬巴巴的？」

信水君瞪了她一眼，道：「你大概是紅衣教教主了，這也難怪你，甜酒便軟綿綿。」

紅花仙子臉上的笑容不見了，「閣下說『難怪』是甚麼意思？」

「因爲中土文化悠遠，非其他文化可及，異族人除非長期在中土生活，加上苦研，否則不容易瞭解！」信水君在遼國呆過好幾年，又教過書，對異族人學習漢文的情況，自然清楚明瞭。

紅花仙子臉色稍霽，頷首道：「這點有理之至，小妹學習艮久，只能略窺門徑。」

不愁僧忽然道：「施主，你似乎有心事，若貧僧老眼未花者，估計施主必是被情所困，唏，情之一物，實乃天下至毒！」

紅花仙子又在旁席格格地笑了起來，「老和尚胡說！」

不愁僧正容道：「貧僧絕非胡說，女施主仔細嘴嚼一下，當知此言不虛！」紅花仙子一笑置之，信水君則舉杯急飲。翁皓見來了對手，酒蟲蠕動，亦放懷而飲，連叫痛快不已。

余顧南低聲道：「信叔叔，別喝得太急，先吃些菜吧。」他覺得信水君精神比幾年前更差，亦可說更加不能自拔，很想安慰和開解他，却不知如何開口。

誰知信水君轉頭微笑道：「小余，你大概還不知道，信某如今之酒量遠勝昔日，一兩罈酒下肚，絕醉不倒！」

不愁僧嘆惜道：「牛嚼牡丹，當眞暴殄天物！」信水君奇怪地望着不愁僧。

翁皓問道：「信兄近年來，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如今怎會突然在此出現？」

信水君喝了一口酒，哈哈笑道：「翁兄何必明知故問。」

翁皓誠懇地道：「酒鬼一向萍踪飄

泊，去到那裡喝到那裡，來杭州純粹是順路經過，絕無其他目的，只是到了杭州，方知杭州羣英畢集，却不知內裡原因，聞信兄之語氣，似乎頗知內情，尙盼告知一二！」

信水君輕咦一聲，「原來你們不知道！信某是在無意中抓了一名嘍囉追問，方知杭州城近日有一個龐大的組織要成立，廣邀各地邪派高手參加盛典，是以跑來湊湊熱鬧！」

余顧南忙問：「未知那個組織喚甚麼名稱？是正是邪，誰是幫主？」

他一口氣問了幾個問題，信水君却慢條斯理地道：「聽說那組織的名稱尙未正式定名，暫時喚作『興魔會』，主持人十分神秘，出頭露面的則是『毒進士』丁鶴。」

余顧南輕「啊」一聲，探頭過去，在他耳畔輕語，「信叔叔，小郡主若非落在丁鶴手中，便是被嚴敬重的兒子擄去！」

這次輪到信水君發出一聲驚叫：「她幾時來宋國的？」

「據說來了半年了。」

信水君連盡三杯，續問：「你到底查清楚了否？」余顧南遂將耶律玉失踪的經過說了一番，信水君道：「如此說來，這趟信某亦無來錯。」

「晚輩正愁人單勢孤，救不了她！」余顧南剛說畢，門外忽然走進一名大漢來，却是高立，乃招呼他，「高兄快過來，待小弟介紹幾位前輩與你相識！」

高立人未至，聲音先至，「余老弟，你怎地到此時還不回去，常幫主恐你發生意外，派人到處找你！」

余顧南道：「小弟因遇到三位高人，故此躭擱了回去……」當下他替翁皓等人介紹一番。「這位是『浮雲樵夫』焦前輩和『湖海釣叟』胡前輩的義子兼弟子！」

高立叫道：「原來你便是神秘的不愁僧。」

不愁僧淡淡地道：「施主找貧僧有事？」

「不不，高……晚輩只是慕名而已！」

不愁僧喃喃地道：「不知這興魔會是由誰操縱的。」

翁皓道：「你沒聽信兄說，是由丁鶴主持麼？」

不愁僧輕哼一聲：「丁鶴還不夠份量，他充其量只能當個總堂主之流的職位！」

余顧南脫口道：「也許是嚴敬重！」不愁僧頷首表示此人有此份量。

余顧南輕聲道：「難怪他父子帶人來杭州……」

心念未了，忽聞高立叫道：「常幫主來了！」余顧南轉頭望去，果見常虛谷帶着兩名丐幫弟子進店，他忙長身相迎，高立不管他肯不肯入席，已嚷小二添筷加座。

余顧南道：「常幫主，待小弟替你介紹一下，這位便是南龍信水君信前輩，這位是不愁僧前輩，這一位……」

翁皓快口道：「『不醉翁』翁皓！不用問，你必是丐幫幫主常虛谷了，嘿嘿，常幫主年紀輕輕，便掌管天下第一大幫，當眞是英雄出少年。」常虛谷謙虛一番才坐下，那兩名丐幫弟子有自知之明，坐到別處去了。

翁皓舉酒碗道：「天下第一大幫幫主，必有過人之處，但不知酒量如何？」

常虛谷微微一笑，道：「前輩這樣說，敎常某坐立不安，論酒量，天下無人可出前輩之右，不過常某倒願陪您喝幾盅，還望前輩手下留情。」當下舉杯虛敬一下，一口將那杯列酒喝乾，臉不改色氣不喘。

翁皓喜道：「有意思有意思！」他連盡一碗，道：「無三不成禮，再來再來。」常虛谷含笑盡三杯，翁皓當然喝得更痛快。

不愁僧和信水君見常虛谷不亢不卑，舉止談笑得禮，心中都暗道：「難道他能得丐幫弟子擁戴！」

忽然又聞高立嚷道：「好極了，老子正要去找你，快把人交出來！」

余顧南恐他魯莽，一把將他拉住，轉頭望去，却見嚴敬重父子三人走進店來，嚴敬重只當沒看見高立般，呵呵笑道：「想不到這間小小的酒家，居然容納了天下英雄，眞是異數。」

高立叫道：「嚴敬重，你別假惺惺，快把我師妹交出來，否則誓不罷休。」

嚴敬重的小兒子嚴愼之喝道：「渾小子，你呼喝甚麼！你道嚴家父子是好欺侮的麼？」

嚴敬重連忙止住兒子，溫聲問道：「高少俠，老夫實不明你說些甚麼，令師妹與老夫何關？今日天下英雄盡在杭州，你須說個明白，免嚴某令人誤會！」

高立道：「敝師妹被人擄走，桌上留有一個字：嚴！當然是指出擄走她的人……」

嚴愼之截口道：「有此可能，並非絕對，因爲也有可能有人使插贓嫁禍之計，且世上姓嚴的不少，爲何獨懷疑咱們？倒要聽聽你的道理。」

高立呆了一呆，才道：「咱們到東三巷永盛糧店林老闆家查過，他已招供了，你還狡辯！」

嚴敬重哈哈笑道：「老夫不與你一般見識，令師妹又非富貴中人之掌珠，又非老夫仇家之後，試問老夫擄她有何作用？再說，林茂盛是個無拳無勇的商賈，給你恐嚇，還不順你之意，假意招供一番的麼？」

高立漲紅了臉，道：「誰不知你兒子好色？他垂涎敝師妹美色……哼，不論你如何狡辯，始終脫不了嫌疑！哦，對啦，也許你爲了討好丁鶴，是故擄走敝師妹欲獻給他！」

嚴謹之怒道：「放屁，天下美女多如恒沙，你師妹又非天仙化人，少爺何須費手脚去擄她？丁鶴他雖薄有名氣，但我父子也不用去巴結他。」

翁皓忽然道：「這句話酒鬼倒相信，說不定丁鶴反要巴結你！」

嚴敬重臉色微微一變，看了他幾眼，道：「這位大概是『不醉翁』翁兄了，未知此話何意？」

翁皓又喝了一杯酒，這才笑嘻嘻地道：「彼此心照，何必要酒鬼宣之於口！」

嚴敬重道：「翁兄莫非喝醉了，怎地話越說越糊塗？」

翁皓不悅地道：「老夫若喝得醉，還能叫不醉翁麼？」

余顧南直至此刻方道：「嚴前輩，方姑娘若在甚麼地方無意中得罪過你的，請你原諒她年少無知，請您高抬貴手，放回她吧！」

嚴敬重搖頭道：「小哥一向明理，若連你也相信他的話，老夫實無話再說！小二，快端酒來。」

不愁僧道：「嚴施主，貧僧可否說句公道話？當初令郎在酒店裡已有意擄方姑娘，高立懷疑你，絕不奇怪……」

嚴敬重憤憤不平地道：「你們沒有証據，硬要派老夫的罪名，老夫還須解釋麼？」

信水君道：「方姑娘扁姑娘的事，信某不管，我只想知道小郡主如今在何處？」

嚴敬重道：「信兄來得不巧，她早已跟隨同伴回契丹了，不信大可以去調查。」到底人的名、樹的影，嚴敬重對他說話，態度十分友善。

信水君再問一句：「是你送她回國的？」

嚴敬重坦然道：「不錯，嚴某認爲傷了一名小郡主於事無益，若因此引起兩國交鋒，却要苦了百姓，因此親自送他們出城，至於她是否能平安返回遼國，則甚難預料，嚴某但求盡了本份，但高少俠的師妹失踪事，與嚴某實無關係。」

高立道：「咱們明明問過，你帶了異族人和兩名少女離開。」

「不錯，一是小郡主，另一個是雅可！她曾逃跑，後來被尋回來，嚴某也將她送回去，」嚴敬重目注余顧南，「小哥不會反對吧？」

余顧南臉上發熱，無言可答，但對嚴敬重的話却半信半疑，是以拉一拉高立，道：「高兄，是非黑白，終有一日會水落石出。」

「正是如此！」嚴敬重道：「老夫若知道伊下落，必會通知汝等，嚴某找到兒子，本想回家，只因近日杭州城羣英畢至，忍不住多逗留幾天，湊湊熱鬧！」當下雙方各自坐下喝酒，高立雖忿忿不平，却也拿嚴敬重沒法。

一頓飯下來，紅花仙子首先率門下弟子離店，常虛谷亦起身告辭：「常某幫內事務繁瑣，也得回去處理一下，今晚再由常某作個小東，諸位賞臉！」原來天已朦朦亮了。

翁皓揮手道：「不是翁某看不起常幫主，實乃因爲貴幫比少林寺更窮，不宜舖張浪費，你請客翁某喝得不痛快，今晚咱們去天香樓，你有暇便來喝兩杯！」

這席話說得不大客氣，但細思之下却有道理，幸好常虛谷氣量宏，抱拳道：「前輩對本幫愛護有加，常某感激之至，今晚若能撥冗，定當前來聆聽敎益。」

信水君向余顧南打了一個眼色，道：「小余，信某有話跟你談談，咱們找個清靜的地方。」

余顧南知其意，乃道：「高兄，你隨常幫主去吧，小弟再來找你。」

高立緊張地道：「余兄弟，你千萬得回來，尋回師妹全靠你啦，只要你救了她，你們之間的婚事，就包在我身上！」言畢用力拍胸。

余顧南又好氣又好笑，道：「小弟不與你瞎扯了！」當下趕緊隨信水君出門。

信水君臉上神情頗爲複雜，雙眼望着遠處，喃喃地道：「原來你已找到紅顏知己了，願你倆早偕連理！」

余顧南急道：「信叔叔，千萬莫聽高立胡說！嗯，咱們去何處談話？」

信水君道：「自有好地方去。」他步伐逐漸加快，向城郊走去。

此時，天色漸亮，晨風微拂，令人精神爲之一振。轉眼問來至西湖畔，再繞路而行，山路兩旁晨鳥正在唱歌，余顧南心情愉快，不斷望着兩旁的景物，就連信水君的心情亦輕鬆了不少，忽爾輕嘆一聲：「信某幾番都想到此，割掉三千煩惱絲，從此不問紅塵事。」

余顧南一怔，問道：「信叔叔想到靈隱寺出家？」

「正是靈隱寺，」信水君苦澀地一笑：「你放心，不會在今天。」

余顧南囁嚅地道：「只怕剃了度，煩惱仍在，身在紅塵外，心在紅塵內。」

信水君伸手拍拍他的肩膊，道：「信某正怕如你所說的，屆時又得受佛門清戒，豈非更添煩惱？是故未能下決心，小余，你我年紀懸殊，但不知爲何，信某一直把你當作多年老友般，我與你說的話，你不可告訴別人，包括令師！」

余顧南受寵若驚，却又忍不住問道：「你與家師有心病？」

信水君哈哈一笑：「他是他，你是你！」他還怕余顧南不明白，稍頓續道：「我與令師只屬彼此慕名，因地位武功相若，雖曾相識，談不上交情，當然亦無仇恨可言。令師若知信某如此年紀，仍爲兒女私情苦惱，必然會失笑！嘿嘿，像他那樣也好，終生不沾女人，樂得清閑，又能專心於武技……東鴻西雁、南龍北虎，那是二

十年前武林中好事之徒湊合的，不過事實上，咱們四人武功亦各有千秋，難分高下……但時至今日，信某必被拋開矣！」

「信叔叔天份高，即使躭誤了幾年，也未見得會被拋開！」

信水君哈哈笑道：「學武天份雖然重要，但天下間沒有不勞而獲的學問和技藝，不勤學苦練，豈能有成就？況學武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余顧南又道：「信叔叔抓緊時間再練它兩年，必乃可與其餘三人並駕齊驅！」信水君大笑，連聲謂為時已晚。

未幾已至靈隱寺外，寺內的僧侶已在打掃山徑，余顧南見那古剎巍峨壯觀，寺前有堵山壁，表面凹凸不平，甚是奇特，嘖嘖稱奇不已。寺門前石階寬闊，進了山門，大雄寶殿已在眼前。

信水君似有急事要辦，不讓余顧南瀏覽，拉着他自過道走去，到大雄寶殿後面的廂房客舍，推開一扇門，道：「信某在此已住了兩個多月，喜其清靜，每晨聽僧侶們念經誦咒，煩惱減少了不少。」

客舍的佈置十分簡單，僅有兩張床鋪、一張桌子、一張櫈子，不過打掃得一塵不染。信水君又道：「此寺住持乃信某同鄉的一名親戚，小時候見過幾次面，信某認不出他，反讓他認出我來，極力挽留我在此客居，是以你若住下去，此處亦方便得很，稍候吃飯時，信某向知客僧說一聲便行！」

余顧南聽其口氣，似要留自己在寺內住一段時期，不由一怔，呆呆地望着他，信水君微微一笑：「信某近來神不守舍，忘記告訴你，我想將全套『神龍刀法』傳授與你，未知你意下如何？」

余顧南抓抓頭皮，道：「晚輩受寵若驚，只是……」

信水君似知其意，微笑道：「信某一則不會勉强你，二則不是收你為徒，彼此關係依舊。」

余顧南囁嚅地道：「信叔叔何不找個愛徒？」

信水君哈哈一笑：「世人但知良師難求，却不知佳徒更難尋，若能找到如你般的資質，信某自不會放過！可惜我命運多蹇，怕沒這個福份，且江湖風險，吾等朝不保夕，實恐絕技失傳！」他稍頓再問：「令師當知你曾隨我學過刀法，他有何意見？」

「家師也替晚輩高興，還說他日見到您，要當面謝您，他老人家門戶之見不深！」

信水君喜道：「如此還有甚麼顧慮？不過杭州如今龍虎混雜，為防有變，信某授藝，速度必快，你能否領悟記熟，便得視你之資質及是否專心致意了，當然以後有暇，信某會再仔細指撥！」

余顧南唯唯諾諾，信水君坐言起行，拉着余顧南出房，直走至後院，方道：「拔出刀來，將你所懂的刀式，一股腦使出來，包括你自創的！」

余顧南不敢怠慢，抽刀先行禮再演練，信水君時而頷首，時而皺眉，待余顧南演練完畢方道：「你有些自創的刀法不錯，有些却難登大雅之堂，主要乃你對刀的認識仍然不熟，亦可說基礎不牢，幸喜信某授你的那幾招神龍刀法，你不但練得圓熟，還能增加了些微變化，足見你不但天份高，還下了不少苦功！」

余顧南赧然道：「晚輩練習刀法時，家師常在旁指點。」

信水君哦了一聲，也抽出刀來，道：「你先看一遍！」言畢揮刀，將「神龍刀法」演了一遍。「再看一遍！」，這一次的速度加快，但見刀光，不見人影。余顧南瞪着眼睛，看得一眨不眨，可惜「神龍刀法」既是武林絕技，自不可能看兩遍便能有所得，亦幸好信水君也不存此奢望。他由第四招開始，逐個動作步法傳授，邊示範邊唸口訣，到午時，余顧南方勉强記下兩招，甚感慚愧，信水君輕拍其肩膊，道：「你果然沒令我失望，我本打算在三個月時間，教曉你全套三十六招，如今看來，時間完全可以縮短！」

余顧南道：「這多虧你教導有方。」

信水君心情似較愉快，道：「別送高帽給我，咱們去吃飯吧，只是寺內只准素食，恐你不慣！」

余顧南道：「信叔叔吃得慣，雁兒也可以將就，何況換換口味，說不定更加開胃解脾。」信水君哈哈大笑，拉着他走向後面齋堂。

單看寺內齋堂的規模，便知道寺內和尚人數不少，加上一些香客，偌大的一座齋堂，坐了百數十人，一位五十歲左右的和尚迎上前。信水君忙道：「智通大師，這是我忘年之交，曾共歷患難，今來尋我，擬在寺內住半個月，望你恩准！」

智通合什道：「施主客氣，出家人與人方便，貴友若不嫌棄者，何妨多住。」他轉頭望着余顧南，不斷頷首：「這位小施主資質上佳，只是自小便歷盡波折，日後必成大器，恭喜恭喜，但望小施主日後多造福百姓。」

余顧南赧然道：「晚輩遲鈍，不敢當大師盛讚！」

智通伸手摸摸他後腦，道：「小施主先去吃飯吧！」言畢出廳而去，信水君拉着余顧南在角落坐下，兩人一邊吃，一邊拉扯別後的情況。

最後，信水君忽低聲道：「小余，莫看輕這智通只負責管理知客僧，他是住持智無禪師的小師弟，武功甚高，為人也熱心，只因無心研究佛學，成就不大，是以在寺內的地位不高。」

余顧南道：「適才雁兒已感覺到他的功力十分深厚，遠遠超越其年齡！」

信水君道：「他似乎甚喜歡你，有機會不妨向他討教，天下間藏龍伏虎

甚多，在武林中、江湖上盛名超卓的，武功不一定是最高的！這個智通，信某雖未與他交過手，但自忖論眞材實學，非其敵手！」

余顧南暗吃一驚，脫口問道：「信叔叔，如此說來，這靈隱寺隱藏了不少高手矣！」

「信某亦還未摸清底細，也不想探聽，」信水君突然扳起臉孔道：「快把適才教你的口訣背誦一次，別因為吃過一餐飯便忘記了。」

余顧南正襟危坐，聚精會神，慢慢背誦口訣，雖不流暢，但仍記得九成，信水君臉色才稍霽。

當下先由信水君指出其錯漏，再背熟之後，然後又將後面那些招式的口訣，一股腦傳授與余顧南，只記得余顧南頭昏腦脹，乃道：「信叔叔，你請分日傳授吧，雁兒一口氣那記得那麼多？」

信水君沉聲道：「能記多少便記多少！」他不管余顧南接受能力如何，又唸了兩遍，然後道：「好，咱們再出去練刀法，下午你得學曉兩招，晚上學曉一招，須得專心看，凝神記！」

兩人重新進庭院裡，幸喜無人，信水君再傳授兩招刀法，待余顧南基本上掌握之後，又至晚飯時分，飯後再背誦口訣，最後又再傳授一招刀法。信水君道：「今日辛苦了，你早點歇息吧！」

余顧南訝然問道：「信叔叔，您不睡？」

信水君微微一笑，道：「你先睡，愚叔要去找住持智無禪師，他每夜為我開解心中的死結！」余顧南知他心中的死結乃情鎖，不便多說，便解衣上床，他忙累了一天，一倒頭便睡熟了。

待到余顧南醒來，已是次日，但見紅日滿窗，他一骨碌坐了起來，却不見信水君，於是胡亂披上外衣，走出房門，院子裡陽光燦爛，寺內的房客和香客都躲在房內，不見一人，再看看天色，尚未至吃午飯時光，余顧南心想，信水君大概是被智無禪師挽留了，是以他不在意，抽出刀來，就在院子中練習起來。

刀一在手，他精神全都放在刀上，揮舞起來，心無旁騖，越練越順，勁頭亦越大，把信水君昨日所授的刀法，反覆練了十來遍，自認比昨日圓熟了許多，心中甚是高興，收了刀，發覺自己渾身上下已為汗水所濕，恰有一名和尚經過，見狀道：「施主，那邊有淋浴的地方，可到那裡洗去，不過記得先將汗拭乾，免得惹疾病！」

余顧南向他行了一禮，道：「師傅，可否問你幾句話？」

那和尚甚是和氣，道：「小施主有話但問不妨，只恐貧僧不知矣！」

「未知師傅認識住在此間的信水君否？」

和尚笑道：「他在此住了兩個月，又是住持的故友，貧僧怎會不識。」

余顧南再問：「師傅可知他如今在何處？」

「這倒不知道，這兩天貧僧都未見過他！嗯，也許他到住持那裡聽禪！」和尚好意地道：「小施主可是肚餓？待貧僧帶你到齋堂！您放心，在本寺絕不會有事發生。」

余顧南練了半天刀法，已餓得腹如雷鳴，乃道：「如此有勞師傅帶路了。」

和尚笑道：「貧僧也要去，順道而已！」余顧南見寺內的和尚都親切慈悲，極具好感，在路上問了許多有關靈隱寺的歷史，方知此寺建在六百年前，留下無數古跡和傳說，他一向喜歡聽故事，奈何齋堂眨眼即至。和尚問道：「小施主可以隨便找座位坐。」

「是，小可想聽師傅講故事，未知……」

和尚笑道：「貧僧不懂得講故事，你愛聽，最好請圓一師弟講給你聽，他知道的故事最多，也講得最好！」言畢找他的同伴去了。

他走了之後，余顧南醒起尚未請教他的佛號。當下吃飽了飯再回客舍，仍不見信水君，心頭甚是詫異，不過却又放心得很，因為他相信靈隱寺！

下午，他在練刀法的時候，今早那和尚又來了。余顧南忙道：「小可余顧南，今早忘記請教師傅的佛號，實在孟浪。」

「貧僧圓元，」和尚道：「住持着貧僧通知你，信施主今早已下山了！」

余顧南吃了一驚，急問：「他去何處？為何不告訴我？」

「信施主只告訴住持，說有急事要辦，快則一兩天，慢則十天八天便回來！」

余顧南續問：「信叔叔可有說要去辦甚麼事麼？」

「沒有，敝住持見他不說，也不便問。」

余顧南略一考慮，道：「如此多謝師傅了，小哥也要下山了，過幾天再來打探消息，若信叔叔提早回來，或找小可，請他到丐幫杭州分舵找我。」

「貧僧記得，」圓元也無挽留之意，余顧南揮揮手便下山去了，一路上左思右想，都想不通信水君何事不辭而別，只估計他早有此念，是以匆匆傳授刀法。

返回杭州城，已臨近傍晚，街上行人如過江之鯽，忽然前面傳來一陣喧嘩聲，余顧南十分奇怪，乃上前查看。

但見街頭走來一隊駱駝，南方沒有駱駝，是故路人圍觀如堵，駱駝背上都乘着人，有男有女，當中一匹的背上尚撐着一把陽傘，遮着一個蓄着三綹長髯、臉如冠玉、但却給人一種陰森之感，令人敬而遠之、年約五十餘的男人。那男人身上穿着一件紫袍

，手上戴着一隻翠綠的戒指，在紅霞下，閃閃發光，有股令人窒息的氣勢。

余顧南一見，心中即翻上一個念頭：「此人氣勢不凡，到底是何方神聖？」

駱駝之前有四名異族漢子，手提竹竿，名爲趕駱駝，實是趕開路人。駱駝上那名長髯紫袍漢子忽然叫道：「停！」目光落在招牌上，却原來到了天香樓！

駱駝上的男女紛紛跳落地，動作自然俐落，紫袍客雙眼一瞪，那四名漢子留下來料理駱駝，其餘的人跟着他進入天香樓，看熱鬧的路人既好奇又害怕，對於是否跟着進去，猶疑不決，唯余顧南毫不考慮，抬步跟進。

紫袍客等人登上二樓，余顧南剛踏上階級，但聞樓上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我道爲何有駱駝屎味，原來是西方鴻鳥帶來的！」

余顧南吃了一驚，忖道：「莫非此人便是西鴻翦仲台？」忽然又想起師傅來：「未知師傅是否也是在杭州？」

又聞紫袍客冷哼一聲，道：「是誰在此放厥詞……哦，原來是醉鬼，那就難怪！」余顧南趕緊上樓，果見上面一張小桌坐着三個人，都是熟人——「不醉翁」翁皓、「不愁僧」和高立！

高立一見余顧南便喜道：「余兄弟，你昨夜去了何處？俺找得你好苦！」

余顧南見他情切，甚是感動，忙上前與他們打招呼，「不愁僧」着他坐下。

翁皓喝了一碗酒，道：「翦西鴻，你甚少到江南，今日因何破例？」

翦仲台淡淡地道：「今日羣英齊集杭州，豈能少得了翦某一份？」

「不愁僧」苦着臉道：「說得好，多你一個人，杭州將更添熱鬧，貧僧只怕血淹西湖！」

翦仲台道：「『不愁僧』幾時變成憂愁和尚？翦某只是閑着無事，出來走動走動，絕無爭鬥之意，當然若有人要欺侮咱，翦某自不甘任人魚肉！」一頓又問：「未知杭州來了些什麼大人物？」

「不愁僧」道：「同爲武林中人，只有高矮肥瘦之分，並無大小之別，這句話教人難答！」

翦仲台輕哼一聲，再問：「東雁北虎和南龍，可有人在此？」

翁皓道：「信水君昨日還在這裏！」他目光望着余顧南，徵詢其下落。

余顧南道：「信叔叔今早不知跑去何處，晚輩也想找他！」

翦仲台看了他幾眼，問道：「你是他徒弟？」

余顧南挺胸道：「家師乃人稱『獨飛鐵雁』齊雲高！」

翦仲台目光一亮，脫口道：「原來你是齊雲高的徒弟！嘿嘿，想不到他有你這樣的徒弟！」

余顧南不覺有氣，反問：「家師有我這樣的徒弟，犯着你什麼？你徒弟呢？」

翦仲台怒道：「齊雲高對老夫也不敢用此態度，嘿嘿！敢情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好極了，年輕人心高氣傲，也是好事，老夫欣賞得很！」

衆人聽他說話，前後意思截然不同，心頭均是一怔，又見他身後閃出一名二十三四歲的青年來，衣着華麗，生得唇紅齒白，在異族人之中，實屬罕見的美男子，只是狂態令人難受：「小子報上名來。」

余顧南故意不理睬他，斟了一杯酒敬翁皓。那青年怒不可遏，踏前喝道：「小子，少爺與你說話，你憑什麼不答腔！」

翁皓冷冷地道：「此間的人全是大人物，沒有小子。你是翦西鴻的什麼人？因何說話如此失儀？嗯，異族人到底是異族人！」

「你們漢人又有什麼了不起？」

「漢人沒有像你這般不知禮儀的！」

翦仲台乾笑道：「翁兄是成名人物，何必爲難一個後生小子？這是敝侄翦學鴻，跟老夫學了幾年武藝，只怪他平時不專心，學不到什麼東西，正因知他不長進，是故特地帶他出來見識見識，還請諸位日後多多提携！」

翁皓連聲道：「翦西鴻的侄兒，又名叫學鴻，武功必盡得你眞傳，旁人巴結還恐來不及，怎敢再提携他！」

翦仲台沉着臉道：「翁兄這樣說，必是料定敝侄不堪造就了，否則便是看不起老夫！」

「豈敢豈敢，只不知令侄大呼小嚷，有何目的？」

翦學鴻指指余顧南，道：「家叔與齊雲高幾番爭鬥，難分軒輊，理應讓雙方的徒弟下場玩玩，就怕他無此胆量！」

「不愁僧」道：「施主有師父在場，但齊施主不在場，不公平！」

翦仲台冷笑道：「你担心敝侄不敵，老夫會下場？放心，一來只是印證武功，二來他也有你們幾位押陣，怎說不公平？何況彼此只是點到即止！」

余顧南慢條斯理地離席，道：「翦兄準備怎樣比？在下都可奉陪！你年紀雖然較大，但遠來是客，由你出題！」

翦學鴻道：「既然你自認年輕，翦某便讓你先出招！印證武功，還有什麼規矩？比拳脚比兵刃，任君選擇！」

余顧南略爲沉吟，方道：「在下慣使無双刀，閣下……」

「慢！」翦仲台突然喝停。「齊雲高用的是劍，你却用刀！而且印證武功不宜用無双，難免傷了和氣！」

「這有何奇怪？」余顧南最近的時間都在浸淫刀法，丟棄了拳脚，不覺有點猶豫。

翦學鴻哈哈笑道：「如何？你怕了麼？」

翦仲台問道：「余少俠，你跟令師學了幾年藝？」

余顧南道：「只有四年，家師十成武功，在下學不到一成，是以恐丟了家師的臉！」

翦仲台叔侄聞後，心頭放下一塊大石，心想你這小子就算天縱奇材，四年時光也學不到什麼好東西！當下翦仲台哈哈笑道：「彼此年輕人，印證一下武功，增長閱歷，勝負與師長何關？」心中有點失望：「這小子只跟齊雲高四年，看來齊雲高新近若練了什麼絕技，也不會教他！」他想透過余顧南，摸摸齊雲高的底。

翦學鴻笑道：「不必害怕，咱們有話在先：點到即止。少爺痴長幾歲，讓你先發招！」

余顧南不動聲息，抱拳道：「請翦兄賜教！」隨即立下門戶，擺出「飛雁摘日掌」起手式的姿勢。

翦學鴻尋思道：「這小子才學了四年武，今日我若超過百招才勝得了他，也不算英雄！」主意打定，大喝道：「快出手，莫浪費光陰！」

旁邊瞧熱鬧的人，紛紛長身離座，並將枱椅挪開。掌櫃苦着臉跑過來哀求：「兩位好漢若要比武，請到外面去。若撞破枱椅，老漢實在虧賠不起！」

翦學鴻喝道：「快讓開，打破東西，自會賠你！」

掌櫃依然苦着臉道：「但如此一來，影响小店的生意和聲譽，這如何賠償？」

翦學鴻怒道：「你給少爺滾！」言畢翻起一腿，向掌櫃踢去。不料那掌櫃雙肩不動，雙脚一蹬，突然向後打了個沒頭觔斗翻開！

翦仲台心頭微微一凜，忖道：「人謂中土到處都有藏龍伏虎之輩，能人極多，看來不虛！」當下道：「鴻兒，別胡鬧！」他拋出一錠黃金，道：「這錠黃金先存在你那裏，屆時再視情況尅扣，若不夠的，翦某自不會虧待你，若咱們發現你言過其實，翦某也不會干休！」

掌櫃接過黃金，抱拳道：「這個當然，老漢但求有口安樂飯吃，於願已足，別無他求！」

翦學鴻道：「如今無人阻擋了，小子，你先發招吧！」

余顧南道：「你遠來是客，我不願佔你便宜，還是由你發招！」

翦學鴻道：「小子，你好狂！」他虛發一掌，然後標前道：「我已發掌，你還不動手！」

余顧南仍不發招，決定以不變應萬變，以後發制先發。翦學鴻雙拳齊出，余顧南雙臂翻起，報以一招「霧鎖雲封」，緊守門戶。

翦仲台以「駝駱拳」成名西陲，翦學鴻使的自然也是「駝駱拳」，此拳使來有促進血液流通之效，最厲害是可以節省氣力，使其他拳法三百招，可能已吃不消，但使「駝駱拳」，却可使上五百招，而且其背功更是獨步武林，那是翦仲台師父長期觀察駱駝生活而悟出來的，雖然實用，但使來却不大雅觀。

余顧南曾由師父口中略知「駝駱拳」的路數變化，加上他不貪功，是以翦學鴻攻得甚急，仍然佔不到便宜。

食客見翩翩風度的翦學鴻動作如此滑稽，都暗自好笑，但「不愁僧」和翁皓眼睛却看得一眨不眨。

翦學鴻一口氣攻了十七八招，氣不喘、臉不紅，攻勢有增無減，余顧南守得雖緊，仍然被迫退幾步，高立叫道：「余兄弟，這小子沒甚本領，不用怕，你一反攻，他便完蛋！」

余顧南心神都放在翦學鴻身上，旁人在說些什麼，他根本沒聽見，酒樓上兩個青年一來一往，一攻一守，鬥得十分燦爛，圍觀的人越來越多。

翦仲台見余顧南守了五六十招，未露破綻，心中暗暗詫異：「這小伙子眞能沉得住氣，齊雲高果然沒有選錯徒弟！這一場鴻侄要取勝，可也不容易！」

眨眼間，一百招已經屆滿，形勢依然不變，一百招之中，余顧南只攻了七八招，但他心中越來越有信心，反而翦學鴻越來越急，一百招仍未能取勝，對他來說，無疑是一種耻辱！於是暗中下決心，不但要打敗對手，且要令對方敗得灰頭土臉！（未完．六）

上文提要：

獨孤虹騙小屈、琴格格去押送十二箱珠寶，說是漢留的活動經費，其實是將南明福王的財產，和馬士英瓜分，發國難財，不單是利用兩小爲他們押運，還阻止兩小無法參與救王妃的事，幸一勺大師將這批不義之財劫走，勸兩小回去救王妃……鐵貝子救王妃不成被捕，爲了博小朱歡心，和心腹郭榮廷密謀救王妃，用美人計誘李柏舟入彀……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刀

救王妃不懷好意　作人質索取鉅金

臥室經過一番打掃裝設，滿室幽香。只是李柏舟入室，托起雲卿的下顎時，這老殺才心身俱顫，立刻驚爲天人了。

一個女人有這等姿色已是世上少有。

但却貴在她不是女人，而是一個變童。這種人妖本爲「像姑」，叫白了稱爲「相公」，這種人妖在中國歷史上早就有了，名稱也不一樣，却盛於清代。

儘管有人把玩「相公」描寫得十分高雅：發乎情，止乎禮。世上無伯牙，箇中有紅拂。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或者：翠海香天，金樽檀板，花銷英氣，酒濯清腸，盡棋亭睹韻之歡，勝板橋寄春之夢……

事實上那會把相公堂子的人妖當作朋友？只當作發洩變態性慾的玩物罷了。

雲卿被劫來此，自然已被叮囑警告過，照詞兒說話，不可實話實說。其實到了這光景，就算雲卿說她是安大人的禁臠，李柏舟也不會懸崖勒馬，仍然照玩不誤。

李柏舟對於這玩藝豈僅是「寡人有疾」而已。

像李柏舟這老殺才，說不上甚麼溫存和情調，衣服一脫，燈一吹，十足證明他不像個近六旬的人了。

到此，郭榮廷的任務已達到了十之八九。

鑰匙已到手了。

這包括押鐵貝子的屋門上的鑰匙，自然，更重要是王妃的牢房上的鑰匙。

因爲這香巢臥室內無衣架，只有牆上的掛衣鈎。在衣鈎下的牆已鑿穿，上面貼了些春宮圖畫，自另一室內伸手輕輕弄破了春宮畫即可神不知鬼不覺地取走鑰匙。

現在，郭榮廷來見鐵貝子，道：「貝子爺，尚幸不辱使命。」他出示鑰匙。

鐵貝子道：「榮廷，你幹得好，快去放人吧，可千萬別功虧一簣。」

郭榮廷道：「我會小心的。貝子爺，事到如今，我還要再……」

鐵貝子揮手打斷他的話，道：「快去吧！要用點機智。」

郭榮廷道：「貝子爺，你想不想出去？」

鐵貝子道：「我如果逃走了，罪名坐實，會不可收拾的。」

郭榮廷道：「貝子爺，王妃一旦脫身，我們作得再隱秘，還是可以猜出來和弄那小相公有關的，貝子爺再三思。」

鐵貝子揮手道：「快去快回！」

郭榮廷只好遵命。

押王妃之處戒備森嚴，自不用說，經常有三四名高手輪值，所謂高手，是指朱紹基、李信及伍彥青之流人物。上官行和呂殿英自然也要算上一

份。

像他們這等人物，一班最少要有兩個。

至於「八友」中人物，最少要四人，不值班的高手，也住在外院，一呼即到，隨時支援。

郭榮廷心頭疾跳，手中雖有鑰匙，實在沒有把握把人救出。他過去在禮烈親王府當差，自然也去過義郡王府，見過王妃，印象良好。可是他知道貝子的腦売掉不了，自己卻朝不保夕。

郭榮廷在院門外一探頭，姜化文就看到了，道：「郭榮廷，幹甚麼呀？」

郭榮廷已編好了一套詞兒，笑笑道：「老神仙外出有事，叫在下來看看戒備的情形據實回報……」

姜化文一聽，這小子比他們還神氣哩。手一伸，道：「巡按大人，裏面請！」

郭榮廷陪笑道：「姜爺，你多擔待，這差事王八蛋才願意幹，是我倒楣，正好老神仙要出門看到了我，就叫我來……」

姜化文道：「不必客氣，看吧！」

郭榮廷往裏走，邊走邊打量，這兒還有宇文超和阮哲，本來應該還有一個，也許有事離開了。

就算只有三個好了，以郭榮廷的身手，連一個都收拾不了。既然如此，就只有施襲一途了。可是三個高手，施襲也不簡單。

郭榮廷打着招呼走向牢房。這牢房是臨時建造的，鐵欄比鵝卵還粗，鎖長一尺有餘。

姜化文在和兩人耳語，顯然十分吃緊。

郭榮廷站在牢房外向內望去，王妃看了他一眼正要低下頭去，忽見郭榮廷使眼色。王妃實在想不通，郭榮廷爲何會救她？

郭榮廷指指牢內的床榻道：「阮大俠，依老神仙的意思，王妃雖有犯罪之嫌，但尚未判刑，仍應好好照料她，這牢中的一切，似不像對待一位王妃的樣子……」

他這麼一說，三個人也就走了過來，一齊向內望去。

郭榮廷一脚踢向姜化文的背部，同時兩手中各有一把短匕，向阮哲及宇文超後頸上猛戳。

儘管他想一氣呵成，畢竟踢人和戳人是能分出先後的，姜化文慘嗥聲中跟蹌奔出五六步倚在牆上。

因爲郭榮廷在鞋上裝了兩柄小刀，深入姜化文背中三寸餘，已傷及內臟。而宇文超也稍慢了一步，一閃而未能閃過，肩窩被戳了一刀，深達五六寸。

只有阮哲身手較高，經驗老到。

阮哲懷疑李柏舟怎麼會派郭榮廷來，所以頗有戒意。一挫身奪下了他的匕首，把他踢了個大馬趴。

但郭榮廷還不服輸，突然把一串鑰匙丟入牢中道：「王妃，最大的那把鑰匙就是……」

王妃雖懷疑郭榮廷的動機，甚至以爲他是奉命誘她逃亡而予以猝殺，免得押運北京困難重重。

但是，這畢竟只是忖測，機會會稍縱即失的，況且郭榮廷已重傷了兩個高手，這會是演戲嗎？

王妃去撿那串鑰匙。

阮哲也自鐵欄外去搶，因爲丟在欄內不遠處，伸手可及。

畢竟還是王妃先搶到了。

阮哲獰笑道：「姓郭的，是甚麼人借了膽子給你，居然敢幹這抄家滅祖的事？」

郭榮廷不敢說話，也怕招來其他高手。自腰上撤下了十三節亮銀鞭。此刻姜化文忍痛撤出雙筆，他的背上有兩個血洞淌着鮮血。

宇文超也差不多，肩窩中血流如注，可能已傷及肺部，却也拔出了長劍。這兩人是強弩之末，不得不虛應故事。拚出的筆和劍，把他們自己的身子帶得馬步不穩。

只有阮哲似瘋獅狂虎撲了上來，點穴钁挑點着無數寒星向郭榮廷的要害上招呼。

郭榮廷實在不是他的對手，但阮哲很傲，硬是不肯吆呼叫人來，而郭榮廷也就在這夾縫中挨時間，以便王妃能打開牢房的鐵門。

只可惜王妃雙手上還有銬子。

雖然銬子上沒有鍊子，開鎖仍然十分不方便。

郭榮廷拚命抵擋，被踢倒兩次。由於姜化文和宇文超已堪堪支持不住，東搖西晃地，郭榮廷就利用他們的身子閃避。

可是王妃還未打開那尺長的大鎖。

郭榮廷在冒虛汗，王妃也差不多。大銬子絆住，使她的雙手只能伸出欄外一部份，使她開鎖的動作受到了限制。

生死成敗就在這瞬間可以決定了。而阮哲也知道，萬一王妃跑了，這責任誰也負不了，可是託大的他硬是不叫人來。

但宇文超和姜化文可不這麼想，他們已身受重傷，要不是爲了防王妃逃走，早就倒下了，萬一自己犧牲了而王妃又脫逃了，那眞是太不值也太窩囊的事了。

宇文超呼叫了兩聲，雖然不敢太用力，已是鼻中冒出血泡了，這自然是嚴重內傷的跡象，而且已坐在地上。

姜化文吼叫了一聲，就順壁倒地。

雖然這兩聲呼叫聲音不大，由於外院即爲諸高手的住處，已有少數人聽到。

只不過巧的是，這是晚膳過後不

久，二更不到這段時間，是戒備最鬆的時刻，因爲夜行人大多在三更出動。

這工夫就有兩個聞聲在院門外探頭查看，一個是李信，另一個是伍彥青，見狀大驚立即奔入。

郭榮廷知道自己是死定了，却希望自己這條命送上了而能達到目的，才不辜負貝子的期望。

郭榮廷那是敵手，一時慌張且大叫道：「王妃快點……」「奪」地一聲，一鏃點在他的「至陽穴」上，此穴在「靈台穴」之下，雖不在三十六大穴之內，却因靠「靈台穴」太近，點中即不省人事，稍重也能致死。

阮哲是想留他的活口，以便瞭解他爲何要救王妃？無人撐腰，以郭榮廷的身手和地位，誰也不信他會興此念頭。

王妃見郭榮廷倒地不起，伍彥青持竹杖在外對她冷笑，而李信則在救人。她也知道希望不大了。

絕的是就在這刹那，「卡」地一聲巨鎖開了。

「噹郎」聲中巨鎖落地，王妃已推開了巨大的鐵門。只是她雙腕上還有巨型手銬。

事到如今不能半途而廢，就在伍彥青攻出一杖時，她就地一滾，已抓起了宇文超手邊的長劍。

劍和刀本來不同，但她慣用的窄長刀却非常像劍，而雙手握刀的打法，類似東洋人的劍法，她也學過。

「刷刷刷」一連七刀，伍彥青只感寒氣逼人，劍劍不離自己攻擊的死角，不禁連退三四步。

李信揮劍迎上，兩人居然也擋不住王妃的凌厲攻勢。這是由於她是背水一戰，有進無退，而被押期間，萬念俱灰，反而定下心來悟出了幾招武學。

伍、李兩人自知不敵，同時大聲吆呼。

這也是他們的聰明之處，今夜死的死傷的傷，這責任可不能落在他們自己頭上，要負責也要大家來負。

不一會，上官行、呂殿英、閔振東、鐵博古、李大度、李笠、齊劍宏等人先後來到。加上阮哲是八個。

王妃力戰伍、李二人，佔了上風，正要逼退他們逃走，乍見這麼多人湧入院中，而伍、李二人乍見這麼多的人都來了，精神一振，反守爲攻，氣焰大振。

那知道在這工夫，院中的「火神」李笠忽然大叫「廂上房上有人！」衆人望去，果見上面站了一個幪面怪客，誰都會猜想到極可能是救王妃的，也極可能就是失踪已久的屈一塵。

因此，上官行沒有動。

呂殿英也沒有充好漢。

齊劍宏自詡身手在「八友」中是佼佼者，「刷」地一聲上了屋頂。

但是這時鐵博古却又大叫道：「幪面怪客又來了！」

因此，屋內動手的伍、李二人一怔，王妃一連七刀把他們逼回院中。而院中的人見齊劍宏上了房子，大家也不願落後，紛紛上屋。

他們大多以爲，有伍、李二人加上「八友」一二人即可拿下王妃，還是這幪面人最值得重視。

豈知這是有計劃的行動。

院中的人大多上了屋面，屋中的人又被王妃逼到院中，此刻後門「匡郎」一聲被震開，只見一個穿黑斗篷的幪面人向王妃招招手。

伍、李二人已看到很多人在屋上和一個幪面人動手，而現在正屋後門處又出現了一個幪面人。

李信大叫道：「又一個幪面人，大家要注意了。」

王妃此刻實在不便由前門硬闖，只好走後門，而那幪面人伸手一指，似乎是指出逃走的方向，而他自己却來斷後。

首先撲上的是伍彥青。竟被一掌震了回去，李信首當其衝，一劍刺出，差點被人把劍奪去，不由駭極急退道：「這個幪面人才是眞的……」

原來屋上那個只和齊劍宏接了五六招就繞着屋頂游走，衆人看出手底下不怎麼高明。

而後院有人吆喝那個才是眞的，人也就往後院湧去。

因此，這廂房上的趁機溜了。

而後院這個把李信嚇退，呂殿英和李大度同時撲上也同時被逼回來，這工夫王妃已越牆而去。

這幪面人見目的已達，在阮哲和閔振東再雙雙撲上時，誠心讓他們吃點苦頭使之不敢再纏，右手長刀突然自斗篷內掃出。

這一刀出乎意料，招式又怪，阮哲傷臂，閔振東傷了膀骨，幪面人已以「金鯉倒穿波」上了牆頭。

就在這時，朱紹基也到了，一馬當先道：「別讓他跑了！快追！」他首先追了出去。

結果大多數追出的人都垂頭喪氣地回來了，非但那厲害的未追上，連那個幌子也被溜了，這顯然是一眞一假，一正一副的聲東擊西之計。

但是，誰也不知道，這兩個幪面人和郭榮廷有甚麼關連？也許他們根本沒有關連，只是巧合而已。

但在這混亂的局面之中，還有一撥人來得稍遲，看到了一個結尾，那就是高煒和劉培元。

他們簡直樂歪了。

*　*　*

在一幢民房的小廳內，四人圍着一盞孤燈。那是高煒、劉培元、小屈和琴格格，琴格格最焦灼也最興奮，道：「高大叔、劉叔叔，這兩個幪面人當中，一定有一位是屈伯伯了。」

高、劉兩人互視一眼，高煒道：「但願如此，但有個很怪的現象，一高

一矮的兩個幪面怪客，身材極似屈一塵的身手却有限，不似屈一塵的却相當高絕，像伍彥青和李信那等人物，他隨手在一兩招內即可擊退。」

小屈道：「高大叔，你是說這個身手高的人身材不高？」

高煒道：「應該說是個矮胖的人。」

琴格格立刻又愁眉不展了，道：「那又是誰呢？誰又會救我娘呢？」

高、劉二人互視一眼，劉培元道：「人已脫困，總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敵方的人還會冒此大險去救人嗎？」

對劉培元的解釋，高煒沒有說甚麼。

小屈却不這樣想，道：「估計那兒高手有二十餘人之多，而王妃又必然關在牢中，如無內應，王妃如何能脫出牢籠呢？」

高煒點點頭，但未出聲。

小屈道：「高前輩，你看到王妃脫困離開那宅院了？」

「不錯。」

「王妃手脚上任何桎梏也沒有嗎？」

劉培元道：「手上有巨型銬子。」

小屈道：「兩位前輩，王妃被押，手上又有巨銬，如無內應，如何能脫出禁錮？而這內應又是甚麼人呢？」

高、劉互視一眼，似乎猜到是誰但却不說出來。

琴格格道：「晚輩以爲，既然我娘已被救出來了，總是一件好事，可是我娘在甚麼地方呢？總要找到我娘才行呀！」

高煒道：「這是當然。我們要盡快弄清王妃在何處藏身。」

就在這時高煒揚聲道：「哪一位朋友在外面？」

衆人一驚，還未聽到聲音，却有人應聲道：「高大俠，是我……」人已站在小廳門外。

她竟是很少出門的朱烈。

小屈激動地道：「朱烈……」

琴格格也道：「朱姑娘，妳來得正好，快請進來。」琴格格走近，牽着朱烈的手進入小廳，朱烈重行見過高、劉兩位長輩。

琴格格道：「朱姑娘，深夜來此，妳一定有甚麼重要的事見告。」

朱烈道：「我不放心救援行動結果如何？家叔也沒有回來，我放心不下，想來探聽一下。」

小屈道：「王妃被兩個幪面人救走了。」

朱烈陡然一愣，道：「兩個幪面人？」

小屈道：「是的，其中一人武功高絕。」

朱烈喃喃地道：「這不對呀！怎麼會有兩個幪面人呢？」

高煒道：「好好！先不談兩個幪面人的事。朱姑娘，妳今夜來此想要知道的是甚麼？想要告訴我們的又是甚麼？」

朱烈道：「晚輩受琴格格之託，一直在設法營救王妃，可是兩位前輩也知道，家叔附敵，他不會搬磚打脚，而對方又戒備森嚴，甚麼辦法都想了，而鐵貝子也被關起來了……」

劉培元道：「姑娘說的是，這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朱烈道：「鐵貝子被押，他有個心腹，偶爾出來通通消息，此人就是『八大鍾』中人的郭榮廷，以前在禮烈親王府當過差，對鐵貝子忠心耿耿。晚輩託郭榮廷告訴鐵貝子，在裏面是否還能想點辦法？」

琴格格詫然道：「朱姑娘，我是感激不盡……」

朱烈道：「於是鐵貝子想了個很荒謬的法子，他素知星宿海陸地神仙李柏舟寡人有疾，尤其偏愛孌童……」

高煒道：「不錯，這個老雜碎別無所好，就是有此怪癖。」

朱烈道：「鐵貝子面授機宜，叫郭榮廷去鎮國公安兆堂的小別墅內劫走了安兆堂的孌童雲卿，送到安家另一無人的別墅中，然後再通知李柏舟……」

朱烈說了一切。

高煒愕然道：「郭榮廷已被阮哲點了穴道，朱姑娘怎知道如此詳盡？」

朱烈道：「郭榮廷把雲卿劫到另一別墅中，一切就緒還未去通知李柏舟之前，已告訴了晚輩，晚輩也知道這事太冒險，聽說看守王妃的高手每班數人，就算郭榮廷弄到了牢門的鑰匙也不易下手。」

高煒道：「這麼說來，這兩位穿黑斗篷的幪面人連鐵貝子及郭榮廷也都不知道是何許人了？」

朱烈道：「可能如此。不知兩位前輩是否以爲其中一位有屈伯伯在內？」

高、劉兩人很不願當面回答這個問題，因爲要是說不是，琴格格必然焦灼不安，但又不能不據實回答，道：「依我在驚鴻一瞥之觀察下，兩個幪面人都不像是屈一塵，人的身材不能蒙混，其中一個身材雖高，但身手不高，刀路不同，他作屈一塵的徒弟還不夠格哩！」

朱烈道：「如果兩個幪面人之一不是屈伯伯，那會是誰？」

劉培元道：「自己人很多，只是事前未打個招呼，頗令人費解。這件事最好再和鐵貝子連絡一下，也許他可以猜出來。」

高煒道：「鐵貝子肯幫忙，全是爲了朱姑娘，這件事問一個在押的人，恐怕也是白問。」

琴格格道：「問一下總是好的，也許他能猜出是誰。」

小屈道：「問一問是有益無害的。朱烈，不論成敗，你和鐵貝子的熱心幫忙，我們都十分感激。」

朱烈像未聽到，她幫琴格格，實

在是爲了小屈，小屈說這些不關痛癢的話，她很不是滋味。

小朱走時，兩小去送她。朱烈沒有說幾句話。

兩小回來時，忽然發現一條人影在巷口一閃而沒，兩小左右包夾追逐也沒有追上，以爲潛入宅內，立即越牆而入。

巡視一周仍未發現可疑人物，却聽到高、劉二位正在談論昔年的事，

劉培元道：「師兄，屈大俠當年派往清方卧底，這段公案迄今沒有弄清，到底是身份暴露被清方狙殺，還是『漢留』這邊中計自相殘殺？」

「據我多方蒐集的消息，大致是清方和『漢留』的高手夾擊。」

「這麼說果然是『漢留』中計了？」

「當然，如果是清方知道了他的卧底身份，他們會自己全力逮捕他，要是屈大俠叛了『漢留』投降清廷，『漢留』也有的是高手予以狙殺。雙方合擊，就不單純了。」

劉培元道：「據說屈大俠被派往清方卧底之前，在『漢留』之中的地位已經不低了。」

高樺道：「不錯，那時全國總舵主由殷洪盛擔任，屈大俠已是南七省的舵主，獨孤虹是北六省的舵主，他們在卸任之後，南七省舵主是李信，北六省是上官行。以後又換了呂殿英。」

劉培元道：「全國總舵主不是獨孤虹那老雜碎嗎？」

高樺道：「當年這總舵主一缺，頗費周章，經殷洪盛的自白，認爲他可以領導反清復明，但不適合作總舵主，他和他的一干屬僚推薦了三個人物，在當時都是一時之選。」

劉培元道：「可能有朱紹基在內吧？」

「對！」高樺道：「另外兩位是獨孤虹和屈一塵。經徵求『漢留』所有人物之意見，結果贊成屈大俠接總舵的人佔大多數。」

兩小互視一眼，尤其是小屈，以前從未曾聽到這件事，想到自己的父親在「漢留」中有這麼高的地位，十分激動。

劉培元道：「屈大俠在『漢留』中地位顯赫，爲甚麼要派他到清方卧底？」

「是他自願去的。」高樺道：「他爲人機警武功又高，自然是理想人選了。」

劉培元道：「可是，爲甚麼屈大俠沒有幹上總舵主呢？」

高樺道：「事情也極湊巧，經大多數人決定，要召回屈大俠接任總舵主時，不久就發生了清廷及『漢留』雙方高手夾擊屈大俠的事……」

屋內寂然，在屋上偷聽的兩小也不由默然。

劉培元道：「於是獨孤虹就順理成章地坐上了總舵主的寶座？」

高樺道：「不，當時由於和朱紹基所得的支持差不多，應該由抽籤決定，但朱紹基讓賢了……」

劉培元道：「朱紹基有此雅量，似不該有今日之叛離才對。」

高樺吶吶而止。

劉培元道：「幹總舵主有甚麼好處嗎？」

高樺道：「正人君子只知當不當爲？而不知有利無利？據說南明的主子以及有兵權的人都會賣總舵主的帳，因爲『漢留』的消息最靈通。總舵主要是弄錢的話，自然是個肥缺了……」

小屈突然心中一動，只聞高樺道：「下來吧！時候不早了，有甚麼事明天再去辦。」

兩小不能佩服高樺的功力，比劉培元的確高出很多。

兩小進入小廳，琴格格道：「高大叔，我們送朱姑娘回來時，看到左邊巷口有個人影一閃而沒，追了半天也沒追上，本以爲潛了進來，才上屋搜查，却也沒找到。」

高樺道：「如果是眞的，這兒並不安全，夜裏要小心。」

兩小去休息後，高、劉在四周巡查了一匝，並無所見。

小屈剛躺下，窗外有人輕敲了三下。小屈道：「誰？」

「我是阿琴。」

小屈道：「阿琴，不論有甚麼事？明天再談吧！」

琴格格道：「有要緊的事要和你商量……」已推窗竄入屋中。

小屈坐了起來，道：「有甚麼急事呀？」

「剛才聽了兩位前輩的交談，你有沒有甚麼感想？」

小屈道：「妳有甚麼感想嗎？」

琴格格道：「你不以爲獨孤虹很值得懷疑？」

小屈道：「値得懷疑又如何？」

「找到他也許就能找到我娘。」

「到哪裏去找？」

琴格格道：「能伸，你似乎並不關心我娘的安危。」

小屈道：「我相信我比妳還要關心些。」

琴格格道：「難道你就不以爲獨孤虹那老賊有嫌疑？」

小屈道：「妳說說看他的嫌疑在哪裏？」

琴格格道：「我也說不出來，只是以爲他很値得懷疑罷了。」

小屈低聲道：「還是讓我告訴妳好哩！第一，咱們見過那老賊，他曾利用我們，且企圖躭誤我們救王妃的行動，居心狠毒。顯然，他恨王妃也恨家父。」

「對。」

小屈道：「其次，他身材矮胖，兩位前輩說，今夜救王妃的兩個蒙面人之一似是個矮胖的人……」

琴格格道：「只有這些了？」

窗外有人道：「不，還有第三……」二人一驚，立即聽出是朱烈的口音，急忙開了門迎了進來。

朱烈道：「據我打聽的一些消息，昔年獨孤虹爲了爭奪總舵主的寶座，曾花錢賄賂過不少的『漢留』份子。既然大多數人都擁護屈伯伯當總舵主，以此人的人格，有可能出賣屈伯伯而私向清廷洩露屈伯伯的身份，然後再於清廷逮捕行動中參與行動。」

小屈和琴格格都以爲小朱的推斷雖然大膽了些，却不無可能。

如果獨孤虹叫他們押運的十二個大箱子的確是他和馬士英勾結，劫了福王的，這種人就能作得出那種事來。

琴格格道：「獨孤虹身爲『漢留』頂尖人物，總不能……」

小屈道：「妳太健忘了吧？明成祖爲篡奪帝位，曾求助滿清大將兀良哈，放棄朵顏三衛，遼東、宣大兩大重鎭因而中間隔絕不能應援，種下亡國之禍根。獨孤虹出賣一個『漢留』高手又算得了甚麼？」

朱烈道：「的確，此人能利用你們爲他押運珠寶，乃是大奸之舉，此人嫌疑重大。」

琴格格道：「朱姑娘，我還是不明白，他救我娘幹甚麼？」

朱烈道：「這不是很簡單嗎？如果當初眞是他設計謀害屈伯伯，如今風聞屈伯伯尚在人間，且武功仍在，遲早會找他算帳，就把王妃救去，以便把屈伯伯誘出來而予以暗算，以絕後患。」

琴格格拍拍前額道：「朱姑娘，還是妳的思慮周密過人，這麼一說，事情就貫串起來，也大有可能了。可是我們到何處去找這老賊？」

朱烈道：「我聽叔叔和上官行私下談過，好像在南皮縣。」

琴格格道：「南皮縣在甚麼地方？」

朱烈道：「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在附近。」

小屈道：「由此往正北的一個縣就是南皮縣。」

琴格格道：「老賊救了我娘不可能藏在此鎭，在南皮倒是十分可能的。」

朱烈道：「可惜那老鬼太棘手了！」

小屈道：「我以爲不是棘不棘手的問題，而是兩位前輩不會讓我們去。」

琴格格：「把這事告訴兩位前輩如何？」

朱烈道：「告訴大人們，只會添麻煩，就是要告訴他們，也留封信，讓他們在明天午後或後天才知道我們去了何處。」

小屈道：「我們馬上動身？」

朱烈道：「對！馬上動身，你寫一封信，我交給我的身邊丫頭，叫她後天一早送給高、劉兩位前輩。」

這種事在年輕人來說，一拍即合，小屈馬上寫信，然後拾掇一下悄悄自後面走了。

把信交給朱烈身邊的丫頭，她叮嚀一番之後，就離開了寧津，一路往北。

* * *

他們於午牌時到達。年輕人趕了一夜半天路也不疲累！立刻化裝易容一下，到各客棧吊門子找人。

這辦法很笨，但非常徹底。

但這縣城內有七八家客棧，找遍了也未找到。

琴格格道：「朱姑娘，這件事有點不對勁，那老鬼救了人，如果想以人質把屈伯伯引出來，不應該一路往北的。」

朱烈道：「應該往哪裏？」

「往南。」

小屈道：「這倒不一定。總之，現在去猜他的動機還早了些。我們設法到各地去找，由於帶了一位王妃，他不會往客棧，以免招搖。」

琴格格道：「城內少說也有一千來房人家，這怎麼個找法？」

朱烈道：「招租的房子也許門上貼有『招租』二字。」

小屈道：「其實我們到客棧去的時候應順便問那兒的伙計，有沒有幾個甚麼樣的人在此租屋，他們一定知道。」

朱烈道：「這是個主意，咱們分頭再去問一下，反正只有七家客棧，一個人找兩家就成了。」

結果在未時末，申時初就被他們問出來了。

三小大喜，循北找去，是後街上一條胡同口第一家，門上倒無「招租」招貼。是一幢舊的四合房。

三小貼在門上聽了一會，有兩三個男人談話，但未聽到獨孤虹老鬼的口音。朱烈道：「說不定老鬼不在家，其餘的貨色，咱們三個人擺弄不了嗎？」

琴格格道：「一定行，說不定是爲他運大箱子那個姓湯的。」

小屈道：「不會是他們，姓湯的不是老鬼的心腹，怎會留在身邊？必是和他一起去救人的另一個蒙面人，雖說那一個身手不太高，但是能在那麼多的高手攻擊下脫身，也絕不是二五眼貨色。」

朱烈道：「的確，萬一弄砸了，可能還要別人來救咱們，那就劃不來哩！這樣吧，派個人在這兒按個樁(派人看守)，另兩人在附近落店，一有動靜就通知住店的人。」

小屈道：「這主意很好，妳們兩個是女的，雖然化了裝，老油子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看不出來也會聽出嗓音，還是由我在這兒按樁吧！」

朱烈道：「好吧！我們就到附近的平安客棧去落店。」

小屈一直等到日頭都快落了，才聽到那大門開啓，走出兩個人來。頭一個一身華服，古銅色貢緞大衫，青緞福字團花馬褂，青緞瓜皮帽，拖了

條烏黑油光的大辮子，胖嘟嘟地，眞像個生意人。

後面那個細高挑，約三十五六歲，穿的却是短褂子，脚上是二踢脚沙鞋。

兩人一先一後向左拐，逕奔兩女投宿的平安客棧。這下子小屈就省事了，心眼一動，到了店家，眼見兩人上了樓，就去找帳房先生。

原來這家客棧兼營餐飲，門頭不小，却不是在大街面上。小屈向櫃枱內的帳房哈哈腰道：「掌櫃的，您老能不能幫幫忙。」

「甚麼事？」

「是這樣的……小的本是在寧津縣一家糧行當伙計，不幸倒閉了。小的家住南宮縣，家有老父和一個妹妹，日子不太好過，小的是想……貴店如果用人……小的不必回家……把一張嘴帶出來總能減輕家裏的負擔……」

帳房就是掌櫃的，走出櫃枱，上下打量小屈，長得挺順眼，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一看就相信是個老實人，道：「小兄弟，此地能找到保人嗎？」

小屈道：「掌櫃的……人生地不熟……小的沒有辦法……」

掌櫃的道：「好吧！我先讓你試上三天，能吃得了苦，你就留下來，不過薪水不多，一年只有七兩銀子……」

小屈連連打恭道：「掌櫃的，您是好心有好報，小的不計較薪水，能帶出一張嘴來就不錯了。」

就這麼說定了，小屈先去通知兩小，然後叫她們儘一切可能別露出破綻，尤其琴格格見過老鬼，朱烈沒和老鬼照面，暫時可以在樓下吃東西，可以到樓上去冒充食客。

小屈安排好了就上了樓，肩上搭着抹布，腰上繫着圍裙。

幾乎同時，樓下走上兩個人來。

雙方只抬手作了兩個手式，立即相邀入。小屈急忙再添兩副杯筷，道：「兩位貴客是一起的嗎？」

獨孤虹道：「酒菜都叫了！不必張羅了！」

「是……」小屈一邊去抹桌子，又對小朱道：「這位貴客要叫菜嗎？」

這工夫小屈打量剛來的兩人，都是五旬年紀，一個紫臉膛，一身紫衣，包括紫衫和紫褲。另一個身上背了一個沉重的紫色長包袱，顯然是兵刃，這應該是紫臉膛者兵刃才對。

這個背兵刃者衣着隨便，顯然身份較低，是紫臉老人的下屬。

獨孤虹道：「咱們也不必客套，乾脆開門見山。那個傢伙並未亮相，依在下看來，傳言不可盡信。」

紫臉人道：「可是那怪客之出現，有三五人親眼目擊。」

獨孤虹道：「就算眞的還健在，在咱們面前，他敢亮爪子嗎？」

紫臉人道：「說的也是，咱們還是言歸正傳吧！貨呢？」

「就在附近。」

「還新鮮？」

「保證活蹦亂跳。」

紫臉人點頭道：「這檔子買賣非同小可，在下總要親眼看到貨色才能付款。」

獨孤虹道：「當然，但看了之後，必須是一手錢一手貨。」

紫臉人道：「這個放心，一千五百兩都已籌備好了。甚至於我們還帶來了另外一個的獎金，二千兩、計三千五百兩，可惜這一筆獎金勢將原封不動帶回了。」

兩小心頭怦然，所謂「另一個」自然是指屈一塵了，他的懸賞比王妃還多出了五百兩黃金。

原來這老賊在作生意。所謂全國總舵主竟是這麼一個無恥的傢伙。

獨孤虹自嘲地笑道：「貨款在甚麼地方？」

紫臉人道：「一出此門就可以看到。」

獨孤虹道：「事不宜遲，咱們的買賣馬上進行吧！」

上的菜才吃了不到一半，由紫臉老人丟下一錠銀子，四人下了樓。朱烈遠遠盯着。

只見這條街口處有五個人，其中三人都在四旬以下，另兩人三十多歲，而這兩人各牽了一匹馬。馬背上馱了特製的馱架，架上是銀鞘子（即銀元寶插上後不會掉落的運銀裝備），銀鞘子上蒙了一層馬褥子。

四人走過去，這五人一齊向紫臉老人敬禮。

紫臉老人微微伸手一讓，獨孤虹上前撩開銀鞘子上蒙着的馬褥子，（即馬鞍下的毛毯）看了一下，道：「錯不了！咱們不過是先小人而後君子。」

然後獨孤虹帶路，走向住所。到了住所附近，在另一小街口處，有五個人在躑躅，這當然是獨孤虹的人了。

雙方雖是公平交易，却都怕對方黑吃黑。

這工夫三小可緊張了，除了緊張還極端興奮，他們緊急商量，如何在這雙方頂尖高手交接中搶人。

商量的結果，馬上搶人可能會導致雙方的合擊，三小連一方面都拾掇不了，雙方合擊豈非以卵擊石？

小屈道：「等交易成了之後，獨孤老賊得款離去，咱們再研究個辦法從這紫臉老人手中搶人。」

琴格格道：「夜長夢多，萬一這紫臉老者廢了我娘的武功後再押運怎麼辦？我看該派出一人，急速報告兩位前輩。」

朱烈道：「琴格格，若以實力而言，加上高、劉兩位前輩，也未必能順利得手。我們可以自己救人。」

小屈道：「朱烈，我們三人是衝勁有餘，經驗不足，有兩位前輩的領導

，成功的機會就多些。再說，這等大事瞞着他們兩位是非常失禮的。」

朱烈自然不便堅持，琴格格道：「我回去報告兩位前輩，在這段期間若發生事故，或已押人北上，請在路線上作暗記，以便我們隨後追上。」

琴格格立刻南下寧津縣。

這工夫那民宅門外有雙方的人戒備，兩小根本無法接近，裏面交易情形如何，就無從得知了。

朱烈道：「小屈，我以爲我們可以引起雙方的誤會，讓他們互相猜忌，一邊以爲另一邊只想要人而不想給錢。另一邊只想要錢而不放人。」

小屈道：「這又談何容易？要是弄砸了，王妃的性命就會發生危險的。」

朱烈攤攤手不再出主意。

小屈道：「朱烈，我雖然不贊成太冒險，却願聽聽妳的妙計。」

朱烈道：「我有甚麼妙計，只是邪魔外道的怪點子而已。」

小屈道：「道魔根本就是一體的兩面，行之正即爲道，反之即爲魔。」

朱烈道：「這門外不是有雙方的人嗎？而且不會是甚麼了不起的高手對不對？」

「對！」

「咱們把某一邊的人弄倒一、兩個，再把另一邊的人迷倒一兩個，使他們以爲是對方暗算而出手動粗，裏面就可能也會幹起來。」

小屈道：「我不明白怎麼個弄法？咱們的身份一暴露，人家就不會上當了。」

朱烈道：「我身邊有『見風倒』痲藥，在上風頭迷倒獨孤虹這邊兩個人，這兩個人不是來回走動嗎？」

小屈道：「別人也會被迷倒啊！」

朱烈道：「不會，這種見風倒的藥力快，時間是一個時辰左右，撒出藥粉可及十步以內，十五步以外的人就無礙了。」

小屈道：「迷倒之後呢？」

「再用鐵蓮子向紫臉老人的部下施襲，最好也重傷其一二人。雙方一嚷嚷可能立刻動手，即使不動手，屋內的人也會聽到。」

小屈道：「妳是哪裏弄來的『見風倒』迷藥？」

朱烈道：「『百毒居士』你知道吧？」

「當然。」

「他爲了巴結家叔，送了這玩藝給家叔，家叔說，他再不肖也不會使用這種下五門的迷藥。」

小屈衡量情勢，的確，若要硬搶，加上高、劉兩位前輩也未必有把握，這種事兒非出奇兵不可。

正是所謂：戰術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小屈一點頭，朱烈道：「我在這兒施襲，你先繞到宅後去，一聽到打鬥聲，就設法救王妃，也不必等我。」

小屈道：「朱烈，妳也要小心，可別落在這雙方主持人的手中，他們都不是好惹的人物啊！」

「放心，講武功，咱們相差太遠，鬥心眼，年紀大的可未必有用，你快去吧！」

小屈捏捏她的手，向宅後繞去。

朱烈的位置是上風頭，有兩個三十來歲漢子來回巡視。最近的距朱烈藏身處不過五七步。

朱烈適時撒出「見風倒」後不久，兩人回頭才走了三四步搖晃着倒下。

這兩人一夥的大驚之下，正要奔上查看，這工夫另一邊的獨孤虹的人也發現了，正自錯愕間，靠後邊的兩人哼一聲塌了下去。

但是，這邊的其餘諸人竟未覺察，這也正是朱烈所期望的。雙方的人有點亂，這工夫還沒互相猜忌，所以獨孤虹的人過去看了一下，忽然有人叫了起來，道：「看，那不是咱們的人嗎？」

由於在這個呼叫的人身後仍有紫臉老人的人，獨孤虹這邊的人就不免起了疑心，以爲是紫臉人的部下暗算的。

因爲他們的交接行動作得十分隱秘，不可能有其他人知道，也沒有人敢在這兩撥人身邊撒野。

「朋友，手脚可眞俐落呀！」

紫臉老者一個部下道：「朋友，你可別像瘋狗一樣見人就咬，我們的兩個弟兄無緣無故地躺下了，我們還沒有講話呢！」

「你們的人在那邊倒下的，我們的人在這邊，二百五也知道不是我們幹的。」

「那可不一定，你們背後也許還有人。」

「這麼說你們還有人在附近了？那麼我們這兩個中了暗器的人是你們幹的了？」

「放你娘的春秋屁……」

這句話引起了火爆場面，首先有人亮出了兵刃，只要有人領先，這種事兒一觸即發，因爲他們本就有這種先入爲主的成見。

而朱烈已經繞往宅後。

* * *

此後宅內的交易已完成，一千五百兩黃金由獨孤虹的人點過，其餘二千兩帶回，仍馱在牲口背上。

獨孤虹道：「第一次生意尚稱順利，今後常來常往，一定還有合作的機會，請回告貴上，在下仍有把握把那人物誘出來，作第二次生意。」

紫臉老人道：「但願如此，尊駕可以大發利市，我方也可以銷此懸案，正是皆大歡喜。只不知尊駕弄了這麼多的錢如何花法？在下對獨孤兄的理財本能十分折服。」

獨孤虹道：「不外乎『勤儉』二字而已……」

紫臉老人道：「君子以勤儉立德，小人以勤勞圖利，這是有所不同的。」

獨孤虹老臉一紅，正要反唇相識，忽見奔進一個大漢道：「啓稟老供奉，外面起了衝突。」

紫臉老人果非等閑之輩，乃是「乾清門行走」大內供奉之一的「屠龍剪」艾松。在酒樓上一個漢子背了個沈重長袋，正是他的兵刃「屠龍剪」。

艾松道：「是怎麼回事？」

這回報的人當然要撿對自己有利的說，道：「對方的人向我方施襲，已有兩人負重傷倒地……」

艾松霍然站起，這工夫另一漢子也奔了進來，道：「啓稟獨孤前輩，對方向我們的人施毒，已有兩位弟兄倒地昏迷不醒了！現在雙方已動上了手。」

獨孤虹也站了起來，這老鬼老謀深算，論心計比艾松要深沈，他以爲帶來的人都是經驗豐富的角色，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他正要向艾松打招呼先出去看看再說，忽見雙方的人有兩對已邊打邊進了內院。正好是艾松這邊的人已經不支了。

艾松在大內供職，身份超然，養成了跋扈性子，見此情況已按捺不住，嘿嘿獰笑道：「原來尊駕總舵主是這麼幹的。」

獨孤虹深信有誤會，道：「艾大俠先不要急躁，這件事透着有點怪。」

艾松可不去研究這些，手一伸，那部下已遞過屠龍剪。這是一種外門兵刃，並非像剪刀一樣，却像剪刀的一半，紫銅打造，重逾六十多斤。

獨孤虹並非怕艾松，他敢作這門生意就有這份膽子，只是作這生意使總舵主蒙羞，以秘密進行爲妙，絕對不希望招搖，他連連搖手道：「艾大俠，這其中一定有誤會……你我這等年紀和身份的人，可不能像年輕人一樣，總要先弄清事情起因再……」

艾松冷蔑地道：「獨孤虹，你在老夫心目中，是塊甚麼料子，早就一清二楚，你和馬士英及阮大鋮等勾結，連你們主子福王的私產都敢搶劫，還有甚麼缺德事兒幹不出來？」

獨孤虹老臉有點掛不住，但爲了私利，也只好忍了，道：「艾大俠，你不以爲這可能是有人暗中煽火嗎？」

艾松道：「你想收了款而不放人，嘿嘿！你恐怕是猴子吃芥末——乾瞪眼哩！弟兄們，上！」

這麼一來，獨孤虹只好撤下腰上的緬刀，也就是軟劍，雙方部下也都找對頭幹了起來。

一個是大內供奉，技藝之高可想而知。

另一個是「漢留」的總舵主，自不會是浪得虛名。

這兩個人一動上手，不分出勝負誰也不會罷休。

屠龍剪長四尺，單刃，把手以上部位還能鎖緊敵人的兵刃，是屬於重型兵刃之一種，可作刀，劍，誇虎攔等兵刃用。

軟劍難使也難精，但精了之後，一流高手都十分忌憚它，因它不走正路，動向難測。

事實上在使這種軟劍的人來說，他當然知道他的動向了。

王妃在正屋中，手銬與脚鐐上都有鍊子，但鑰匙不知是否已由獨孤虹交給了艾松？鍊子拴在樑上。

兩小急得團團轉，但朱烈看看風向，道：「有了，風是自後門來的，在屋中撒『見風倒』，院中搏鬥的人至少會倒下一大半。」於是她又掏出了小牛角瓶子。

爲了使效果好，全部撒光。

但是，這次不太靈了，當五個次流人物搖搖倒下，而不是中了暗器也未被對方擊中，兩大高手看得清清楚楚，一鶴沖天就上了屋頂。獨狐虹大叫道：「有人施毒，快到上風頭……」

就在這工夫，院中雙方的人幾乎全倒下了。未倒下的也像宿醉初醒一樣跌跌撞撞，你刺我一刀，我刺你一劍，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殺得十分慘烈。

但屋上兩大高手不善使毒，一時却不敢下來。

屋內兩小和王妃眞正是焦灼萬分，只要脫困，王妃雖無必勝這兩大高手的信心，脫身一定可以辦到。

就在兩小抖著那銬、鐐上的鐵鍊，用盡了力氣也拉不斷時，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傳來，屋內已多了一個人。

此刻屋內早已熄了燈，借淡淡的月光可以看出，來人是個女人，背上有劍。小屈道：「甚麼人？」

來人道：「你娘！」

小屈道：「又是妳！」原來是錢如水這個女人。

錢如水道：「如果想救王妃，必須寶刀寶劍，而我身上正好有這東西。」

兩小大喜，但錢如水道：「你如果不肯叫聲『娘』，我就不救人。」

朱烈道：「叫娘還有强迫的，眞是怪事！」

錢如水道：「我就是這樣的人。怎麼樣？叫不叫？」

小屈道：「我叫妳一聲阿姨好啦！」

王妃道：「是錢姑娘嗎？」

錢如水道：「妳少和我搭腔，我最討厭妳這個女人。」

王妃道：「錢姑娘恨我，我並不在乎！」

錢如水道：「妳嚐了甜頭當然不在乎哩！」

王妃道：「在晚輩面前，請錢姑娘自重。至於昔年的事，眞相如何，知者甚多，錢姑娘，本宮並不怕死，却怕他們以我作餌，把一塵誘來，一塵昔年蒙了不白之寃，若他眞的還在人世，妳不在乎他再次遭人暗算嗎？」

錢如水道：「這麼說來，妳希望我救妳了？」

王妃道：「救是情份，永誌不忘，不救是本份，也無怨尤，但錢姑娘如果眞的重視一塵的安危，就該援手，要是妳眞有兵刃，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

由於這見風倒太厲害，不論你是甚麼高手，都無法抗拒，這兩個老賊功力深厚，又發現較早，及時閉住了呼吸才能身免，其餘的全部躺下了。

但他們也不敢停留在屋面上，怕再被暗算，拚命往上風頭趕，然後停下來商量對策，獨孤虹道：「艾大俠如果能早聽在下的話……」

艾松道：「如果你獨孤大俠有一段比較光榮的歷史，不是一位重視財貨的人，在下會不信任你嗎？」

獨孤虹肺都差點氣炸，但目前不能意氣用事，人丟了，錢也拏不到，眞正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這等窩囊事他才不幹哩！道：「在下倒想起來了！這不是甚麼毒，而是一種叫做『見風倒』的痲藥粉，是『百毒居士』煉製的。只要隨時站在上風頭，發覺不妙立刻閉住呼吸就不要緊。」

獨孤虹道：「原來是『百毒居士』，他不是你們的人嗎？」

艾松道：「不錯，藥是他的，使藥的絕不是他……」

此刻錢如水在王妃的凜然大義說服之下，有點動搖，昔年失意，她恨透了王妃，好像是王妃破壞了她和屈一塵的事似的。王妃道：「就讓能伸叫妳一聲阿姨吧！」

錢如水道：「就這樣救了妳，也未免太便宜妳了！」

朱烈道：「要救就快點，要不，妳來幹甚麼？」

錢如水道：「看熱鬧也不成嗎？」

小屈道：「妳再不快點，我可要罵人了！」

錢如水道：「好好，你叫吧！叫了我馬上就動手。」

小屈實在喊不出口，可是這是爲了救人哪。張了幾次口才叫了一聲「阿姨」，錢如水這才自背上撤出長劍。

劍一出鞘，閃閃霞光，兩小不由喜極，那知錢如水道：「妳眞以爲我要救妳？」

王妃淡然道：「即使妳要殺我也請快動手。」

小屈和朱烈大驚之下，各自兵刃在手，小屈道：「誰敢動王妃一根汗毛，即是我的不共戴天的仇人！」

錢如水道：「小子，稱稱自己的斤兩，你成嗎？」

小屈道：「成不成是另外一回事，妳只要走錯一步，走到天涯海角我也不會放過妳！」

錢如水忽然悲聲道：「爲甚麼同樣是一塵的朋友，我却得不到同樣的待遇？」說著一劍砍去，屈、朱兩小在她身後一左一右擎著兵刃戒備著。

「嗆郎」一聲，王妃脚鐐上的粗大鐵鍊應劍而斷。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 胡中玉從查大海手中奪回碧血劍，等候金雷來到四海村，二人潛入茅屋偸聽，金雷得回碧血劍，用劍將駱大嘴殺死，躲進賀娘娘的屋裡。胡中玉則去會見那假冒金雷的崔小山，跟他轉入地洞中，揭穿他是殺害胡中奇的兇手，原來胡中奇偸了藏經閣達摩祖師手書自傳，其中很多招式，崔小山發覺搶奪，不空大師趕至，胡中奇事敗被擒而自殺……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江湖情仇恩斷消

四海村探索出路　傷心塔別有洞天

煙台在魯東，地方雖小，却出了個大名人，以赤脚爲名，腿法天下第一的「赤脚大仙」，吳姑指名要找赤脚大仙一較腿法，終於在煙台碰上了。

當然赤脚大仙對吳姑這個少女的挑戰並不十分在意，他也沒多大興趣，但吳姑當着數派武林高手的面，奚落赤脚大仙，逼使赤脚大仙和她動脚。

果然，赤脚大仙經不起她的嘲笑和挑逗，一怒之下，當着天下羣雄之面，言明以五腿爲準，要吳姑倒在地上。

吳姑却以三腿爲準，要赤脚大仙變成沒脚大仙，雙方各不相讓的動起腿來，赤脚大仙在被激怒之下，採取攻勢，一連五腿擊去。

這五腿當眞是集天下脚法之精華，無論那個部位都是那麼凌厲和狠毒，但赤脚大仙這五腿擊出之後，他的神情突然變得蒼白和頹唐，因爲這五腿攻出之後，吳姑僅僅是退了七八步，却無一腿攻到她身上。

而吳姑却胡亂的踢出兩腿之後，說道：「前兩招都是虛招，最後一招才是殺手……」

赤脚大仙見她這兩腿只不過是隨便踢着玩的，並無什麼精妙之處，一聽她大言不慚的要在最後一招勝過自己，不禁忖道：「我雖然五腿沒勝過她，可是我難道連她一腿也接不下，呸，我不相信她眞能一招擊敗我……」

那知他這個念頭未了，吳姑的一脚已經乘虛攻擊而來，這一招是吳姑獨創的絕招，攻擊之下竟有好幾處，赤脚大仙雖見過天下不少的腿法，也沒見過這種怪招，一時居然沒法閃避過去。

「砰——」

赤脚大仙整個身子被吳姑那一脚糊裏糊塗的給踢中了，他敗得莫名其妙，拍拍手便轉身飄身而去，自此江湖上再無赤脚大仙這號人物，而吳姑腿也從這一仗後，在江湖上奠定了不敗的聲譽，因此江湖上提起吳姑腿無人不知。

崔小山一聽胡中玉說，剛才施的果然是名傳江湖的吳姑腿，不禁霍然變色，駭得退了數步，大聲道：「看你這身武功，我眞捨不得你就這樣死在四海村，但你頑而不化，留着你比殺死你更可怕。」

胡中玉大笑道：「這就是你要殺我的理由麼？」

崔小山點頭道：「不錯。」

胡中玉冷笑道：「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殺你！」

崔小山一怔道：「這個我倒沒有想過。」

胡中玉滿面殺機的道：「我是爲胡中奇報仇！」

崔小山一楞道：「胡中奇的死跟我有什麼關係？」

胡中玉恨聲道：「如果胡中奇的死

與你眞的沒半點關係，我問你，胡中奇那件衣衫是那裏來的？你怎會有那件衣服？」

崔小山倏地說道：「好，胡中玉，我倆既不能合作同行江湖，便只有選擇誓不兩立的途徑了，既然你今日非死不可，我便實話實說。」

胡中玉冷冷地道：「你還不愧是個乾脆的人。」

崔小山沉思道：「我和胡中奇在少林寺都是不受重視的人，平常我倆最合得來，只是我比他幸運點，拜赤眉爲師，胡中奇他爲了造就你成爲天下第一高手，天天强記博聞的偸窺武功，暗暗傳給你，這事他自以爲無人知道，殊不知我早就發現了，只是我不道破而已……」

胡中玉冷笑道：「你好像更陰險！」

崔小山仿如置耳未聞一樣，道：「有一天，胡中奇突然面色蒼白的奔進我的房中，他似乎沒料到我在房裏，進房之後便又要跑出去，我看他手中拿了一本黃册子，知道他闖了什麼禍，便攔着他要他把那本册子給我，他突然和我翻臉的爭吵，不肯……」

胡中玉怒聲道：「你一定是自恃武功而要奪那本册子……」

崔小山點頭道：「不錯，胡中奇雖然是天下最聰明的人，却不懂半點武功，我不小心的一掌把他打傷倒在地上。」

胡中玉恨聲道：「那一掌已註定胡中奇非死不可是不是？」

崔小山嗯了一聲道：「不錯，正當我要奪過那本册子的時候，少林寺的藏經閣不空禪師和各長老同時追來，他們一見我把胡中奇打倒地上，俱露出一絲笑容，把我圍起來了，當時我怕極了，以爲闖下禍了，殊不知各長老俱說我大義滅親，追回那本幾乎失去的達摩祖師手書的自傳。」

胡中玉愈聽愈氣，大吼道：「你成了英雄，而胡中奇却送了命！」

崔小山冷笑道：「什麼英雄不英雄，我倒後悔沒及時把那本『達摩祖師傳』偸偸藏起來，以至使我失去學習更深武功的機會，那本『達摩祖師傳』不但是達摩祖師手著，而且把他一身武功寫在上面，而我，唉，竟白白失去那個機會……」

胡中玉目中含着淚水，道：「崔小山，我本來還以爲胡中奇之死是少林羣僧幹的事，沒想到這其中還有你這個大混蛋在搗鬼，這樣說起來眞正的仇人該是你？」

崔小山嘿嘿地道：「你錯了，胡中奇的仇人是少林寺。」

「呸——」胡中玉道：「假如不是你姓崔的中途攔着他，以胡中奇的應變能力和智慧，他一定有辦法躲過少林寺的追擊……」

崔小山點頭道：「這點我倒承認！」

胡中玉全身衣袍突然隆隆的鼓將起來，大聲道：「因此我要殺你……」

崔小山哈哈大笑道：「這話應該是我說！」

他突然照着洞中的一角拍出一掌，只聽洞中銅鈴遍傳開來，嫣嫣的鈴聲繚繞的傳滿洞中，良久不散。

胡中玉大吼道：「在你助手沒來之前，我要你死！」

他突然自腰中抽出一柄短劍，那柄短劍一拔出來，陡地泛射出一股冷冽寒光，照得洞中灰濛濛的一片……

一閃之下，那柄短劍突然憑空飛了出去。

崔小山大叫道：「吳王劍——」

他久聞吳王劍之名，今日親眼所見，當眞幾乎把他的膽給駭破了，他駭得拔起身來後退，閃避那射來的短刃。

胡中玉凝重的斜馭長劍道：「我若不殺死你，心中永遠不會安寧！」

他此刻全憑一口眞氣，以劍道最高法門駕馭着那柄吳王劍，疾追着閃避的崔小山。

崔小山額上冷汗直冒，恐怖的繞着深洞遊奔。

突聞洞中傳來一聲沉喝道：「小山，給我退——」

但見半空中一柄寬厚的長劍突然斜擊而下，直往那吳王劍劍身上點了過來，這一劍快得使人難以相信。

崔小山身子倏地在地上翻滾而去，道：「紅鼻子叔叔，這是吳王劍——」

隨着他的叫聲，一個人斜斜的自那黑黝黝的洞中撲了進來，他手中的長劍擊在吳王劍上，發出一聲輕響。

「嗆——」

但聞嗆的一聲輕響，半截斷劍直往半空中射了過去，紅鼻子拿着那柄斷去的長劍，楞在地上道：「吳王劍，小山，你怎麼不早說？」

崔小山驚魂甫定的道：「我告訴你已經來不及了。」

胡中玉的吳王劍雖然把紅鼻子的長劍一劍砸斷，但他的吳王劍却因被紅鼻子的長劍一擊，而使得他眞氣一洩，吳王劍急忙收回手中。

他雙目寒光大湧道：「紅鼻子和醉獅向來不分離，你紅鼻子既然已經來了，我相信那位餵了一輩子驢尿的醉獅也差不多快到了。」

遠處，突然響起一聲大笑道：「好，好，你姓胡的還能記着我醉獅這個人……」

胡中玉冷笑道：「四海村以紅鼻子、醉獅爲首，手下還有一名風騷絕代的賀娘娘，不知那位騷大娘可也來了。」

醉獅緩緩行來道：「我們那位騷大娘還抱着小白臉睡大覺呢！」

胡中玉瞥了各處一眼，道：「久聞駱大嘴善食人肉和人心，他怎麼沒有來……」

紅鼻子面上一慘道：「給人殺了！」

崔小山大叫道：「什麼？駱叔叔給人殺了？」

醉獅嗯聲道：「這個人還在四海村！」

崔小山低聲道：「一定是胡中玉那個老管家！」

他怨憤的道：「咱們把姓胡的幹掉！」

胡中玉見這石洞之中，除了紅鼻子、醉獅和崔小山這三大高手外，還加進了七八個不知名的黑衣配劍高手，排成半圓形的把他困在中間。他曉得今日這一戰將相當的艱苦，單憑自己手中這柄吳王劍恐怕是無法衝出這裏了。

他腦海中念頭一轉，道：「崔小山，我有件事不太了解！」

崔小山嘿地一聲道：「在你死前我很樂意答覆你，說吧！」

胡中玉瞥了紅鼻子等一眼道：「據我所知，剛才他們這幾位並不在這洞裏，怎地鈴聲一響，他們便能從不同的方向趕來。」

崔小山哈哈大笑道：「這就是四海村高明之處，你認爲這地洞僅有我屋中有通道嗎？那你就大錯而特錯了，四海村有多少房屋，便有多少地道，全通向這裏。」

胡中玉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這樣——」

他那個「樣」字的字音尚未消逝，吳王劍突然飄空飛去，照着他左側的三個漢子筆直的穿了過去。

「呃——」

吳王劍在空中一閃之間，隨着激灎的劍芒，而響起兩聲的慘嚎，但見兩個黑衣劍手，身首異處的翻落在地上，鮮紅的血液揮洒在滿地……

醉獅怒吼道：「你敢偷襲——」

他自背上突然取出兩個渾圓的鐵球，在空中一揮，化着兩道白光，照着胡中玉的身上擊了過來。

刹那間，那飄晃的人影有若翻騰的蝴蝶，刀刄兵器自數個不同的角度猛攻向胡中玉，逼得胡中玉凝重的應付着。

但他心中却在忖思道：「如果金雷在這裏，情形便不會這樣狼狽了。」

金雷在那裏？

金雷還在那溫柔的被褥裏，與賀娘娘共枕而眠嗎？

* * *

茅屋裏，賀娘娘眸子裏透過一絲凄涼的色彩，她雖然赤裸着身子，但此刻却還像個樣子，蓋着被子怔怔的望着屋頂。

金雷冷冷地道：「你很空虛……」

賀娘娘噢了一聲道：「不但空虛，更加寂寞。」

金雷長吸口氣道：「那是因爲你生活過於淫蕩，精神上沒有絲毫寄托，人老珠黃，年歲更長，你會更感到寂寞空虛，這是你自甘墮落的下場。」

賀娘娘突然翻個身，赤露着上身對着金雷，道：「我該怎麼辦？」

金雷急忙把頭轉過去，道：「你該先穿起衣服來！」

賀娘娘惶惑地道：「我的身體眞的不足以誘惑你？」

金雷不屑的道：「沒靈性的東西，就像是個花瓶。」

賀娘娘氣得全身發抖，道：「你……」

金雷冷冷地道：「我說這話，你該覺得甚麼是羞恥。所謂知恥近乎勇，你如果現在重新做人，也許下半輩還有個好收場。」

他那低沉而富於磁力的話聲，一字一句擊進賀娘娘的心中，使她那顆幾乎僵化的心，突被誘發出一絲艮知，她突然掩着臉倒在床上嗚嗚的哭起來。

金雷嘆道：「你還知道哭，可見劣根性並不重。」

賀娘娘怒聲道：「我恨你們這羣男人！」

金雷一楞道：「爲甚麼？」

賀娘娘怨憤的道：「我本來也是個善良的少女，與你們同樣有着夢想和希望，不幸是我掉進了泥沼，永遠爬不出來。」

金雷淡淡的道：「這與我們男人有甚麼關係？」

賀娘娘大叫道：「怎麼沒有關係，我愛一個男人，那個男人抛下我又去愛另一個女人，他奪了我的身體，也帶走了我全部的愛，使我由一個純眞的少女變成個淫婦。」

金雷哦了一聲道：「你自甘墮落，怎能……」

賀娘娘冷笑道：「你眞認爲我是那麼淫蕩，那麼低賤？呸，我賀娘娘的骨頭並不是輕得沒有二両重，告訴你，當那個男人抛棄我後，我便一個人在江湖上流浪，總希望能把他追回來，但結果沒尋着他，我自己却給你們這羣男人毀了。」

金雷翻身躍了起來，道：「我並不要聽你的過去，更不要聽你的歷史。」

賀娘娘長嘆的道：「我只不過想告訴你，關於我本身的苦悶。」

金雷道：「穿上衣服振作精神，你就有新的生活。」

賀娘娘不知怎的果然依言把衣服穿了起來，道：「你說的也許很對。」

金雷鄭重的道：「你只要能恢復以前的艮知，就可脫離苦海。」

突然，那茅屋中響起一連串鈴聲，賀娘娘聞言一震，身子平空躍了起來，面色蒼白的道：「他們召集全四海村的人要殺死胡中玉。」

金雷緊張的道：「在那裏？」

賀娘娘指了指地下，道：「在下面。」

金雷一握碧血劍，道：「帶我去！」

賀娘娘道：「移開那張床便可下

去。」

金雷依言將那凌亂的木床移開，果見階道石級沿着伸展下去，那洞中甚黑，却可聽見厲喝陣陣，怒吼連連。

他正要奔下去，賀娘娘寒着臉，道：「你下去幹甚麼？」

金雷一怔道：「幫胡中玉。」

賀娘娘冷笑道：「如果你這樣下去，他們一定知道是我放你進去的，那時我在四海村也待不下去了，你想想看，江湖雖大，何處能夠容我。」

金雷楞楞地道：「你可找個隱蔽的地方，或是找個歸宿。」

賀娘娘苦笑道：「這個談何容易？江湖上對四海村的人恨之入骨，只要進來這個村子就不要想再出去，我一個女流，如何能抵擋江湖各派對我的壓力。」

金雷冷冷地道：「你一心向善，沒有人會再留難你。」

賀娘娘茫然的道：「有誰相信我遷惡爲善。」

金雷一呆道：「這……」

賀娘娘大笑道：「所以說，你既然救不了我，就不要再管我爲甚麼這樣沉淪下去，我反正是沒希望了，乾脆墮落到底。」

金雷冷哼道：「你畏懼、恐怖、不敢面對現實，總想把人家甚麼東西都給你辦好，自己一點也不努力，只想不勞而獲，天下沒有這樣的事情，只可憐妳自己無法自拔。」

他只覺心中非常激動，不痛痛快快的把賀娘娘打罵一頓，便無法發洩出心中的悶氣，因此他淋漓盡致的一頓大罵，只把賀娘娘給罵得抬不起頭來，淚珠串串直流。

賀娘娘泣道：「好，你去吧！」

金雷暗暗一嘆道：「一個人要挖一道路，或要去修一條爲善之路，凡事都要靠自己的雙手去做，莫等艮機逝去空白頭……」

他說着一個轉身往那洞中躍去，一縷身影刹那間消逝而去，賀娘娘楞楞的站在地上，直等淚乾方始清醒。

* * *

胡中玉手中的吳王劍愈來愈狠，愈來愈厲害，雖然他攻的招式幾乎沒有一招不是天下最怪最厲的招式，但要他數招之內，傷着這許多黑道間一等一的高手，總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醉獅嘿嘿地道：「胡中玉，你還不肯收手麼？」

胡中玉一抖吳王短劍，道：「那有那麼容易的事，我胡中玉如果不撈幾個本回來，也太對不起我手中這柄名傳千古的吳王劍了！」

醉獅大笑道：「不會，不會，那柄吳王劍留給我好了！」

他手中那兩個渾圓的鐵球眞個神出鬼沒，攻擊之厲不下數十個飛飄的鋼珠，逼得胡中玉差點喘不過氣來。

胡中玉雖仰仗吳王劍的犀利，但場中圍繞着他的全是一流高手，數人合擊，威力之大，實非他個人力量能敵，而他不但無法發揮體中的潛力，更顯得處處受制，只因紅鼻子和崔小山不時攻他防不勝防的地方。

胡中玉髮絲散亂，沿着洞壁和這數大高手對抗，額上汗珠直冒，眞力已不若先前那樣充足。

他忖道：「我難道眞要死在這幾人手中。」

他大吼道：「給我閃開！」

吳王劍在空中劃起縷縷寒凝奪目的光芒，紅鼻子被逼得退了數步，可是當胡中玉的身子在躍身撲出之時，醉獅那兩個大圓球猶若電光閃耀般的攻擊而來。

他短劍一揮，忖道：「先毀了醉獅的奪魂珠！」

紅鼻子哈哈一笑道：「困獸之鬥尚圖掙扎！」

醉獅嘿地一聲道：「沒有十招，他一定倒下！」

話聲未落，胡中玉的吳王劍已點中他那揮出的球鍊子，但聞喀地一聲輕響，一個大圓球斜斜的飛了出去。

「砰！」

那渾圓的大球刹那間沒進洞壁之中，震得大洞嗡嗡直響，石屑濺落，迴音不絕，那球的力道當眞不小。

醉獅怒吼道：「你敢傷我的兵器！」

胡中玉喘聲道：「莫說毀不了你的球，我還要殺死你！」

崔小山大叫道：「這個人頑劣不化，大夥只有殺了他！」

醉獅剩下一個圓球，一抖而至，道：「我要一珠砸扁他！」

這一球是由正中射來，勁道之足威裂金石，胡中玉那敢硬接，他嚇得躍身而退，但崔小山突然一掌自他身後揮來，迅速而凌厲。

最使胡中玉寒心的是那悶聲不吭的紅鼻子，他覷準機會，突然一指照着胡中玉的腰間點來。

胡中玉被這三大高手三面攻擊，當眞是危機一髮，隨時都有性命之險，他望着這三大高手的身影，面上隨着一變，無可諱言的，胡中玉今日却是有點心寒膽裂，他自踏進江湖以來，還沒有像今日這般狼狽過！

他暗嘆道：「我命休也！」

他當眞自知沒有希望避過這三面的攻擊，深知能躲過這方却無法躲過那方，不若雙目一閉，乾脆死去。

但求生的意志在他心中跳躍，他拚命一劍揮出，道：「我們拚了！」

他這一劍是在萬般無奈，心存同歸於盡的情形下的孤注一擲，果然紅鼻子和崔小山被逼得倒躍而去。

可是醉獅那個鐵球却勁射而來，直敝胡中玉胸前！

千鈞一髮，眼見胡中玉難以避過這一球，立將死於非命。

就在這時，突聞一聲怒吼道：「四海村僅會依多勝少——」

但見半空中直如銀光瀉地樣的射來一道强光，陡然將醉獅擊來的鐵球劈成兩半，朝左右飛去。

而那劍光絲毫不停的一閃而沒，隨着傳來的醉獅的大叫道：「哎呀——」

活生生的一個人，被一柄冷劍自頭而下，血淋淋的劈成兩半，這個變化太快也太使人寒心了，鮮艷的血噴洒開來，濺在場中每個人的身上。

崔小山楞在那裏望着道：「你！」

金雷跨前一步道：「我姓金。」

崔小山道：「你是金雷？」

金雷斜馭碧血劍，道：「不錯，你沒想到我還活着吧？在少林寺，你扮鬼嚇人，欲命胡大哥殺死我，沒想到我詐死，居然瞞過你！」

崔小山垂頭喪氣的道：「當時我太疏忽了！」

金雷冷笑道：「你並非是疏忽，而是太興奮，只因爲這下除了我，你便可在少林寺得寵，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我活得還很硬朗！」

胡中玉定了神，道：「你來的正好！」

金雷道：「只不過是趕得巧而已。」

胡中玉一揮吳王劍，道：「差點我便栽在他們手中，如果不是你那一劍劈了醉獅，躺在地下的可能是我，唉，我這次是初嘗失敗滋味！」

紅鼻子突然一聲怒笑道：「好呀，駱大嘴、醉獅全都先我而去，四海村難道眞要栽在這兩個小毛孩子的身上？」

他轉身朝崔小山道：「給他們報仇！」

崔小山寒着臉道：「給他們報仇。」

金雷一擺碧血劍，道：「現在你們的人還多於我們，咱們是單個比還是一齊上，全憑二位的決定，不過有句話我得告訴二位，我金雷的碧血劍是不見鮮血永不歸鞘，你們衡量衡量！」

紅鼻子怨毒的道：「金雷，這一套還唬不住我們，雖然醉獅不幸死在你的手裏，可是我紅鼻子依然有辦法叫你們橫屍於地！」

胡中玉突然一劍劃去道：「紅鼻子，我要割下你那個紅鼻子！」

紅鼻子一見胡中玉揮短劍躍來，心中便是一寒，他飄身一晃長嘯一聲，搗出一拳，道：「這機會還是留在下次！」

只見四海村的那些高手隨着紅鼻子那聲長嘯，突然朝着暗中隱去，他們俱是行動迅速，走得相當快。

胡中玉大喝道：「有本事別跑！」

黑暗中傳來崔小山的聲音道：「讓二位先在這裏涼快涼快！」

只聞一陣隆隆之聲，洞中突然一陣晃動，金雷的神情突然一變，身子朝前一撲，大聲地道：「不好，他們把這洞全封死了！」

胡中玉一呆道：「這怎麼辦？」

兩人心中大急，在這寬敞的大洞轉了一圈，只見每個可出去的地方全給一道厚厚的石板封死。

胡中玉頹然一嘆道：「我倆如此被關在這裏面，紅鼻子和崔小山根本不要動手，他只要不給我們食物，我們便要活活餓死！」

金雷點點頭：「不錯！」

他用碧血劍朝着洞中一指，繼續道：「你看這洞中空氣清新，流通舒暢，我相信這裏必定有通風的地方，我倆找着通風的地方也許便可出去！」

他的身形一動，在洞中不停的遊走，一會兒，他果然發現洞頂有個小孔，那清新的空氣便是從那小孔中流進來的。

金雷看了一會，長嘆道：「洞太小，還是出不去！」

胡中玉却若無其事的拾起地上醉獅遺落的那個渾圓鐵球，在手中揮動，他把那鐵球不停的撞擊着洞壁。

他突然一鬆手，那大球陡然朝黑暗之中射去，只聽篤地一聲，空洞中突然迴盪起一連串回音。

胡中玉一呆道：「這個洞壁怎麼聲音不同？」

金雷問道：「怎麼不同？」

胡中玉凝重的道：「這道石壁像是人工造的，裏面好像中空！」

他像是突然發現了一線希望，拿起那個大球運足勁道一擲而去，只聽砰地一聲那洞壁突然被擊開一道口子。

縷縷光影自那裂開的石縫中透了進來，胡中玉和金雷朝那石縫中一望，見裏面金碧輝煌，光影四射，一個少女側着身子坐在地上，她宛如一尊石膏像，動也不動一下，但那烏黑的髮絲和鮮麗的服飾却使人直覺她是個相當美麗的少女。

胡中玉忖道：「她是誰？」

他揮足勁力將大球又撞了過去，呼地一聲，登時破裂一個大洞，那少女彷彿根本沒有聽見一樣，坐在那裏宛如不見。胡中玉身子穿壁進去，道：「姑娘，你是誰？」

那少女不言不動，滿頭髮絲隨着飄洒過來，宛如一尊泥像，但金雷的神情却隨之大變，顫聲道：「是她，是她！」

＊　＊　＊

金雷朝那美艷的少女一望，心神突然頓了一頓，他面上有着很大的慘變，變得蒼白無色，道：「是她，是她。」

胡中玉一楞道：「她是誰？」

金雷恐怖的道：「傷心塔的仙女姊姊……」

刹那之間，他腦海中浮現出自己和古軍，初次踏進烏蒙山時，遇上傷心塔，自己無意之中發現塔中一個美

艷少女，幾乎着魔，今日驟見這個泥塑般的少女，與那日所見的少女長得一模一樣，不禁驚呼出聲。

胡中玉面上隨着一變，道：「傷心塔……」

金雷點頭道：「不錯，我曾見過塔中的仙女姊姊。」

胡中玉哦了一聲道：「與她長得一樣？」

金雷嗯聲道：「正是她！」

她長得鳳目柳眉，菱形的唇角，小巧的玉鼻，梨渦浮現在面頰上，牽動着那略翹的唇角，微微而笑，當眞是面靨如花，使人欲醉欲迷。

金雷雖然是和她陌不相識，但她長得那秀麗的艷容，至今猶未忘懷，今日乍然相見，依然使他不能克制。

胡中玉霍地退了半步，道：「咱們速走！」

金雷一愕道：「爲甚麼？」

當初他和古叔叔碰上傷心塔的時候，兩人自從銅鏡面上發現這個神秘少女後，古軍也是這種口吻，要他速速遠離那個怪塔，現在以胡中玉在江湖上的身手，也是要他遠遠逃去，這其中的事情便非他目前所能了解了。

胡中玉緊張的道：「你難道不知道，傷心塔的女人，只要遇上男人，便非把他折磨而死方休？世上沒有一個人能逃過傷心之女的手中。」

金雷定了定神，道：「我不相信！」

他尚不知傷心塔那段傷心的往事，也不知傷心塔的主人，是世上最討厭男人的女人，一見胡中玉說得那麼凝重，登時激發起他心中的好奇。

胡中玉身形飄退，道：「你先跟我離開她再說！」

金雷凝身不動，道：「我眞不相信一個這樣美麗的少女，會是個殺人如蔴的紅粉魔女，胡兄，她怎麼一點反應都沒有？」

果然，那個端坐在地上的少女，至今猶沒有一點反應，她坐在那裏，宛如老僧入定，居然對身旁的兩個人，絲毫也不理會。

金雷朝她臉靨上一望，但見這少女雙眸，烏溜溜的閃爍着智慧之光，她眼瞼不眨動一下，烏溜溜的眸子中，像是在對金雷訴說着甚麼一樣，可是却始終都沒轉動一下，就像是一塊白玉，嵌上兩顆黑寶石一樣，漂亮奪目。

金雷被她那雙眸子和神情吸引住了，楞楞地呆立在地上，胡中玉看了心中大寒，上前拍了拍他，道：「你幹甚麼？」

金雷突然揮手拍去，道：「不要管我！」

胡中玉凜然道：「他竟着魔了！」

他沉吼道：「金雷！」

金雷身子一顫道：「幹甚麼？」

胡中玉大吼，無異是當頭一棒，金雷全副精神，正注在那少女身上，無法自禁之時，突聞這聲大吼，那失去的魂魄立時轉了回來，機凜凜的顫了一顫。

他長吐口氣，道：「我怎麼啦？」

胡中玉道：「這少女果然有點門道，雖然不言不動，也能使人自動着魔中邪，怪不得江湖上傳言，傷心塔之女能使人生，也能使人死，看來傳言比眞實猶勝數籌。」

金雷收回眼神道：「她怎會在四海村？」

雖然剛才他幾乎被那無形的魅力控制住，但留存在他腦海中的影子使他產生了再看一眼那少女的慾望，他剛要回頭，胡中玉突然一扯他，道：「咱們快點離開這裏！」

金雷道：「我們沒地方可走。」

胡中玉道：「你決不可再看她一下，否則你便會和她一樣，永遠的坐在這裡，甚麼事也不再去想，變成沒有生命的……」

金雷一楞道：「你是說她已死了？」

胡中玉苦笑道：「是否已死，沒人曉得，但這少女是天地間的尤物和禍水決無疑問，就憑剛才你那種失魂落魄的樣子，便可發現她的魔力是何等的大。」

金雷羞愧的道：「我……」

胡中玉道：「對付她的唯一方法，便是不去看她一下，此人雖然不用一招一式，殺人却比鋒劍利刃還要厲害！」

金雷嚅嚅的道：「可是，可是……」

金雷冷哂道：「你又想再看她一眼的慾望？」

金雷點頭道：「確實有這種慾望。」

胡中玉長嘆道：「這是因爲她的影子，在你心中已生了根，如果你不當機立斷，把那個虛幻的影子拋開，你便要毀在她的手裡。」

金雷瞥了這洞中一眼道：「她怎會離開傷心塔來到了這裡？」

胡中玉輕笑道：「像這種怪異的女人行徑大多不依常理，也許她改變了生活方式，不願在那個塔中終老一生，而要換換環境……」

金雷搖頭道：「不會，她曾發誓永遠不離傷心塔一步，斷不會輕易遠離那個塔，我看這其中定是大有文章。」

胡中玉抹抹額上汗漬，道：「現在我們不需要再去追究原因，還是快快離開這個地方，她雖然是個死人，但魔力却絲毫未減，和這種人少沾爲妙。」

他目光在碧輝玉牌的洞中無意一瞥，只見這是一個地下房間，銀床牙帳，檜木紅杉雕製的小几，處處都顯得是個女人香閨之地。

金雷突然道：「你看那扇門……」

一扇紅紅的小門，密密的封住，胡中玉和金雷雖然不知道那門後隱藏

着甚麼東西，可是由那講究的門檻上，可看這門後一定有甚麼東西。

金雷一步搶去道：「咱們進去看看。」

胡中玉凝重的道：「以傷心塔主人的行徑，最忌別人偷窺她的秘密，我們這樣硬闖進去恐怕會遭她的忌怒。」

金雷此刻已在呀然聲中，將那扇門輕輕的推開，一股腐朽之氣飄進鼻息之中，兩個人旋身飄奔進去，只見這間屋子佈置更加豪華和堂皇，屋中一事一物都是那麼講究和雅緻，顯然這屋主爲建造這地下之屋，也曾大費一番心血。

突然，胡中玉驚道：「地底之城？」

「甚麼？」金雷霍然吃驚的道：「你說甚麼？」

胡中玉凝重的道：「我看見這屋中情形，突然想起江湖傳言的地底之城了，這裡擺設精雅，別出心裁，幾乎無一不是當今之世，名貴非凡之物，試想在當今武林之中，除了富能敵國，財可通神的富婆寒瑤瑤有此能力外，又有誰能建築此屋？」

金雷道：「寒瑤瑤不是已故數十年了麼？」

胡中玉嗯了一聲道：「不錯，寒家一門顯赫之時，世上無人不知，直至近年，名聲才漸漸沒落，不過她臨去之時，曾將大量金錢埋設地下，確是屬實，相傳她花了畢生心血，造了一座地底之城，以壯其死時聲勢。」

金雷道：「你怎麼知道這屋子便是她的地下之城呢？」

胡中玉笑道：「喏，你看這石壁上，不是有個『寒』字麼？」

果然在那石壁之上，揮毫寫着一個斗大的『寒』字，那個『寒』字蒼勁有力，書寫之人手上定有過人之勁。

金雷道：「這裡門戶重重，一定是四通八達，我倆不妨進去看看，如果眞是寒瑤瑤的地底之城，咱倆能在裡面參觀也是不錯。」

胡中玉道：「好。」

他們兩人在這屋中看了一會，又朝另一間屋中行去。

當他倆推開另一扇門時，陡然發現那屋中人影晃動，縷縷光影透了出來，在那燈影之下，但見數個綠衣小婢，或坐或臥，或笑或鬧的在那裡繞着一個白衣少女。

金雷道：「有人——」

胡中玉道：「死人……」

那些少女雖然擺的姿式個個不同，但卻無人在那裡活動，俱如泥塑般的動也不動，原來她們是已死去很久之人。

金雷詫異的道：「她們怎會死去？」

胡中玉道：「中毒！」

金雷凜然，道：「中毒？甚麼毒能使人在死後，猶能保持當時那種嬉鬧的情形？我看這些人死時，一定是沒有一點痛苦。」

胡中玉嗯聲道：「那白衣少女一定是這裡的小姐……」

金雷道：「不錯，她一定是在梳粧之時，丫環嘻笑胡鬧，而在不知不覺中俱中怪毒，才會這樣死去。」

他繞着那些丫環看了一眼，目光突然落在那白衣少女身上，當他目光才觸及那少女的臉靨之時，全身突然顫了一顫，面上神情陡然一變，道：「怎麼又是她？」

胡中玉一怔道：「誰？」

金雷道：「傷心塔那個少女……」

他登時陷於一片迷惘之中，剛才明明看見她，坐在前面那個屋裡，此刻怎會又換了白衣坐在這裡呢？

她不是已死了麼？怎麼會跑到這裡來？

看她面上那嬌美的神情，與剛才所見的那個一般無二，不是她又是誰？難道說她有個同胞妹妹或姊姊，長得一模一樣？

這種種使人百思不解的問題，剎那間困惑了這個少年，他愈想愈覺不對，迷惑的向胡中玉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胡中玉道：「我也不知道。」

金雷突然覺得有股冷森之氣，環繞在自己身上，雖然他不相信這世上，會有這許多不可解的怪事，但擺在眼前的事實，又使他苦思不出一個更好的答案。

金雷道：「再看看另一個屋子。」

他緩緩啓開兩個門，道：「她不會還有個妹妹吧？」

當他踏進另一間屋子時，只見這屋子裡漆黑一片，伸手幾乎不見五指，胡中玉突然亮起一個火摺子，一縷縷光影照滿屋中。

胡中玉和金雷同時一顫，光影下，只見這屋子內，遍屋都是磷磷的白骨，屋當中只有一條通路，兩邊堆滿了根根白骨，在那白骨之上，坐着兩個僅有五六歲的孩童，這兩個孩子面上俱流露着天眞無邪的笑意，手中一個握着兩顆琉璃彈珠，一個抓着一柄彈弓，彷彿這兩個孩子玩得正起勁，在不知不覺的情形下中毒死亡。

金雷怒聲道：「孩子何辜？慘遭毒手？」

胡中玉淡淡的道：「使人髮指的事恐怕不止此，也許還有使你更憤怒的事呢。」

金雷不忍再看這幕慘景，轉身跨進另一間去，當他朝這間屋子一瞥之時，整個身子又泛起一連串抖顫，縷縷髮絲隨着豎了起來，只見這間房子樸實端雅，僅有一張床、兩個檜木椅子，床上兩個男女抱卧而睡，全身赤露，彷彿春意正濃之時一劍被人殺死。

一柄青濛濛的長劍自那男的脅下穿進女的小腹，殺人之人像是在這對男女進行房事之時，偷偷一劍刺去以致一劍兩命，手法倒是十分特殊。

在床前站立着一個粗壯大漢，他滿面恐怖的舉着他的右手，愕愕望着手上已乾涸的血漬，像是非常驚懼一樣。

胡中玉道：「這漢子一定和他們有仇。」

金雷點頭道：「也許他的妻子給他戴了一頂綠帽子，他覷準他們偷情的機會，把這兩人同時殺死，但是他却沒想到殺死他們之後，又遇上了下毒之人。」

胡中玉笑道：「雖有可能却未必正確……」

他倆一連看了數個房間，每個房間的情形都不相同，可是也有一點相同的地方，那就是這些人全中了一種無名之毒，這整個地下之城已沒有一個活人。

金雷長嘆一聲道：「我們速速找路出去。」

胡中玉苦笑道：「可能這裏根本沒有出路。」

兩個人又轉進別個房間，這房間雕棟畫樑，頗像是個大廳，廳中長椅短几俱是皇親貴冑中的裝飾，在那長椅上坐着一對面現慈祥、富貴雍容的花白頭髮老夫妻，在他倆身旁圍繞着四個小孩子，頗像是祖孫數代歡聚一堂，享盡天倫之樂。

在他們身後，一個少女穿着紅粧端着一杯茶含笑而立，金雷朝那少女一看，登時失聲叫道：「又是她！」

胡中玉也是變色道：「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金雷倒退半步道：「這裡難道有鬼？」

胡中玉苦笑道：「也許寒家有好幾個女兒，長得都是一模一樣，就是他們父母都不容易分清那個是長姊，那個是么妹，只有從她們的衣服上分別長幼之序，因此大姊穿綠粧，二姊穿白衫，三妹便穿紅粧，唉，這裏的情景連我也被搞胡塗了，只盼我的猜測屬實，不要節外生枝才好……」

金雷嘆道：「那下毒之人當眞是心狠手辣！」

「唉——」

在這滿屋子都是死人的情景下，突然響起那麼一聲輕微而幾乎不可聞的嘆息，當眞是使人汗毛豎立，脚底生涼，這幽幽的嘆息彷彿來自縹緲的幽冥，是那麼飄浮而不可捉摸，不論是誰聽了都會搖頭輕嘆。

金雷一怔道：「你嘆甚麼氣？」

胡中玉一呆道：「我那裏嘆甚麼氣？剛才明明是你嘆氣。」

金雷瞥了那少女一眼，道：「那就怪了。」

當他向那少女的面靨一瞥之時，心中突然砰砰直跳，一雙眼神再也捨不得離開那少女秀麗的臉靨，胡中玉道：「你不要又着魔了。」

金雷腦子裏一醒，道：「不會，不會……」

他急忙將那幾乎失落的眼神收將回來，突聞身後響起一聲低沉的長嘆，幾乎是在同時，胡中玉和他同時一個轉身，目光齊朝那發聲之處望去。

只見一頭斑紋有若金錢的花豹緩緩行了進來，這頭不知從何而來的花豹，滿含怨毒的眼光望着他倆，那種神情看在兩個青年人眼中，心弦不覺顫了一顫。

金雷搖頭道：「不會，此地主人已死，牠怎麼活下去。」

胡中玉大笑道：「這裏死人無數，還會餓着牠麼？」

金雷大驚道：「你是說牠能活着是吃死人？」

胡中玉點頭道：「不錯，弱肉强食，這是定然的現象。」

那個凶厲的花豹，似乎是能聽懂兩人的談話，露着凶光的眼睛不停的在兩人身上流轉，突然，牠搖搖尾巴倒在地上，頗像是要睡覺。

金雷突然道：「這裡一定還有活人，至少有一個是活的。」

胡中玉一怔道：「何以見得？」

金雷道：「此地雖然遍屋子死人，卻沒發現一個人被這花豹囓過，也就是說這裡一定有一個活人，每天餵牠。」

「哼——」

屋子裡突然響起一聲冷哼，兩人聞聲一凜，隨着那尚未完全消逝的哼聲轉過身去，只見屋子裏還是剛才那種情景，根本沒有半個活人。

胡中玉大叫道：「誰！」

金雷怒聲道：「閣下何必躲躲藏藏，有本事便滾出來。」

胡中玉滿面恐怖的道：「這唯一能在這裏活着的人，一定便是那個下毒之人，否則斷不會下過毒之後，還留個活人在這裡。」

金雷冷笑道：「用這種雕虫小技毒死這許多人並不算是本事。」

他的目光無意又瞥向那個紅衫少女身上，突然，他的目光一凝，面目大變，連退數步，好半晌才伸出右手指着那個紅衫少女。

他顫聲道：「胡兄，你看那杯子。」

胡中玉一怔道：「甚麼事？」

他目光甫落在那紅衫少女的玉杯，面上已隨着變得蒼白，但見那玉杯中冒着一縷縷沸騰的熱氣，好像那杯茶是剛剛倒過去的一樣。

金雷道：「這不是怪事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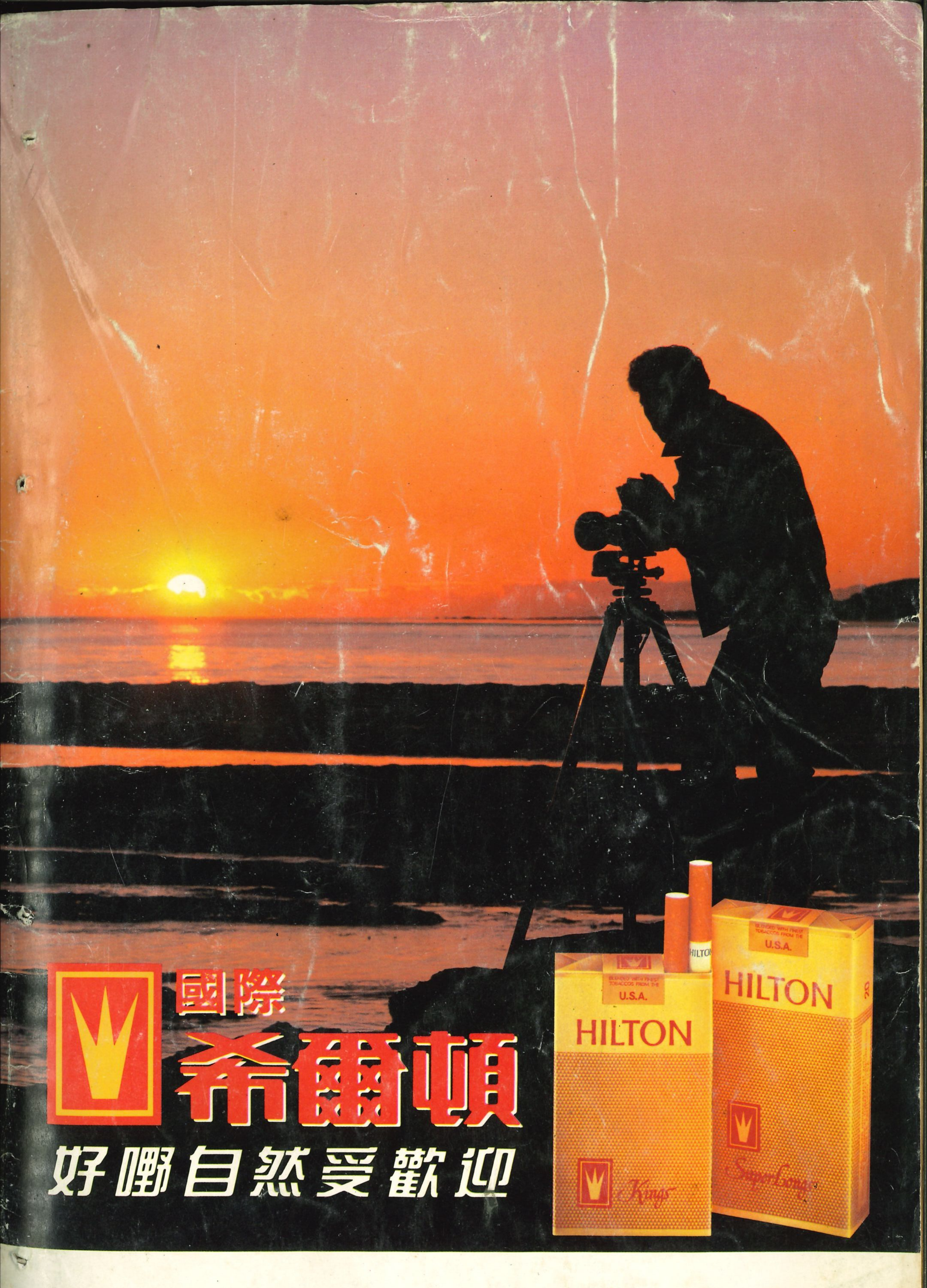
胡中玉朝那少女一望，道：「她是否眞的是個死人？」

金雷道：「確實是死去很久了。」

胡中玉奇道：「這杯熱茶將作何種解釋呢？」

金雷沉思道：「毛病就在這裡，顯然是這裡隱藏着一個絕世高手，他以最快的手法給她倒了一杯熱茶，故意嚇唬我倆。」

（未完・十二）



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煙危害健康
焦油含量中